武俠世界

雷震九天（新派脫俗傳奇故事）南宮宇・著

渾小子雷狗兒無意間毒死他的盜墓師傅，闖入四人無常的聚會墓室，撞上使人聞風喪胆的四大兇神，轉折之間，吞下朱蛤，被綠蜈蚣螫傷，却得到曠世神功，救了天人宮的五天人，並得了天人宮失傳的武功「天雷四式」，而他以「雷震九天」一式，殺邪滅魔，名震天下。



第30年

24

$ 8.00

編者話

今期貢獻給大家的巨型小說是南宮宇先生新著「雷震九天」，故事中的主角雷狗子，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也是四海爲家的流浪人，却無端端遇上一個盜墓師傅，又無意間闖入一墓室內，吞下朱蛤，又被毒蜈蚣螫傷……多番的奇遇，使雷狗兒變成一個內功深厚，武功高强的奇人，最後更成爲天人宮的宮主，故事情節曲折離奇，詭異莫測，而打鬥場面更爲緊張激烈，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　☆　☆

三川客所著「仙笛奇緣」，狄奇先生之「奇遇」也於今期刋登，多篇佳作呈現在你眼前，令你目不暇給！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吳道子先生所著「劍俠與刀客」，一個江湖有名之士成立了「金刀盟」，想幹一番俠義之事，誰知竟招來不少麻煩……故事情節離奇古怪！驚險刺激，令人悚目驚心！

卧龍生先生新著「雷霆初動」也將於下期開始連載。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 40元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24期
（總號 152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脫俗傳奇故事／南宮宇·文
可　飛·圖

雷震九天

禍福難料　緣數稱奇

「劈啪！」

兩下好勁的耳光，打得雷狗兒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雖然是被打得滿天星斗，但仍然穩住脚步。

「你死往那兒去？」

「師傅，你還未睡？」

「叫你打兩樽酒回來，竟耽了大半晚？」

「我……我……」

「我？我甚麼？還不拿酒來？」

「師傅，我去了大半晚是有原因的！」

「甚麼原因？」

「我走遍了京城，爲的是找最好的酒給師傅，以慰勞師傅在天之靈……」

「甚麼？你說甚麼？你竟咀咒爲師——」那半醉半醒的師傅又擧起了巨靈掌，便要摑下。

「酒來了！」

雷狗兒把酒壺迎着師傅的巨靈掌，師傅連忙把巨靈掌硬生生的收住。

師傅正要接過酒瓶，雷狗兒却又把酒瓶拿回，道：「師傅，天氣這麼冷，吃冷酒對脾臟不宜，徒弟先把酒暖過，才孝敬師尊！」

雷狗兒沒有提起天冷，師傅猶不覺冷，如今一提起，只覺冷意從四方八面而來。

「那也好！」

雷狗兒轉身，便走往那屋角的小火爐。

那知，他感到一陣勁風，從後襲來！

他的感覺十分敏銳，可是動作却十分呆滯。

「啪——」的一聲。

那皮鞭已抽在他的小腿之上，他感到痛入心脾之際，幾乎把手中的酒瓶也打翻，今晚這一餐可就更勁了。

「你千萬不要弄些甚麼花樣——不，不用暖了！」他又抽起了皮鞭。

雷狗兒往後一縮，忍着痛楚，道：「師傅，徒兒一生忠於師傅，爲師傅死而後已，那會弄甚麼花樣！你忍着一會，自有佳釀奉上！」

師傅想再抽一鞭，然而鞭長莫及，也只好算了。

雷狗兒回來的時候，本是滿懷高興的，可是，一入這師尊之門，便連受兩下强勁耳光，一下勁抽，甚麼好心情也飛向九天之外！

不過，他受師尊的「摑」與「抽」，已是家常便飯，不覺得是甚麼一回事，他爲人也豁達，皮肉之苦，一下便忘了。

今晚最高興的是，連擲三次「滿堂紅」，贏了幾毛錢，還有幾包藥粉。

說到最掃興的，還是那小癩子，錢輸了還要押下藥粉，說是甚麼神仙粉末，吃過快樂似神仙。

好，神仙粉便神仙粉。

雷狗兒大喝一聲：「買，快買，買得大，賭得大，買得快，賭得快……買手指賭手指。」

他一擲下，又是一個滿堂紅。

各人垂頭喪氣的散開了，他才想起要爲師傅買酒的事宜，這麼晚，那裏還有酒賣？

師傅已是半醉半醒，那裏分得出是好酒抑或壞酒，其實，是酒是水，也分辨不出來！

於是，他在一處屋角一個給狗喝水的破桶內，入滿了一瓶，拿回給師傅。

本來，他並不想把這些「狗水」讓師傅喝，何況，如今師傅並不是半醉半醒。

看他連施兩下「天靈巨掌」，一下「抽鞭」便知，他比廟中的夜貓兒還要清醒。

「小狗，你還弄甚麼？」

雷狗兒從沉思中醒來，心想：「燙熱的狗水，師傅一定發覺——」

他摸摸懷中的藥粉——

神仙藥粉，吃過快樂似神仙！

「好，就讓師傅快樂一下。」

於是，他借意轉身，把粉末倒進了酒瓶。

味兒也不錯。

「還不拿來？」

「好，好……好酒來了！」

雷狗兒的心在暗笑。

這些藥粉，大概都是一些瀉藥之類的玩意，讓師傅喝下，也來一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好香，好香！」

那粉末竟然是帶着一些酒香。

「天助我也！」雷狗兒嘀咕着。

師傅接過酒瓶，有點兒燙手，但也顧不得這麼多了，便咕嚕咕嚕地喝了兩口。

他回過氣，道：「小狗，那裏找這些好酒？」

師傅一讚，他便開始大吹法螺，道：「那是京城最好的狀元紅，我偸進了甚麼侯爺的地窖，找到了最古舊的一埕，然後，施展我的一陽指……」

突然，師傅兩眼發光。

然後是撕心裂肺的叫道：「你，你這死狗兒……」

「師傅，師傅……」

他退後了幾步，提防師傅又再施展巨靈掌。

師傅一手按着喉頭，一手按着肚皮，喉頭發出如野獸的嚎叫……他已不能出聲……

他感到烈火燒喉，肚內肝腸寸斷。

他從身旁，抓起破杯子，猛喝了一口水。

冷水入了喉頭，似乎是好些，他叫道：「你要毒死我，你這個欺師滅祖的狗……」

他的喉如刀割，再不能出聲。

雷狗兒看得呆了。

他本想開一個玩笑，讓師傅瀉個七葷八素，可是，這神仙粉，不是瀉

藥，而是……

師傅已倒在地下，一隻手指仍指着他。

「師傅，師傅……」

師傅再無聲息。

這時，外面狂風大吹，連廟內僅有的一點油燈也吹熄了，雷狗兒縮在一旁。

「師傅，師傅，你不要再開玩笑，小徒我實在是貪玩一時……」

師傅仍然沒有反應。

他大着膽子站了起來。

師傅躺在那裏，一隻手指仍然指着他。

雷狗兒躡步走近，想用手把師傅的手指按下。

他一觸及師傅的手指，彷如觸雷似的。

那手指僵硬有如枯骨……骨——是骨！

他急忙點燃油燈。

把油燈搬近，師傅那手指再不是甚麼手指，只剩下光禿禿的手指骨。

那隻手已全無肌肉，只剩下一排手骨。

他嚇得呆了。

再看看師傅的身體，只有一陣陣臭味傳來，而且衣衫是濕透了。

他一推師傅。

臭味更為濃烈，並有一縷縷輕煙上升似的。

他師傅身軀並不龐大，不過，也是壯碩非常，可是，而今衣衫之下，竟似沒有身軀似的。

他大着膽子一揭。

那股濃臭更是中人欲嘔。

那裏再有師傅的身軀？

地下已是一灘濃血，只剩下他高舉的一隻手，而整隻手也是沒有肌肉的骨骼。

他無意地碰到那手臂——

那手臂便像骨牌般塌下，倒在那灘濃血之內。

立時，煙霧乍起，骨頭竟然在濃血中化去！

這情形實在可怕，可怖！

雷狗兒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如今卻縮作一團，全身顫抖。

那小癩子的神仙粉，竟是殺人於無形的滅屍粉。

他顫抖着，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突然，他感到十分灼熱，回頭一望，只見半邊破廟已着了火。

火光熊熊，撲面而來。

雷狗兒猛然驚醒，便向廟門走去。

可是，他仍記掛着師傅，也許，拿回他一件衣服，做一個衣冠塚！

然而，地上除了一灘黑色液體之外，那還有甚麼衣服？剩下的，只有那酒瓶。

他忽忙中拿起了酒瓶，便往外走。

這時外面是北風呼呼，這破廟並不大，轉眼之間，已被熊熊烈火吞噬。

幸好這地處郊外，附近並沒有人家。

雷狗兒看着火燄，一時感觸，淚如雨下。

這位無端被小狗兒毒死的師傅，其實也並不是他甚麼師傅，只不過是一個流浪漢。

雷狗兒是一個孤兒，也是四海為家的流浪人，兩人無端端的碰着，無端端的生活在一起。

這一在一起便是多年了。

流浪漢有一項技能，也是他謀生的本領。

他是個盜墓的能手。

無論是新墳或舊墓，被他一發現，棺內有甚麼珍寶——甚至只是死人身上的一顆金牙，都會成為他的囊中物。

這項本領也可使他半死不活的活着。

有時，掘着一些金器銀器，也可換來一餐大魚大肉，但如果行起霉運來，可能甚麼也掘不到；有時被人發現，還被打得死去活來，最慘的還是被山上的野狗追逐！

他這項本領，也就傳授了給雷狗兒。

因此，雷狗兒便尊稱他為師傅，是個偷墳盜墓的師傅，並不是甚麼武藝精通的師傅。

這幾年來，流浪漢身體衰弱，脾氣暴躁，好酒貪杯，時常動不動就向雷狗兒施以巨靈掌。

雷狗兒本身也是一個頑皮傢伙。

他好吃貪玩，不過，人也聰明。

他最聰明的地方，便是擲骰子。

他只不過向一個地痞小老千，學過一兩次，便懂得擲骰子的手法，雖然，並不是每一次都擲個滿堂紅，但十次總有六次得手。

不過，雷狗兒也有他自己的原則。

他認為打賭一定要公平。

因為賭是講求運氣，有上佳的運氣，甚麼事都是手到拿來，何用出甚麼法寶？

假若運氣欠佳，那又不同。

他認為手法可以扭轉運氣，卻是不妨一用。

今夜三擲三個滿堂紅，運氣卻是奇佳的，可是，想不到卻害了師傅，自己成了一個欺師滅祖的人。

雷狗兒瑟縮在一旁。

火燄終於熄滅了。

他手中仍拿着那酒瓶，那是師傅唯一的遺物，雖然，這師傅並不好，總算是提携了他一段日子的溫飽。

無端的殺死了他，自己作夢也沒有想過。

但事實已成了事實，多想也是無益。

他攜着酒瓶，漫無目的的走着，

這破廟附近沒有人煙，這一把火更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

他走着，走着，來到一個亂葬崗。

亂葬崗這些地方，雷狗兒常常來，也並不是甚麼一回事，他找到一個空位。

掘開了泥土，把酒瓶埋下，隨手抓了塊破木，插在前面，便叩了兩個響頭。

雷狗兒自言自語地道：「師傅師傅，徒兒忤逆，不過，你早日到極樂世界……不，也許是到了十八層地獄，也不關我事，那是小癩子的藥粉，你要找替身，也要去找他，我是無辜的……」

他又叩了兩個響頭。

「我自會好好活着，你傳我的技術雖不大好，但我雷狗兒天生聰明，詭計多端，為人機智靈巧，多才多藝，翻天覆地，頂天立地……」

一時之間，他不知說了些甚麼。

他歇了一會，又叩兩個響頭，道：「師傅，我平生最感激你，便是改了我這個名字，其實，我有了你給我這一個名字，應該好好光大師門……那年，你帶我盜墳，忽然天上響了巨雷，你說，盜墓人最怕打雷，因為那雷聲恐怕是墓中人的吼叫；那次，我們果然沒有盜得甚麼，下山時又被野狗追了半晚，於是，你便叫我姓雷，喚作狗兒，那既不怕雷，也不怕狗，那麼，日後，我便可以為盜墓派光大門楣。」

他自然自語，陷入回憶。

他看看那個酒塚，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空虛寂寞。

沒有了師傅的巨靈掌，沒有了那冷血鞭笞，身體上沒有了痛苦，可是，卻又似乎是欠缺了甚麼。

他想着，也哭了一會兒。

不知不覺間，便睡着了。

在夢中，他看見了師傅，沒有了骨肉，但師傅音容宛在，一隻手指仍指着他……

他又夢見自己也陷入了滅屍粉當中……

他感到臉上一陣清涼——

他睜開了眼睛——

看見一雙碧森森的眼睛，正瞪着自己。

然後，見一條長而紅的長舌，舐着自己的面頰。

怪不得臉上清涼。

他大叫一聲，猛然躍起。

那巨大的野狗也被他一叫而嚇得跳起。

「操你奶奶的熊！王八羔子……去你娘子……抓你皮子……」

一連串不知那裏來的粗口都一湧而出。

那野狗怒吼一下。

雷狗兒不知那裏來的力量，雙手便抓向狗頭。

那野狗被他一連串的聲音(粗口)，一連串的動作，嚇得不知所措，進也不是，退也不是，便被他抓着了狗頸。

雷狗兒一腔的怨恨，也被他發洩在這一抓之中。

他怨恨自己，無端端殺了師傅！

他也怨恨師傅，對他人不似人，狗不似狗。

他也怨恨小癩子，為甚麼要押下滅屍粉。

他怨恨天。

也怨恨地。

在這一連串的怨恨中卻活生生的把這無辜的野狗抓死了。

他一鬆開了，那狗已無力地倒在地上。

雷狗兒吃了一驚，看看自己雙手，滿是狗毛。

再看看那隻狗，足有自己那麼高，為甚麼竟然有力量去扼死這狗？

他感到害怕，害怕自己竟然有這麼巨大的力量。

他心頭怨憤已消，身心也感到暢快，同時，也感到十分饑餓。

他這一耽擱，已是一天一夜了。

巨狗既死，何不來個烤狗餐？

於是，他從身上掏出一柄扁刀，那是盜墓的工具之一，當然隨身携帶；便割下兩隻狗腿，刀刃極為鋒利，三下兩下手勢，便連狗腿皮也剷開了。

他找了個地方，架起了一個燒狗架，找些枯枝，燃起了火，不一會，狗腿也吱吱發響。

這巨狗不知是否吃得人骨多了，腿也是硬綳綳的，並不好味，但為了壓制饑火，也吃了幾口。

但再想一下，這死狗一定不只吃人骨，人肉也會吃上幾口，一陣噁心，便欲離開這亂葬崗。

盜墓畢竟是不光采的行業，他決定不再做這些連死人也憎惡的行業。

做甚麼好呢？

他摸摸懷中的骰子。

做賭俠也好。

一擲骰子，毫無愧色。

一擲千金，毫無吝嗇。

於是，他收拾好扁刀，再向師傅的酒瓶塚，深深一鞠躬，才離開了亂葬崗。

來到城中那些流氓地痞出沒之地，首先當然要找小癩子，可是，找了半天，卻不見他的蹤影。

不只沒有了小癩子，連其他癩頭、肥頭、瘦頭……也不見了，他們走到甚麼地方了？

難道有好路數也不通知我雷狗兒？

既然找不着那班「羊牯」，暫時做不成賭俠了。

走到附近，打探一下也好。

於是，他走到一個攤檔，那攤檔主人是個好心老頭，賣糖水湯丸，有

時，見雷狗兒脣乾舌燥，也送他一碗潤喉。

這時，見了雷狗兒，便問：「你還不躲起來？」

「爲甚麼要躲起來？」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看了雷狗兒一眼，道：「我也要回家了。」

「喂！你還沒有回答我——」

「回答甚麼？」

「你說我要躲起來。」

那老頭又再看他一眼，道：「看你皮黃骨瘦，血色全無，他也不會抓你！」

「甚麼人會抓我？」

「你眞的不知道？城中來了個吸血人魔，你不知道？」

「吸血人魔？」

「是的，他最愛吸十五六歲男孩子的血，不過，你不用怕。」

「爲甚麼？」

「那吸血人魔吸人血也要選擇！」

「要甚麼條件？」

「第一要青皮白肉，第二要處男。」

「那麼我——」

「你一定不合條件，你皮既不靑，肉也未必白；更不是處男。」老頭兒笑起來。

雷狗兒也笑了起來，可是，回心一想，這一笑變了表示自己承認了不是處男。

「不，我是處男。」他連忙聲明。

老頭道：「如果是，便也要逃了，否則，吸血人魔找不到青皮白肉的處男，只有找醜八怪處男。」

雷狗兒沒有他好氣，也不以爲意。

看着那老頭挑了攤檔離去，街心竟然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呆着——

吸血人魔眞的出現在本城？

那還成世界？

京畿是繁華金粉之地，那容妖魔鬼怪出現？就算眞有吸血人魔，也應找個窮鄉僻壤，嚇嚇那些鄉巴佬。

雷狗兒吹了兩下口哨，登時，膽子也大了起來。

他在大街中轉了幾個彎，轉入了那條杏花胡同。

杏花胡同是個死胡同，如果不是內裏有杏花樓，相信一定沒有人知道。其實，知道的人也不多，因爲這杏花樓，其實不是叫杏花樓，而是杏花寨。

樓是王孫貴介去的地方。

寨自然是販夫走卒、下三濫聚集之處。

其實，寨與樓也沒有甚麼分別，因爲所有進去的人，都會幹同樣的事。

說也奇怪，這間從沒有試過關門的杏花寨，竟然也一個人都沒有。

不，還有一個人。

是杏脯。

說起杏脯，他的來頭也忩的大，杏花寨中，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經他——從姑娘們的抹腳布到大爺們的抹面巾，那一樣不要經他手？

他整天大聲大氣地吆喝——當然，那是因爲被人吆喝拍打之後，向着牆壁，一洩心頭之恨。

杏脯一個人坐在天井中喝悶酒。

他看見雷狗兒，似乎十分高興。

「狗仔，原來城中，最勇敢的兩人，竟是你和我。」

「最勇敢？」

「難道你不知道？」

「吸血人魔出現？」

雷狗兒冷笑，作出一個冷笑之狀，道：「人魔？我便是人魔！」

杏脯瞪了他一眼，道：「聽說城中已有十個男孩，被他吸血挖心，官府捕快，也呼籲人們及早回家。」

「怪不得杏花寨也沒有人了。」

「不，是杏花樓——」杏脯一向認爲杏花寨是一種侮辱，他堅持是樓，並不是寨，他認爲那是一種尊嚴。

「那你爲甚麼不逃？」

「我逃？這杏花樓沒有了我，怎成？」

雷狗兒暗裏發笑，但並沒有笑出聲，自忖：「就算皇帝老兒死了，還不是有另外一個皇帝出來？」

杏脯拿了一個碗，倒了一碗酒給雷狗兒，道：「爲我倆的勇敢乾杯。」

雷狗兒被他感動，也乾了一杯。

杏脯道：「賭幾手？」

這當然是正中下懷，雷狗兒是求之不得，從懷了一掏，便把骰子撒在酒碗之內。

「不，你的骰子——」

雷狗兒道：「以杏脯哥兒的江湖地位，我這小狗子怎敢撒野？」

杏脯又瞪了他一眼，道：「量你也不敢！」

「你先還是我先？」

杏脯道：「以客爲先！」

雷狗兒擲了一把，一、二、三，再擲，又是一、二、三，又輸一舖！看來運氣不佳。

杏脯連骰子也沒有碰過，便連贏了兩手，心下極爲高興，他一舉碗，正要喝一口——

就在這時，他呆着。

手拿着碗，停在半空。

雷狗兒何等機靈，左手已掏出另一把骰子，一擲，當然是個滿堂紅。

再擲，又是一個——

「杏脯哥，你——」

杏脯被他再三叫喚，從夢中驚醒似的，慌惶的叫道：「你——你——」

「甚麼你你我我？」

「你……你是吸……」

「不用你了，你贏兩把，我也贏了兩把，打和，這次你先來。」

杏脯仍然僵着，似乎是着了魔。

雷狗兒推了他一下，他雖是瞪大了眼，竟然是一推而倒。

「杏脯大哥，你——」

雷狗兒回過頭來，只見一個黑衣大漢站在門外。

那大漢滿臉笑意，似乎是心中有重大喜事，要向人傾吐似的。

這有甚麼好怕？

不過，杏脯的表情，却是驚慌致死似的。

「大爺，杏花樓的姑娘……」

那人一晃身，已來到了雷狗兒的身前，這人的確有些古怪。

那人再行一步，背對雷狗兒，一手便拉起了那倒在地上的杏脯。

接着，只見他一出手，插向杏脯的心胸，立時，一個血淋淋的心肝，已在他手中。

這只是一瞬間的事。

雷狗兒被他的擧動嚇呆了。

杏脯的心肝被挖，竟然連叫一聲的機會也沒有。

那人回過頭來。

雷狗兒已「哇」的一聲叫了起來。

他並不是被血淋淋心肝嚇怕，而是那人的面孔，忽然變成一張腐爛了的面孔，肉不像肉，骨也不像骨，就像被人一掌打塌了似的。

雷狗兒嚇得連忙合上眼睛，怪不得剛才杏脯被嚇呆了！其實，任何人看到這個面孔，一定會嚇呆。

雷狗兒是個例外，因爲他是個偸墳人，早已見慣了腐爛不堪、上有蛆蟲蠕蠕而動的面孔。

不過，連雷狗兒也要合上眼睛不看的面孔，你就可以想像到那面孔的可怕。

那人發出了一些「答答」的聲音。

雷狗兒張開了眼睛——

那人的面孔又回復了原狀，眉清目秀，就像雷狗兒第一眼所見的一樣——他仍滿臉笑意向着雷狗兒。

雷狗兒又再一呆。

這一呆却是看見這漢子一啖一拉的吃着杏脯的心肝，那心肝仍有血流着，似乎還在跳動。

「媽……」

雷狗兒嚇得手顫腳抖，竟然喊起媽媽來！

那人聽了這個「媽」字，吐出了半塊心肝，道：「你叫媽媽？」

雷狗兒雙腿膠着，口脣也是膠着。

那人再吃一口心肝，用袖子把嘴邊的血抹了一下，道：「你叫媽媽，定然本質不壞！」

雷狗兒根本沒有媽媽。

那人終於吃下了整個心肝，並拿起枱上的酒，咕嚕咕嚕地喝乾了。

雷狗兒也終於安定下來。

那人道：「我還有點口渴！」

「你是吸血人魔？」

「我？任你怎樣叫也可，不過，我還是喜歡別人尊稱我爲『喜怒無常』！」

「『喜怒無常』？」

那人突然從懷裏一抓，把一片東西幪住臉孔，立時，那張被人一掌打塌的臉孔又出現。

雷狗兒又叫：「媽——」

那是一張血肉不全的人皮臉膜，却做得極爲迫眞。

那人拉下臉膜，回復了一派喜氣洋洋地道：「我是喜怒無常姜天司！」

「姜……司大爺！」

「我不是殭屍！」

「姜大爺！」

「唔——」

雷狗兒不知說些甚麼才好，最怕他無端端又提起口渴，那麼自己便變成另一個杏脯。

「姜大爺的變臉功夫，眞是天下無雙！」

「當然，應該是天下無單。」

雷狗兒並不明白。

喜怒無常姜天司滿臉笑意道：「你的手法也不差。」

「甚麼手法？」

「換骰子的手法。」

雷狗兒道：「姜爺眼銳。」

「我換臉膜，你換骰子，才是天下有雙！」

喜怒無常大笑起來。

雷狗兒無奈地也大笑起來。

「你教我這手法？」

雷狗兒道：「換骰的手法？」

「包括擲骰、換骰、有贏無輸的手法——讓那幾個老不死的傢伙見了，看還再敢說我笨手笨腳？」

雷狗兒不知何解。

喜怒無常姜天司還以爲他不肯，道：「你教我擲骰，我教你一招『剖心剜肺』！」他說完便伸手一抓，向雷狗兒心口抓來。

雷狗兒嚇了一跳，一退之下，櫈也坐不牢了，倒在地上。

姜天司道：「任你是天下無敵，要是我下定決心拿你的心肝出來，你定然逃不了！」

雷狗兒當然相信。

本來，教人在擲骰上弄手腳，教人擲骰出術，本也沒有爲難之處，最怕的是這姜天司却要教他這招血淋淋的招式作交換。

雷狗兒似有猶豫。

「你不肯？」

「我不是不肯，我這雕蟲小技——」

「雕蟲可不是小技，我捉一條蟲讓你雕。」說罷便要去找蟲似的。

雷狗兒眞後悔，爲甚麼無端端又丟起書包來？

姜天司果眞去找蟲。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一轉身便撲向門口，一出門口便拚命向前奔。

他一口氣不知跑了多遠，也不知跑了多久。

面前是一株大樹，他氣吁吁的坐

在樹蔭之下。

氣力剛回復，他感到頸間一癢，伸手一抓，一抓便抓着一條蝡蠕蠕的東西。

他打開手掌一看，竟是一條已被他抓得稀爛的毛蟲，雷狗兒急忙把牠拋開，自言自語道：「又怎會這麼巧，掉在我的頸項上？」

他抬起頭，只見上面大樹如蓋，濃蔭蔽日。

他歇了一會，又感到頸間痕癢。又再一抓。

這次是一條五彩斑爛的大毛蟲。

雷狗兒嚇了一跳，一手把毛蟲甩開。

他又再望上面，樹葉極爲濃密，這時也無風，爲甚麼那麼巧——

天下事那有這麼巧？

那一定是——這次眞是「捉蟲」了。

他坐下，假裝無事，突然向前一竄，又再拚了老命向前飛奔。

他隱隱約約聽到了姜天司的笑聲。

不過，他那有膽子再回頭？

他又奔了一個時辰。

那時，天色已黑，地近郊外，眞不知跑到那裏才能安全。

忽然，他聽到有人以低沈的聲音叫道：「有主歸主，無主歸位！」

他心中一喜，那是一間他熟悉的義莊。

那聲音又叫道：「天黑了，快些回來了！」

義莊已近，他已看到看守義莊的老伯，手中拿一大束燃着的香，一面叫一面插下。

這個阿伯是個信邪的人，因此他到處都拜，到處都插滿了香。

也許這叫禮多人不怪，香多神鬼也不怪吧！

雷狗兒走近，道：「阿伯，我借貴莊過一晚！」

「你不怕便來！」阿伯呵呵笑說。

雷狗兒平日幹的便是偷墳盜墓！那會怕這只有二三十副棺材的小義莊，何況而且還有幾副是未有「貴客」的。

他進入了大廳，只見煙霧瀰漫。一副副的棺木用板櫈擱起。

他心想：「這回算你是張天師也不敢來了！」

雷狗兒揭起了其中一副，裏面正是空空如也，他一躍而入，躺了下去，更把蓋子拉上，只剩一些空隙透氣。

原來躺在棺材內的滋味也不太差，比起睡床雖然是打了一些折扣；不過，總好過露宿山頭。

他感到十分疲倦，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那口氣竟是十分陰涼——而且有屍臭！

他再吸一口，陰涼更甚，惡臭更甚！

他不敢再吸。

可是，那股寒氣却是源源而入，惡臭也是隨着！

雷狗兒用力一脚踢起——

那知那蓋子動也不動，似已被人封死。

他一急起來，頭一昂，「砰」的一聲，便撞在棺蓋之上。

棺蓋慢慢地移開少許。

他看見了一張和善的臉。

然後，他又叫起媽來——眼前出現了另外一張血肉模糊，被人打塌的臉。

「你逃不了——」是姜天司的笑聲。

雷狗兒心知難逃大限，索性閉起眼睛。

姜天司等了一會，看見毫無聲息，又再把棺蓋移開了少許。

「不用怕，你看看我——」

雷狗兒睜開眼睛，只見他已換回一個慈祥的臉孔。

「我有些口渴——」

雷狗兒一聽見「口渴」二字，便不顧一切，一躍而起，這無端的一撞，姜天司在棺蓋一側之下，重心突失，也倒了在地上。

雷狗兒向門外奔。

一撞却是撞在姜天司的懷裏。

雷狗兒再奔向窗口處。

一抬頭，姜天司已站在窗口之處。

姜天司怪笑，突然一揚手。

雷狗兒閉目以待，胸口是感到勁風襲到，却並沒有痛楚，心肺也沒有被剜出。

姜天司笑道：「其實，你怕我甚麼？我與你是公平交易，你教我先，我再教你！」

雷狗兒知道避無可避，便道：「我教你也可以，不過，你要拜師！」

「拜師？」

「是的，你學武藝不也要拜師？」

「對！」

「那你要拜我爲師！」

「可以——不過，我拜了你爲師！你便是我的師傅，你成了我的師傅後，我又怎能教你那一招！」

「那你自己想通才說！」

雷狗兒索性走向那棺材，坐了下來。

「我不做你師傅了！」

「那也好——你先拜師再說！」

姜天司竟然眞的下跪，叩了兩個響頭。

雷狗兒道：「你既然拜了師，可知你師傅名字？」

姜天司搖頭。

「那你聽着，你師傅我是——」他爲了震名頭，一時之間，却想不出一個威風的名字。

他歇了一歇，道：「我叫雷狗兒！」

「狗兒！」

姜天司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

「我笑我自己！」

「笑甚麼？」

「我竟拜了一隻狗兒爲師！」

「你師傅是狗祖宗！」雷狗兒怒道。

「那麼我以後能不能再吃狗肉？」

「當然不可以！」

原來姜天司平生除了喜吃人的心肝之外，便是喜歡吃狗肉，這次爲了學骰子，竟然不能吃狗肉，此刻心下也大爲悔恨！

不過，事已至此，多說也無益。

雷狗兒當然不是甚麼狗祖宗，只不過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

然而，爲了報他追殺之仇，他童心大起，道：「你還可以吃狗鞭！」

雷狗兒想開他一個污穢的玩笑。

姜天司却不懂，自言自語道：「吃不了狗肉，吃狗鞭也大大補益！」

「好了——你可以學爲師的『絕骰』了！」

「啊，原來你擲的骰子有名堂的！」

雷狗兒隨手在附近找了個破甑，把骰子一擲，竟然又是三個一——滿堂紅！

姜天司大樂叫好。

雷狗兒道：「爲師這一擲，你可知要費多少功力？多少心血？」

「徒兒不知！」姜天司學東西時，倒挺尊師重道。

「這一擲，先用陰勁，使骰在砵內上、下、左、右、不停的轉動——」

其實，有誰人擲骰不是上下左右的轉動？他只不過在胡說一通，而姜天司竟十分佩服，他又再說了一番大道理，姜天司不知也不解，只是茫然點頭。

「好了，你擲！」

姜天司接過骰子，戰戰兢兢的擲下——

只見一隻一點先停下，再停下的是二，差不多同時停下是隻三。

「那是——」

「那是一二三！」

「一二三便怎樣？」

「一二三便全輸！」

原來姜天司對於這個擲骰的賭法，並不知曉。

於是雷狗兒又大模大樣的敎他一番。

所謂學好三年，學壞三日，學賭更不需要一個時辰。姜天司漸漸地把握了一些竅門，當然，他沒有雷狗兒那麼熟練，要擲多少點有多少點。

忽然，姜天司拿起那三顆骰子來，小心一搖，又放在耳畔一聽。

然後，他用力一捏。

那骰子應聲而開，漏出了一些水銀。

他又來捏另一顆，也有水銀漏出。

姜天司看着雷狗兒，似乎略有所悟道：「這骰子本來是實心的，你弄了手脚！」

雷狗兒微笑，似乎在誇讚這個徒兒聰明。

可是，姜天司却道：「人家叫我『喜怒無常』，因爲我實在也是喜怒無常，但並不是邪魔外道；其實我也是個正人君子，我已向天發過誓，我不能再學邪魔外道！」

「那你學甚麼？」

「學名門正派的擲法！」

「名門正派的擲法？」

「眞的，我不要學這些用水銀做的骰子，我要實心的，而且要次次擲出滿堂紅！」

「喜怒無常」姜天司這一嚷，極之憤怒，使雷狗兒也嚇了一跳。

「快拿眞骰子出來！」

雷狗兒見他怒形於色，也不敢執拗，幸好他這些「謀生」工具，隨身也有幾副。

他拿了一副眞骰子出來。

「快擲，快擲，擲個滿堂紅！」

雷狗兒懾於他的威勢，放手一擲，竟然是個一二三！他急忙再擲，又是個一二三！

姜天司更怒，道：「這算甚麼師傅！」

爲了緩和一下氣氛，雷狗兒又再擲，不過，這一擲是用了一些勁兒。

骰子在瓦甑之中，不斷轉動。

姜天司看着，童心又起。

雷狗兒突然心生一計，道：「徒兒，你內力修爲不錯是不？」

「咱們四大無常中，沒有人敢說第一，我也絕不願意說自己是第二！」

雷狗兒心中一凜，原來這喜怒無常的渾人，竟然也有同黨，而且共有四人！

撞着這個「喜怒無常」已是大大的倒楣，假若再遇到其他三個——不知是甚麼無常，那更是倒了八輩子的霉！

「好，你試用內力弄停骰子——不過，要考考你的功夫，要不着痕跡的！」

姜天司果然運起暗勁。

「你眼力好不好？」

「在四大無常之中，眼力也不是第二！」

「好極，你看清楚，當骰子慢下來，看見紅色，便用內功使它停下來！」

姜天司依言。

他用勁度，一顆一顆地弄停了骰子。

果然是三條一，一個滿堂紅。

姜天司極爲高興，大怒又變得大喜，果眞是個喜怒無常的渾球！

雷狗兒道：「這樣不可以在江湖上見人，一顆一顆的停下，瞎子也知你弄了手脚！」

「那麼要怎樣？」

「要一齊停下！你再小心練習。」

姜天司這次果然十分聰明，先用暗勁擲骰子，使它在砵中轉動不停。

雷狗兒見他全神貫注，道：「你用心練習一下，我要出去！」

「出去做甚麼？」

「去方便一下！」

「不用出去，就在這裏！」

「不行，這對死人不尊敬！」

姜天司無言以對，又再專注於轉動的骰子。

雷狗兒躡足出了義莊的大廳，回首見姜天司沒有隨來，這大好時機不走，更待何時？

此時已近黎明，曙光初露，雷狗兒拚命的向前走着，走着，走了不知多久。

直到朝陽半露，才在一棵樹下停了下來。

他喘着氣，想起遇到一個吸人血，噬人心肺，而且喜怒無常的惡魔，竟可以逃出魔掌，實在是僥天之幸！

氣剛喘定，他感到頸後一涼。回過頭來，並無所見。

他索性以背貼着樹身！誰知又一道涼氣吹來。

雷狗兒心中一凜，竄身便走。走不了幾步，只見那邊大樹之上，似有人吊着在半空中。

「喜怒無常」姜天司！

雷狗兒不敢再踏前半步。

姜天司從樹上滑了下來，道：「有沒有嚇倒師傅？」

雷狗兒道：「沒有嚇倒！」心想：「幾乎嚇死！」

「我來是要報告一個大喜訊，」頓了一頓，才道：「我終於練成，要停便停！」

於是，他從懷中拿出骰子瓦砵，便在雷狗兒面前表演了一番，果是得心應手！

雷狗兒心下也十分佩服，自己用灌鉛骰子，才能得心應手，這個渾人，却可用暗勁內力，用眞骰子擲個滿堂紅，的確並不容易！

姜天司得意非常，拿起瓦砵頭骰子，收入懷中，向雷狗兒道：「學了大半晚，我有點口渴……」

雷狗兒心中一驚，難道他又要吸人血，食人肝？

姜天司舌頭一伸，舐舐嘴唇，已嚇得雷狗兒魂飛魄散，却聽見他道：「徒兒告辭，後會有期！」

轉瞬之間，已失去踪跡，雷狗兒呼了口氣：「菩薩保佑，千萬要後會無期！」

＊　＊　＊

吸血人魔沒有再出現在京城，流氓地痞又再出現，開賭包娼，無所不爲。

雷狗兒失去了那「謀生」工具，連賭三天，均大敗而回，他倒後悔沒有跟「喜怒無常」學那用內力擲骰，用暗勁停骰的眞功夫，否則也不用一敗塗地。

身上無錢，當然要想法子。

他想了半天，除了賭假骰子，自己只有一套手藝兒，當然要作老本行——偷墳盜墓。

他在城中打探了一會，終於知道最近有個富翁下葬，那晚，他帶齊了工具，趕赴墳地。

月黑風高，正是最好的下手時刻。

這富翁下葬的地方，是個山谷，四周古柏參天，果然是處風水大佳之地。

本來，雷狗兒預算，一來到墳頭，掘開浮泥，打開棺材，偸他一些陪葬物品便算，可是，來到那墓地，却見這墓佔地相當大，而且建有小亭。

掘開墳墓，不見棺槨，却有一個小小的地下室。

「看來是大失預算！」

雷狗兒進入了地下室。

看來這富翁生前，已暗中經營自己的墓室，定也費了不少心力財力。

地下室當中，正擺放着一副棺木！

正是見棺升官，見材發財！

這棺木是柳州上等楠木，並不容易揭開，不過，在雷狗兒的手下，是沒有打不開的棺材！

果然，兩三下動作，棺蓋打開！

雷狗兒自言自語道：「原諒小人多多冒犯！」

只見那老翁穿着貴價的綢緞壽衣，身旁有些古玩，看來是他生前喜愛的東西。

他的手指上戴上五隻金戒指。

「多謝老爺！」雷狗兒按照師傅所教，一一說出。

這是他第一次單人匹馬上陣，當然更希望順順利利。

他脫下了五隻金戒指，順便看看他口中有沒有金牙；這老頭倒也好保養，竟沒有壞牙！

那些身旁古玩，雷狗兒知道珍貴，却要花一些時間，才能換到金錢，倒不似金戒指那般容易變賣，因此，他並不感興趣。

再看室中，還有一些大缸小缸，不知載些甚麼。

雷狗兒向來很心足，其實也很懶惰，他不再搜索，便想出那石室。

忽然，他似乎聽到了一些聲音。

在墓室之內，聽到聲音，並不是好事！

看看棺材，早已蓋上，雷狗兒爲安心，再向棺材拜了兩拜，自言自語道：「打擾，打擾！」

可是，聲音却是越來越響。

「嗤——嗤——」

他側耳細聽，却不知聲音來自何方，好像來自土壤深處！難道？

——雷狗兒向來信邪，於是更急着離去。

「嗤——嗤！」

這地下室鋪上花崗石，異常堅固，那會有聲音發出？

他不敢再理會，更不再去找尋聲音的來源，拔腿便走，但他走了兩步，脚下一浮——

「砰」的一聲，雷狗兒隨着下陷的大石，在泥土飛揚之中，跌了下去。下面竟然又是另外一個地下室。

泥土飛揚之際，「嗤」「嗤」之聲，更不絕於耳。

雷狗兒感到胸口翳悶，勁風撲面。

幸好他整個人陷在沙石之中，既沒有被人發現，也沒有被那「嗤」「嗤」勁力所傷。

塵埃落定，塵土再不飛揚。

雷狗兒放眼看去，這地下室比上面的那個大得多，而且有數盞長明燈在牆上照耀。

石室的中央，坐着四人。

當中有一張石枱，枱上不知放有一些甚麼東西。

那四人各距一臂之遙，而且左手互相纏搭着，右手各指向天，或其向地。

那「嗤嗤」之聲，便是發自他們的手指。

「這幾個傢伙在弄甚麼把戲？」

雷狗兒從沙石的隙縫中望出去，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正面，兩個人的側臉，另外一個人則背對着他。

那正面對着他的人，臉目姣好，面白無鬚，你當他是個男人也好，女人也可以！

實在是陰陽怪氣。

另外兩個側臉的人，一個臉孔蒼白，另一個却是黝黑，都是奇形異狀的。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之處，便是衣衫盡濕，而且額上汗水，源源不絕的流下。

這四人正在以內力相抵，手臂互纏，正在膠着狀態，假如其中一人，內力較弱，便要被其他三人內力衝激而死，這是進退兩難的局面。

他們的右手，也是以內力射出「脈劍」！

這「脈劍」也是用內力發出。

可是，因四人內力互纏，在他們之間，已形成一道氣牆，他們右手的「脈劍」企圖破開這互纏之勢，可惜各人功力差不多，無法打開一個新局面。

而剛才他們互相牽引之間，四道「脈劍」同時指向雷狗兒所站的位置，因此把這塊石壁，如同用炸藥炸開似的，陷了下來。

壁上的長明燈，乍明乍滅，是因四人的內力，時強時弱所致。

他們四人之中，背向雷狗兒的那一個，似乎已有點力弱，不過，不及一刻，四人內力又回復了均衡之局。

「這人背影好熟悉！」

「嗤——嗤——」

脈劍又發揮了威力，那邊牆壁，「砰」的一聲，又破了一個缺口。

這實在是異常驚險的一刹。

而今四人互纏，再鬥下去，四人都沒有好處，他們又不能擺脫這膠着狀態，看來將一直維持下去，直至四人油盡燈枯。

四人頭上出了嫋嫋白煙。

在火光明滅之中，景象十分詭異。

雷狗兒當然不知道其中的微妙、兇險之處。

如果在這時刻，有一個人，甚至只是一個小孩，只要用指尖戳其中任何一個人，四人便會同時立即崩潰。

功力較好的，暫時脈息停頓；功力較差的，可要五臟六腑齊翻，性命堪虞！

而雷狗兒如今唯一的想法是，如何離開這鬼地方！

他呆等了一個時辰。

開始的時候，倒也十分得意，只見「嗤」聲不絕，空氣激盪，但時間一久，他却感到十分厭煩。

他慢慢撥開了一些沙石。

沙石陷下，發出了一些聲響，可是，那四人似無發覺，也沒有轉過頭來。

他又再撥開一些。

四人仍然未動，但壁上那長明燈却不住乍明乍滅。

後來，他索性走了出來。

那四人手臂互相牽扯，內力的勁氣，似乎又進了另外一個境界！

雷狗兒本想立即離開這鬼地方，可是，驟眼看去，石室並沒有出路，就算有出路，也要經過一番搜索找尋，才可以找到，但如果驚動這四個互相纏繞的人，一定不會是好事，於是，他想從陷下的沙石中爬上去。

然而，陷下之處，不但凌亂不堪，而且離頭上那個洞，也十分遠；沙石鬆浮，根本不易爬上去。

正是進退維谷。

這時，「嗤嗤」之聲又起。

雷狗兒回過頭來，看這四人，每人頭上冒氣更盛，臉上汗下如雨，甚是古怪。

雷狗兒見他們對自己的出現，並沒有甚麼表示，方才明白到，這四人如今自顧不暇，自己暫時是安全的。

一想到自己安全，他的好奇心又起。

他緩緩走近石枱，小心地躲開那些指力所到之處，只見石枱之上，放着一塊非金非鐵非木的東西。

這東西是由五塊組成的。

中間是一個完整的圓形，其他四塊，看去是方形，但每一塊都崩去一個圓角，而這四個崩去的圓角，正恰恰能緊貼中間那圓形。

假若拿走中間那圓形，便成爲一塊中間有圓洞的方塊。

雷狗兒在枱邊看了一會，四人更

閉上了眼睛，對他仍不理會，他的順手牽羊的性兒一起，便伸手去拿枱上的東西——他一拿，便拿去了當中那塊圓的。

毒蟲滿腹　怪人遍地

這時，石室之中，罡風又盛。

看來這四人是知道雷狗兒行近，也知他伸手到枱上拿東西的，只不過因爲相互內力纏繞，無法去阻止。

雷狗兒感到罡風撲面，十分難受，抬頭一看，整個人也呆了。

他看到那個一直背對他的人的臉。

那人竟是他的徒兒——「喜怒無常」姜天司！

他呆了片刻，立時轉身便走，好容易才擺脫這無常鬼，無端却又遇上，眞倒霉！

突然，他聽到一個聲音——

這聲音不知從那裏來，細如絲，但是十分尖銳，直刺耳膜。

雷狗兒當然不知這是密語傳音的上乘內功。

「小子，你救……」聲音似乎說不下去。

「……救救咱們四人……」聲音又再響起。

雷狗兒楞着。

「救了咱們，你便是咱們的大恩人……」

雷狗兒沒有說話，向四周張望，臉孔露出疑惑的神色，不知如何是好。

他作勢要推其中一人。

「千萬別亂動……」聲音裡有一絲惶急的意味！

雷狗兒停了下來。

「如果你亂動咱們其中一人，不但使咱們……而且你也會震死當場！」

雷狗兒伸了伸舌頭。

「快拿起一塊大石，你拿起多大便多大……」

雷狗兒慢慢離開石枱，揀了一塊大石。

「向咱們當中砸下！」

雷狗兒舉起石塊，却並沒有砸下。

「你還不砸下？」

雷狗兒作了個鬼臉，仍沒有把大石砸下！

「啊……你這小鬼……你砸下大石，便是咱們的恩人，咱們自然會好好報答你！」

雷狗兒舉起石頭，却又緩緩放下，他十分猶豫，因爲石頭一砸下，解救了他們，自己便會成爲他們俎上魚肉；雖然，這人答應給自己好處，但誰知是眞是假？而這四人武功如此厲害，要捏死自己便像捏死一隻螞蟻那麼容易！

但看來他們又的確在危急之中；救，還是不救？

雷狗兒又作了一個欲擲不擲的姿勢。

那聲音十分焦急地道：「快擲，快擲……救了咱們，你是咱們大恩人，你要甚麼也可以！」

雷狗兒一向被人斥罵慣了，哪裡試過有人懇求他？因此，這一哀求，實在也打動他的心！

他不顧本身的安全，把大石擲下！

立時，「砰砰砰砰」四聲，大石竟未着石枱便爆炸開來，石屑紛飛，勁氣激盪！

嚇得雷狗兒滾到石室的一角。

雷狗兒入了這石室之後，一直都感到有一種心翳的感覺，但大石一炸開之後，這種感覺才消失，原來這四人內力互纏，影响室中氣壓，那種心翳感，便是無形的壓力造成，壓向雷狗兒的心頭！

壁上的長明燈燈火也穩定了下來。

那四人仍在石枱邊，盤膝而坐，正在運氣調息，以補剛才所耗之內力！

雷狗兒見他們並無異動，便想離開。

其中一人雙眼睜開，對雷狗兒道：「大恩人，咱們還沒有報恩，你便要走！」

這聲音好熟悉，是剛才用密語傳音的人。

另一人道：「大恩人慢走！」這人臉目姣好，却是那個既像男人又像女人的人！

「喜怒無常」姜天司也道：「雷狗……你千萬不要走，咱們四大無常會好好報答你！」

四大無常？

一個「喜怒無常」已把雷狗兒弄到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再來多三個，那豈不是……

雷狗兒聽了，更加要走，拔足便——

「咦？」

三人同時注視石枱之上，那方形的東西，中間少了一個圓塊。

他們齊齊看着雷狗兒。

雷狗兒發足狂奔，先奔上那堆陷下的沙石，却無法攀上出口。

四人已站了起來，目露兇光。

雷狗兒十分狼狽，向石室另一角走去。

那邊並沒有出路，只不過是他感到四人目光兇厲，無法不走！

他左奔右竄！

四大無常却慢慢從四角包抄而來。

漸漸已將雷狗兒包圍了。

「把圓塊交給我！」這聲音溫柔體貼，就像母親對兒子說話似的。

雷狗兒手中緊緊抓着那圓塊，眞想遞給那人。

可是，他立時想到，這圓塊對這

四大無常顯然是十分重要，如若有它在手，實在是塊保命符。

然而，收藏在那裏才好？

就算只有一個姜天司，也難於應付，何況還有這三大無常？

他心下一急，便把圓塊放入了嘴巴！

「你千萬……」

四人包抄之勢攏了過來。

雷狗兒口中含着圓塊，含混不清地道：「你們不要走過來……」

四人仍然是慢慢走近。

其中三大無常，手指骨節更是「劈啪」發响。

雷狗兒十分害怕。

「不要再走近……」他的聲音顫抖。

四人仍然慢慢走近。

突然，四人都聽到了「骨」的一聲。

雷狗兒竟硬生生的把那圓塊吞下肚裏。

四大無常停着。

「喜怒無常」姜天司大怒，道：「吞下肚裏更好，讓我用這招剖心剜肺……不，要加多一招『開膛』，這招『剖心剜肺開膛』，把這東西拿出來……」

雷狗兒聽了，只覺兩腿中間一濕！

他親眼看過這「喜怒無常」一出手便把別人的心肝血淋淋的挖出來！知道那並不是說笑。

姜天司上前，右手揚出。

雷狗兒急道：「我是你們的大恩人！」

姜天司右手硬生生的停在半空。

「是的，你是咱們的大恩人！」

雷狗兒見這話有效，又道：「你這『喜怒無常』，更是我的徒兒！」

三人看着姜天司。

姜天司臉有靦覥之色。

雷狗兒道：「快退下！」

四人緩步退了一步。

「再退三步！」

四人果然應命，退了三步。

雷狗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半晌，那面目姣好，語氣溫柔的人道：「其實，你把圓塊拿了出來，你要甚麼也有！」

雷狗兒道：「你們說過要報我的大恩德，我這人一向施恩不望報——」

這話未說完，四人異口同聲道：「那好極了！」四人雙臂奮起，便要直撲雷狗兒。

「不過，這次是例外！」

四人雙臂緩緩放下。

「我是你們恩人，我要甚麼便有甚麼！」

「是的！」

「不過……不過……」那面貌姣好的人說。

「不過甚麼，我是要定了！」雷狗兒語氣堅定，其實內心是極其驚懼的！

四人似乎是十分無奈，回首看石枱之上，那四塊已各自散開，他們立即走回石枱，各自認回了一塊。

「喜怒無常」姜天司道：「老大，這小子……咱們怎樣對付這位大恩人？」

這四大無常之中，身體看來最柔弱的便是那聲音溫柔，面目姣好的人；想不到他竟是四人之中的老大。

「我『陰陽無常』向來重信諾！」他說這話之時，聲音非但不再柔弱，而且竟然是聲若洪鐘！可是停了一停，半晌，又道：「不過，這件事關係重大……」聲音却又變得像個女人。

雷狗兒心中暗忖：「怪不得這人叫『陰陽無常』，看他忽男忽女，實在是名符其實的陰陽無常！」

那臉孔蒼白的人，也接口道：「我『愛惡無常』也是愛惡分明，重信守諾！」

「啊，原來這是『愛惡無常』！」

「我『喜怒無常』又會比你差？」姜天司猛瞪着愛惡無常。

看來兩人早已心中不和，一有機會，便要動手。

那臉孔黝黑的人道：「兩位二哥，在這時刻，猶要動手，那豈不是在咱們的大恩人面前失了禮數？」

兩人聽了，勉强停手。

雷狗兒心下已明白，這臉孔黝黑的人，稱呼「喜怒無常」與「愛惡無常」兩人都是二哥，心中已知這兩人是爲爭「四大無常」的排名。

看來這臉孔黝黑的人，自認最小，而那「陰陽無常」肯定是「四大無常」之首。

有了這個分明脈絡，以後的事也較易應付。

那臉孔黝黑的人道：「小弟『生死無常』，向來出生入死，也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陰陽無常」道：「恩是要報的，但是，咱們報了恩之後，那再沒有恩了，那時，咱們便可爲所欲爲！」

「對！大哥眞是聰明！」愛惡無常讚道。

「對，大哥眞是智慧過人！」喜怒無常也讚。

那「陰陽無常」似乎十分歡喜，道：「咱們先報恩，諒咱們大恩人也不會拒絕！」

雷狗兒作了一個大恩人的狀。

「陰陽無常」道：「恩公，其實你立刻吐了這塊東西出來，咱們便可以立刻去發掘大寶藏，這大寶藏與別的不同，既有財寶，又有武功秘……」

他收住了口，似乎不想再說下去。

「既是如此，你們還不去發掘大寶藏？」

「生死無常」道：「咱們幾經辛苦，才找到中間那圓塊，拼合圖形之際，他們兩人又執拗起來！」

他指着「喜怒無常」與「愛惡無

常」。

兩人互相對視一眼。

「生死無常」續道：「大哥好人，以內力分解二人，可是二人動了眞火，我也只好加入，四人就此膠着……」

雷狗兒是個眼眉毛挑通的人，忙道：「你們眞得多謝我用大石救了你們！」

其中險惡，雷狗兒並不明其理，不過，他們四人，經歷險象環生的局面，實非外人所能明白！

雷狗兒又道：「我不理會你們怎樣，我要走了！」

「你不要大寶藏？」

「不要——」

他只求脫身，甚麼也不要了！

「陰陽無常」道：「你要走咱們也無法攔阻，不過，我們每人，都會爲你做一件好事，做了好事之後，你便被咱們宰割，也不可多言！」

雷狗兒聽了，知道暫時可脫身，也放下心頭大石，道：「姜天司！」

「喜怒無常」姜天司怔着。

雷狗兒道：「你拜過我爲師，我又是你的大恩人，因此，假若你要我們師徒恩斷義絕，那麼，你一定要比他們替我多做一件好事！」

姜天司極怕他抖出他拜雷狗兒學擲骰之事，忙道：「好極好極，恩人請！」

雷狗兒大模大樣的起身，可是，哪裏是出路？

姜天司躬身送他，指向其中一面牆壁，當雷狗兒走近時，那牆壁竟能自動開啓。

他走出石室。

天空海闊任鳥飛……

四人送了大恩人出去。

「陰陽無常」問：「究竟你從他身上學了甚麼絕藝？」

「喜怒無常」姜天司道：「大哥，咱們還是談談怎樣報恩，奪回圓塊再說！」

「陰陽無常」道：「這也有道理！」

「喜怒無常」道：「這小子詭計多端，很難應付，他要我們每人做一件報恩之事——」

「愛惡無常」道：「不是他要咱們做——」

「生死無常」道：「是咱們的諾言要兌現！」

「喜怒無常」姜天司道：「他雖不懂武功，但口甜舌滑，刁鑽非常，他要我多做一件，想來這也令人頭痛！」

三人同道：「那你要好自爲之！」

「喜怒無常」大怒，道：「我好自爲之，我做不來，你們也難下手！」

三人一想，他的話也有道理。

「喜怒無常」道：「我要你們服氣，四人合力做最後一件好事！」

他掏出一把骰子，一個瓦砵頭。

「甚麼玩意兒？」

「喜怒無常」一擲，暗中運功，骰子在砵中，轉個不停，又道：「你要我擲個甚麼？」

「一二三！」

「滿堂紅！」

「四五六！」

「喜怒無常」道：「慢慢來！先來一個滿堂紅！」

果然，骰子停下，一個滿堂紅。

三人十分詫異。

「再擲一把！」

骰子停下之時，是個一二三！

「愛惡無常」道：「運氣！」

「生死無常」也道：「撞彩！」

姜天司道：「我再擲一把，要是四五六，那麼，你們便要協助我完成最後一件好事！」

「陰陽無常」也無異議。

姜天司手拿骰子，用氣一吹，又向蒼天默禱，然後一擲——這一擲却是古怪多端。

快要停時，好像是一二三，但骰子仍有勁道，又像要轉爲滿堂紅三條一，可是，到眞正停下之際，却轉爲四五六！

「四五六！」

看着骰子停了，三個渾人才恍然大悟，同聲道：「原來你拜他學藝，學這擲骰！」

姜天司道：「這不是擲骰，而是『絕骰』！」

這本是雷狗兒故作驚人之語，姜天司也用作震驚三大無常之語。

「你們幫我完成最後一件好事，對咱們也有好處，那時，我再傳授絕骰與你們！」

三人也無異議。

石室又陷入一片寧靜。

四人運功調息；要奪回圓塊，正是任重道遠！

＊　＊　＊

雷狗兒走出了地下室，却見一個永別亭。

他再不理會甚麼，見路便走，走了一個時辰，見沒有人追來，便轉入深山小徑。

從小徑上了半山，專擇沒有人走過的小路，又走了一個時辰，他唯一的願望是不願再見這個四大無常。

走了大半天，感到腹如雷鳴，並有些痛，他才想起自己吞下的圓塊。

那也沒有甚麼大問題，過一兩天便會自動走出來，這圓塊救了自己的命，一定要好好保存，而且那是關係甚麼大寶藏的。雷狗兒並不關心甚麼大寶藏，他只知道，圓塊一天在他手中，那四大無常也莫奈他何！

漸漸天色已晚，正是百鳥回巢的時候，整個山頭都是鳥聲啁啾。

雷狗兒跑了一整天，筋疲力盡，也在鳥聲之中，睡着在一塊草坪之上。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感到一陣涼意。

他還以爲又是那「喜怒無常」在他頸上吹風！

但四週並無人影，他才吁了一口氣。

可是，不遠之處，一棵大樹的樹枝，却有一雙發亮的眼睛瞪着他。

他嚇得跳了起來。

看清楚，那並不是人的眼睛，而是一隻怪鳥的眼睛！那隻鳥並不很大，比一隻鴿子大不了多少。

但雙目却是烱然發亮，在黑暗之中，像兩盞綠燈。

雷狗兒正想站起來，却聽到一陣「沙沙」的聲音，他循着聲音去看——

只見不遠之處，在草叢內似有東西在蠕動。

他不敢再移一步，小心細看。

那時已近黎明，月亮西垂，斜月清輝，照在那堆蠕動的東西——一堆五彩斑爛的小蛇！

那些小蛇互相纏繞着，看去有幾十條，牠們轉動着，發出沙沙聲响，令人毛骨悚然，噁心作嘔。

雷狗兒當然知道，小蛇顏色越是美麗的，越是惡毒，他不敢妄動，幸好小蛇只在那邊蠕動，並沒有走近他。

他小心看看附近，到處都是草叢，不知這些草叢內，有沒有毒蛇，因此，他只好呆着不動。

忽然，有「閣閣」之聲出現。

蛇堆之處，有一隻東西躍起。

那隻東西，身上發光，遍體通紅，却是一隻蛤蟆！蛤蟆「閣閣」連聲，已走近蛇堆！

那堆蛇突然靜了下來，條條翹首以待，似乎準備迎敵厮殺似的。

蛤蟆跳近兩步，小蛇騷動不安，十多條小蛇翹首向着蛤蟆，小小舌頭吞吐着，十分詭異！

那蛤蟆後腿一伸，身在半空，而那翹首的小蛇正同時攻上！

蛤蟆張大嘴巴，「閣」的一聲，一口吞了四條向上竄的小蛇！

其他小蛇似乎因害怕而退縮。

而這時，在樹上虎視眈眈的怪鳥，也俯衝而下，啄了一條小蛇，又再飛上樹幹之上。

蛤蟆又再撲上，又再吞了四條小蛇。

怪鳥也不甘後人，幾番俯衝，再吃了幾條小蛇。

幾十條小蛇，轉眼之間，已被這遍體通紅的蛤蟆與怪鳥吃個清光。

雷狗兒看着這一幕奇景，心頭有點發毛！雙腿竟然不能動彈，呆在那裏。

小蛇已完全殲滅了，看來這一幕怪鳥、蛤蟆吞蛇好戲，應該上演完畢，但事實並不如此——

那蛤蟆仍伏在地上，雙眼閃閃發光，却是瞪着樹上的怪鳥！

怪鳥亦沒有飛開，正虎視着地上的蛤蟆！

看來另一場怪鳥與蛤蟆大戰又要開始。

雷狗兒這時才看得清楚，那怪鳥身體雖小，但頭上却有一個大瘤，像個鵝髻似的。

而那蛤蟆，本已是遍體通紅，現在吃了小蛇之後，身體更加紅而通透！

怪鳥撲下，蛤蟆迎上，噴出了一口腥臭的毒氣！怪鳥不敢啄蛤蟆，轉身飛上！

這樣下衝上撲，怪鳥與蛤蟆大戰了差不多一個時辰，仍是不分勝負。

開始的時候，雷狗兒看着兩隻怪物在相鬥，覺得趣味盎然，不過，看得久了，便覺得沒趣，這時，天也亮了，寒風吹來，他覺得有些冷！

於是，他站了起來，打了一個呵欠——

這呵欠未完，踏出一步，草坪滿是露珠，異常濕滑，他站不住脚，竟然向前仆在地上！草坪地勢下斜，這一仆竟仆向那蛤蟆！

那蛤蟆本是全心全意對付怪鳥，但覺旁邊有龐然巨物撲來，也顧不得這麼多，橫身一竄——

這一竄却竄向雷狗兒正在打呵欠的嘴巴！

蛤蟆並不大，身上滿是粘液，非常滑溜，一入了雷狗兒的嘴巴，竟不能自制的，便衝了他的喉嚨，直入他的腸胃！

雷狗兒叫一聲：「苦也……」

他用力嘔吐，那能嘔出蛤蟆？

他同時感到，胃內翻騰，却聽不見有「閣閣」之聲。不過，一想起剛才這蛤蟆吃了很多毒蛇，如今整個蛤蟆在自己肚內，豈不是與吃下無數毒蛇一般？

不知是心理作用，還是實情如此，他感到腹部開始劇痛，並且向身體四方八面，擴散開去！

那隻怪鳥，看見雷狗兒一口吞下了蛤蟆，却感到十分興奮似的，並且在上空飛上飛下，似乎要感激雷狗兒爲牠殲滅了一個仇敵似的！

雷狗兒痛極，只是想：「死——死定了！」

再痛一會，只覺天旋地轉，天昏地黑！

＊　＊　＊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雷狗兒才甦醒過來。

他想轉身，屁股却被人踢了一下！

他渾身無力，半開眼睛。

只見前面站着一人，他正要細看，屁股又被那人狠狠踢了一下！

「小子，起來，起來！」是個女人的聲音。

雷狗兒睜大了眼睛，眼前出現的却是一個美麗姑娘的臉龐。

「小子，你有沒有見過那朱蛤？」

雷狗兒心中有氣，爲甚麼這姑娘，問人這麼沒有禮貌，而且一再踢他的屁股？

他沒有答話，只覺得腹部有硬物頂着，而且十分溫暖似的。

他不知是甚麼，輕輕一摸，只覺腹上是一堆羽毛，嚇了一跳！

他突然坐起，那堆羽毛竟能飛起！

雷狗兒嚇了一跳，那姑娘也嚇了一跳，還以為他放些甚麼古怪的暗器出來！

那飛起的羽毛正是那怪鳥！

原來那鳥兒，十分懂人性，看見雷狗兒在地上輾轉滾動，知他中了劇毒，便撲下來，用牠的頭上肉髻，頂着雷狗兒的腹部，這樣，他的劇痛才減弱，而這怪鳥的肉髻也吸了他腹中不少毒氣，是以才救了雷狗兒一命！

「咦？」那姑娘看着怪鳥，高興地道：「迦樓羅！」

雷狗兒不知她在說甚麼，慢慢坐了起來。

「迦樓羅既在附近，朱蛤也定然出現過！」

「甚麼朱蛤？」

「是一隻遍體通紅的蛤蟆模樣的寶……」

「是那隻紅色的蛤蟆？」

「對了——」她似乎十分高興，道：「你見過？」

雷狗兒點了點頭。

「在那裏？」她四處搜索。

雷狗兒道：「在這裏！」他指指了自己的腹部。

那時那姑娘並沒有看着他，只是拚命向附近草叢張望，希望發現朱蛤的踪跡。

「在那裏？」

「在我這裏！」他强調了「我」這字。

姑娘看着他，道：「怎會在你那裏？」

雷狗兒指指自己的腹部。

「甚麼？」

「在我肚子之內。」

「甚麼？你吃了朱蛤？」

雷狗兒苦着臉道：「牠走進了我的喉嚨！」

那姑娘聽了，赤紅着臉，十分憤怒，撲向雷狗兒，雙手叉着他的頸項。

雷狗兒拚命掙扎，道：「男女授受不親，你為甚麼要攬着我？」

那姑娘被他一叫，更加憤怒，道：「你這小子死到臨頭，還要找人便宜？」

雷狗兒大叫。

那姑娘雙手如鐵箍，緊緊抓着他的頸項。

突然，那隻怪鳥不知從那裏又再飛來，猛撲向那姑娘的雙目。

那姑娘無法不護着自己雙目，鬆開手來。

那怪鳥叫了一聲，又再飛上天空。

雷狗兒嗆咳了一會，才喘過氣來。

「你實在不講道理，朱蛤又不是你的，就算是你的，牠撲向我喉嚨，鑽入我肚子，我也沒有辦法！」

那姑娘嘆了一聲，道：「公子，那是你福緣深厚，可憐我緣慳福薄，而且，不能回宮覆命……」

「甚麼？吞了那鬼東西，痛了我大半晚，差不多死去活來，還說甚麼福緣深厚？」

「公子，你眞的不知道？你吞下的朱蛤，是隻寶物，因為牠以毒蛇為糧，因此體內冷血，有極大抗毒功能，而今你吞下此寶物，以後也是百毒不侵了！」

雷狗兒撲着肚子，似猶有餘悸。

這時，怪鳥又在盤旋半空，發出怪叫。

「姑娘似乎對這些東西懂得很多！」

「當然，我是來自天……」她頓了一頓。

「你來自天上？怪不得美若天仙了！」

那姑娘聽了，臉上是不以為然的神色，但內心却是無限歡喜，世上哪有人不喜歡被讚美的？

「天仙姑娘，你找了朱蛤很久？」

「我不是天仙，你叫我幽菊！」

「幽菊姐姐，你也識這怪鳥？」

那怪鳥又發怪叫，低飛下來。

雷狗兒無意向上招手，那怪鳥竟然飛下來，且站在雷狗兒的手臂上，十分親熱似的。

「這鳥是甚麼羅？」

「我不知道對不對，據古籍所載，這鳥有大肉瘤，是以毒蛇為糧，叫迦樓羅，據說，這鳥吃盡了毒蛇之後，會化身成龍的！」

雷狗兒輕撫那怪鳥的羽毛，怪鳥也沒有避開，只是虎視眈眈盯着幽菊，害怕她侵犯牠的主人似的。

「這怪鳥與龍怎會有關係？」

「我不知道！」

「幽菊姐姐，你怎會跑到這荒山野嶺？」

「就是為了追這朱蛤！我已追了差不多一個月，而且攀山越嶺，走過五大山嶺！」

雷狗兒吐吐吞頭。

「那我對不起你了，幽菊姐姐！」

「那也沒有甚麼——」她幽幽地說。

這時，雷狗兒才看清楚這位幽菊姑娘，只見她身穿一件淡黃衣裳，雖然已頗為殘舊，但穿在她身上，仍然是美麗非常。

她的腰間繫着一個竹籠，似乎是專為捕捉昆蟲而設的，看來她是一個對古怪的蛇蟲鼠蟻極有研究的人。

忽然，本是站在雷狗兒手臂上的怪鳥迦樓羅，竟鑽入他的懷中，那怪鳥身軀並不大，躲進了衣裏。

幽菊也立時警覺起來。

「甚麼事？」雷狗兒問。

幽菊並沒有回答，專注地向草坪上搜索，然後，她從懷內，拿出一個小紙包，包內有些綠色的藥末。

她小心地把藥末倒在地上，圍成一個大圈，向東之處，有一個缺口。

幽菊用手示意他屏息靜氣。

過了一會，東面那邊草坪，竟有一條綠色的東西，慢慢蠕動出來。

雷狗兒細看，竟是一條半尺來長的綠蜈蚣！

蜈蚣通常是赤紅之色，但這蜈蚣却是通體翠綠，像翡翠雕出來似的。

那綠蜈蚣在地上蠕動，並無聲息。

可是，忽然那綠蜈蚣却像受了甚麼蠱惑似的，慢慢移向那個粉末圈的缺口去。

雷狗兒看着，又想開口問。

幽菊用手按着他口，並用嚴厲目光盯着他。

他不敢再說話。

原來，這時又有一條蜈蚣從草叢中爬出來。

這條蜈蚣却是墨綠色，身體並不透明。

牠沿着綠蜈蚣的足跡，一直爬向藥末圈缺口。

這時，碧綠蜈蚣已入了藥末圈，並在圈內游竄，可是，牠始終不敢碰那些綠色粉末。

當那墨綠蜈蚣一入藥末圈，幽菊立時臉露笑容，正要在缺口處塡上粉末。

那知，雷狗兒懷中的迦樓羅，似乎盡了極大的能耐，這時却無法忍受得住，便怪叫一聲，冲天飛起。

這一怪叫，使幽菊手下一慢，那墨綠蜈蚣已然轉身，直射幽菊手指。

幽菊也怪叫一聲。

接着那翠綠蜈蚣也同時竄身射上。

雷狗兒這才知道不得了，可是，他又不知怎樣做才好，為了救這位姑娘，他毫不猶豫，雙手亂打那雙蜈蚣。

幽菊姑娘手指被咬，已然昏迷在地上。

那雙蜈蚣被打，便向雷狗兒雙臂捲上，上到了手肘脈門之處，同時咬下。

雷狗兒只覺痛入心脾，怪叫一聲。

那怪鳥迦樓羅，似乎也顧不了甚麼危險，猛然撲下，啄開了那碧綠蜈蚣，又再啄那墨綠蜈蚣，然後把蜈蚣丟下，又振翅高飛。

雷狗兒痛了一痛，並沒有甚麼異樣。

幽菊輕聲道：「快弄死那墨綠蜈蚣……但千萬別弄死那翠綠的……」

雷狗兒在這危急之中，手脚忙亂，大力一拍之下，弄死的竟是那翠綠蜈蚣！

幽菊道：「你害死我！」

只見她臉色已然轉黑。

雷狗兒心下十分抱歉，却又不知如何是好，見那墨綠蜈蚣在那翠綠蜈蚣屍體附近亂竄，索性又再用力一拍，把那墨綠蜈蚣也拍死了！

幽菊一看，更有氣無力地道：「我死定了！」

看來，幽菊是懂得利用這雙蜈蚣救自己的性命，可是，却被這糊塗得要命的雷狗兒弄到一團糟。

幽菊已然昏厥在地上。

雷狗兒叫道：「幽菊姐姐，幽菊姐姐！」

幽菊已全無知覺。

雷狗兒心下一急，便捧起她的手指，用嘴吮吸她的毒血，吐在地上。開始時是瘀黑色的，漸漸才變回紅色，直到血液變為赤紅，她的臉也回復了正常。

幽菊悠然甦醒，看見雷狗兒拿着自己的手，心下有點羞怯，便甩開了他。

她知道雷狗兒竟然吮吸了她指上毒液，心下好生感激，道：「多謝你！」

「多謝我甚麼？我還要向你賠罪！」

「咦，你沒事？」

雷狗兒搖了搖頭。

「對，你吃了朱蛤之後，根本是百毒不侵的！」

「其實，你剛才吩咐我——」

幽菊嘆了口氣，道：「我實在沒有福份——眼看可以捉到這雙碧墨綠蜈蚣，却又被你的怪鳥驚走！」

「這雙蜈蚣好古怪，有甚麼用？」

「用處你也不用知了！至少，我可以捉着牠，回到天人……覆命……」

「天人，你眞從天上來？」

「不！」

「姐姐，你先叫我拍死那墨綠蜈蚣？」

「是的，我原本是叫你捉那翠綠蜈蚣吸我指上的血，然後再把那死了的墨綠蜈蚣的屍體，敷在我的傷口上，我便可以活命了！」

「而今你一樣可以活命！」

幽菊默不作聲。

雷狗兒道：「天公向來不公平！」

「為甚麼？」

「對美麗的姑娘尤其偏心，本來要她死的，卻又可以無端端救活！」

幽菊知他討好自己，也不答話。

突然，雷狗兒又再感到腹痛如絞，叫道：「姑娘救命……救命！」

幽菊以為他又在弄把戲，也不理他。

可是，他的聲音却似撕心裂肺。

只見他一雙長臂，已變綠色，左邊是翠綠，右邊却是墨綠！原來他的脈門被蜈蚣咬了。

幽菊知道這雙蜈蚣毒性厲害，不過，他先前替自己吮血，却並無中毒

現象！而今，這手臂變綠，却也不是中毒，是甚麼古怪現象？

她忙亂中拿了一些東西出來，塞向他的鼻孔，雷狗兒一掙，把她推開了五丈。

他雙臂的力度是大得難以置信。

只見雙臂上綠色不斷向上伸延。

雷狗兒在地上滾着，怪鳥也飛了回來，在半空之中盤旋，哀鳴不已。

忽然，他又站了起來，在這草坪之上狂奔着，他跑得並不遠，倏忽來回，使人眼花撩亂。幽菊見他大汗淋漓，一時之間，也沒有甚麼辦法。

不久，雷狗兒的脚步也慢下來。

幽菊心想道：「蜈蚣毒氣不能侵犯他的身體，却使他心脈紊亂，要讓他心平氣和，脈息才會正常！」

於是，她趁雷狗兒走近，伸手點了他腿間大穴。

雷狗兒雙腿一軟，坐了下來。

幽菊按着他雙肩，使他盤膝而坐。

只見雷狗兒雙臂上的綠氣，已蔓延至胸前，汗水已濕透他的衣襟，他索性一扯，扯開了長袍。

那綠氣慢慢的歸向他心臟部位。

雷狗兒感到身心俱裂。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眞的福緣深厚？多少人爲了打通任督二脈，要花費多少時日，然而，他却在兩種不同的劇毒之下，却無意間打通了任督二脈。

原來，他吞下朱蛤，朱蛤是天下間極熱的毒物，不但令他血脈沸騰，也令他百毒不侵。

偏偏在這時候，他又被兩隻罕有蜈蚣咬着，碧綠蜈蚣與墨綠蜈蚣却是天下至寒的劇毒！

寒熱相交，他的身體便成了一個大漩渦！

劇毒互相尅制，在他體內流動，結果却反爲他打通了任督二脈！

多少武林人士，爲達這境界，費盡不知多少時日，忍受多少艱苦的鍛煉，仍未必可以到達！

雷狗兒却在糊裏糊塗之下，任督二脈，豁然而通。他只感到，一股熱氣從丹田升起，然後慢慢的走遍他的全身，這時，他已完全沒有了灼熱不安的感覺，代之而起的，便是百穴暢通，身心舒泰！

幽菊看着他，只見他盤膝而坐，汗水漸收，臉孔祥和，知他已無大礙！

雷狗兒再深深吸了一口氣，再試圖用自己的意志去控制那種體內熱力流動的感覺，這次却是得心應手！那股暖意又再從丹田而起，走遍全身，一個小周天之後，接着是一個大周天！

雷狗兒張開了眼睛。

他一伸懶腰，兩股力量，便從他雙指而出，兩棵樹木，應聲塌下。

雷狗兒嚇了一跳。

幽菊也嚇了一跳。

不過，她武功根基極佳，一看雷狗兒指力能破空，知道他已有異常力量。

幽菊道：「公子，你試試能否控制指頭所發的一股力量？」

雷狗兒一試，那種力量是可以發放，但並不能收發自如！

於是，幽菊教了他幾下內功入門的心法。

這些心法極其簡單，凡是學內功的人，都會學過。

有了這入門心法，他漸漸可以控制自如。

爲了使他迅速增加力量，兩人便在山上過了多天，食物並不難倒他們，因爲只要那動物，無論是飛禽走獸，只要在他視線之內，他舉手發力，那獵物便無法逃去！

那怪鳥迦樓羅一直沒有離開他們，日間，牠有時會外出覓食，夜間却一定回來，而且要睡在雷狗兒懷中。

當雷狗兒越是容光煥發之際，幽菊臉上却越來越愁苦，心中似有解不開的死結。

雷狗兒多番追問，幽菊仍是欲語還休，他旁敲側擊，仍無法知道她的心事。

那日，天還未亮，雷狗兒便已起來，盤膝面東而坐，調息運功，這種打坐，已成他日常的功課，這十來日的內功凝聚，已超過一個練功二十年的人！

忽然，他聽到迦樓羅在半空怪叫。

他舉首一望，迦樓羅便向南飛去。

雷狗兒看看，不見了幽菊的踪影，還以爲她定在附近山頭，便不理會，追向怪鳥飛馳的方向。

剛走了一盞茶時分，便聽見斥喝之聲。

雷狗兒慢慢走近，透過草叢，却見幽菊正在與一個人相鬥。

那人衣着十分華麗，頭髮整齊，一身長而寬的青袍，與幽菊相鬥之時，衣袂飄揚，輕逸靈幻，非常好看，簡直像神仙中人！

幽菊與此人一邊打鬥，一邊斥罵。

青袍人並無使用兵器，雙袖旋起，斥道：「你這丫頭，連壞我幾次大事，快放下你籠中那雙綠蜈蚣！」

「綠蜈蚣？那是天下至寶，怎能給你？」

「是我先發現的……」

「你先發現又如何？」

「那便是我的！」

幽菊並沒有答話，手中兩枝鋼刺連番刺向那青袍人，那青袍人看似不閃不避，不過，每當鋼刺快要刺到時，青袍人却在有意無意之間，稍一閃開，鋼刺便一再落空。

當幽菊一刺落空，青袍人便趁此

良機，一手便掀開她腰上的小竹籠！

幽菊身已前傾，無法迴身護着那小竹籠！

青袍人打開竹籠，看見並沒有「綠蜈蚣」，十分憤怒，一拋竹籠，叫道：「你這天人宮的惡丫頭，嚇走了綠蜈蚣，又捉不到，非殺不可！」

他單掌橫劈，勁力非凡，破空之聲驟起，眼看要劈下幽菊半個臉龐。

雷狗兒心下一急，一伸手指，內力勁射而出。

青袍人只感到一道尖銳的氣流襲來，連忙縮手，他十分機警，也不回頭，急速轉身，雙掌挺出，一股極大的力量，便撲向雷狗兒。

雷狗兒在草叢之內，不知如何抵擋，百忙之中，便倒身在地，滾向那青袍人。

自從任督二脈無意打通了以後，他雖然不懂武功，但身體的靈活程度，與昔日相較，已是不可同日而語。

青袍人乍見一團東西滾來，也立即躍開。

幽菊見雷狗兒來，忙道：「你快走！」

雷狗兒當然不會走，站了起來，道：「你欺負我幽菊姐姐！」

青袍人道：「你也是天人宮的人？」

「甚麼天人宮？」

青袍人笑道：「原來你這丫頭，找不到綠蜈蚣，却找到個灰頭土臉的小子！」

雷狗兒道：「誰說找不到綠蜈蚣？」

「甚麼？你找到？」

「何只找到，而且……」雷狗兒故作得意之狀。

他以爲得意，却不知這樣便惹下了殺身大禍。

「快拿出來——」青袍人臉色鐵青。

雷狗兒嬉笑着，也不言語。

青袍人已按捺不住，雙臂分左右圈出。

雷狗兒並沒有武功根基，但平日在市集與流氓地痞相撲相鬥的經驗却是有的，可惜從來沒有與人眞正互相拚鬥過，一時之間，手足無措。

青袍人見他並無招式對架，心下狐疑，因爲他剛嘗過他從草叢中發出的內力，還以爲他是個高手，定有古怪招式出現。

可是，當他右手正要擊向雷狗兒的前額時，雷狗兒却仍無反應，青袍人便趁勢一掌擊落。

他一擊之下，却突遇一股極大的强力反彈，而且，這力道使他右臂酸軟不堪！

雷狗兒也被青袍人一擊而疾退五步，不過，他體內眞氣充斥，一受外界打擊，自然而然激發而出，假若他有功夫根基的話，他可以閃避而且發招攻擊，那青袍人定然抵受不了！

青袍人看這年輕人，左支右絀，手足無措，直是個不懂武功的人，可是，他身上內力之强，却只有一個高手才能發出！

他見一掌不得逞，爲了得到綠蜈蚣，也不再多想，左右相掌連環而出！

雷狗兒知他厲害，只是盡量閃避，但在無法可避之情形下，終於雙掌齊出。

他體內眞氣凝聚，一番激盪之下，兩指引發而出，這一引發，却有高手風範！

「嗤嗤」兩聲，竟然把青袍人兩袖削下。

青袍人感到奇怪，自己身經百戰，何曾遇到過這麼奇怪的一個人！

他似不懂武功，却是內力驚人！這種近乎「脈劍」的功力，又豈是一個年輕人所能使出？

「你把綠蜈蚣……」青袍人開口。

雷狗兒見他狠狽，便道：「在這裏！」

他撫着肚皮。

「你吃了綠蜈蚣？」

雷狗兒點微笑。

青袍人怒目而視，雙拳直想把」的頭顱打爆。

雷狗兒一縮，雙指又出。

青袍人不敢攖其鋒，斜身閃過，這時，他已開始明白，這青年人根本不懂武功，只不過是吃了那隻綠蜈蚣，便渾身充滿內力，不過，他又不大相信自己的想法，因爲綠蜈蚣是有劇毒，如何可以吞進肚裏？

當中的因由，青袍人當然不知。

青袍人忽道：「你既吃了綠蜈蚣，我便宰了你來吃！」

雷狗兒聽了，更見他怒容滿面，知他並不是說玩的，便立即飛奔而逃。

在追逐奔走之際，山上又多了四個人。

這四人身穿古怪長袍，並戴着尖帽，四人之中，兩人黑袍，兩人白袍。

這四人並沒有理會青袍人與雷狗兒的追逐，却是直追向幽菊。

幽菊見了四人，比蛇遇上硫磺，更爲害怕。

在追逐中，雷狗兒仍聽到他們的對話。

「四位宮奴大哥，你們放過我吧！」

其中一白袍人道：「幽菊姑娘，咱們只是奉命而行，望姑娘不要見怪！」

幽菊道：「我找到了自然會回天人宮！」

天人宮？幽菊一直只提到「天人」二字便不說下去，原來天人下面，還有一個宮字！

那究竟是甚麼？

雷狗兒這一思索，脚步慢了下來，已被青袍人抓個正着，不過，青袍

人也聽到「天人宮」三字，心頭一震，便又被雷狗兒甩開了。

「咱們黑白宮奴，又是奉命行事——」

四人迫近。

雷狗兒並不知道幽菊與天人宮的關係，只不過不願見她受人威迫，雙指便向其中二人指去。

這一指發出破空之聲。

兩個黑白宮奴躍開，另外兩個却中個正着，立時倒身在地。

那兩個宮奴看着雷狗兒，臉上出現極其詫異的神色。

雷狗兒當時翻了一個觔斗，已迴身躍到幽菊身前，凜然道：「誰欺負我幽菊姐姐，便得死在我指下！」

他在翻觔斗之時，身上那塊圓鐵便滾了出來。

他一邊說話，那圓鐵一邊滾動。

各人起初也不以爲意。

幽菊眼尖，一見圓鐵，脫口高呼道：「回天令！」

回天令？那究竟是甚麼東西？

不過，雷狗兒也眼快手快，一個竄身，已拾回那圓鐵，放入懷中。

幽菊道：「見令如見主人！」

雷狗兒聽了，摸不着頭腦。

可是，那兩個黑白袍的宮奴，卻已跪下。

「屬下參見主人！」

雷狗兒愕然，正想說甚麼，幽菊却眨眼向他示意，雷狗兒此時倒是玲瓏透剔，便囁嚅道：「你們——你們……」

「請主人吩咐！」

幽菊示意他對付青袍人。

雷狗兒便道：「喂——」

他招呼那在旁的青袍人。

青袍人本想上前，不過，見那兩個黑白宮奴跪下，又不知他們在弄甚麼玄虛，故停了下來。

青袍人道：「原來你們是天人宮的人！」

雷狗兒道：「你迫害天人宮的人，該當何罪？」

「該當死罪！」黑白宮奴同聲道。

青袍人道：「我穆戈而天不怕地不怕！」

幽菊道：「你是穆戈而？」

穆戈而道：「我便是四兇神之中的『四大皆兇』！」

雷狗兒奇怪道：「你又不是和尚，怎會四大皆空？」

穆戈而道：「你先嘗嘗我的兇！」

幽菊當時道：「宮奴聽天人令！」

雷狗兒立即接口：「殺那四大皆兇穆戈而！」

兩個宮奴應命，猛攻穆戈而。

原來這穆戈而，外號「四大皆兇」，是江湖上出了名兇殘的四大兇神之一。

這四兇神並不是同門，可是兇殘成性，臭味相投，而成了拜把兄弟。

四兇神每一人，外號之中都有一個「兇」字，而這穆戈而，「兇」字在末，換句話說，他只在四兇神之中，排行最末。

四兇神之中，最末的一位，已是如此厲害，其他三兇神，武功厲害，兇殘成性，可想而知。

兩個黑白宮奴，功夫十分怪異，他們並沒有理會穆戈而的攻擊，每每挺身去擋，這種拚命的招式，却使穆戈而難於應付。

因爲其中一宮奴拚死纏着他，便使穆戈而無暇兼顧另一宮奴的狂攻，而且他們兩人的武功，有相輔相乘之效，逐一與穆戈而來鬥，自是大爲遜色，不過，兩人同上，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這樣的死拚交纏下去，吃虧的自然是穆戈而！

穆戈而綽號「四大皆兇」，頭腦亦兇，他一個翻身，已有了良策，趁空隙一躍，已到了幽菊及雷狗兒身畔。

他知道雷狗兒武功極低微，不過，却不能讓他用指力激射，於是，他身剛着地，已連點了雷狗兒身前身後五個大穴。

雷狗兒身軀一軟，便要倒下。

穆戈而一手抄着他的腰，叫道：「聽天人令！」

他一探手入雷狗兒懷中，便已找到那圓鐵。

他把圓鐵在衆人面前一亮，兩個宮奴跪下，連幽菊也立時跪下。

穆戈而得意地笑道：「我不會殺你們，你們立即回天人宮，說四兇神日內便要剷平天人宮！」

宮奴道：「領命！」

這天人宮的組織，看來是極端嚴密，見了那塊所謂「回天令」的圓鐵，果眞如見他們宮中首腦一般。

那兩個宮奴抬起躺在地上那兩個受傷的宮奴，便要領着幽菊離去。

穆戈而道：「留下幽菊姑娘！」

幽菊止步。

兩個宮奴仍然步下山坡。

雷狗兒急道：「你留下幽菊姐姐作甚？」

穆戈而笑道：「我要吃人肉！」

「你要吃人肉，那便吃我！」

「當然要吃你，這時，我們要多吃一個女娃子，那才眞正大補氣血！」

雷狗兒至此，才明白爲甚麼這人外表俊秀異常，却被人稱爲「兇神」的原因。

「你放了幽菊姑娘！」

穆戈而仰天狂笑，然後舌頭舐着咀角，眼却望着幽菊，做出一副貪饞的咀臉。

雷狗兒急道：「若你不放走幽菊姑娘，我立即死在你眼前！」

「你死？千萬不要死，你吃了綠蜈蚣，竟然有這麼强的內力，我們喝你的血，吃了你的肉，相信內功也會大爲增進，對於剷平天人宮更加易如反掌！」



姑娘見雷狗兒的滑稽模樣，不由笑了。

「是的，我的血和常人不同，而且吃下了綠蜈蚣，正是『神仙放屁』！」

他無端端冒出了這一句，逗得這「四大皆兇」的兇神，也笑了起來。

「甚麼神仙放屁？」

「神仙放屁，不同凡响！」

幽菊也笑了起來。

穆戈而道：「小子不要再瞎扯！」

雷狗兒道：「你放了幽菊！」

穆戈而不答。

雷狗兒道：「我一咬舌頭——」

穆戈而聽了，立刻道：「好，我放了她！」

「宮奴！」

那兩個宮奴行步。

穆戈而道：「你帶幽菊回去！」

兩個宮奴面露喜色，因爲他們本是奉命而來，找幽菊回去，如今空手回去，定然要受刑罰，却又無可奈何，想不到穆戈而忽然又叫他們領回幽菊，實在是大大的好事。

幽菊無奈，回首一望雷狗兒，露出感激的神色，雷狗兒看了，心中却爲之一蕩！

雷狗兒一向樂天開朗，有時雖也會氣惱，但一會兒便會烟消雲散，如今被美麗的俏佳人向他回首一瞥，那種情景，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

幽菊內心驚惶；這一連串變故，使她不知如何是好，但看着雷狗兒三番四次以死相救，心下實在是感激萬分。

穆戈而見宮奴押了幽菊離去，自己又擒下雷狗兒，這一戰，可算是大獲全勝！

雖然，捉不到那罕有的「綠蜈蚣」，仍捉到一個吃了「綠蜈蚣」的人，三位大哥那方面，已算有交待！

還有令他更歡喜的，便是那圓鐵。

他不知那是「天人令」，他只知道，那是他們四兇神重出江湖，要找的東西之一！

大獲全勝，那種快樂眞是難以形容。

不過，最快樂的時候，往往也是悲哀將臨的一刹。

突然，他感到眼前一閃。

一隻怪鳥已經撲下。

他伸手一揚，怪鳥却已避過，啄向他眉心。

穆戈而大叫一聲，血自眉心流出。

他伸手抹血，血水流向他雙眼，他只覺雙目有如被注入毒液，痛得他嘰呱大叫。

怪鳥迦樓羅，護主之心大盛，又再啄下，扯下他一撮頭髮。

迦樓羅日夕以毒蛇爲糧食，因此，全身都是毒，鳥咀一啄，已注入了毒液，穆戈而流出的血，已成毒血，毒血入眼已使他雙眼瞎掉！

而且那頭皮受毒，也片片剝落。

轉瞬之間，本是俊秀的「四大皆

兇」穆戈而，已成爲一個禿頭之人，且躺在地上，掩着雙眼滾動，實在是可憐之極！

雷狗兒心下大爲不忍，叫道：「你還不去洗洗眼？」

穆戈而聽了，躍起來，狂奔下山。

＊　＊　＊

雷狗兒躺在地上，仍是動彈不得，因爲穆戈而點了他胸前背後大穴，他試圖用力衝開，可是，穆戈而點穴手法絕妙，而他根本對穴道不明，又怎能衝開？

不過，他並沒有失望，反而索性大睡起來。

當他醒過來時，血脈竟也暢通了。

那怪鳥迦樓羅一直護在他的身旁，見他醒來，可以站起時，也怪叫起來，似是十分高興。

雷狗兒進入這山區，本是躲避那四大無常，想不到遇到幽菊這美麗的姑娘，更還遇上「四大兇神」！

看來這四大兇神與四大無常，同是難纏的人，只望以後終生不再遇見！

他一揚手，迦樓羅已站在他肩膀之上。

於是，他下了山，向着遠處有炊烟昇起之處走去。

＊　＊　＊

找到了一間茅舍時，已是暮色四合。

雷狗兒輕輕走近，推開茅屋門扉，看不見有人，便道：「有沒有人在？」

他叫了兩聲，仍沒有人應。

他大着膽子，走進了茅屋，剛走兩步，他便呆着了。

原來轉角之處，坐了一個女孩子。

他呆着，因爲那女孩子實在太美麗——

她長髮披肩，沒佩戴任何飾物；身上是一件淡藍色的長裙，外面罩着薄紗。

她的一雙清澈眸子，就像一泓秋水，長睫微動，就仿佛向雷狗兒招手似的。

她的櫻桃小咀，偶爾微動，就好像有千言萬語，要向雷狗兒傾訴。

雷狗兒當眞呆了。

這女孩子好生面善！在甚麼地方見過？

對了，那是杏花樓內那位大媽所供奉的觀音大士的肖像一般！

呸，千萬別提起杏花樓，提那地方實在褻瀆了這女孩子！是的，她便是觀音大士，坐蓮花的觀音大士，手持楊枝甘露的大士化身！

那女孩子借身體的遮擋，揮手示意他不要進來。

雷狗兒已意亂情迷，那會明白，便是明白，他也是不願意出去。

雷狗兒又走近兩步的道：「姑娘！」

那位姑娘眉頭暗皺，看在雷狗兒眼裏，却是另有一番風情。

雷狗兒又走近兩步，道：「姑娘，在下路經此地，可否賞賜一杯茶？」

他對着這位天仙化人似的姑娘，竟變得那麼文縐縐的。

「茶？」那是一把極其粗厲的聲音。

隨着聲音，不知從那裏飛來了一個燒得發黑的茶壺，向雷狗兒迎面落下。

雷狗兒看見茶壺飛來，手忙脚亂，接又不是，不接又不是，結果，他舉手，碰着茶壺，那茶壺來勢力度，原來是十分强勁，一碰之下，茶壺裂開，裏面的茶水，向雷狗兒洒下，使他更爲狼狽。

那位姑娘看見他手足無措，不禁微笑。

這一淺淺微笑，使她臉上梨渦乍現，更添幾分嫵媚，雷狗兒更顧不得被茶水淋濕，見她微笑，比喝過千萬杯茶還要甘潤。

不過，第一次與佳人見面，便弄致如此狼狽，實在又有點不樂。

雷狗兒隨手用衣袖把臉上茶水抹去。

再睜開眼，却見到美麗的姑娘後面，站了兩個模樣的兇惡的大漢。

雷狗兒一怔——難道這兩人會隱身術，何以突然現身出來？

「茶喝過了，過路便過路！」

另一人也道：「小子，滾——」

雷狗兒望着姑娘，問道：「兩位是姑娘的貴親？」

一人身形微動，已晃至雷狗兒跟前，這人輕功實在了得！

雷狗兒的雙眼，一直沒有離開過那位姑娘的臉孔，因此，對這兩惡人的模樣，簡直是視而不見，如今，其中一人已迫近他的跟前，阻擋着他的視線，他才無法不去看清楚這惡人。

這惡人中等身材，異常瘦削，但一雙眼睛，機伶伶的，煞是嚇人。

雷狗兒看着這人，這人目光的確厲害，不禁退了兩步，道：「前輩高人……」

「小子，我並不高，你快在我眼前消失！」

雷狗兒道：「這位姑娘是兩位的——」

另一人也大喝上前，道：「宰了這小子！」

這惡人身材高大，面目猙獰，粗聲粗氣。

雷狗兒退後一步，道：「你又是誰？」

那臉孔猙獰的人已一拳揮下，直打雷狗兒的臉龐，雷狗兒閃身躲過。

這人似乎微微一怔，但第二拳又至。

雷狗兒伸手一指，體內眞氣已然射出，他的手指，本是漫無目的的向上指，但這人剛好高過雷狗兒一個頭有多，這麼一指，便指着他臉上的「頰車」穴。

那人感到一股尖銳的勁力射向自己臉龐，已是奇怪，奇怪未完，便覺臉頰僵硬，連咀巴也不能合攏！

他想說話，只能「呀呀」連聲。

那瘦削的惡人道：「老二，怎麼了？」

老二仍是「呀呀」連聲。

瘦削的惡人上前，看見老二臉頰僵硬，回首向雷狗兒，手刀劈下。

雷狗兒早有預防，用暗勁一推，把那高大的惡人推向那瘦削的惡人，他的手刀本是劈雷狗兒的，而今剛好落在老二的臉上，他急忙把手刀改爲掌，本想收住，但在短距離之內，一時未能控制力道。

結果，他的一掌，便狠狠的括在老二臉上，留下五個指印。

這一巴掌却能解了他被點的穴道。

老二惡道：「你解開我的穴道，也不須這般用力！老三，你是想乘人之危！」

「甚麼乘人之危？我只想宰了這小子！」

「我看你並沒有這麼簡單！」

「沒有這麼簡單？你這是甚麼意思？」

「你想獨霸功勞！」

「甚麼獨霸，咱們四兄弟，生死相連，有甚麼獨霸不獨霸！」

「等大哥來，讓他好好評理！」

另外一人，不再出聲。

他們只顧鬥咀，却忘了雷狗兒。

雷狗兒已不在他們跟前，只見他走在那美麗姑娘的跟前，做了個大丈夫保護弱小姑娘的姿態。

兩人看着，嘿笑連聲。

稀奇古怪　亂七八糟

雷狗兒叫道：「你兩個兇神惡煞，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搶婦女，眼中還有王法的麼？」

他一副大義凜然的腔調。

兩人本想攻上，但聽他一言，也便止住。

老二道：「你的見識倒也不少，你知咱們是兇神？」

「兇神？」

雷狗兒心中已暗暗叫苦！

那目光凌厲的人道：「小子，我便是四兇神中的老三『目射兇光』舒精光！」

雷狗兒道：「眞邪門！遇到個輸清光！」

另一個兩目猙獰的道：「我是四兇神中的老二『窮兇極惡』柯特！」

雷狗兒又道：「輸清光還不止，還要『疴突』！」

兩人怒道：「你說甚麼？」

雷狗兒道：「啊，原來是兩位，我早見過你們的老四，是『四大皆兇』穆戈而嗎？」

兩人聽了異口同聲道：「你見過他？」

「當然見過，而且他是我手下敗將！」

「甚麼？」

柯特道：「這小子在這裏吹牛！」

雷狗兒道：「你們的四弟，本是俊秀異常，却是心狠手辣，佛口蛇心……」

兩人無言。

雷狗兒又道：「他已被我打得落荒而逃，雙目已廢……頭髮脫光……」

「這小子在胡謅！」

雷狗兒見他們有點心怯，又道：「我知你們四大兇神……是以「兇」字來排，你們四弟是『四大皆兇』，兇字排行最末，你是老三，『目射兇光』，兇字排行第三，你是老二，『窮兇極惡』，兇字排行第二……」

這兩大兇神，實在想不到這年輕小子，竟完全知道他們來歷底細，加上剛才的邪門功夫，實在不能不相信，他們的四弟是他手下敗將！

一個可以對付「四大皆兇」的人，已是武功不凡，而這青年小子，竟能廢了他雙目，又削下他的頭髮，武功更是不凡！

雷狗兒看他們愕住，知道自己說話有效，又道：「你們兩人，再不用打這姑娘主意……」

他回過起來，對那姑娘輕聲道：「姑娘，你不用驚慌，我一定好好保護你……」

姑娘微笑，雷狗兒呆了。

那兩位大兇神，見機不可失，同時雙掌擊出。

雷狗兒一心欣賞着姑娘的微笑，哪會想到兩大兇神同時出手？

兩人在短距離之內，用陰勁使出，既無掌風，又無聲息，眼看雷狗兒快要喪命當場。

可是，他體內眞氣盈聚，一遇外力，使會自動反彈而出，外力越剛猛，反彈之勢也就越是剛勁！

雷狗兒感到胸口翳悶，喉間一甜，一口鮮血已是噴射而出！

不過，那兩個兇神，受了眞力鼓盪，只覺手臂酸痳，暴退七步，倒在地下！

雷狗兒雖然是內力凌厲，畢竟也是血肉之軀，兩人掌風凌厲，也使他內腑翻騰，口吐鮮血。

那位姑娘雖在後面，也看清楚，見他口吐鮮血，口中竟然「呀」的一聲，叫了出來。

雷狗兒聽了玉人關心自己，不由得心旌搖盪，眞氣一洩，又再噴了一口鮮血。

姑娘輕聲道：「可礙事？」

「不礙事，不礙事！」

姑娘道：「先殺這兩個兇神，否則

，他們大哥來到，咱們永無脫身機會！」

「姑娘，實不相瞞，我不懂武功！」

那姑娘呆住。

「我只不過是機緣巧合，體內有些眞氣而已！」

姑娘道：「我被他們點了穴，走不動的——」

兩兇神已站了起來。

雷狗兒作了一個普通打架的起手式。

兩人不敢行近。

姑娘輕聲道：「我教你武功，好嗎？」

雷狗兒當然是求之不得，不過，在這强敵當前，又怎樣授以武功？

姑娘道：「左手劃圈，右手也劃圈！」

雷狗兒依言。

在半空之中，左手劃圈，右手也劃圈——

他本身眞氣盈聚，雙手劃出兩圈，便形成一股氣流，在那兩個無形圓圈之內波動。

「明白嗎？」

雷狗兒點點了頭。

那兩兇神又已攻來。

雷狗兒根本不懂武功，也不理會兩人進攻之姿勢。

先是「目射兇光」攻上。

他一手攻他上盤，臨近胸前，却是一式化三招，猛攻雷狗兒的胸、腹及小腹。

可是，雷狗兒劃出雙圈，氣流鼓動，頓使目露兇光舒精光的勁力他移——

窮兇極惡柯特也在這時攻上。

他一伸手，只覺勁風迎面。

打他的並不是雷狗兒，而是舒精光！

他攻雷狗兒的手法，被雷狗兒的雙圈氣流所捲，繼而轉向，便往旁邊的柯特打去。

這一式三招極其凌厲。

尤其是第三招，攻向小腹，是個致命招式。

柯特立時躍開，但勁力及腹，也有一些微痛，他當時十分憤怒，只以爲這位三弟，借意打他！

最爲疑惑的，却是舒精光！他明明是攻向雷狗兒，却突被氣流所捲他移，猛攻柯特！

「老三，你又打我？」

「二哥，我不是故意的——」

姑娘插口道：「不是故意的？」她特別把聲調提高，把話反說。

舒精光又再攻上。

他着過雷狗兒的道兒，不再直攻。

他先發兩下虛招。

雷狗兒根本沒有理會那是甚麼招，只管自己左手劃圈，右手又再劃圈。

這次他有了上次的經驗，那鼓動的氣流更勁。

舒精光兩招虛晃之下，第三招却攻向雷狗兒雙目。

雷狗兒自然而然的向下縮去，而舒精光兩手也隨之而下，立時又墮入了眞氣之內。

好一招「仙鶴擒芝」！

可是，在雷狗兒眞氣圈之內，又不由自主地轉向身旁的老二「窮兇極惡」柯特，這一招既狠且毒，直搶他的咽喉！柯特閃身避開，咽喉之處是避過了，但頸側却吃個正着，留下五條血痕！

這下柯特也發怒了！

他不言語，先向雷狗兒雙目攻去。

雷狗兒照着那姑娘吩咐。

左手劃圈，右手也劃圈。

眞氣鼓動，柯特雙手未臨雷狗兒面門，便受到强勁的氣勁牽引——

本來他是想先攻雷狗兒，再發一招，好好整治一下這個兄弟！

可是，他心中的第二招根本已不用發。

因爲他的第一招已不由自主的攻向舒精光！

舒精光較矮，雙手移下，柯特打向他的肩胛骨處。

他也是避無可避，痛入心脾！

「老二你——」

柯特自言自語道：「眞邪門！」

兩人退出十步之外，互視一眼。

雷狗兒見他們有驚惶之色，心內暗笑，一時頑性大發，口中唸唸有詞，然後合什，忽指東劃西，再指天劃地，扮着道士施法的怪模怪樣！

那姑娘雖看不到他的模樣，不過，也可以想像得到雷狗兒的滑稽模樣，忍不住「咭」的一聲，笑了起來。

佳人歡喜，雷狗兒更努力表演。

可憐這兩個兇神，在江湖中闖盪多年，遇見的高手，有如恒河沙數，幾曾遇到一個這麼邪門古怪的少年？

看着雷狗兒像要施法的模樣，兩人立時再退，最後索性倒身一躍，已出了茅屋。

雷狗兒舒了一口氣。

那姑娘道：「哥哥，多謝你挺身相救！」

雷狗兒道：「師傅——」

他轉身便要跪下。

「甚麼？你叫我師傅？」

「你傳授我武功，你當然是我的師傅！」

「那是什麼功夫？」

「左手劃圈，右手也劃圈！」

姑娘笑道：「那算是什麼功夫？」

「我平生從未學過功夫，你便是我開山祖師！」

「開山祖師？你說得我這麼老？」

「不，姑娘永不老，姑娘像神仙，長生不老！」

「那麼你像什麼？」

「我像隻狗，永遠在姐姐，師傅，開山祖師跟前！」

「狗？」姑娘見他諂媚自己，故作不屑。

「對，我叫雷狗兒！師傅尊姓？」

「雷狗兒，聽爲師命令——」

雷狗兒竟然立時下跪。

「爲師姓程——單名一個純字！」

程純說話之時，就像舞台上的花旦一般腔調，惹得雷狗兒大笑。

兩個童心未泯的大孩子，本是大敵當前，却在上演一幕活劇。

外面兩個兇神，見他們如此肆無忌憚，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什麼法子再攻擊他們二人。

舒精光道：「一把火把屋連人燒了！」

柯特道：「怎向大哥交代？」

「等得大哥來，咱們不知道會不會已被這小子的邪法弄死！」

「我實在不相信他有這麼大的能耐！」

「倒不如……」

兩人笑着，分頭行事。

在茅蘆之內，程純與雷狗兒仍在嬉笑。

突然，外面火光熊熊。

可是，程純沒有理會，却倒向雷狗兒懷中。

溫香軟玉投懷，雷狗兒有說不出的快活。

但是，火勢蔓延極快，而且烟霧瀰漫，使他們禁不住的嗆咳。

雖是環境惡劣如此，雷狗兒却希望此情此景，永遠凝住。

忽然，一個黑影走近。

雷狗兒在嗆咳之際，身體放鬆，眞氣全無鼓動，那人已在他胸前背後，點了他七大要穴。

忽然，柯特叫道：「還是救他們出來！」

「爲什麼？」

「他倆把我們玩弄半天，咱們讓他白白死去，倒便宜了他們！」

兩人同時躍入火場，一人一個，救了出來。

柯特害怕雷狗兒再施邪術，趁他被點穴之際，把兩人背對背的，用牛筋索綑着。

原來兩個兇神放火之時，已在火中撒下一些迷香，程純一吸入，便倒在雷狗兒懷中，但雷狗兒既吃了朱蛤，又被綠蜈蚣咬過，已成百毒不侵，因此，他才有機會抱着程純！

當他們醒來，發覺雙雙被綑，坐在火場之中。

火已完全熄滅，兩大兇神正在不遠之處，烤肉來吃。

兩人嗅到肉香，更是腹如雷鳴。

「神仙師傅，你可醒來？」

程純道：「醒了！」

「有辦法嗎？」

「神仙也沒有辦法！」

雷狗兒嘆了口氣。

忽然，他聽到了怪鳥迦樓羅的叫聲。

「有了，救星來了！」

果然，迦樓羅在天邊出現，轉瞬已落在雷狗兒肩膀。

「你去了那裏？」

「我去了那裏？」程純問。

「不——我問這鳥兒！」

迦樓羅低鳴兩聲，似乎表示牠去了覓食。

雷狗兒道：「啄死那兩人！」

迦樓羅應命高飛。

兩個兇神見他們醒來說話，各人拿着一大塊烤肉，走近他們，在他們跟前，吃得「津津」有聲。

兩人被肉香引得垂涎欲滴，腹內雷鳴更甚。

柯特道：「咱們吃完了鹿肉，再吃什麼？」

「當然吃人！」

他們看着二人，一口一口的咬着鹿肉。

「怎樣吃法？」

「先斬下雙腿！」

「你要吃男的？」

「不，我要吃女的！」

「不，一人一隻，一隻男的，一隻女的！」

雷狗兒與程純聽了，心中發毛，這兩個大兇神，有什麼不敢做的？

雷狗兒心想：「砍了我雙腿，也不要緊，怎能砍去我神仙姐姐的腿！」

他急叫：「兩位大哥，你放了姑娘，我可以任由你們宰割！」

柯特笑道：「呀！你這小狗，也懂得憐香惜玉！」

「不，不是憐香惜玉，那是因爲她是我的師傅！」

「師傅？」

「是的，我已拜她爲師，是我開山祖師，既是祖師爺，我是不是要護住她？」

「對，咱們江湖人，一向尊師重道！」

舒精光道：「對開山祖師更是尊敬！」

「你們膽敢欺師滅祖？」

雷狗兒如此說，是因爲這兩人腦筋遲鈍，無端端的說了一大堆有關尊師之事，使他們腦筋纏不開。

舒精光走近。

雷狗兒還以爲自己說話有效。

舒精光突然怒目而視，果然如他外號「目射兇光」，嚇得雷狗兒瞠目結舌。

他蒲扇似的巴掌，便拍在雷狗兒臉上。

立時，雷狗兒左臉，腫如豬頭。

他痛得欲死，却道：「請你在另外一面打多一下！」他側過頭來。

「爲什麼？」

「剛才一巴掌，是我向你們贖罪，另外這一巴掌，是我替師傅受的！」

程純聽了，心中好生感動。

「好，你這小狗——」他另一巴掌便要拍下。

突然，他眼前一閃。

迦樓羅已像箭般射下。

舒精光實在是高手，身邊一有晃動，便自然而然的護着自己。

不過，迦樓羅比他更快。

一啄却是不中。

原來舒精光已躺在地上，用地趟功夫，避過了這突如其來的襲擊。

迦樓羅再啄。

旁邊的柯特，已隨手在地上揑了一把沙子，向迦樓羅射去。

柯特這一撒，便像一個網子。

迦樓羅極是機靈，早已聳身，又入雲霄。

舒精光轉身，又一巴掌打下，惡道：「你這小狗，既施邪法，又懂弄鳥——」

話未說完，迦樓羅已飛下。

迦樓羅似乎已知兩人厲害，竄身飛撲，邊撲邊啄，兩人立時用掌力護身。

可是，迦樓羅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弄得兩兇神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迦樓羅飛下，猛啄二人屁股。

他們這裏才轉身護股，迦樓羅已又再飛到他們另一面身下，猛力向兩人屁股，各啄一下。

兩人痛得「哇哇」大叫。

雷狗兒看了，心頭大快，叫道：

「看你們毒氣攻心，還不逃走！」

兩人如夢初醒，施展輕功，分兩邊逃去。

迦樓羅猛叫一聲，又已飛入雲端。

兩人鬆了一口氣，不過牛筋繩仍緊緊縛着他們，無法動彈，他們用力綳開，牛筋反而刴入他們肌肉。

他們不敢再動。

看着面前的烤肉，却無法取到。

雷狗兒索性閉上眼睛。

程純道：「希望我爹娘及早趕到。」

「你爹娘也來了？」

程純道：「他們看見我與你被綁在一起，一定會把你剁成肉醬！」

雷狗兒道：「不會的——他們看見我與你縛在一起，反而會招我爲——」

他不敢說下去。

程純當然知道他會說什麼，沒有答話，而心中却實在是歡喜。

兩人談了一會，竟然互相倚靠着而入睡。

*　*　*

他們醒來，却更爲震驚！

兩人仍然靠背被縛，不過，這次却是縛在一條粗木之上！

雷狗兒望着地下，是一堆黑炭。

忽然一轉，上面却是藍色的天空。

程純頭昏腦漲，也是忽而天空，忽而黑炭。

原來他們被縛在一個火烤架上，那粗木兒在他們中間，可以轉動，只要下面的黑炭燃着，他們便會慢慢地被烤熟，成爲一雙乳豬！

烤爐的前面，坐着一個道人打扮的人。

那道人正在喝酒。

他並不是鯨吞牛飲，而是在淺斟低酌，前面一個酒壺，六個小小的杯，十分精緻。

「啊，小娃子，醒來了！」

雷狗兒道：「道長眞人！」

那道長白了他一眼，道：「你倒挺有禮貌！」

「眞人道長，道可道，非常道……」他隨口亂說。

道長道：「你們有什麼心願未完？」

雷狗兒道：「我的心願可多了！」

「什麼心願？」

「第一是與姑娘……」他不敢說下去，而事實上這是他第一個心願，不過，他不想褻瀆程純。

「原來你想而未敢，那倒好極了！」

「第二個心願是奪回『回天令』！」

那道人似是被雷殛。

雷狗兒無端提起「回天令」，那只是順口開河，引他注意，想不到竟又奏效！

「你說奪回『回天令』，那『回天令』在什麼人手中？快說！」

「你先解我下來才說！」

「你先說我才解你下來！」

雷狗兒不再爭辯下去。

道人也不再言，放下酒杯，從懷中取出火摺子。他慢慢起來，走近火炭堆，伸手便要點火！

雷狗兒道：「我說，我說——」

道人道：「說——」

雷狗兒道：「你還是先把我鬆一鬆！」

道人又再點火。

「好了，我說，不過，你要站穩一些，因爲他們名頭實在太响——」

「不要再囉嗦！」他又點火。

「那人叫『四大皆兇』穆戈而！」

道人一怔。

「怕了？那還未算，據說他還有兩個兄弟，一個叫『目射兇光』舒精光，他一雙怒目，使人不敢迫視，另一個叫『窮兇極惡』柯特，他手段毒辣……」

道人仍是怔着。

「怕了？快放我們下來。」雷狗兒趕緊道。

誰知道人搖搖頭道：「不放。」

「爲什麼？」雷狗兒一愕。

「因爲穆戈而已被我打得落荒而逃，舒精光也被我打得眼光光，柯特更被我打得舌頭突出！」道人一字一字地慢慢道。

雷狗兒一陣洩氣。

道人又笑道：「你猜我是什麼人？」

「你是武當派眞人？」

他搖搖了頭。

「是全眞派眞人？」

他也搖搖了頭，伸手點火。

「那麼你是——」

「我是——」

這次輪到雷狗兒像被旱天雷一殛！

「我是四兇神之首『兇多吉少』元空子！」

程純聽了，幾乎暈了過去。

雷狗兒却反而輕鬆地笑道：「果然是兇多吉少！」

元空子笑笑。

雷狗兒自言自語道：「眞倒霉，竟遇個原兇！」

火堆已開始燃着。

忽地，元空子背後的酒壺却飛了起來，酒自酒壺標射而出，直射火堆。

「兇多吉少」元空子大吃一驚，回過頭來。

只見前面站了二人。

一個有如天神的人，手持斬馬刀，神威凜凜的站在那裏，他的身旁，却是一個素衣的嬌滴滴的女子。

那女子雖是接近四十歲，但眉宇之間，却含有一種懾人的氣派，既美麗又端莊。

那天神般的男子道：「元空子，這次看看是你兇多吉少還是我兇多吉少！」

程純聽了這聲音，狂喜道：「爹爹！」

因爲她是背向二人，所以並沒有看到二人，而這男女二人也沒有看到程純。

那女子聽到聲音，立即猱身走近，看到女兒被縛在烤架上，而同縛的竟是一個男人，登時大怒。

程純急道：「千萬不要傷害他，他是我的大恩人！」

那女子仍然怒目而視。

程純道：「先解我們下來！」

那女子從身上掏出一柄短刃，把牛筋割斷，放下二人，兩人才鬆了一口氣。

而那邊，元空子與那天神般男人正在劇鬥。

雷狗兒知道她是程純的母親，便有禮地道：「夫人！」回心一想，這大大不好！

改口道：「師婆！」

這因爲他把程純視作師傅，那麼她的母親，便是師——不知師什麼，便隨口安了個師婆！

那女人大怒。

忽然雙袖一捲，兩條白緞射出。

雷狗兒實在不知道如何得罪了這女人，而白緞已至，綑向他雙臂，他只好盡力避過。

但這是名滿江湖的蠻菩薩杜雪心的獨門兵器，雷狗兒如何躲過？

雷狗兒雙臂被纏，更加狼狽。

程純叫道：「媽——」

杜雪心聽出女兒的聲音充滿關注，且含有無限情意，自己是過來人，如何不知？

但這可恨的小子！

杜雪心並不是恨他與女兒相好，而是恨他叫自己做「師婆」！

一來她並不明白他爲何會這樣叫！

二來她最忌別人對她提個「婆」字！

原來這位美豔婦人，一直是以美貌名動江湖，當年多少天下英豪，爲一睹蠻菩薩杜雪心的風采，寧願付出驚人的代價！

有人背叛師門，有人拋妻棄子，也有人本已有婚約也要追求她。

由此可知，年輕的杜雪心，是多麼美麗動人的女人。

就是此刻，雷狗兒也覺得這位「師婆」，仍是風姿綽約，美豔非凡！

當然，她的女兒程純，比杜雪心年輕，怪不得雷狗兒一見，便覺得她是神仙中人！

杜雪心外號蠻菩薩，有兩個意義，一是指她貌美如觀音大士，不過，她的性子火辣，極易發脾氣，因此人們在她菩薩二字之上，加個「蠻」字！

畢竟是歲月催人，美艷的杜雪心已開始有些老態，臉上皺紋也開始出現，不過，她爲人心思靈巧，極懂得打扮，因此，遠遠看來，她仍是一位美人兒。

美人向來最忌老，那知這個雷狗兒，一開口便在她面前提起個「婆」字，你要她如何不怒！

杜雪心把射出的雙緞一收。

雷狗兒在左支右絀之際，雙指向天亂指，勁力射出，可是勁力是向天射出，旁人無從得知！

杜雪心見他的狼狽模樣，也覺好笑，她側首看去，只見「兇多吉少」元空子正與她的丈夫「怒金剛」程一瓢打得難分難解！

那「怒金剛」程一瓢雖然與元空子在拚命，却仍是十分關注妻子的一舉一動。

他看見妻子用白緞捲着雷狗兒，心下不樂。

原來蠻菩薩杜雪心當年，追逐裙下之人無數，程一瓢不知用盡多少辦法，與江湖上的豪傑結下了不少仇怨，才奪得美人歸！

不知是否因爲其間過程困難辛苦，因此，他十分疼愛自己的妻子，平日裏千依百順；可是，他本身却是一個脾性十分暴躁的漢子，否則，他的外號也不會叫作「怒金剛」！這十多年來，因爲擔心妻子會離他而去，憤怒之心，更變爲妒忌之心！

「怒金剛」程一瓢道：「你捲着那小子……」

杜雪心知他妒忌的老毛病發作，怒道：「這小毛頭作我兒子也嫌嫩！」

她話未說完，已把雷狗兒捲上半空。

雷狗兒站在地上，已不知如何招架，而今人在半空，更不知如何是好！

杜雪心雙緞收發自如，這一捲便把雷狗兒拋向程一瓢與元空子之間。

兩人惡鬥，乍見一件物體，從天而降，兩人稍退，各出一掌！

雷狗兒本是上天下地的亂指一通，本想掙扎出白緞，而今拋在半空，白緞已離，雙手自然然的向左右張開，落在元空子與程一瓢之間時，下意識雙掌推出。

左掌正對着元空子，右掌對着程一瓢！

四掌接個正着——

雷狗兒一番掙扎，內力在他體內已然鼓動，這雙掌一出，蘊含的內力，實難以估計！

元空子只感到胸口翳悶，有如在海中一個巨浪翻騰而至，急忙再加內力，但雷狗兒的內力實在太大，縱是元空子內力深厚，也被迫退出十步之外！

「怒金剛」程一瓢也並不好過！

他猛接雷狗兒這無端的一掌，立時覺得一陣無形的壓迫力，向自己全身罩來。

他面對的對手元空子本已厲害，但雷狗兒這掌更爲厲害，他斜身一退，卸去一部份力量，但仍然要硬接另外一部份的力量！

這力量也使他疾退十五步！

兩人心下十分奇怪，這年輕小子，爲何竟會有如此功力？

雷狗兒迅速站了起來。

他見兩人退開，却是十分詫異，不知道自己無意的一掌，竟有如此威力！

雷狗兒看見這位天神般似的漢子，已從他們的對話中，得悉他是程純的父親。

見到自己意中人的父親，怎能不打個招呼？

他移近「怒金剛」程一瓢處，作勢要扶起他，程一瓢以爲他要下殺手，一躍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向他攻了三招！

因爲他接過雷狗兒一掌，知他內力驚人，因此這三招雖快，但並無十足暗勁！

那知雷狗兒實在是個窩囊！

三招俱中，而且毫無還架之力。

雷狗兒也不以爲意，道：「老丈，小子得罪……」

「怒金剛」程一瓢聽了這話，怒從心上起，雙掌挺出，這雙掌却用了七成眞力以上！

雷狗兒中了他三招之後，已有介心，因此，見他再用雙掌來攻，爲了保護自己，不經意的使出「左手劃圈，右手也劃圈」的架式！

這架式使他胸前三尺的氣流旋動！

程一瓢雙掌力量，被氣旋所牽引，不但不能攻擊雷狗兒，反而被吸扯着，撲向元空子！

元空子叫道：「好哇！」

兩人又繼續未完的惡鬥。

雷狗兒呆着，實在不知道，爲什麼一開口又激怒了程純的父親！

其實道理也是十分簡單。

原來「怒金剛」雖說不上十分英俊，但他身材高大，眉粗目大，有一股說不出的的威嚴，也許就是這一點，得到杜雪心的垂青！

不過，女人怕老，男人也怕老。

程一瓢更怕老！

因爲他害怕因爲年老而失去這個心愛的妻子！

可恨這個雷狗兒，一開口便是「老丈」！

他只有四十多歲，一向自誇有年輕人一般的身材和精力，你叫他如何認老？

事實上，四十多歲的人，如何沾得上個「老」字？

因此，他極爲憤怒，眞想一掌便把雷狗兒劈死！

雷狗兒那知這兩夫婦的複雜心情？

他呆呆站着。

那邊程純正與母親在輕聲說話，似乎是查問雷狗兒的來歷。

雷狗兒當然不會走近。

就在這時，山邊出現了三個人影。

那三個人影，眨眼已到了山谷。

「咦，大哥在與人惡鬥！」

另一個人道：「還有那小子！」

「小子？」是另一個人的聲音。

雷狗兒一看，眉頭大皺。

原來這三個人，正是三兇神。

「兇多吉少」元空子見三人來，大喜在望，叫道：「小心那小子！」

他不知道，三兇神早已領教過雷狗兒。

「四大皆兇」穆戈而，頭已光禿，雙目已瞎，身穿一件寬袍，一眼看去，倒像一個和尚。

他低聲道：「有鳥兒在那小子身旁嗎？」

「窮兇極惡」柯特與「目射兇光」舒精光兩人，其實也受過怪鳥迦樓羅的厲害，早已小心戒備。

柯特道：「沒有！」

穆戈而切齒道：「先殺這小子！」

雷狗兒見了穆戈而的模樣，也覺可笑，不過，他最大的目的，當然是那失去的圓塊。

這時，柯特與舒精光同上。

雷狗兒好整以暇道：「三位別來無恙！」

兩人都領教過他的古怪武功，不敢怠慢，竟然亮出了兵刃！

柯特用的是支狠牙棒，但並不是一般所見的，而是十分小巧，棒上狠牙，佈滿倒刺，假若被他敲中一下，定然皮開肉綻！

舒精光用的却是一雙小斧，這小斧只有巴掌那般大，斧鋒閃光，一望而知是銳利無比！

其實，以他倆的功力，對付這一個小子，根本不須用兵刃，不過，他們那次慘敗的印象尤深，哪敢大意！

程純見三個兇神，圍着雷狗兒，心中十分關切，不理會母親的囉嗦，立刻奔向雷狗兒。

她知道雷狗兒實在不懂武功。

雷狗兒看見程純來，心下大慰。

杜雪心也跟着程純。

三個兇神中，兩個兇神呆着，因他們從未見過像兩母女如此美貌的女子！

穆戈而眼瞎了，不知他們爲何靜了下來，問道：「誰來了？」

二兇神沒有答，因爲那時程純微微一笑。

這一笑就是冰川也要融化。

穆戈而急道：「還不殺這小子！」

兩人如夢初醒！

程純見二人手持兵刃，知道單純用那招「左手劃圈，右手也劃圈」是不夠的，便低聲道：「待師傅再授你另一招！」

雷狗兒恭敬道：「多謝師傅！」

二兇神聽在耳裏，十分奇怪。

杜雪心聽了，更覺奇怪。

程純道：「你懂得認穴？」

雷狗兒懵然，道：「月？天上的月？」

程純心下一驚，知道這呆子眞的不認識人身穴道，不過，她冰雪聰明，道：「先駢指如劍！」

她用手指示範，食指與中指合併。

雷狗兒依言駢指。

程純道：「你記得鳥兒啄人的姿勢？」

雷狗兒點點了頭。

三兇聽到「鳥兒」兩字，退了三步。

程純道：「你試給我看！」

雷狗兒雙手駢指，作了幾下鳥兒亂啄的手勢！

程純道：「吸一口氣，用力啄下！」

雷狗兒倒是個聽話的徒兒，吸了一口氣，再猛力呼出，丹田那股凝聚之氣，已然發動。

柯特狠牙棒已砸下。

雷狗兒不知如何招架，只有閃身。

一閃身却迎向了舒精光，舒精光雙斧左右撲面使出，便要腰斬雷狗兒。

因爲是由橫切入，舒精光的雙臂之間，空門大露，程純道：「啄他肩下！」

雷狗兒依言。

本來，程純想叫雷狗兒啄他「肩井」穴，不過，這一刹當兒，就算懂認穴的人，也未必啄中，何況雷狗兒根本不知人身有穴！

因此，她只叫雷狗兒啄他雙臂。

不知是舒精光霉運，還是雷狗兒好運，兩手分啄，竟無意間啄中他左手的「曲」穴，右手却是啄不中，但他一啄之下，並沒有收力，直取他的腰間「京門」穴。

點中「曲池穴」，舒精光左手發軟，把斧頭甩了出去，正劈向酣戰中的大兇神「兇多吉少」元空子！

他右腰中了「京門穴」，也是全身一軟，本已快劈到雷狗兒腰間的一斧，也軟了下來。

柯特不明就裏，道：「老三，你中邪？」

少了一個對手，雷狗兒精神大震。

狠牙棒又再砸下。

在旁的杜雪心，看見女兒教雷狗兒這即炒即賣的功夫，也感到十分有興趣，插口道：「向上啄！」

雷狗兒聽了，果也依言。

雙指向上，狠牙棒砍下，眼看他便要頭破血流。

可是，雷狗兒眞氣自指尖溢出，有如兩個尖錐，向柯特腕間射去。

左腕的「會案」與右腕的「外關」，同時挨着這尖錐般的氣流，雙手頓然乏力！

那支狠牙棒竟斜飛向杜雪心。

杜雪心挫身，借力打力，把那支狠牙棒，指向「兇多吉少」元空子。

元空子大怒，先取「目射兇光」舒精光雙斧，再接「窮兇極惡」柯特的狠牙棒，氣得他怒火攻心！

元空子叫道：「你們中了邪？」

他這一叫，「怒金剛」乘虛而入，一拳一掌，打得元空子連退五步！

「怒金剛」程一瓢回過頭來，見妻子與女兒，在雷狗兒身旁指指點點，一時醋意又起，怒道：「你們不理會我，反而關心這小狗！」

「蠻菩薩」杜雪心看他模樣，便故意刺激他道：「罵人家是狗兒，你是什麼？」

「我……我……」

元空子已來進襲。

「怒金剛」程一瓢不知如何作答。

杜雪心道：「就算他是隻狗兒，也是一隻聽話的狗兒！也比你强得多！」

元空子攻擊手法綿密，一時之間，程一瓢也不能分神與妻子爭吵。

而這邊的雷狗兒却狠狽萬分。

柯特與舒精光的兵刃被雷狗兒甩了出去，兩人心下更爲虛怯，他們實在摸不透這小子的功夫，不過，他們却也覺得奇怪，只用一些普通拳脚，反令得雷狗兒手顫脚震！

不過，雷狗兒雖無實際功夫，但有了多次臨敵經驗，亂打亂撞了一會，不期然又使出了「左手劃圈，右手也劃圈」的手式。

眞氣漸漸凝聚，形成氣流。

柯特與舒精光一出手，便被眞氣牽引，本是攻向雷狗兒的招式，反而招呼在柯特與舒精光身上！

程純當然明白，這因爲是她利用雷狗兒身上的眞氣而想出來的招式。

杜雪心既不知雷狗兒的來歷，當然不能明白，但看他不斷劃圓圈，而對手兩人，彷似被扯線的木偶，先出招，後互打，也覺得十分好笑！

雷狗兒越是劃圈，手脚越是靈活，眞氣源源而出，忽然，他雙手再劃圈，有意無意之間，直挺而出。

這雙掌也是蘊合萬鈞之力。

柯特與舒精光有如在大海之中，突遇暗湧，無法自持，「呼」「呼」兩聲，被震飛五丈之外！

一直在旁的「四大皆兇」穆戈而，雖然眼睛是瞎了，不過，他的雙耳十分靈敏。

他聽見二人被眞氣震開，他也轉身。

雷狗兒這次突然出雙掌，其實目的是爲穆戈而！

最重要的還是奪回那「圓塊」！

穆戈而雖快，雷狗兒更快，他雙指向前一指——

左指落空，右指却射在他肋下的氣戶穴！

穆戈而仰天長笑！

他不由自主的狂笑起來！

那氣戶穴，正是人身的「笑穴」，一經被點中，便會不由自主的狂笑！

雷狗兒一愣，不知就裏，也奔至他的身旁，向他身上一撲！

穆戈而眼既瞎，又在狂笑，當然沒有能力防範，只覺被人一撲，懷中的「圓塊」已被搶去！

他那狂笑，使他不能說話。

柯特與舒精光見雷狗兒伸手一指，穆戈而便狂笑，一時之間，他們也想不到穆戈而是被點中「笑穴」，而是以爲這小子又使邪法。

兩人叫道：「四弟，有什麼好笑！」

穆戈而已笑出了眼淚。

雷狗兒奪回了圓塊，也不戀戰。

「兇多吉少」與「怒金剛」仍在惡鬥，不過，他比較沉靜，知道老四穆戈而是中了雷狗兒怪招，叫道：「快救老四！」

柯特與舒精光聽了，心下才明白，連忙跑了過去，爲穆戈而解開穴道。

雷狗兒與程純，已跑得遠遠了。

杜雪心也追着他們。

「怒金剛」程一瓢見妻子離去，也無心戀戰，虛晃一招，便追向雷狗兒所逃的方向。

穆戈而喘氣一會，叫道：「快搶回那圓塊！」

三人聽了，心下一怔。

「什麼圓塊？」

「那是江湖傳聞中的『回天令』！」

「回天令？」

三人急追，轉瞬已來到雷狗兒後面。

不過，他們却無法接近雷狗兒，因爲程純、杜雪心，加上程一瓢三人，擋在其中。

三人回身，同時發招。

三兇神也不甘示弱。

這一躭擱，又使雷狗兒奔出十丈之外。

元空子道：「殺小子！」

其餘兩兇神明白，各虛晃一招，旋身射向雷狗兒。

三人包圍着雷狗兒。

雷狗兒不知如何是好！

柯特剛落在雷狗兒的後面，見他雙腿張開，屁股微翹，便一脚踢向他屁股！

雷狗兒屁股一痛，身像皮球，被踢上了半空！

舒精光奔上，趁雷狗兒身未着地，又加上一脚！

雷狗兒在半空翻騰打滾，不過，他仍死命的抓着那塊圓塊！

元空子也不甘後人。

又趁他落下，加上一脚！

雷狗兒已變成一個人球，被他們越踢越遠！

雷狗兒屁股赤痛，頭昏腦漲，滿天星斗。

元空子見他們離「怒金剛」、「蠻菩薩」與程純他們已有一段距離，便叫道：「不要再踢，搜這小子身上！」

三人一擁而上。

雷狗兒從高空落下，眼看沒命。

他閉上眼睛，屁股先下，却是軟綿綿一片！

他睜開眼睛一看，只見地下一大堆糞便，這堆糞是半乾半濕，恰恰救了他粉身碎骨之劫！

那堆糞便大概是一些野獸留下。

雖然糞便救了他一命，但沒有人會對糞便有好感，他剛站了起來，便左右亂撥！

而那三兇神已至！

半乾的野獸糞便正向四面射去。

那股臭味，實在難聞，三人掩鼻躍開。

雷狗兒索性脫下那件破爛外衣，隨手把外袍亂舞，一時之間，三人更是不願迫近。

衣上的糞便射出，臭不可當。

雷狗兒甚是得意。

突然，雷狗兒停了下來，叫道：「徒兒，你來了！」

三人聽了，還以爲雷狗兒發癲。

可是，雷狗兒又叫：「快救爲師！」

他們回過頭來。

只見不遠之處，四人奔來，這四人脚下輕功極佳，踏在草上，好像御風而行。

爲首的一人，正是「喜怒無常」姜天司！

雷狗兒大叫的「徒兒」，正是叫他！

姜天司走近，怒道：「你這小狗，胡嚷亂叫的，你是我的什麼師傅？」

雷狗兒道：「你這反骨徒弟！你忘了我曾教你擲骰的功夫了嗎？」

姜天司道：「那是什麼功夫？他們看我一擲，便全懂了，那算什麼功夫！」

雷狗兒道：「你教了他們？」

姜天司道：「那有什麼稀奇？」

「不稀奇！你是我門下，而他們是你門下，那麼，你們三人便是我的徒孫！」

其餘三無常此時亦已奔到。

「徒孫！」

三人不知他說什麼，也不理會。

四無常忽然呆着。

三兇神看着他們，小心戒備。

哪知四無常並沒有把這三兇神放在眼內，他們的眼睛裡，根本沒有三兇神的存在。

四大無常的目光，只集中在一處——

那是從後奔來的杜雪心！

杜雪心也呆了。

她還可以依稀辨認出這四個怪模怪樣的人！

「喜怒無常」姜天司首先叫道：「雪心！」

「愛惡無常」李浩也叫道：「妹子！」

「生死無常」易哲也含糊的喊着：「觀音大士！」

「陰陽無常」畢英半哭道：「菩薩！」

杜雪心已是淚盈於睫，輕聲道：「四位哥哥！」

這四大無常，本是瘋瘋癲癲的人，可是，看到這位「蠻菩薩」杜雪心，却像中了邪着了魔似的！

杜雪心淚水已下。

四大無常亦默默無聲的哭着。

雷狗兒本想又再插科打渾，一時之間，看這情景，不知是凄涼，還是悲哀，只有呆着。

從後奔上的「怒金剛」程一瓢看着，也哭了起來！

他並不是同情他們，而是怒火攻心，一時不能自己，淚如雨下！

「怒金剛」發怒，有如天神震怒，叫道：「你這四個瘋人，有什麼的資格喚我妻子的名字！」

四大無常聽了這震懾人心的聲音，有如從夢中驚醒，看着這天神般的「怒金剛」！

「喜怒無常」姜天司道：「雪心，你便是下嫁了這個鬍鬚漢子！」

杜雪心點了點頭。

「他對你好嗎？」

「有些時候……」

杜雪心的話還未說完，姜天司已撲向程一瓢，喝道：「你千生萬世才能修到，得雪心垂青，竟然……」

他的「剖心剜肺」招式已出。

杜雪心急道：「他對我很好！」

姜天司立時把招式收住，仍怒道：「算你還有半點人性，否則我便當場把你心肝挖了出來看看！」

這話令本是天神般的程一瓢聽了，也爲之心寒。

程一瓢看看這四個瘋人，知道不是好惹的，便道：「雪心，咱們走吧！」

四人聽了，同時望着杜雪心。

「愛惡無常」李浩道：「妹子，他常常大呼大喝的對你嗎？」

杜雪心道：「他……」

「愛惡無常」李浩已飄身上前，雙掌挺出，十指箕張，便要抓死程一瓢似的。

程純見他來勢兇兇，立即上前，以身擋着父親。

「愛惡無常」看見程純，雙手便在半空凝着。

程純面貌極似母親，如今正是綺年玉貌，更似當年的大美人杜雪心。

雖然四大無常不見杜雪心多年，但一直留在他們腦海的，便是當年嬌笑美盼的模樣。

看着程純，如何不叫他們呆着。

忽然，雷狗兒狂號：「快救爲師……」

衆人回過頭來，只見三兇神正圍着雷狗兒，正在他身上亂摸。

杜雪心道：「快打這三兇神！」

四大無常聽了杜雪心的話，有如奉了玉皇大帝的玉旨綸音，撲向三兇神。

三兇神見他們來勢有如猛虎，只好放下雷狗兒。

雷狗兒走了出圈外喘氣。

四大無常猛攻三兇神，異常激烈。

杜雪心凝神觀戰，十分緊張。

程一瓢看在眼內，覺得不是味兒。

程純問：「娘，這四位是——」

程一瓢負氣地道：「這是你娘——」一時之間，他不知如何稱呼這四個情敵。

程純道：「是一些多情粉蝶！」

程一瓢怒道：「什麼粉蝶，簡直是粉腸！」

杜雪心聽了，不禁笑了起來。

程純笑着，也大概知道，這四大無常定是曾經熱烈追求母親的人，父親正在大呷乾醋。

程純道：「這四人瘋瘋癲癲，怪模怪樣，娘怎會看上他們！」

杜雪心道：「孩子，你以爲他們從前是這樣子的嗎？不，他們都是風流倜儻……」

「是拆白黨……還是狐羣狗黨！」

程純見父親如此動怒，笑了起來，也不再問。

雷狗兒看着七人大戰，根本看不出他們使的是什麼招式，也無多大輿

趣。

他想走到程純那邊，但一看自己，只穿了一件內衣，也覺不好意思。

於是，他悄悄走開。

一眼看去，只見穆戈而躺在地上，大概是因爲笑得太厲害而昏倒了。

雷狗兒也不客氣，上前脫了他的外袍，披在身上。

那時，程一瓢已扯着杜雪心下山，程純也無可奈何的跟着雙親。

雷狗兒便要跟上。

程一瓢忽道：「你這小狗再跟着咱們，我先一掌把你劈死！」

雷狗兒不敢再跟上，因爲他也明白，程一瓢一股怒氣蹩在心間，正要找人發洩！

四大無常雖然猛攻三兇神，不過，他們仍是注意着杜雪心的一舉一動，見她被丈夫扯去，也無心戀戰。

雷狗兒本想趁機一走了之。

不過，他仍是記掛着程純，就算自己一走，也不能走得太遠，總會又再被三兇神纏上。

假若再被三兇神纏上，沒有了程純指點武功，自己一定會死在他們手下。

沒有了杜雪心在場，四大無常也不會救自己，難道就這樣落在三兇神手上。

「四大皆兇」穆戈而是被自己弄到眼瞎頭禿，他們四大兇神，兄弟情重，當然會用最毒辣的手段去折磨自己，死並不可怕，最怕的是受盡折磨！

忽然，他想到那圓塊！

那是唯一可以留得住四大無常的東西！

雷狗兒叫道：「徒兒，徒兒，你們不是想要回那圓塊？你們不要，我便交給四個兇神！」

四大無常一聽此話，脚步連忙停下。

他們雖然對杜雪心依依不捨，可是，這圓塊對他們來說，也是關係重大。

雷狗兒見說話有效，更煽風點火地道：「假如你們明知打不過人，那也罷了！」

四大無常何堪此激？

他們又再撲上。

這時，「怒金剛」與「蠻菩薩」程純一家人，已下了山坡。

「喜怒無常」姜天司，催動體內眞氣傳音，道：「雪心，咱們再見！」

這話震動山谷，程一瓢如何聽不到？更要快快的把杜雪心扯下山去。

雷狗兒見四無常與三兇神鬥得正酣，正是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 * *

再說杜雪心與丈夫程一瓢，携着女兒下山。

程一瓢用哀求的語氣道：「雪心，你千萬不要再見那四個無常！」

杜雪心道：「你何必這樣妒忌？」

「他們都不是好人！」

杜雪心歎了口氣，道：「好人？壞人？究竟怎樣才可以分別？」

程一瓢道：「我是好人！」

「你整天囉囉嗦嗦！是什麼好人？」

「我是爲你好！」

「他們要見見我，何嘗不是爲我好？」

程一瓢聽了，更是勃然大怒，道：「你一定要見他們？你總是餘情未了……」

杜雪心也發怒，道：「孩子都這麼大了，你還這樣！」

程純插口道：「娘，我想當年他們都是你裙下不二之臣！」

程一瓢道：「什麼臣，簡直是瘟神！」

杜雪心道：「那時他們都是江湖上的名士，武功高强，外貌也是非常俊秀！」

程一瓢鼓起雙頰。

杜雪心道：「那時，你爹爹也是非常英俊瀟洒，否則，我也不會下嫁於他！」

程一瓢聽了，心下也甜了起來。

杜雪心回憶道：「他們都是天人宮的人！」

程純問：「什麼是天人宮？」

「天人宮是一個龐大的組織，以武功財富名震天下，最先創宮的人，據說是得到天下最大財富，也得到天下最厲害的武功秘笈！」

「不過，今天天人宮的名頭似乎不大响亮了！」

「是的，經過三百多年，一代傳一代，已傳了十多代，可是，却一代不如一代！」

程純道：「可惜，可惜！」

「但在過去的三十年，天人宮却有中興之勢，因爲他們之間，出了五個豪傑！」

「是那四大無常？」

「不，四大無常只是五個豪傑的手下，這五個人，江湖的人叫他們五天人！」

「有什麼厲害？」

「功夫家數自然是厲害，最令人敬慕的，他們都是傑出人才，爲江湖出過不少力，維持了江湖正義！」

「那四大無常又怎樣？」

「當時四大無常並不叫四大無常，他們各有各的名號，是天人宮中四大支柱！」

「五天人既有傑出的能力，又有四大支柱，自然是成爲江湖中最受人尊敬的組織！」

「本來是，可是後來四大支柱偶然看見了我，竟發瘋似的迷戀上我！」

「五天人沒見過你嗎？」

「我也沒有機會見過五天人！」

程純道：「如果五天人見過你，他們也會……」

程一瓢道：「那五人又會變得瘋瘋癲癲！」

杜雪心笑了，她也是以當時美貌顚倒衆生而引以爲傲的！

程純道：「見過娘的人，都會變得瘋瘋癲癲？爹，爲什麼你又不會？」

「會，我也會，不過，我後來娶了你母親，我才回復正常！」

杜雪心道：「其實你整天嘮嘮叨叨的，比那四大無常也好不了多少！」

「都是爲了你，有什麼辦法？」

程純問：「如今的天人宮怎麼樣了？」

杜雪心道：「我也不知道，四大無常本已隱居，不知何故又重出江湖闖蕩？」

程一瓢道：「那是因爲他們又發現了『回天令』！」

程純問：「什麼是『回天令』？」

杜雪心也道：「你爲什麼從沒告訴過我！」

程一瓢沒有回答。

程純却道：「爹是不想你與四大無常見面！」

「但結果還不是見到了！」

「爹，什麼是『回天令』？」程純問。

「『回天令』是天人宮一個令牌，有道是見令如見宮主，天人宮的門徒都十分尊重這個令牌，不過，這個令牌也是一個寶藏的地圖！

「『回天令』共有五塊，是天人宮的創始者，用一些古怪金屬鑄成，非金非銀，分開五塊，合成之時，像個回字，中間一塊却遺失了！」

「看來狗兒哥哥所拿的，正是中間的一塊！」

程一瓢問：「那小狗眞叫狗兒？」

「名字叫什麼有什麼關係？」程純問。

程一瓢不再理會女兒，道：「本來，這『回天令』遺失已久，不知怎樣的，却由五天人尋回，知道他們的始祖，在天人宮中某一個地洞，藏了無數的財富和武功秘笈，正想合力發掘，那知宮中四大支柱却發了瘋！」

程純問：「他們被娘的美貌吸引了！」

程一瓢沒有正面回答，道：「五天人要趕他們出宮，這四大支柱，一人偸了一塊，瘋瘋癲癲的走了！」

「中間那塊呢？」

「不知失落在那裏！」

「看來四大無常也想找回中間那塊；只不知會如何落在那小狗的手上！」

杜雪心道：「聽說『回天令』中間那塊，可以代表天人宮的主人，見令牌如見宮主！」

程純忽然沉默起來。

杜雪心問：「你又擔心什麼？」

程純沒有說話。

杜雪心當然知道女兒的心事，道：「不用擔心，回天令的圓塊在他手中，自然有很多人找他，也自然有很多人幫他，所謂機緣巧合，無從猜測！」

忽然，她也心血來潮地想到四無常。

昔日情景，又在她心內浮現。

程一瓢看着妻子，只見她明慧流轉的雙目，忽然變得像一池秋水，神態悠然嚮往……也知道她在追想昔年的情景；他一生深愛着妻子，但愛之過甚，便中了妒忌的心魔，一天到晚，這種愛恨交迫的感覺，不斷地折磨他。

忽然，他大叫道：「我要殺死那些無常鬼！」

說罷便向前狂奔。

杜雪心叫道：「瓢哥……」

她害怕丈夫又無端生事，急忙追去。

程純已見慣父母因妒忌而生的詛語，也不覺得奇怪，並沒有追上，只慢慢的信步而行。

* * *

却說雷狗兒，穿了「四大皆兇」穆戈而的白袍，奪回那塊「回天令」的圓塊，趁着「四大無常」猛攻三兇神之際，悄悄溜之大吉。

他本來想下了山坡之後，轉向程純所走的方向，但因心裏焦急害怕，山路崎嶇，又多分岔，轉了幾轉，已迷失了方向，只好見路便走。

爲了避開那些惡人的追踪，這次他却轉向大道走，因爲大道多人，如果他們追上，也會顧忌來往路人而不能立時下手。

轉入官道之後，一路平安。

那日來到採葯鎭，正值墟期，便四處溜躂。

雷狗兒身上無錢，幸好還有一副隨身的「工具」——一副如意骰子！

這採葯鎭名符其實，附近一帶的鄉民都以採葯爲生；採得好葯，便在墟期內交易，當然，除了買賣葯材外，還有其他家禽牲畜的生意買賣，十分熱鬧。

熱鬧的地方，自然有流氓地痞，有他們在，自然也少不了賭博。

雷狗兒看到一羣人，正賭得興高采烈，便走上前去找些盤川。

他一向擅於混水摸魚，賭了幾把，便趁機換了骰子，於是，一個大翻身，便成了大贏家。

雷狗兒越賭越高興，正是貪勝不知輸，很多人看見他手風大順，便跟紅頂白的隨他下注，自然也贏了不少。

做莊家的自然是不大高興，但想不到這個白袍少年竟做了手脚，是個老千。

雷狗兒贏了足足有十兩，便一把抓了銀兩，放入懷中，不知是心急還是心虛，「噹」一聲，懷中那塊圓塊却跌了出來。

衆人並沒有注意，他也立時拾回。

只有那個做莊的漢子，口吃吃地道：「你，你……這，這個……圓……」

雷狗兒一聽以爲事敗，一把抓回

骰子，便向後走。

其餘的人，見大贏家落荒而逃，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也一哄而散。

那個做莊的漢子見雷狗兒走，急忙叫道：「追！」

雷狗兒早已見慣這些場面，發足狂奔。

他在人羣中亂竄，擾亂那些追踪他的人，然後向着荒郊逃去。

他狂奔十里，見有一間「葯王廟」。

這地方鄉民，採葯爲生，崇拜的是葯王。雷狗兒走入大堂，坐下歇脚。

這葯王廟並不十分大，不過，打掃得十分乾淨，可能是碰上墟期，所以並沒有人來參神上香。

他坐了下來，數數懷中銀両，心下實在歡喜，一來是有了盤川，二來是贏來的，自有一番不同的快意。

忽然，葯王廟的四面出口，都站了一個人。

進口之處，那人好生面善。

雷狗兒細看，不看猶可，一看便叫了起來！

原來那人正是做莊的漢子！

不過，他轉瞬間便回復了鎮定，道：「既然被追上了，你們拿回去吧！」

他把銀両撒在地上。

那漢子仍然迫近。

雷狗兒心下發慌，道：「江湖兒女，一時救急之用，何必……」

那漢子忽然拱手，極有禮貌地道：「公子，你懷中的……」

雷狗兒道：「就是地上這麼多了！」

漢子道：「還有……」

雷狗兒見四人各佔一個進口，眼下實在逃不了，便從懷中拿出那「圓塊」，道：「這是我的，並不是騙你們得來的！」

「圓塊」在雷狗兒手中，那漢子看得清楚，突然便跪了下來道：「回天令！」

其餘三人也同時跪下。

這一變故，令雷狗兒一怔，但隨即想到，他在山上遇到幽菊與天人宮的宮奴，他們見了這「圓塊」，也是立時跪下聽令的。

四人跪下之後，又再有三人入到廟中。

這三人却全是女子。

她們全是粗衣麻布，却掩不住她們的美貌容顏，她們的腰間，都懸着一個小小的竹籠。

這打扮與幽菊相同。

「天人宮宮奴，參見回天令使！」

「天人宮三花，參見回天令使！」

雷狗兒明白，他們都是天人宮的人，他們見到這個令牌如見天人宮宮主。

他吁了一口氣道：「請起！」

四個宮奴站了起來，退到後面。

自稱三花的三位姑娘，走上前來。

雷狗兒問：「據說天人宮有四小花！」

其中一位姑娘道：「屬下是寒梅！」

「屬下是蕙蘭！」

「屬下是翠竹！」

「那麼幽菊呢？」雷狗兒問。

寒梅道：「幽菊已回宮去！」

「幽菊在你們當中，排行第三？」

寒梅道：「是的，咱們四小花，以梅蘭菊竹來排行！」

雷狗兒道：「你們是回去嗎？」

寒梅道：「咱們已採購了葯物，正要回去，不過，因盤川有限，才——」

才什麼？她指的是賭博。

雷狗兒道：「我也是如此！」

那個做莊的漢子，聽了他的話，才鬆了一口氣，因爲天人宮一向是嚴禁賭博的。

寒梅忽吶吶地道：「令使……」

雷狗兒一愕，隨即明白她是尊稱自己爲「回天令」令使。

「你想說什麼？」

寒梅道：「屬下想一開眼界，看清楚那回天令的圓塊，可以嗎？」

雷狗兒一向隨和，便隨手掏了出來。

不過，他見寒梅說話囁囁嚅嚅，害怕她有奸計，只在她跟前一揚！

寒梅道：「這令牌是假的！」

這話使雷狗兒心中一震，而其他兩小花，四個漢子，也立時聚攏而來。

雷狗兒根本從來未見過這「圓塊」，只是機緣巧合的落在他的手中，哪知是眞是假！

「假的？」

寒梅已出手。

雷狗兒看着令牌，那會想到這位嬌滴滴的女娃子，竟突然改變了對自己的態度！

寒梅出手便是她的拿手好戲「梅花三弄」！

一招三式，點向雷狗兒胸前三大要穴：「神封」、「華蓋」與「步墟」。

寒梅出手極快。

雷狗兒全無防範，其實，他有防範又如何？他全身酥軟，半臥在地上。

幸好寒梅出手快，但出手並不太重。

雷狗兒立時運轉眞氣，衝向穴道，可惜，他的眞氣並沒有練到收放自如，一時之間，並無辦法衝開穴道。

寒梅道：「宮奴！」

四個漢子上前。

「快準備車子，咱們即日便回宮！」

四個宮奴並沒有異議。

雷狗兒聽了，心想：「回宮？回天人宮？那處究竟是什麼地方，見識一下也不錯！」

他索性癱在地上，閉上了眼睛。

四個漢子退出，寒梅上前，便要搜他身子。

雷狗兒立時鼓起眞氣，可惜，他的眞氣不能護着他，他大聲道：「姑娘，姑娘，咱們男女授受不親，你摸我，我也要——」

寒梅畢竟是個女孩子，不敢再動手。

蕙蘭道：「梅姐，我看——」

翠竹道：「梅姐，假若他是眞的？」

「眞什麼？抓了他回宮，宮主自然會有好賞賜！」

蕙蘭道：「還要什麼賞賜？只要五位宮主，不怪責咱們，採不到足夠的葯……」

寒梅道：「正是如此，採不到葯，已屬大罪，不過，奪回『回天令』，却是大功！」

「你又說那是假的！」

寒梅冷笑，道：「蕙蘭、翠竹，你們兩人，總是那麼直腸直肚！」

雷狗兒聽到她說「直腸直肚」四字，心生一計，道：「姑娘，姑娘，我肚子痛，要拉……」

寒梅怒道：「你這小狗，眞討厭！」

雷狗兒叫道：「我眞的要拉了，快快讓我上茅厠！」

蕙蘭與翠竹望着寒梅，不知如何是好。

翠竹道：「先解開他的穴道！」

寒梅道：「千萬不能！」

蕙蘭道：「那麼，他在這裏拉……」

雷狗兒聽了，更大聲叫嚷，雪雪呼痛，他手按着肚子，在地上翻滾。

翠竹道：「公子，你忍耐一下！」

那時四個宮奴已回，道：「車子已備！」

寒梅道：「你們先送他上茅厠！」

那四人臉上大大不願，却也無法。

寒梅道：「你們小心照顧他，否則回到天人宮，咱們全沒性命！」

四個宮奴也知這公子對他們十分重要。

於是，四人扶着他上茅厠。

雷狗兒故作手脚無力，大大作弄四人一番。

幾經辛苦，四人半掩鼻子，才回到廟內。

寒梅等三人正在等着，便要上車。

忽然，雷狗兒又大叫：「我的令牌，我的令牌！」

寒梅討厭地問：「怎麼了？」

「我的令牌跌了在茅厠之內！」

「跌在那裏？」

「在茅厠下面！」

「什麼？」寒梅震怒道：「宮奴，快去掏！」

雷狗兒道：「姐姐，你要親自去掏！」

「爲什麼？」

「他們四人一掏到那令，便立時是回天令令使，那麼，你們見回天令如見宮主，那時——」

寒梅踟躕着。

「你們敢——」寒梅冷冷道。

「屬下不敢！」四宮奴道。

雷狗兒却道：「如今不敢！到時，回天令在手……」

人心如面，各有不同！

寒梅似乎不敢下這賭注，終於轉身外出。

雷狗兒大笑。

蕙蘭與翠竹，想到她在茅厠中掏找，既覺討厭，也覺好笑。

四個宮奴，猛低着頭，似乎也忍不着笑。

雷狗兒的笑聲，從廟中傳出，更使寒梅氣惱，可是，掏了半天，只掏得蒼蠅亂飛，臭氣薰天，那有令牌？

她怒氣冲冲的走出來。

雷狗兒却叫道：「找到了沒有——好臭，好臭！」

寒梅上前，一掌便要拍下。

雷狗兒却從懷中拿出了令牌，道：「你試拍一下！」

寒梅無奈！手掌凝在半空。

雷狗兒道：「快解開我穴道！」

寒梅立時再一招「梅花三弄」！把他三穴加點，免得他能動彈。

這一點却似觸電似的。

原來，雷狗兒大笑一回，體內直氣激盪，早已衝開了穴道而不自知。

穴道衝開了，眞氣自然而然的護住穴道。

寒梅一點，眞氣沿穴，反彈而出，便震了她開去。

「你這狗兒眞邪門！」寒梅道：「快縛上他！」

四個宮奴接過牛筋，便把雷狗兒縛了。

雷狗兒也不反抗，被押上了車。

寒梅與四個宮奴坐在車外把車，因爲她被雷狗兒大大作弄了一番，一口怨氣，無從發洩，只要多瞧一眼雷狗兒，也感怒火攻心！

因此，蕙蘭與翠竹便要在車上看管着雷狗兒。

雷狗兒看着兩個美人，左右服侍，好生得意！

他一向過着顚沛流離的生活，那有試過如此美好的時光？身旁既有美女服侍，每天又有上佳菜餚，只要張開口，便有美女餵他，他倒希望這車子永遠不停！

日復一日，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寒梅吩咐四宮奴，買了九匹馬，各騎一乘，向天人宮進發。

行了兩天，地勢變陡，較爲崎嶇難行。

不過，他們都熟悉地勢，轉眼又是兩日，他們已開始望到一個牌匾。

不過，看到牌匾後，又要多走兩

天，才到達那地方。

牌匾之上，寫着三個古怪大字。

雷狗兒看不懂，便輕輕地問蕙蘭，道：「那是甚麼字？」

蕙蘭道：「那便是天人宮三字！」

雷狗兒道：「天人兩字，筆劃極少，但牌匾上，却是密密麻麻的字！」

「那是古代的字體！」

八人進入了天人宮，便有其他宮奴來迎接。

寒梅在天人宮的地位，似乎是十分之高，很多人見到她，都要低頭作禮。

寒梅把雷狗兒押在一個石室之內。

這石室似已久無人居，牆壁上結滿了青苔，室中有一股腥臊味道。

寒梅臨走之時，趾高氣揚地道：「你好好住下，我自會叫你見我們的五天人！」

雷狗兒道：「見了五天人，你便知厲害！」

寒梅發怒，却不屑地道：「那得看你造化。」

她臨走之前，在石門前放下五個竹簍。

「沒有人看守我？」

寒梅冷笑，並沒有答話，便出去了。

雷狗兒好奇，走近竹簍一看，只聽見沙沙作响。

他打開其中一個，未看已嗅到一股腥臭味。

再小心一看，原來裏面有幾十隻黑色的蠍子，另外一個裝的，却是赤紅的，再多看一個，是藍汪汪的，還有一個，却是青綠的。

最後一個，却只有五隻左右，全身斑斕，發出閃光，十分好看。

雷狗兒心下一驚，連忙蓋上。

他出身於盜墓，常在荒野工作，因此早已認得這些都是奇毒無比的蠍子。

那四色蠍子，分爲紅、藍、青、黑，各有各的毒性，另一簍五隻，全身斑斕，却是更毒。

他離開了竹簍，那些蠍子才安靜下來。

雷狗兒心想：「這寒梅倒也毒辣，竟用蠍子看門！」

石室之中，無事可做，他先睡一覺。

醒過來之時，石室之中，唯一的小窗，射入清冷的光輝，雷狗兒看着月光，想起了這些日子的奇遇。

最值得懷念的，當然是幽菊與程純。

她們兩人究竟如今在那裏？

還有，那迦樓羅怪鳥，又飛到那裏？

他感到有點飢餓，可是，等到深夜，仍沒有人送飯來，雷狗兒並不害怕，少吃幾餐，對他來說，並不礙事！

等了兩天，仍然沒有東西送來。

難道寒梅眞要活生生把自己餓死？

不過，回天令仍在身上，她總要來的！

雷狗兒餓着，不覺鼓動了體內眞氣，眞氣運行全身，使他不再有難受的感覺。

無聊之中，他又走近竹簍。

那些蠍子，又極其不安的蠢動着。

雷狗兒突然想起，他已是百毒不侵，於是，他大着膽子，取了一些紅色的蠍子出來，放在手掌之上。

那赤紅蠍子，在他手上行走，似是十分不安，却沒有咬他！

忽然，他想起過去有一個老乞丐對他說過，天下越是有劇毒的東西，越是好吃！

例如河豚，便是天下美食之一！

毒蛇，何嘗又不是既補身又好味的食物？

這赤紅蠍子，看來也應該好吃才是！

他想起了年幼時在破廟燒甲蟲，於是，他立即把紅蠍子放回簍中，拆了兩個簍蓋，從懷中拿出火摺子，就在石室中生火。

石室之中，並沒有其他工具，他索性把那簍紅蠍子，倒在火中。

火勢並不猛，不過，燒熟那些蠍子却是綽綽有餘，其中有幾隻是燒焦了，另外幾隻却是焦香四溢！

他把蠍子硬殼剝了，留下一條似肉非肉的蠍子身體，放在口裏。

不知是否太飢餓，這東西極其可口，鮮美異常！

他把四色蠍子，都燒來吃了，不過，他對那七彩斑斕的幾隻，却有些戒心，一時之間，並沒有吃去。

有了東西下肚，精神爲之一振。

他在石室之中，四處行走，看看有沒有破綻或是機關，可以破門出去。

這石室年代久遠，無人居住，那些石上生滿了一些苔蘚植物，雷狗兒見無事可做，用手去刮那些青苔。

他刮了一會，忽然發覺那石上似有一些凹凸的坑紋，再刮一下，發現這石牆上竟繪有一些圖畫。

既然無事可做，他脫了鞋子，擦拭石上的青苔——石壁上，竟然繪滿了圖畫！

他邊擦看，却看不出圖畫的意思。

於是，他從頭細看。

開始的幾幅，看來是記載了「天人宮」創宮之時，所費的勞苦努力，只見圖畫之上，一大批工人，開山劈石，建造宮室，一個雄偉的漢子正指揮監督着，那人看來便是「天人宮」的始創人。

中間的幾幅，是有關「回天令」的。

「回天令」分作五塊，合起來便像一個「回」字，回天令上，其實是繪有整個天人宮的建築，並且詳列了宮中各處的秘道與財富收藏的地方。

「回天令」分開五塊之時，是全無意義的，不過，合起來，便是一個藏寶地圖，而當中那一塊，也即是雷狗兒懷中的一塊，是「回天令」中最重要的一塊。

他從懷中拿出那「圓塊」，看見上面所描繪的線條，比起這個石壁圖，精細千倍以上。

雷狗兒是個盜墓的偷兒，對這些寶藏當然感興趣，不過，再看下去，却令他大惑不解。

石壁最末之處，繪有四幅連圖。

圖的旁邊有些小字說明。

雷狗兒的學識有限，認得的字更是寥寥可數。

不過，他却認識其中一個，那是個「雷」字。

每幅圖上，都有很多雷字。

字既然看不懂，於是，他小心看圖。

第一幅圖，繪有一個打坐的人，單掌挺出；第二幅圖是一個站着的人，雙掌劈出；第三幅圖是半身凌空，雙掌雙腿，似發出雷電；最後一幅，那人却回復打坐，不過，那人左手指天，右手篤地，身體似乎是旋轉着，他全身發出雷電，極爲威猛。

雷狗兒看着，心知這是四式絕世的武功，可惜自己認字不多，否則他可以學到其中一些！

又過了兩天，外邊仍無動靜，他也不介意，那四色的蠍子，已被他吃完，只留下那簍斑斕的蠍子。

蠍子吃下，對他並無影响，不過，每到深夜，他只感到一股熱流，從丹田升起，這時，他無法入睡，自然的坐了起來，靜心打坐。

原來那是蠍子的毒力，與他體內血脈抗衡，迫使他的眞氣從丹田升起，運行整個身體，這便是一般人練功時所作的，不過，他並不是自行引領內力運行三百六十個周天，而是被毒氣所牽引壓迫。

當那熱氣運行完畢，全身便感到十分舒暢，精神極好，神清氣朗。

有一次打坐完畢，雙手用力伸了個懶腰，無意間引發內力，自指尖逸出，「砰」「轟」二聲，竟可以把石壁打得粉末四揚！

他庸人多厚福，這時他體內的功力，已達到高手的境界，在江湖上，能與他抗衡的，已是寥寥可數！

天雷四式　殺敵救人

雷狗兒在石室之中，看着由天窗射進的月色，知道已過了半月有多。

一日，石門忽然開了，拋入一個黑布袋。

那黑布袋似乎裝有一些東西，蠕蠕而動的！

他害怕那是毒蛇，因此遲疑着不敢把布袋打開，後來，他似乎聽到布袋內傳出呼叫聲，並且也在地上滚動。

雷狗兒立時把布袋開了。

沒有毒蛇，却是喜出望外！

布袋之內，竟然是幽菊！

只見她已是遍體鱗傷，氣息微弱，幸好她仍然清醒，看見了雷狗兒，顯得十分高興。

她握着雷狗兒的手，倒在他懷中。

雷狗兒抱着她，却不知如何是好。

幽菊伏在他懷內，覺得他血脈極其充沛，便道：「小狗哥哥，你肯救我嗎？」

「當然肯，你要了我的性命也可以！」

幽菊道：「你用雙掌搭在我的背上——」

她扯下了衣裳，露出了雪白的背脊。

雷狗兒雙掌按下。

幽菊道：「你試試運勁——」

可是，雷狗兒却是心猿意馬。

幽菊厲聲道：「你快收攝心神——」

這一喝竟使雷狗兒的心神收住，那股體內熱力，便從雙掌汨汨而出。

雷狗兒的體內眞氣，打通了幽菊體內受傷之處，漸漸，幽菊臉色轉紅，氣力恢復。

幽菊原來極懂醫理，尤其是對於穴道，極有研究，她吩咐雷狗兒用內力貫通她幾個大穴，不及一個晝夜，她已無大礙。

雷狗兒也因內力得到舒發，心中再沒有那種不可言喻的翳悶，而且，一面幫助幽菊之時，也學懂了很多人身大穴，對他自己幫助也不少！

翌日，他們醒來，只覺腹如雷鳴。

幽菊道：「你來了這石室多少天？」

雷狗兒道：「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天了！」

「怪不得他們說你已死！」

「他們——」

「你遇到我三個姐妹？」

「是寒梅、蕙蘭與翠竹？」

「是的，寒梅姐姐却認爲我是個叛徒，要把我囚在這石室，對着你的腐屍！」

雷狗兒笑道：「假如我變了腐屍，一定化爲厲鬼，去找那寒梅！」

他把在途中戲弄寒梅掏糞的事說了出來，笑得幽菊前仰後翻。

忽然她笑容止住，她發現了石壁上的圖畫。

她一眼便看到了那「回天令」，她上前，無意間一按，正按着「回天令」當中的圓塊。

石室的門，竟然打開了！

雷狗兒道：「為甚麼我這麼蠢？無端被囚了這麼多天？」說完便要出去。

幽菊一手把他拉着，道：「公子，既囚了多天，又何必急於一時？」

「為甚麼？」

幽菊道：「我被拋入來之時，外面已發生了很大的事故，據說四大無常，四大兇神，聯合一些江湖英雄，要剷平天人宮！」

「天人宮五天人，武功蓋世，何懼他們？」

「天人宮已無昔日的光輝了！」

「為甚麼？」

「因為五天人都患了重病！」

「你們四小花，宮奴呢？」

「天人宮內部已是四分五裂——」

「那好極了，我們就此衝出去，離開這是非之地，我也不稀罕甚麼回天令，甚麼寶藏，甚麼武功秘笈！我只希望做回我的雷狗兒，有閒之時，多賭兩手！」

幽菊嘆了口氣，半晌才道：「好，你走吧！」

「你呢？」

「我不能走——寒梅姐姐雖有負於我，但我却不能負天人宮，這是我長大的地方，假若當日沒有天人宮的收留，今天，我已是一隻孤魂野鬼！」

「你不走我也不走！」

「其實，那是天人宮之事，也不應累及你！」

雷狗兒道：「你的事也即是我的事！」

幽菊感到一陣心甜，也感到一陣心酸。

「我只是一隻無用的小狗，又幫得了你多少？」

幽菊道：「你有那一份心意，便已足夠！」

「幽菊，你說吧，咱雷狗兒火裏來，水裏去！」一股豪氣干雲之心，悠然而生。

幽菊道：「如今最重要的，還是水火並濟——你等我一下——」

她按了石制，石門開了，閃身而出。

不一會，她回來了，並帶回熱饅頭與一隻肥鷄。

雷狗兒多天沒有食物到肚，只吃那些蠍子，看見肥鷄，幾乎連骨頭也要吞下。

兩人吃飽了東西，精神奕奕。

雷狗兒忽而想起那四幅圖，便問：「幽菊，你認識那些字嗎？」

幽菊循着雷狗兒所指細看。

她吃驚地道：「這是天人宮早已失傳的『天雷四式』！」

「甚麼『天雷四式』？」

「那是天人宮的絕頂武學——你看，這第一幅，名為『春雷初綻』，第二式是『旱天拔雷』，第三式是『焦雷霹靂』，最後一招是『雷震九天』！」

「怪不得這麼多雷字！」

「公子，我們天人宮有救了！」幽菊滿臉歡喜叫道，可是，隨即又像洩了氣似的。

「怎麼？」

「除非你練了這『天雷四式』——」

「我練？我連普通的功夫也不大了了！」

「咦，你內力之充沛，快——試坐下來！」

雷狗兒依言坐下。

幽菊看着第一式旁邊的小字，道：「混沌初開，霧靄氤氳，千層積聚，深淵冒起……」

她一面唸着，一面指導雷狗兒引發本身內力。

雷狗兒本是內力充盈，而今有了正式引導，更是精神抖擻，氣自丹田上升，有無比的舒暢。

幽菊道：「單掌挺出，以氣運功，以勁發出……」

雷狗兒依照她的話，一掌挺出。

登時，一聲悶响，震得石室內，灰石飛揚，迴旋不已！

幽菊掩耳道：「第一式已是這麼厲害！」

雷狗兒在幽菊的指點下，不斷練習，這招「春雷初綻」已練得極有氣勢。

不過，雷狗兒的氣力內勁，却似有不繼。

他畢竟是個半途出家學武之人，而且一學便是天人宮的絕世武功，你叫他如何應付？

休息一天，吃過東西，似仍無起色。

幽菊心下大急，最怕的不是他能否練成，而是害怕他根基不好，走火入魔，變成一個全身癱瘓的人！

雷狗兒本身却並不覺得怎樣，他只覺得內力仍有，但却無法牽引出來。

忽然，他想起那些蠍子。

他記得很清楚，每次吃下蠍子，他的內力便因體內的眞氣激撞而提高一些，可是，而今剩下的，只有那簍七彩斑斕的蠍子！

雷狗兒道：「讓我吃下再算！」

幽菊看着這些眩目的蠍子，心中發毛。

最後，雷狗兒還是生火，把蠍子煨熟。

他不敢多吃，只吃下了一隻。

半個時辰之後，體內眞氣又像從前的激盪，他歡喜叫道：「有效了！」

他不單回復體力，而且內力似又上了一層樓。

於是，他們又繼續練「天雷四式」中的第二式「旱天拔雷」。

然後又再吃了一隻蠍子。

這一招使出，半個石室的天花板，也震了下來。

幸好石室相當大，他們合力把碎石搬開，又再練那第三式「焦雷霹靂」。

雷狗兒已有了兩招的根基，練起

上來，氣脈竄動，內勁已能隨着心意而出。

他再吃一隻蠍子。

毒性劇烈的七彩斑斕蠍子，已成了他練功的催化劑，假若沒有這些蠍子幫助他的血氣運行，相信他早已走火入魔、癱瘓，或者甚至死了！

如果換了別人，沒有百毒不侵的身體，就算有充沛的內力，也是無濟於事。

天意的安排，竟是如此巧妙！

三招練罷，雷狗兒已是當世的高手，能接下他三式的，再難有人！

第四式「雷震九天」，更是難練，旁邊的文學說明，屢屢勸人，千萬不要貪多貿得，假若先天有限，便不要再練下去，否則不只前功盡廢，而且定會走火入魔。

幽菊道：「旁邊的文字記載着，天人宮創宮以來，已有三人練得成這招，公子，你——」

「我看來還可以！」

於是，雷狗兒開始練這「雷震九天」！

這招式的心法繁複冗長，練了三天，似仍沒有甚麼進展；雷狗兒知道，假若能練就此式，定然可以挽救天人宮，但若半途而廢，對人對己，也無好處！

他練了這天雷四式的三招，對於武學之道，似乎已了然於胸中。

天下武學，其實是同出一途，只不過是各有各的路向，歸根結底，還是一樣。

不過，雷狗兒却有些不同，他是與一般人相反而行，先學了最艱深的才明白最淺易的！

那日，他又感到極端疲倦，心脈不定。

幽菊感到極其憂慮，因為這一刻，便是決定性的一刻，假若他能自控，便成天人！

假若不能，她也不敢想下去！天人不成就變成死人！

雷狗兒倦極而睡，醒來之時，却不見了幽菊，於是，大着膽子，煨熟了那最後兩隻毒蠍，一齊吃下。

吃下不及半盞茶工夫，雷狗兒只感到全身發熱，不由自主的在石室之內，連發三招——

第一招「春雷初綻」，接着是「旱天拔雷」，然後是「焦雷霹靂」——

他使的三招，一氣呵成。

突然，他心下豁然明白——

一手指天，一手篤地。

那不正是佛祖出世之時的手勢？

他全身勁力迸射而出！

好一招「雷震九天」！石門竟然全然塌了下來。

石塊飛射，塵埃飛揚，只見塵霧之外，站着幽菊！

幽菊高興地叫道：「你練成了！」

雷狗兒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安詳感覺。

是的，他終於練成了——雷震九天！

* * *

幽菊道：「快去，快去！」

「去那裏？」

「四大無常已來，正與咱們天人宮的五天人在拚鬥！」

幽菊拉着雷狗兒，直往天人宮。

一路上，只見那些打扮一式一樣的白袍宮奴，正四散逃竄，看來天人宮的形勢已是十分緊急。

走近天人宮，却是寂靜一片。

幽菊急道：「難道？」

雷狗兒道：「不，你看那些竹簾，無風自動，他們仍在惡鬥！」

他們走近，已覺一股罡氣迫人。

幽菊無法再走近。

雷狗兒迎着罡風，已進入了天人宮。

天人宮佈置金碧輝煌，美侖美煥。

大殿當中，站着五個高大而臉帶病容的漢子，他們身穿黃色蟒袍，看來便是天人宮中的五天人。

他們雖是臉帶病容，但手底下的功夫，依然不弱，看他們黃袍鼓動，指掌倏忽起落，罡氣迫人。

圍攻五人的，正是「四大無常」。

這四大無常平日行徑怪異，但如今對着五天人，却是步履沉穩，每一指一掌，均是具有懾人氣勢。

忽然，五人齊齊 挺出雙掌，大殿之內，立時狂風湧起，四大無常四散避開。

然後，五天人同時退後，退至大殿中心，背對背的圍成圓圈，便一起坐下。

「喜怒無常」姜天司叫道：「五天人別來無恙，這些年來可練成了『坐化蓮花』？」

只見五天人各自成蓮花坐，閉目頷首，而五人亦互相憑藉成一朵大蓮花。

這「坐化蓮花」據說是天人宮絕技之一，不過，從未有人練成，而今這五位天人，各據方位，每人頭頂之上，已輕冒出白煙。

姜天司道：「看咱們的『無常劫』！」

四人便在五天人的外面，圍圈而走。

他們邊走一邊使出不同的指法，身形上下飄動，可是，總無法攻入五天人所形成的氣牆。

一時之間，大殿之內，「嗤嗤」之聲不絕，而殿內的布幔與其他裝飾，也因罡氣四射，而飛舞起來，發出一些互相撞擊的聲音。

漸漸，四大無常游走慢了，而五天人似已連成一體，他們互相倚憑，雙手舉起，放下，斜出，切入，挺胸，曲背，仰天……動作配合得天衣無縫，就像一朵巨大的蓮花，在荷塘之上，迎風開合，煞是好看！

四大無常終於停了下來，圍着五天人坐下，他們四人，以右手指着旁人的左肩膀——

「喜怒無常」姜天司指着「愛惡無常」李浩的肩膀，而李浩却指着「生死無常」易哲也的肩膀，而易哲也却指着「陰陽無常」畢英的肩膀，而畢英也指着姜天司的肩膀，形成了一個大圓圈。

這時，大殿之內，都寂靜下來。

幽菊已悄悄來到雷狗兒的身旁。

她不敢說話，並示意雷狗兒細看下去。

四大無常看來亦已連成一體，頂上白煙冒起。

在內圍的五天人，白煙已是散亂，而四大無常却後來居上，以無聲無息的內力，向五人迫入。

雷狗兒雖然對一般武功不大了了，不過，他在地下墓室初遇四大無常之時，已看過他們互比耐力而膠着的情形，而今兩個圓圈，九個人相互牽引着，這個膠着的情形，更為好看。

大殿之內，已氤氳着熱氣與霧靄。

突然，外面傳來了人聲。

幽菊示意雷狗兒退後，離開了大殿五丈之遙，道：「公子假若有人攻入殿內，你無論如何也要救救他們！」

「我怎有能力救他們？」

幽菊道：「他們九人互相膠着，假若有人乘虛而入，他們便會立時走火入魔，或是身體爆裂而死！」

雷狗兒道：「我只好盡力而為！」

他們又回到了大殿。

只見大殿的四個大窗上，已站了四人。

他們便是以「兇」字來排行大小的四大兇神！

看着大殿內的情形，他們如何不知有大大的便宜正在目前？

「兇多吉少」元空子身子貼着牆壁滑下。

接着是「窮兇極惡」柯特，「目射兇光」舒精光和「四大皆兇」穆戈而，也相繼滑了下來。

三兇神已有蠢蠢欲動之意。

「兇多吉少」元空子，笑道：「咱們不用動手！」他仰天大笑。

笑聲震動殿內灰塵揚起。

這互相膠着的九人，立時被笑聲所擾亂，而起了巨大的變化。

他們慢慢的站了起來。

他們的動作十分緩慢而遲鈍，就像九個被人在後面扯線的木偶似的。

元空子又道：「半個時辰之內，他們的內力耗盡，便會死在咱們跟前，咱們何必動手？」

這時，九個人已站了起來，並且慢慢的走着。

五天人在內圍走着，他們頂上的白煙已漸散亂，而其中一人已有衰竭之象。

外面的四大無常，却圍着五天人，向相反的方向走着，兩個圓圈以不同的方向互相制肘着。

忽然，那瞎眼的「四大皆兇」穆戈而道：「老大，讓他們白白死去，也無意思，而且，天人宮中，盡是秘密，咱們何不……」

元空子立時明白，其餘兩兇神，也異口同聲地道：「先殺四無常！」

他們便要撲上。

雷狗兒見此情形，也不由自主的躍出。

他其實並不是想幫任何一方，他只是看不過眼，這四大兇神，乘人之危！

四大兇神突然見有人撲出，也有點愕然。

四大兇神定睛一看，原來是雷狗兒，齊齊大怒喝道：「你這小狗——」

四人一擁而上。

雷狗兒看見他們如狠似虎，一時之間，也手足無措，險些被他們抓個正着。

不過，他體內眞氣凝聚，使他身手極為靈活，脚下一竄，已從他們之間，溜了出來。

元空子道：「你們收拾這小狗，讓我先殺四無常，再制五天人！」

三人應聲，又再躍上。

雷狗兒心下一急，自己又無三頭六臂，更不會分身術，如何去阻止這老奸巨猾的元空子？

幽菊在旁，也是十分心急。

只要元空子一撲上，傷了四大無常其中一人，那麼，其餘八人，也因內力引發而各自受重傷。

雷狗兒在這緊急的當兒，心生一計，叫道：「你們想要的『回天令』，根本就在我身上！」

元空子一聽，止住脚步。

「在你身上，那好極了！」

四人慢慢走近雷狗兒。

雷狗兒左右奔竄，無法走出四人漸漸合攏的空間。

不過，這一走動，使他血脈沸騰，而內力也同時受到了控制。

四人根本看不上這小狗子！

可是，他們剛一碰着雷狗兒——

只見他單掌挺出！

立時之間，一股剛勁之力，從他掌中溢出，直迫四人胸間。

好一招「春雷初綻」！

四大兇神感到掌力迫人，想以內力相抵，却已來不及，而掌力綿綿不絕，似含風雷之聲。

四人躍開，心口仍感翳悶。

雷狗兒又再嬉笑地道：「你們還是回老家吧！」

四大兇神當中，瞎眼的穆戈而頭腦最冷靜，知道這小狗掌力不凡，但他也知道雷狗兒的施展，並不是隨心所欲，便叫道：「以快打慢！」

三兇神也立時明白。

於是，三兇神施展快攻，一時之間，劈、拍、打、撞，人影與手影翻

飛，看來便要擒下雷狗兒。

以快打慢的手法，正攻着雷狗兒的要害。

不過，而今的雷狗兒，已與以前的雷狗兒不同了，他雖是左支右絀，不過，他已有了臨敵經驗，而且對程純教他的「左手劃圈，右手也劃圈」的鼓動氣流方法，已早有了領悟，因此，在他左支右絀之際，又有一番活動。

可惜，他的雙拳仍不及八臂！

元空子一手抓着他的頭髮。

柯特抓着他的右手。

舒精光抓着他的左手。

陰險毒辣的瞎兇神穆戈而，正要抓他的下陰。

雷狗兒眼看便要斃在四大兇神的手下！

他再無選擇。

他狂哮一聲——

內力從他的四肢百穴，破竅而出！

一招「旱天拔雷」！

天雷四式的第二式，便在生死關頭之間使出了！

當中最受力的，便是要抓他下陰的穆戈而，被勁力所迫，疾射向牆，已如一堆爛泥的撻在墻壁之上，血從他身上各處溢出！

轉眼之間，一件白袍，已成赤紅。

三兇神受創也不輕，各自據了一角，調息運氣。

雷狗兒也不再攻他們三人。

回首看五天人與四大無常，他們仍是膠着，不過，他們的脚步已慢下來。

而且脚步已呈凌亂。

幽菊道：「快救他們！」

「是，師傅！」

他走近四大無常，一手擋着姜天司，然後一按，四大無常忽地各自飛散了。

他沒有停下來，猱身上去，雙手搭在其中一個天人的身上。

五天人功力較為深厚，一旦離間了那互相牽引之力，便頹然坐下。

霎時之間，大殿之內，靜如深海。

四大無常亦各覓適當位置調息，五天人仍是坐在殿的中央，互相倚靠的坐化蓮花。

這大殿之內，似已變成靜坐的禪房。

雷狗兒想找幽菊，却不見她在殿內。

殿外似有呼喝之聲。

雷狗兒奔出，只見三個女孩子，正圍着幽菊。

那三個女孩子，正是天人宮的三小花：寒梅、蕙蘭與翠竹。

幽菊在被圍攻之下，似已落了下風。

雷狗兒一躍而上，使出「左手劃圈，右手也劃圈」，氣流激動，三小花已被强力氣流震開。

這時，忽然有人嬌笑道：「好徒兒！你練的功夫，大有進步！」

雷狗兒一看，大喜過望，原來是程純。

可是，再多看一眼，却又立時收斂了笑意，因為程純後面，站着她的父母，「怒金剛」程一瓢與「蠻菩薩」杜雪心！

杜雪心叫道：「我早說過不上天人宮！」

程一瓢道：「你怕見你的舊相好！」

「甚麼舊相好？」

「那四大無常……」

兩人又再吵起架來。

雷狗兒走近程純，道：「那日你下山後……」

這雙吵架的夫婦，看見雷狗兒走近女兒，立時止住了口，上前分開他們。

杜雪心道：「你這小狗，快走開！」

雷狗兒看着她，越覺得她母女二人，相貌十分相似，想當年，杜雪心眞的是美艷動天下！

程一瓢道：「咱們先找四兇神！」

原來這雙夫婦是約了四兇神而來。

他們拉了程純，直奔入大殿。

程一瓢與杜雪心一看，便知衆人經過了一番劇鬥之後，正在調息運氣，恢復體力。

杜雪心一現身，四大無常竟然叫了起來！

程一瓢一見四人，則怒目而視。

原來當年四大無常，是天人宮的四大天王，協助着五天人，把天人宮治理得非常出色。

可是，當這四大天王，一見了「蠻菩薩」杜雪心之後，傾慕之心，悠然而生。

為了這一個美艷女人，他們不惜背叛了天人宮。

他們離開天人宮之時，各自携了一塊「回天令」，相約誰人可以找到「回天令」當中的一塊圓塊，便娶杜雪心為妻，誰也不可再染指！

不過，這只是他們一廂情願！

杜雪心後來下嫁了程一瓢，他們得知這消息，本想合四人之力，殺了程一瓢，不過，後來回心一想，殺了程一瓢也沒有用處，因為杜雪心既然鍾情於他，殺了他之後，她也會鬱鬱不歡，而且更不會下嫁他們其中一人。

歲月流轉，當四大天王知道杜雪心已誕下一女，知道此生再無希望，於是，四人變得瘋瘋癲癲，各自在西域蠻荒之地隱居！

在隱居之前，他們為了洩心頭之憤，便胡亂地在江湖上做了一些惡事，他們為情顚倒，做事不合常理，而

且情緒十分易變而激動，因此，江湖上的人，都稱他們爲「四大無常」！

後來，不知如何，他們竟找到了那「回天令」當中的那塊「圓塊」，便相約合力拚合「回天令」，回天人宮掘出寶藏與武功秘笈。

可是，四人會面之後，貪念頓起，要獨佔「回天令」，因此，在墓室內起了內鬨。

雷狗兒因盜墓而誤闖入他們之間，拿走了當中的「圓塊」，因而引起了一連串的事件。

程一瓢說四大無常是她妻子的老相好，這便是他們箇中的淵源。

而四大無常一見杜雪心，再見程純，兩人面貌酷似，四大無常更沉醉在當日見杜雪心的情景。

各人心下的感覺大大不同了！

當年的杜雪心，是何等美艷動人！

而今，已入中年，臉有風霜，不過，在他們心目中，仍是一個絕色美人！

程一瓢入了大殿，看見四兇神中，「四大皆兇」早已血濺當場之外，其餘三人體力已復。

其實，在場的人，氣力已漸恢復，只是爲了保持元氣，都不敢妄動。

五天人之中一位，頭髮稀少，已呈半禿頭的道：「人生無常，當日咱們五天人，四大天王，反目成仇，爲的是一個女人，值得嗎？」

這話是向四大無常說的。

四大無常聽了，自然是心中各有各的感受不同。

另一個天人，衣裳極爲污穢，道：「咱們五天人，沒法脫離『天人五衰』的九天惡咒，四大天王，你們認爲咱們天人宮就此散了！」

四大無常也想到了當年在天人宮的兄弟之情。

程一瓢走近「兇多吉少」元空子處，道：「道長，你們三人，加上咱們夫婦倆與女兒，仍可取回『回天令』！」

元空子一看，假若此時不再動手，再無機會，輕聲問：「老二，老三，如何？」

兩人點首。

元空子首先站起，接着是柯特與舒精光，然後是程一瓢與杜雪心，已圍成一個半弧形。

元空子道：「先殺五天人！」

他們應聲，立時又攻上五天人打坐之處。

本來，五天人的武功，在這殿內，應是首屈一指的，不過，近年來，他們五天人各有患病，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惡化，因此，他們氣力恢復得最慢。

程一瓢與杜雪心二人功夫不弱，配上三兇神，五人合力，當即可以壓倒五天人。

四大無常一直看着杜雪心，心中百感交集；可是，杜雪心却並無正眼望他們一人。

對四大無常來說，這是極大的悲苦。

這陣悲苦，却引來了另外一個念頭！

正如那頭髮稀少的五天人之中的一人道：「爲了一個女人，值得嗎？」

到如今，他們已覺得大大不值！

不過，他們各自盤算着，並沒有動手。

五天人被他們六人緊迫(程純亦被母親拉了入戰圈之內)，已處下風。

姜天司突叫道：「難道天人宮就此散了？」

另外三位無常已站了起來。

一時之間，兄弟之情、友情，在他們心間激盪着。姜天司一躍，已進入了戰圈，其他三人，也同時躍入。

形勢立時改觀。

五天人加上四大無常，力戰三兇神與程一瓢夫婦女兒，大殿之內，殺氣騰騰。

＊　＊　＊

雷狗兒看着他們，勢均力敵。

在大殿之內，全是武林成名的高手，他們各有各的絕技，那容得他插手？

實際上，雷狗兒也不想插手！

他察看了一會，却又想幫助一下程純，因爲他感激這位「師傅」，可是看眞，在惡鬥之中的程純似乎並沒有施展出她的渾身解數，只是盡量避重就輕。

程純並不贊成父母攻打天人宮，更不贊成與四兇神聯手，這四兇神都是言而無信的小人，就算在這一役之中，大敗五天人，奪得回天令，那只會惹來殺身之禍，因爲四兇神那會讓人分一杯羹？

不過，她的父親程一瓢却一意孤行。

程一瓢愛妻若狂，常常擔心她會離他而去，他更嫉妒成性，懷疑心大，整天嚕嚕嗦嗦的，杜雪心難免有點討厭他的小人心性，說出一些譏嘲之話。

程一瓢爲此，常常希望做出一些大事，震動江湖，既可揚名立萬，名垂江湖，更可以使妻子心服口服，因此，他才不顧一切，要與妻子女兒攻上天人宮。

雷狗兒見程純一時無礙，也放下心來，那時，幽菊却從外間奔入。

幽菊喘氣道：「公子，外邊來了很多江湖人，他們都是聽見『回天令』的出現而來的，有些都是要來找四大無常報仇的！」

「你們姐妹與宮奴可守得住？」

「咱們四小花，暫時阻住一批人攻入，不過，很多宮奴，因爲沒有人指揮，已各自打退堂鼓離開天人宮了！」

「這也沒有辦法！」

「公子，你手中的圓塊——」

「他們見令如見宮主？」

幽菊點了頭。

兩人飛奔出外，只見寒梅、蕙蘭與翠竹力敵着十多個江湖豪客，而外面也是殺聲震天。

可是，白衣的宮奴却是無心戀戰，看來，他們都想明哲保身，不再爲天人宮效力！

天人宮的宮奴，一向是以忠義馳名天下，想不到他們竟要趁着天人宮大難臨頭之時，各自逃命。

其實，幽菊最是明白他們。

這幾年來，五天人患病，而且病況一天比一天加劇，五天人再沒有心情主理天人宮的事，反而不斷派宮奴下山找藥和捕捉各種毒物，希望可以醫治五人的病。

可是，藥物與毒物並不是垂手可得的，何況就算得到了也並不是一定有用，因此，五天人常常大發脾氣，對宮奴毫不愛惜！

這些宮奴，來自五湖四海，有些是孤兒，有些是一些江湖豪客，他們都是無地容身之時，投靠天人宮作庇護，天人宮百多年來，善待宮奴，不只供他們棲身之所，也爲他們解決很多麻煩，因此，宮奴一向是忠於天人宮的。

雷狗兒隨着幽菊，走到宮前的空地。

看着四散的宮奴，幽菊急得幾乎哭了來。

雷狗兒一躍上前，雙手畫圓，利用無比强勁的罡氣，震開了那些江湖人。

然後，他回轉身來，拿出了「回天令」的圓塊，朗聲道：「宮奴聽令！」

那些宮奴，看見了回天令，立時都跪了下來，本是四散逃走的，也慢慢回來。

雷狗兒持着回天令，却是不知如何是好！

幽菊道：「各位宮奴大哥，天人宮是咱們的家，咱們不容這個家被人搗毀！」

宮奴無言，不過，從他們臉色看來，他們再不是心灰意冷，已有了敵愾同仇之色。

雷狗兒見另外一些江湖似又要攻入，也福至心靈地道：「爲天人宮而戰！」

說着已躍出，奮勇殺向敵人。

衆宮奴見令如見宮主，看着這位宮主，如此神勇，也是不甘後人，當下信心大增，爲天人宮而戰！

宮奴一向訓練有素，他們變得軍心散亂，最主要的是沒有一個帶頭人，如今，天人宮宮奴的忠心本色，已發揮得淋漓盡緻！

三小花見此情形，也振奮起來。

寒梅走近雷狗兒，拱手道：「宮主吩咐！」

雷狗兒一呆，知道這三小花對自己已無敵意，便道：「你們四小花聯手而戰！」

幽菊也聽令，與三小花一起，衝入戰圈。

雷狗兒走到人多之處，使出他的天雷四式的第一式「春雷初綻」，嚇走了無數攻山的江湖客。

這些江湖客，有些是爲了報仇——因爲四大無常失戀之後，性情大變，做事無常，殺人也無常，因此而得罪了無數江湖人；他們隱居之後，仇家都無法找到他們蹤跡，如今知道他們出現天人宮，便瘋狂湧來，這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其餘的江湖人，却有很多存心混水摸魚，聽說天人宮有寶藏也有武功秘笈，你叫他們如何不來？

況且天人宮聲名日漸衰落，有誰不想奪得「回天令」，也許會無端幸運的成爲天人宮宮主，可以在武林獨豎一幟！

天下間，希冀不勞而穫、心存僥倖的人何其多！

四小花帶領宮奴奮勇而戰，也暫時止住了江湖客的進攻。

漸漸，想撿便宜的江湖客已四散，只留下那些爲父兄、朋友，同門報仇的，仍駐在天人宮山下。

一時之間，局勢已無大礙。

雷狗兒吩咐四小花，把宮奴分隊，團團圍着天人宮，假若天人宮內發生任何變故，也可以聯手護着天人宮。

＊　＊　＊

大殿之內，已戰了一個時辰，而戰陣已分作兩團。

三大兇神正猛攻五天人。

而程一瓢、杜雪心與程純却攻向四大無常。

三大兇神越戰越勇，而五天人左支右絀，因爲他們身體原就有病，先前的一戰，已耗去氣力極多，如今雖是五人戰三人，却是敗象已呈，處處落於下風。

四大無常本是有力殺敗程氏一家的，可是，程一瓢却工於心計，眼看自己快要落敗，便縮身推妻子迎戰，四大無常中姜天司，幾次想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戲「剖心剜肺」，可是，一要出手，便看見杜雪心蹙眉驚異的表情，使姜天司無從下手！

另外三大無常與姜天司也有同一苦惱。

他們正要下殺手，程純却無端被推在他們之間，只見程純一臉天眞無邪，你叫他們是如何下手？因此，他們處於僵持狀態。

杜雪心與程純，心下是極其氣憤的，可是，一時之間，又無法離開這戰圈，假若她倆一躍開，程一瓢便要喪身在四大無常的手下！

雷狗兒再入殿時，正見三個天人，被三兇神用聯手掌力，震上了半空。

雷狗兒再不猶豫，飛身上前，乘着去勢，左手劃圈，右手也劃圈，連

同身體也來了一個大風車迴身，立時之間，兩小一大的氣旋，護着跌下的三天人。

三兇神看見雷狗兒，更是眥睚欲裂。

元空子叫道：「還我老四命來！」

雷狗兒見他來勢極兇，一時之間，無從思考，竟一連使出了兩招！

一招是「春雷初綻」！

繼而是「旱天拔雷」！

另外兩個兇神，也拚命似的攻上。

雷狗兒兩招未老，第三招又出——

「焦雷霹靂」！

在石室學了「天雷四式」之後，他一直沒有使用過，因為兩式早已足夠。

不過，這次三兇神殺得性起，以拚命的方式來進攻，迫使雷狗兒一連使出三招。

第三式「焦雷霹靂」實在厲害！

兩個兇神，被拋上屋頂，身上衣裳散發出陣陣燒焦的味道！

元空子退下，想拯救兩人，兩人卻如一堆爛泥，從半空墮下，了無聲息！

元空子見本是取勝之局，如今卻是一敗塗地，留下性命，也無意思，竟然先把自己身體縮作一團，然後突然彈開，他的身體便像一個炮彈似的，射向雷狗兒！

元空子已用盡本身氣力！

這一招正是他的看家本領「兇多吉少」！

他從未用過這一招，因為這一招用過以後，不能再用，自己無論能否殺敵，已先身亡！

好厲害的以命取命的招式！

雷狗兒只感到一陣熱辣辣的氣流，猛攻己身，他已不由自主，奮身趨前——

「雷震九天」！

「天雷四式」中的第四式「雷震九天」！

這一刹那，整個天人宮的大殿，有如被惡魔詛咒，來自九天的寒閃，一陣陣似火非火，似光非光的青森森冷焰，凝聚於空間！

元空子的身體，早已被疾射回彈，直飛到墻壁，再破墻而出，留下了一個大洞！

大殿之內，再無聲息。

雷狗兒也覺血氣翻湧，身體搖晃不定！

那邊程氏一家，與四大無常的惡鬥，早已停止。

程一瓢呆着。

杜雪心已携着女兒，含着眼淚奔出大殿，她實在後悔，自己委身下嫁，似是多情重義的夫婿，在這一戰之中，已是猙獰面目全現！

程一瓢退出，四大無常也無阻撓之意，他們趕忙看那三個倒下的天人。

「陰陽無常」畢英，雖是陰陽怪氣，他卻懂得醫理，上前一把三人脈息，嘆道：「快——」

他雙掌倏伸，以眞氣輸入其中一天人身內。

其餘三人，也用眞氣照樣輸入另兩天人身上。

雷狗兒走近兩個仍在打坐的天人，道：「兩位如何？」

這兩天人微睜眼睛。

那衣衫汚穢的天人道：「多謝公子——」頓了一頓，又道：「那是天人宮的天雷四式！」

雷狗兒道：「我是在石室中無意學會！」

「天雷四式的絕頂武功，早已失傳，為何又竟會在石室中出現！」

雷狗兒粗略的解釋了一切。

那時，四大無常早已把三位受傷極重的天人，使他們以背對背，作「品」字形坐着，他們四人坐在外圍，並用內力，輸入他們體內。

雷狗兒看見他們頂上的白煙，已呈散亂，知道他們內力不繼！

於是，他立即走上前，道：「你們互搭肩膀，待我從旁協助！」

雷狗兒一手搭着姜天司。

他練成「天雷四式」之後，內勁已得心應手，而且是源源不絕。

不一會，雷狗兒的頂上、耳旁、肩上也有白煙冒出，而四大無常的頂上白煙，亦漸漸冒起。

這樣，過了一個時辰，三天人心脈已漸正常。

四大無常卻已筋疲力盡。

可是，雷狗兒卻仍精神奕奕。

那兩位受傷並不太重的天人，在雷狗兒運功替人療傷之際，似是商量了一會。

當雷狗兒停下。

那衣衫汚穢的天人道：「公子，咱們多謝你救了天人宮，你手中有令牌，而且學得了『天雷四式』，你已是天人宮的宮主了！」

雷狗兒驚異道：「不……不，我只是無意闖入……」

天人道：「一百年來天人宮並無宮主，咱們五天人其實只是代行的宮主，皇天庇佑，眞正的宮主終於出現！」

雷狗兒自言自語道：「我有甚麼能力當宮主？」

天人道：「宮主，你當不當天人宮的宮主，你可以自行決定，不過，天人宮不可一日無主，希望你為了這天人宮數百年的基業，為宮內成千宮奴……」

雷狗兒道：「怎樣當宮主，要像你們成天打坐？」

「不！」其中一天人也笑了起來，續道：「四小花自然會協助你一切！」

那時四小花亦已在殿內，立時跪下，齊道：「請宮主吩咐！」

雷狗兒看着幽菊，不知如何是

好！

天人又道：「咱們五天人，便要退隱以享晚年矣！」

「甚麼？」

「是的——」天人苦笑道：「咱們五天人，在江湖上有尊崇的地位，也有過人的武功，令人羨慕，其實咱們也有咱們的苦楚！」

「你們是天人，是人上人，有甚麼苦楚？」

「天人宮數百年來，都被一個魔咒詛咒着，咱們都逃不過『天人五衰』！」

「甚麼『天人五衰』？」

「簡單來說，能成為天人的，總脫離不了疾病！」

「生老病死，誰能免？」

「宮主，你天生慧根！是的，生老病死，誰能免去？就算你武功深不可測，擁有的財富與權力，當世無可匹敵，也不能免！

「不過，歷代成為天人的，總是在年老之時——你看看咱們！」

雷狗兒看見五位天人，他們經過了這一場惡鬥，當然是精神萎頓，不過，卻看不出有甚麼隱疾。

天人道：「你看我身穿黃袍，有帝王氣象，我卻是整天衣褲汚穢，不堪入目！

「另外一位，頭髮稀疏，快成禿子了，第三種與第四種隱疾，更令人討厭，第三位是全身發臭，第四位是腋下狐臭不絕！

「第五位是整天愁眉苦臉，永不開心，而且全身不適，卻又找不到疾病的根源！」

天人續道：「幾百年來，凡是當宮主或天人的，總離不開這個詛咒，假若是一個人當宮主，那麼，他晚年便身罹五疾，假若像咱們幾個人，那便各患一疾！

「這些年來，咱們五天人荒廢天人宮的宮務，也是為了派人到天下各地採葯，我們也太自私，為了强迫宮奴採葯，採取了高壓的手段，這次咱們被三兇神與程氏一家的攻打，也是一種報應！」

雷狗兒聽了，並不覺得害怕，卻覺得古怪！

忽然，四大無常的「陰陽無常」畢英道：「天人，咱們四天王離開了天人宮之後，各自隱居，我到了天山附近，閒來無事，日夕閱覽醫書，卻發覺咱們天人宮的『天人五衰』並不是一個惡魔的詛咒！」

「那是甚麼？」

「我看應是天人宮所處地勢使然！」

「地勢也能使人生病？」

「當然可以——所謂人傑地靈！山名水秀之處，自然出產文人雅士，嬌花美女，苦寒或極熱之地，卻又有古怪生物！說回咱們天人宮，建於深山之中，到處是山林瘴氣，日夕吸入，便會在不知不覺之間，積成疾病！」

天人問道：「其他宮奴卻不會？」

畢英續道：「那是因為他們的武功未臻化境！」

「高深武功只會却病延年！」

「天人有所不知——你們五天人，武功已到達一個高深境界之時，當然會求更進一步，每每在靜坐冥想之中，去求得領悟，這種領悟的境界，並不是一蹴即至，而是經年累月的閉關，離開俗世，於是，瘴氣是隨之而滲入人體之內，便成疾病！

「這些疾病，並非如一般人的疾病，因此，天下也無正方正葯去醫治！」

天人想到這裏，都點頭稱是。

天人道：「既是如此，咱們也不再强求！」

雷狗兒卻道：「葯物不可求，難道便袖手不理嗎？」

「也許是天意如此！」

「不過，我卻有一個想法，假若五天人武功再進一步把瘴氣迫出體外，那便不葯而癒！」

畢英道：「道理是簡單不過，可是，一個人會限於天資，限於機緣，武功再進一步，談何容易！」

雷狗兒道：「我無故被囚石室，發現了『天雷四式』的天人宮絕世武功……」

他便把在石室學到武功，一一細說。

眾人聽了，都覺奇異而有趣。

雷狗兒道：「我生性愚魯，很多事物都是知其然而不知……」

畢英補充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例如『天雷四式』中的第四式『雷震九天』，這一招實在太厲害，在一般情形之下，根本用不上，前人創造武功，當然有他的功能……」

畢英喜道：「宮主實在聰明！」

雷狗兒心中想說出一件事，卻又不知從何說起。

畢英道：「這招『雷震九天』不是用來殺人，而是用來治病，治『天人五衰』之魔咒！」

雷狗兒聽了，高興地道：「對了，你說出我心中想說的話！」

其他四天人猶不明白。

畢英道：「幾百年來，很多天人宮宮主，都因『天人五衰』之魔咒而不安，想過很多辦法也是無效，其中一人卻想到這『天雷四式』，本來，三式早已足夠，第四式厲害之極，卻可用來治病，不過，這『雷震九天』，卻並非人人能使，因此，並沒有把這式治病之方，說了出來！」

雷狗兒道：「我們也只是猜測！」

畢英道：「我看宮主也要再一次大顯身手了！」

當下，四大無常把五天人排成了一直線，五人互相搭着肩膀。

雷狗兒坐在五人之後，潛心運功，轉瞬間，他頭頂已冒白煙，這白煙一飛衝天，並無散開，看來，他的內

功已是當世無人能及！

這次，雷狗兒使的「雷震九天」，並不是以招式使出，而是以內力拚發，尋常的一個人，或是兩個人，都不能抵受，而今五人接受，而雷狗兒也只使了六分功力，剛好把他們體內所藏的瘴氣迫出！

雷狗兒神功初試，也不知各人能否抵受，或是有沒有效力，不敢用太多時間。

半個時辰之後，他撤掌細看各人，竟是大有起色！

之後的多天，雷狗兒使用「雷震九天」的內力，爲五天人治病。

半月之後，五天人已回復正常。

在這半月期間，四無常協助四小花，理整天人宮一切宮務，並且預備了天人宮宮主加冕大典。

雷狗兒生性好動，喜歡熱鬧，那能作此嚴肅之事？於是，他極力推辭。

那天，爲首的五天人向雷狗兒道：「咱們五天人，多年來爲求靈葯，不惜折磨宮奴，實在於心不安，因此決定閉關思過！」

另一禿頭天人，已漸漸長出頭髮，道：「『天雷四式』是絕世神功，以咱們一人之力，當然不可參透，但咱們五人合力，說不定可以明白大概！」

四大無常中的喜怒無常姜天司在近日來，打點天人宮一切，整理得頭頭是道，不再喜怒無常，他也接口道：「宮主，我們四大無常，當年爲一女子，在江湖中，弄得鷄犬不寧，結下無數血海深仇……我們四人，也要隨着五天人閉關，希望藉此潛心靜悟，可以略消罪孽！」

雷狗兒急道：「那麼我怎辦？」

「你便當宮主！」

姜天司拿出了「回天令」的其他四塊令牌，道：「宮主，這四塊回天令，加上你手中那圓塊，便成了完整的『回天令』！」

天人道：「咱們天人宮歷代的秘密，也盡在回天令之內，宮主可以參透一下！」

雷狗兒道：「倒不如你們也不閉關，一同研究，也許有更大收穫！」

天人道：「名韁利鎖，世事煩囂……」

他領着四人退去。

四大無常也隨着五天人而去。

大殿之內，只留下雷狗兒，他呆着，看着那拼合了的回天令。

一時之間，回憶過去一幕幕往事，在他腦間湧現……

無意誤殺了盜墓師傅，誤闖四大無常聚會之地，無意吃了朱蛤、被綠蜈蚣所咬……以至遇到四大兇神，程氏一家與美麗的程純……

忽地，宮外傳來一聲怪叫——

「迦樓羅！」

果然，是迦樓羅站在窗緣之上。

他一揚手，迦樓羅便飛來，依偎在他懷中。

他想到迦樓羅協助他殺敵，那海闊天空任鳥飛的日子，是多麼逍遙自在！

雷狗兒拿起了五塊「回天令」，緩緩的走出大殿，宮奴們絡繹不絕，正籌備宮中大典。

他漫無目的的走着。

忽然，那懷中怪鳥迦樓羅一飛沖天上了天空，並在天空盤旋，似乎是向雷狗兒招手！

雷狗兒隨着迦樓羅，向着山上跑去。

他不願當天人宮的宮主，卻也不願看着天人宮幾百年的基業，就此烟消雲散！

不過，四小花可以擔當一切，而且應該會比自己做得更好！

雷狗兒還有一個心願。

他記起與程純被縛在火烤架上那股滋味，被「兇多吉少」折磨那段時間，雖是驚險，如今想起來猶有餘悸，不過，在他心目中，卻是一段難忘的回憶。

他跑着，隨着在天人宮上空飛翔的迦樓羅跑着。

他不知要跑到那裏？但他的心裡卻在想着一個人——「程純，你在那裏……」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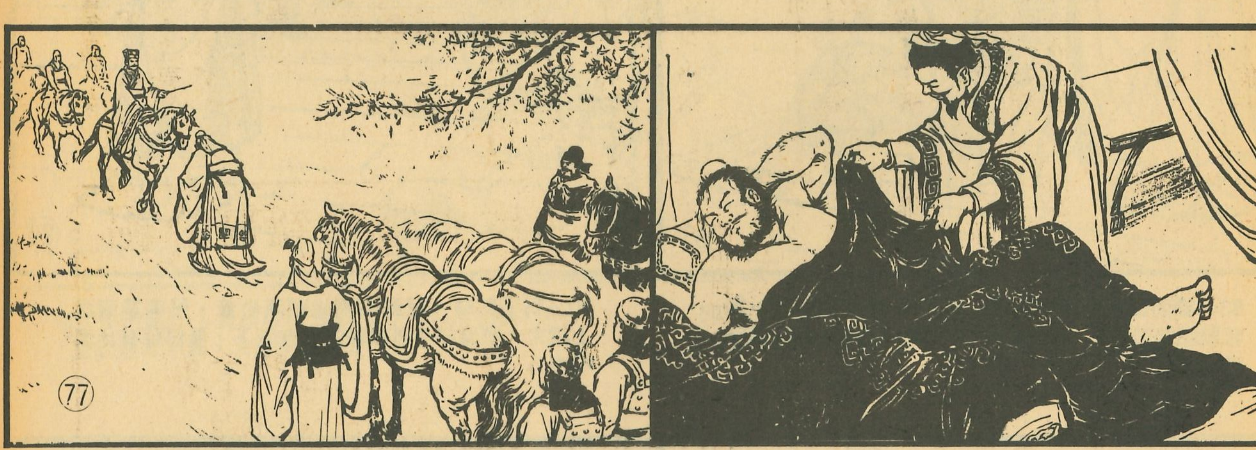
桃園結義（三）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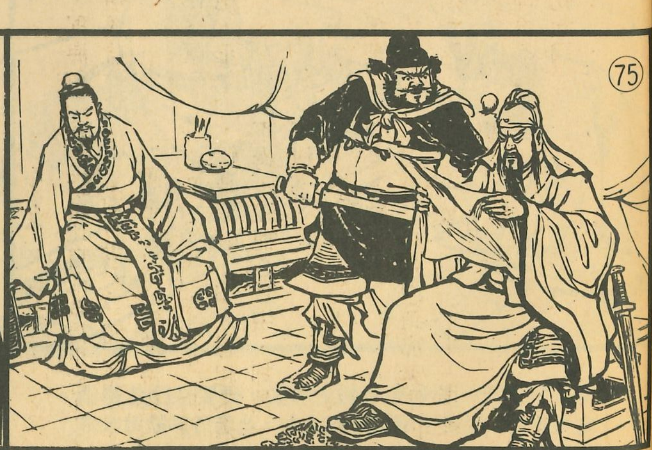
73 劉備到任以後，一點不去麻煩老百姓。老百姓非常感戴。捉住了盜賊，也不濫施刑罰。

76 這時，正趕上督郵爲了考察各縣的政績，將到安喜。劉備得報，忙同關、張兩人，出城迎接。



74 平日，劉備和關、張兩人，總是食同桌、寢同床，非常友愛。

77 三個人在城門口站了一會，才見督郵騎着馬走來。劉備慌忙上前行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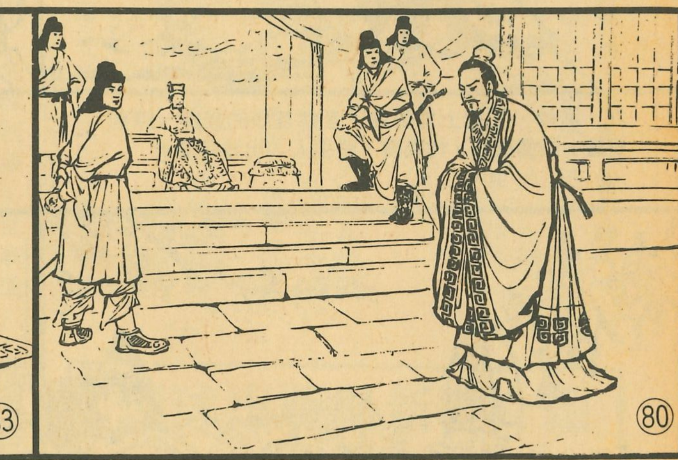
75 過了數月，朝廷頒布了一道詔旨，凡是立過軍功而得到官職的人，都應該淘汰。劉備看了，很替自己擔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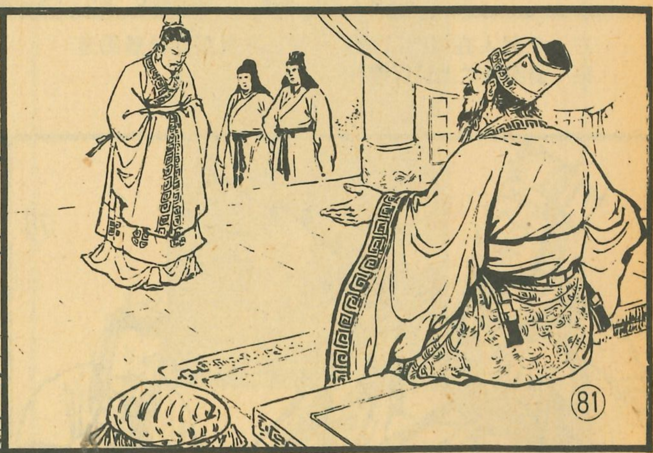
78 督郵只是把手中的鞭揚了一下，作爲答禮，就昂着頭進城去了。



79　關、張在一旁看了很氣憤。劉備怕兩人得罪督郵，就叫他們回去，自己跟在督郵後面，相送到館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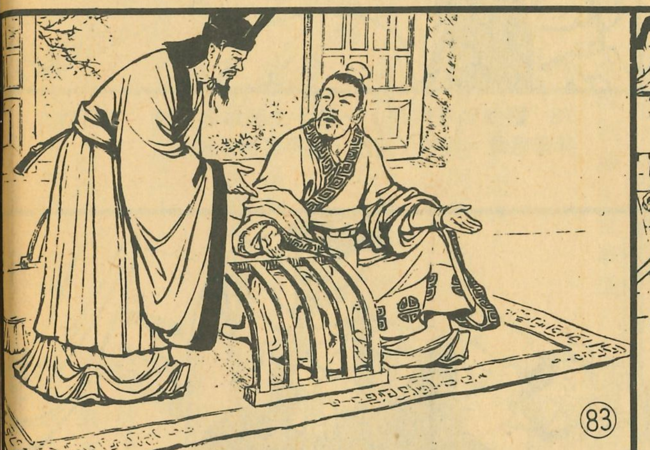


80　到了館驛，督郵高高地朝南坐着，只等劉備送上禮來，劉備却恭恭敬敬的站在階下，看督郵有什麼吩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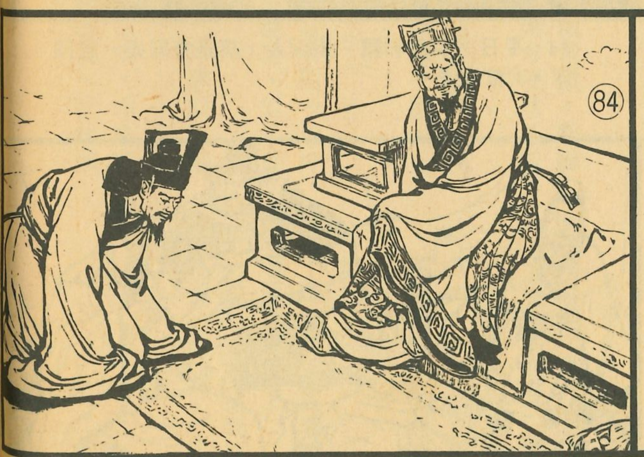


81　過了很久，督郵忍不住了，問道：「劉縣尉是何出身？」劉備答道：「劉備是中山靖王的後人，大大小小打了三十幾仗，總算有一點小小的功勞，因此才得到現在這個職位。」

82　不想督郵發了脾氣，大聲喝道：「你冒充皇親，虛報功績！現在朝廷降詔，正要淘汰你們這些濫官污吏！」劉備不敢分辯，諾諾連聲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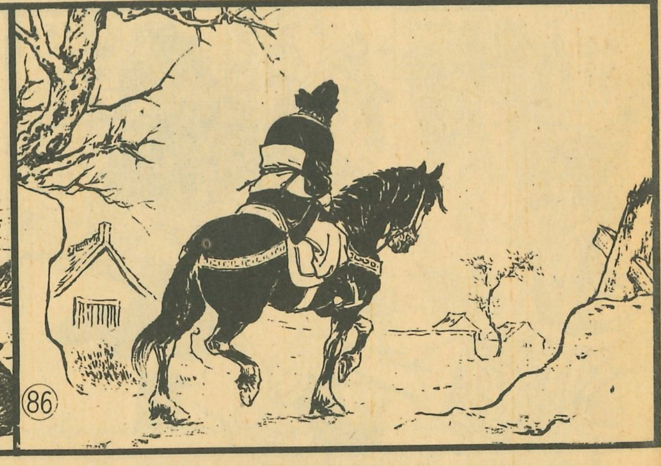
83　劉備回來和縣吏商議。縣吏道：「督郵作威，無非要點賄賂罷了。」劉備道：「我做官清廉，那有錢向他行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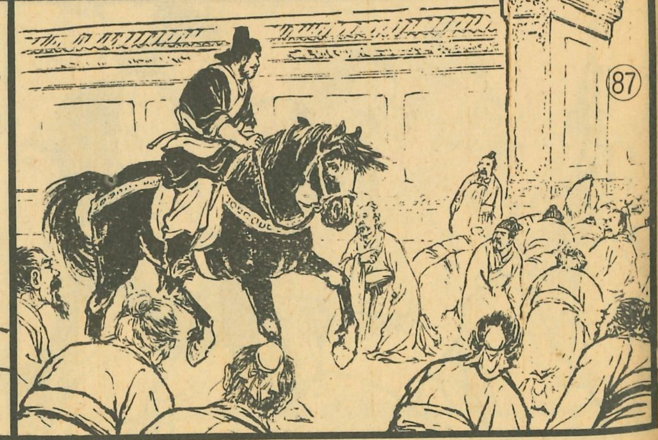
84　第二天，督郵先將縣吏喚去，硬要他誣蔑劉備貪污害民。縣吏想到劉備的好處，也苦苦替劉備求情。



85　劉備得知消息，幾次到館驛求見督郵，都被看門攔住，不放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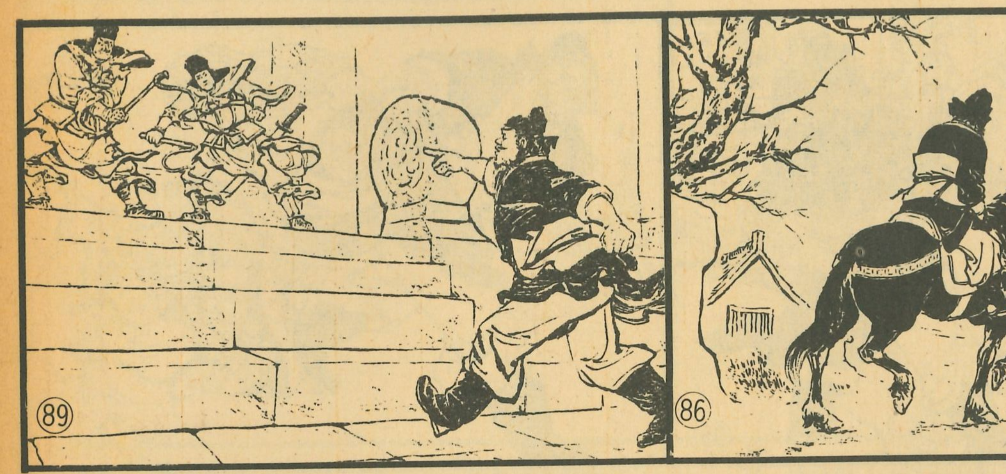


86　張飛爲了督郵，心裡氣惱，在酒店裡喝了幾杯悶酒，騎着馬回衙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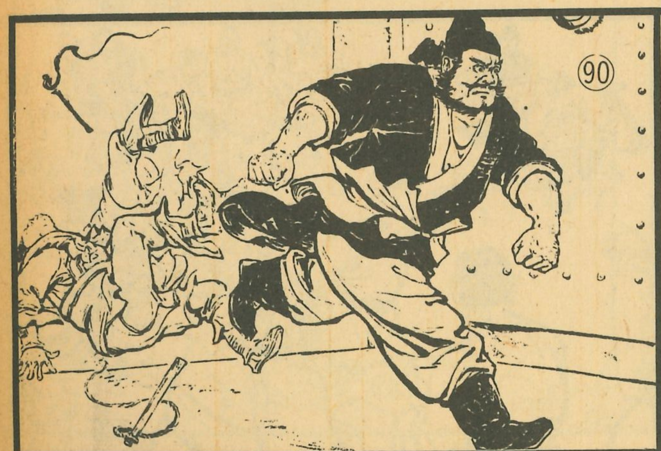


87　走到館驛門前，看見五六十個老人，都在那裡痛哭，張飛覺得奇怪，上前詢問原故。

88　衆老人答道：「督郵威逼縣吏，要陷害劉縣尉。我們知道了這個消息，都來苦苦求情，不想看門人不放我們進去，反而把我們毒打！」



89　張飛聽了，氣得兩眼圓睜，牙齒咬得格格作响，立刻滾鞍下馬，大踏步的衝進門去。



90　看門人想攔阻他，擧鞭要打，張飛奪過鞭子，「撲」的一拳，打得看門人跌出去有幾步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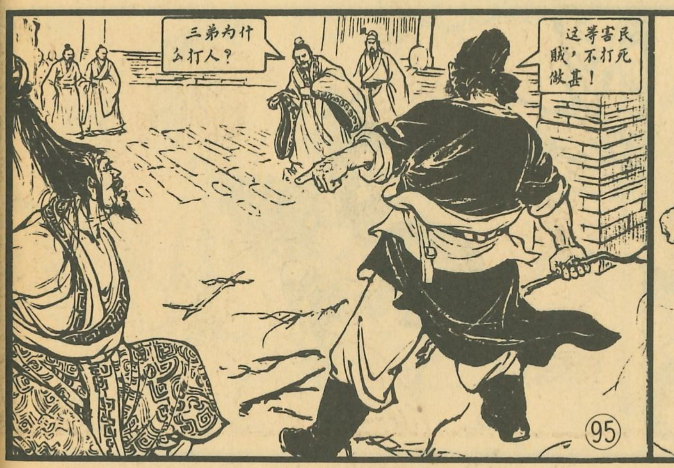


91　張飛衝到裡面見督郵坐在廳上，正把縣吏捆倒在地。他就大喝一聲，上前去揪督郵。

94　張飛把督郵綁在馬樁上，折下柳條，照着督郵兩腿使勁抽打。一連打斷了十幾根柳條，打得督郵殺豬般的叫喊求饒。



92　督郵還來不及開口，早被張飛揪住頭髮，扯着往外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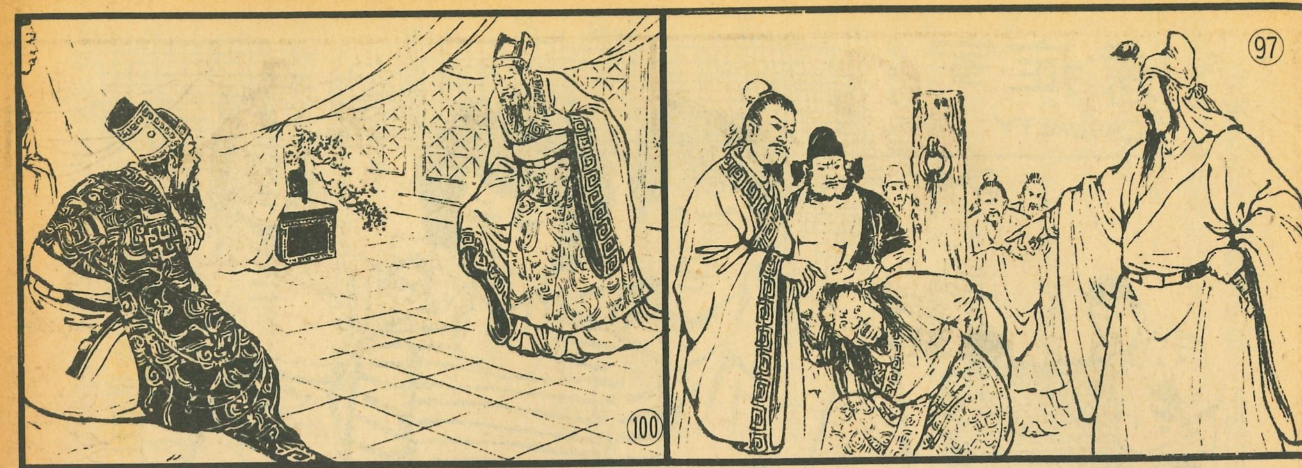


95　劉備聽得衙前吵吵鬧鬧，出來查問！看見張飛在捆打督郵，不覺大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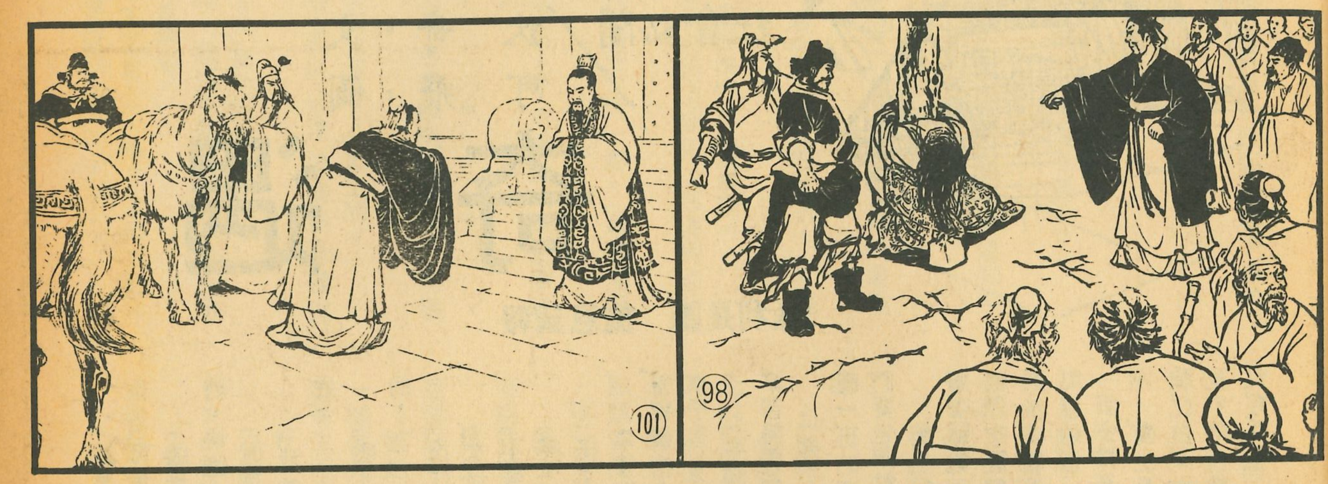
93　張飛扯着督郵，直到縣前。老百姓哄動起來，亂紛紛的跟在後面，拍手稱快。

96　督郵一見劉備，連忙求告道：「玄德公救我性命！」劉備到底是面慈心軟的人，急忙喝住張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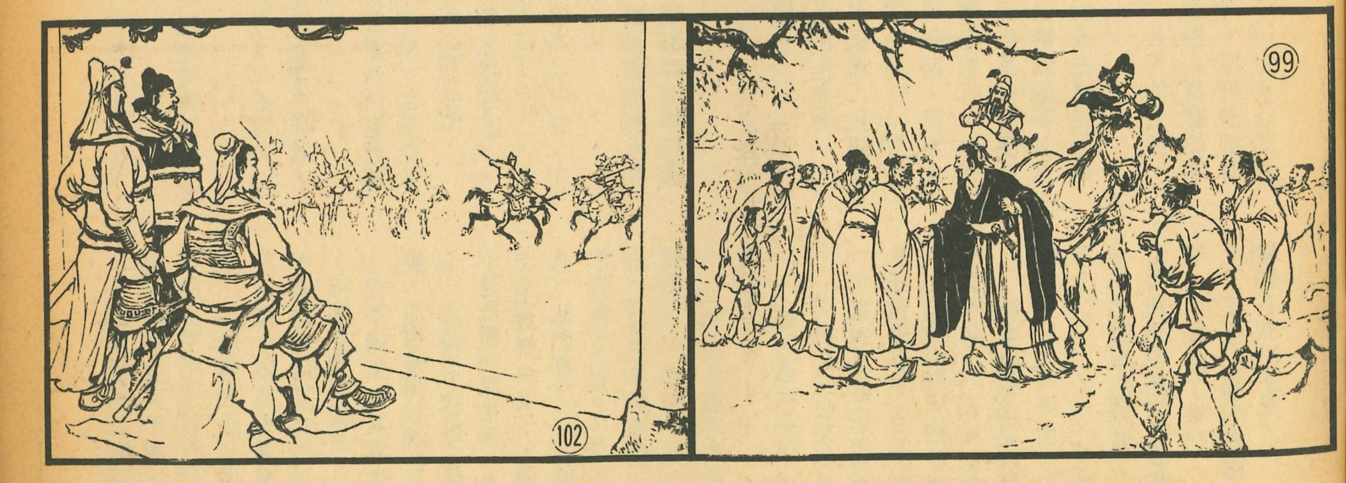
97　這時關羽走過來說道：「哥哥立了許多功勞，只做了一個小小的縣尉，還要受督郵的欺辱，現在壞人當道，怎能容得下我們兄弟，不如殺了督郵，棄官回鄉，另作長遠的打算。」

100 督郵挨了一頓打，羞惱萬分，回去就將這件事報告了定州太守，太守行文各處，捉拿劉備。



98　劉備聽了，就取出縣尉的官印，掛在督郵的脖子上，斥責他道：「像你這樣欺壓百姓，本應該把你殺掉，現在姑且饒你一條性命。這官印交還給你，我們從此走了！」

101 劉、關、張三人離開安喜縣後，便去投奔幽州牧劉虞。劉虞私下把他們留在家裡。



99　劉、關、張三人依舊帶了二十幾名親隨，離開安喜縣。老百姓感念劉備的好處，都戀戀不捨，扶老携幼的相送出城。

102 劉虞上表奏明劉備以前的戰功，說明他是漢室宗親。朝廷赦免了他鞭打督郵的罪，任命他爲別部司馬，平原縣令。劉備來到平原，有了一些錢糧和軍馬，漸漸恢復了往日的氣象。　（本段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奇遇

唯利是圖　施恩望報

「班車就快開了，快快！」

「可是……」

「這班開了，下一班便得再等半小時，快跑！」

「但我的袋很重啊！」

「我替妳拿好了！」衡生接過了袋。

「喲！裏面裝了什麼東西，這麼重的！」

「沒什麼！祇是那些必需品吧。」

「女孩子眞是多雜物。快跑！」

「不要……我支持不住了。」

「唔，車開了。快趕！」

「搭下一班吧。」

車子已由總站開出，雖然衡生拖着穎儀拚命趕，但怎樣也叫不停那部車子。

「早知追不上就不追了，我現在可辛苦得要命呢！」穎儀說。

「你不知道這條線的巴士是每一小時一班的嗎？錯過了這班車，我想我們要坐四點鐘的那一班了。」

衡生趁着這天公司假期，帶着未婚妻穎儀到大嶼山寶蓮寺旅行，本來他們吃罷齋菜後就準備坐車到梅窩，然後乘船返回香港，沒料到追不上三點鐘的這一班巴士，就要在車站呆等一個小時。

衡生是一家出入口公司的主任，職位並不太高，有一張討人喜歡的臉孔，待人接物也很圓滑，但可惜卻有點輕浮。

也由於這份輕浮卻輕而易舉地交上了女朋友。不過，同時他亦被這個女朋友牢牢地纏上。

要說穎儀是一個老練的女孩子並不適當，因爲她畢竟是蠻可愛的，祇不過她利用了女孩子初戀的那份溫純，牢牢地纏着衡生。

不過衡生其實也是死心塌地愛穎儀，他也樂得被纏着。

「你看，相差一個小時，回到香港不是已經天黑了嗎？眞倒霉！」

「車就快到了，還怨什麼！」

他們等了近一個小時，另一班車才到達。

「這班車這麼空，平常也沒有客的嗎？」

「我猜大概不可能。可能今天不是假期吧！」

「看那個老婆婆！」

司機正發動着馬達。

那老婆婆正向巴士這邊趕來，而且邊行邊揮手，示意司機不要開車。

「還不叫司機停車。」穎儀推着衡生的手說。

衡生這時正在發呆，聽到穎儀這麼說，才懂得有反應地大叫：「停車！」

司機急忙煞停了車，他在倒後鏡也看到那追來的老婆婆。

司機開了車門，老婆婆艱辛地爬上了巴士的那兩級樓梯，但腳步好像有些不穩的感覺。

「不要緊嗎？」穎儀看到那老人家跟跟蹌蹌一副疲倦的樣子時，就對坐在旁邊的衡生說。

衡生聳聳肩。

「我看沒事吧！」

老人家已經閉着眼睛靠在椅背上喘氣。

巴士開動後，衡生和穎儀似乎已經忘記了老人家的事，在開始討論他們的婚姻大事。

「沙田的也不廉宜啊，要千多元一呎。」

「我不是說搬到愉景灣嗎？那邊空氣好，空間面積又大。」

「唔……我想想吧。」

老實說，每次說到結婚，衡生就感到頭痛，買樓又不夠錢，租樓又痲煩，還有禮金、酒席……

「哼！一說到買樓，你就那麼冷淡。」

穎儀繃着臉，把頭轉了過去。

但忽然她又使勁地推一下衡生。

「甚麼事？」

「啊！你看！」

剛才那老婆婆正低聲呻吟着，頭正無力地倚着窗門。

「大概是剛才走得太急吧！」

「我們去看看她吧！」穎儀說。

兩人站起來，走到老太婆的身旁。

不是醫生也可以看到老太婆的情況是相當惡劣的。她的臉色蒼白，口唇微顫，而且氣息很微弱，雙手痛苦地捂着胸口。

「老婆婆。」穎儀叫着。

老婆婆沒有反應。

「會死嗎？」衡生說。

「還這樣說，你有沒有藥油？」

「沒有啊。」

「我們總不能袖手旁觀，快通知司機吧。」

衡生立刻趕過去通知司機。

司機煞停了車，走過去看一看老婆婆。

「啊，看來不太好的樣子。」司機說。

「有什麼辦法嗎？」穎儀說。

「我看要把她送到長沙那邊的急症室了。」

「那我們還不快一點。」穎儀催促道。

司機又跳上了司機位，開動車子向前疾駛。

* * *

「到了，急症室就在前面。」司機說。

「那現在怎麼樣？」衡生問。

「還不趕快送這位婆婆到醫院去！」

「我……」衡生瞪大着眼睛。

「對啊，我可不能離開啊，而且車上還有其他乘客。」

衡生望望車上，除了他和穎儀外，就祇有幾個剛上車的小孩子。

「你總得想想辦法啊，這是你們司機的職責吧？」

「我們……呃……我們只是司機。」

衡生拿他沒法。

「眞不負責。」

但生氣那有用，老婆婆這時氣若游絲。

「衡生，怎麼樣？」

「怎麼樣？眞倒霉！」

「送老婆婆到急症室吧。」穎儀說。

「你們眞好人。」司機說。

「我們送老婆婆到急症室，那可不是我們該做的……」

「你眞狠心，我……」

衡生看見穎儀快要發脾氣，趕緊點頭答應了，但心裏仍然極度的不悅，嘆一口氣說道：「眞倒運！」

衡生和穎儀扶了老婆婆下車，但老婆婆已經不能夠走路。

結果，衡生揹着老婆婆，走到急症室去。

雖然祇是一個短距離，但是揹着一個老人，到底也是不輕，何況她還在衡生的耳邊拼命地呼吸。

好不容易才走到急症室。

「眞要命！」衡生放下了老婆婆後，口中唸唸有詞地說。

「好——交給你們了。」衡生拖着穎儀就走。

「喂！」護士叫着他們：「你們還未替病人登記呢！」

「我們替她登記？」衡生詫異地回應。

幸好穎儀壓制着衡生，將剛才的遭遇告訴那個護士。

「你知道這位老婆婆有沒有親人和朋友嗎？」

「我怎麼會知道？我們剛才不是和你說過，我們祇不過是偶遇的嗎！」衡生不耐煩地說。

「對，我知道了，祇不過這是我們的職責，我們是有必要知道他人的身份。」

「好吧，我對你多說一次……這成了嗎？」

「可以了，不過請你在這裏填上你的姓名和地址，還有你的身份証號碼。」

「眞痲煩！」衡生眞覺得這天倒霉透了——趕不上巴士，還有碰到這位老婆婆。

「我替你填吧。」還是穎儀接過了紙，將需要的資料填了上去。

「唉！我以後不要做好人了。」衡生說。

「不過，每個人都應該有互助互愛的精神……」穎儀不高興地回答。

衡生見穎儀不高興，再也不敢嚕嗦了。但穎儀仍然露出不悅的樣子。

「喔！骨頭好酸。」衡生扭轉着頭部的肌肉。

穎儀看見衡生那副樣子，還是放

軟下來，沒有再責備衛生。

「舒服嗎？」穎儀輕輕地按摩着衛生肩膊上的肌肉。

衛生斜眼望一下穎儀，說：「舒服多了。」

＊　＊　＊

兩個星期後，當衛生下午返回公司上班時，接待處的馬小姐就叫着他：「林先生。」

「有什麼事嗎？」

「有一位韋律師在會客室等你。」

「韋律師？我不認識。」

「但他說有重要事來找你的。」

「好，我到會客室看看。」

衛生走進了會客室，看見一個西裝畢挺、三十來歲的中年男子。

「韋律師？」

「對，你是林先生？」

衛生點了點頭。

「請問，找我有什麼事？」

「我是接受委托，執行車女士的遺囑的。」

「車女士？」衛生詫異地問。

「對，是車藍梅女士，她剛在十日前逝世了。」

「但我不認識這個人。」

「是你送她到急症室的。」

「喔！我想起了，原來是那位老婆婆。」

「對。」

「那老婆婆有什麼吩咐嗎？」衛生開始對這律師的來訪發生了興趣。

「我剛才說過，我是來執行車女士的遺囑的，因爲她在死前一天，曾經清醒過來，還吩咐我爲她預立遺囑，而其中一項，就是爲了報答你的好意，她特別分配一些遺產給你。」

「這怎麼可以……」其實這不是衛生的眞心話。

「遺囑已經訂好，她寶馬山道的一層樓將會屬於你的。」

「一層樓？」

「對，是一層樓，詳細的資料在這裏。」

衛生接過了文件夾，他的手有點顫抖，雖然他拚命壓制着內心的興奮，但嘴角上卻阻止不住那將要爆發出來的笑容。

「但我不是爲了錢才帮她的……」

「但這是車女士的一番好意，你明天到律師樓辦理手續吧。」說罷，韋律師就將一張咭片交到衛生的手裏。

衛生這時眞的想「嘩」的一聲大叫出來，但他仍極力壓制着那份喜悅。

等到律師走了以後，他再也壓制不住那歡欣的心情，情不自禁和自言自語起來：「我的新居有着落了，我的婚筵有着落了。對，我要通知穎儀。」

電話接通了。

「喂，喂，是穎儀嗎？」

「是，是你，衛生。」

「對啊，我們發達了。」

「發達？」

「我們有一層樓，有一層位於寶馬山道的樓啊。」

「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穎儀被弄得有點莫名其妙。

衛生將剛發生的事說了一遍，穎儀才明白是什麼的一回事。

＊　＊　＊

兩個月後，衛生和穎儀結了婚。

「穎儀，我們結婚用了一筆錢，還要在銀行透支，我想我們不如將這間屋按了給銀行，可使我們有多點錢週轉。」

「好，但你想按多少錢？」

「按六十萬吧。」

「這麼多？」

「不多了，我聽朋友說，買股票可以賺許多錢，他祇是用了十多萬，就賺了三十多萬，我想我們也不可以放過機會啊。」

「但炒股票風險很大哩！」

「不怕的，我已經分析了好幾隻股票。祇要現在買入，說不定下個月或者下個星期就可以雙倍賺回來！」

「你可不要胡來啊！」

「你放心，我是十拿九穩的。」

衛生將屋按給銀行後，就將手上的現金全部買入了股票。

衛生購入股票的時間是十月初，那時恆生指數已經迫近四千點，似乎四千關口已經指日可破。

三千八，三千八百五十，三千九，三千九百一十，三千九百二十，三千九百……

一切利好消息正源源不絕之際，突然……

突然整個世界，整個世界的股票局勢都變了，變得那麼突然，幾乎令全部股民都措手不及。

恆生指數大幅滑落，由三千九百多點，一直滑落至二千點。

衛生的美夢亦由夢中突然驚醒，他所渴望的一切，突然全部化爲烏有，他的平治汽車，他的勞力士錶，還有他的歐遊大計，最要命的還是他的銀行債項。

「我們現在打算怎辦？」穎儀問衛生。

衛生沒有回答。

「我不是叫你不要隨便投資嗎！」穎儀埋怨地說。

「現在埋怨有什麼用？」衛生反駁道：「我以爲十拿九穩的，誰知人算不如天算。」

「好了，我不埋怨你，但我們現在怎辦？」

「繼續捱下去吧，反正我們的透支戶口還有些錢可以用，而且將那些股票變賣了，我們還有些少錢可以拿回來。」

這總算是表面上將問題解決了，衛生不得不承認又打回了原形。

＊　＊　＊

冬天似乎比往年來得早。碰着這寒冷的天氣，以及股票下跌後的惡劣心情，衛生的心情特別煩悶。

才一年——一年前承受了一間價值近百萬元的房子，而這一年簡直像夢境般的日子，但絕對想不到在一年後……

一切都消逝得無聲無息，還有欠下銀行的一筆債。

十二月的下午似乎比早上溫暖得多，但卻溫暖不到衛生的心。

寶蓮寺仍然是那樣的莊嚴寂靜。巴士站旁仍然沒有乘客在等車，祇有衛生和穎儀在趕往巴士站的途中。

「看，車快開了！」衛生說。

「不趕了，累了一整天，反正我們搭下一班車也無妨。」

「要等一個小時呢，追吧！」

衛生拉着穎儀追趕。來到車站，僅僅趕得及上車。

「這次總算趕上了……」衛生喘着氣說。

「是趕上了……但差一點就死掉。」穎儀邊喘氣邊說，接着埋怨：「眞不懂得體貼太太。」

「坐下來再說吧！」

「坐那兒？」

「反正祇有我們……」

衛生本來想說祇有我們兩個，但看清楚，原來車裏面還有一個老太婆。

而那老太婆和他們一樣，也是不停地在喘氣，相信她亦因爲剛剛追趕而來，因此耗費了不少氣力，所以現在仍然未恢復過來。

「眞巧！」衛生說。

「什麼？」穎儀答道。

「我說眞巧！」

「不明白。」

「一年前，我們因爲坐這班巴士得到一筆意外之財，沒想到一年後……」

「你想到那裏了？」

「沒什麼，祇是隨便想想吧！」

巴士在野外走着，但衛生並沒有被車外的景色所吸引。

他的眼神不停地望向老婆婆的一邊。

車子經過一堆石地，車身在不停的搖晃。

突然，衛生嚇了一跳。因爲，老太婆不小心地將頭碰着了玻璃窗，發出很響的「砰」的一聲。

剎那間，衛生就急忙地走到老太婆的位子前。

「你，不要緊嗎？」衛生問。

那蒼白的面孔轉過來，聲音沙啞地回答：「沒……沒什麼。」

但衛生卻看到老太婆的額角上，滲出微微的血絲。

「你……你的額角。」

老太婆用手摸額角，才猛然發覺額角上正在流血。

「啊！」老太婆不禁慌張起來。

「沒事的，婆婆！」穎儀也走過來看個究竟。當她看到老太婆那副慌張的神色，連忙安慰着她。

「眞的嗎？」

「是，是眞的。」穎儀答道：「我這裏有一塊藥水膠布，我替你貼上吧！」

「謝謝你……」

「不要緊！反正是舉手之勞。」

「你們兩人眞好，是夫婦嗎？」

穎儀點了點頭。

「我老了，沒有用了，竟然連一程車也捱不住！」

「這不是你的錯，是這裏的路實在太崎嶇了。」穎儀安慰着說。

「我丈夫姓林，人們都稱我做林老太，我是到寶蓮寺拜神的。」

「哦！林老太，爲什麼你不找人陪你一起來呢？」衛生接着問。

「唉！我丈夫一早已去世了，我的兒子也早死了，所以什麼事都是我一個人去做。」老太婆答道。

「眞不好意思！」衛生說。

「沒什麼，反正他們死了已十多年，而他們要我忙碌亦有十多年了。」

「爲什麼呢？」穎儀奇怪地問。

「我丈夫生前就喜歡買屋買樓，死後剩下一大堆房產，現在就由我去忙碌打理租務。」

衛生聽得睁大了眼睛。

「本來我想將那些屋全賣掉，但我覺得錢對我並不重要，所以我索性就暫時將它保留收租吧。反正就因爲這樣，而且還可以讓我打發時間。」

「對，對。」衛生不停地點頭。

在回香港的渡輪上，穎儀很小心地照顧着老太婆，而衛生則在旁不斷的盤算着。

當他們送老太婆上的士以後，衛生問穎儀：「老太婆有沒有說什麼呢？」

「說什麼？」穎儀不解地皺起眉頭。

「哦！我是問有沒有說什麼特別的？」

穎儀還是摸不着頭腦。

「她祇是說一個人住，很寂寞，叫我們有空去探她。」

「那眞好！」

「外交辭令嘛，你怎認眞起來？」

「管它外交不外交，而我想也許不是外交辭令吧。如果眞的去拜訪，也許她會很高興。」

「無聊。」

「我不是這樣想。」

「難道你猜想你去拜訪她，她會分一點財產給你嗎？」

「當然不是！只是我覺得老人家一定需要人照顧，難道你沒有看電視上的宣傳短片說，要好好對待老人家嗎！」

「誰信你！」

「相信我吧，我不是以金錢爲目的，但……」

「給我猜對了，是不是？」

「有了錢，我們的生活可以改善，是不是？」

穎儀聳聳肩。

「明天我們就去看看她吧！」

「這麼快？」

「要打鐵趁熱嘛！」

「好吧！隨便你。」

「明天我們買一些點心去吧，老人家都喜歡這樣。」

「想以這些討好人嗎？」

「試試看就知道。」

穎儀嘆一口氣，說：「我眞不相信奇蹟會出現兩次。」

＊　＊　＊

翌日，衡生和穎儀就走到林老太在般咸道的住所去探望她。

「妳猜林老太在嗎？」衡生問。

「不知道呢。」穎儀答。

「很大的門啊！」

「對呀，林老太是有錢人嘛！」

差不多一分鐘，才聽到林老太的應門聲。

「啊！是你們……」林老太立刻認出是衡生和穎儀。

「是啊！今天精神怎麼樣？」

「好多了，來來，進來坐！」林老太立刻客氣地招呼衡生夫婦入屋。

「打擾你了……」衡生和穎儀就走進屋內。

「那裏話！」

衡生走進屋內，看見屋內的陳設，不禁暗暗對穎儀說：「嘩！好多古董啊！」

林老太看到衡生的神情，似乎已經猜到衡生正在注視着她的古董，說：「你也欣賞古董嗎？」

衡生搖了搖頭。

「不過，其實我也不懂。」林老太答道：「但我丈夫對我說，那些古董很值錢，例如那個明朝的，價值十多萬，但我仍然是不懂得欣賞。」

衡生聽到那些古董這麼值錢，不禁瞪大了眼。

還是穎儀比較冷靜，她用手肘撞一下衡生，才使衡生將那驚愕中恢復過來。

「林老太，這裏有一些點心給你！」

「太客氣了！」林老太接過點心，不停的連番道謝。

衡生和穎儀在林老太的家坐了一會後，便告辭了。

「有空多來啊！」林老太在門口送衡生夫婦時，握着穎儀的手說。

「一定，一定。」穎儀答道。

衡生在等車回家時，心情輕鬆地對穎儀說：「起步不錯吧？」

「看你那副貪婪相，我就沒有你那般樂觀了。」

「爲什麼你這樣想？」

「我倒沒有你那般貪心，終日在打林老太的主意，你沒有注意到林老太根本就沒有懷疑我們，而且還非常關心我們，甚至……」

「算了吧，是我貪心好了。」衡生說。

兩人回家以後，一直都沒有再提及老太婆的事，直至兩天後的晚上，

電話突然响起來。

衡生拿起電話。

「喂，喂！」

「是你，衡生嗎？」

「是，你是？」

「我是林老太啊。」

「啊，林老太。」衡生很像被電殛了一下，突然跳了起來。

「你們吃過晚飯沒有？」

「早吃過了，你呢？」

「我吃過了。其實眞不好意思，前幾天你們來探我，我沒有好好的招呼你們，所以我今天特別到街上買了一些菜和肉，弄了幾個菜肉飽，想送給你們吃。」

「那怎好意思呢？」衡生說。

「我明天送來給你們，怎麼樣？」

「不敢當，不敢當。」

「不要客氣，告訴我你們的地址吧！」

「不好意思的，不如我們到你府上吧。」

「啊，不要客氣，反正明天我要出來走一趟，就這樣吧。」

衡生對林老太說過了地址，心裏有壓制不住的雀躍。

「穎儀……」衡生大叫着。

「什麼事嗎？」

「明天林老太來探我們呢！」

「這怎麼好意思，她一把年紀，還要她這般勞碌。」

「我勸過她了，但她硬說要……」

「我等會打個電話給她，去安排接她來吧。」

「穎儀，妳眞細心。」

＊　＊　＊

穎儀做妥家務後，就撥了電話給林老太。

「林老太怎麼說？」

「看你那個樣子，我已經安排好明天接林老太，還有她答應晚上在我們家裏吃晚飯，記着晚上買點燒味回來加菜啊！」

「哦，一定一定。」衡生連忙點點頭。

其實，當時在衡生的心裏有着說不出的喜悅，因爲林老太竟然答應到他們的家吃飯。

翌日，衡生放工以後，就立刻到燒味店買燒味去，然後雀躍地趕回家。

當他用鎖匙開門時，發現家裏是靜悄悄的，完全沒有人在。

「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衡生到厨房一看，看到煮了一半的食物丢在那裏，衡生突地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兆。

當他返回房間，就發現有一張十分潦草的字條，但無論是怎樣的潦草，他都認得那是穎儀的字跡。不過，字體這般東拉西扯，那顯然是在十分忽忙下寫的：

「林老太突然昏倒，我叫了救傷車將她送入醫院急救去。」

衡生雖然沒有在字條上看到是送往那一間醫院，但他已經猜想到那可能是一家公立醫院。

於是他打電話四處去查，終於他查到是瑪麗醫院。

衡生立刻走出門口，召了一部的士趕到瑪麗醫院去。

在三樓病房的走廊外，衡生找到了穎儀。

當他見到穎儀時，他也嚇了一跳，因爲那時穎儀神色凝重地坐在走廊的長椅上。

「喂，穎儀。」

穎儀聽到呼喚，就像嚇了一跳地抬起頭來。

「啊！」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啊？」

「林老太說要幫我燒飯，我說不好，但她堅持要做，但沒料到她沒說了兩句，就接着暈倒了，當時我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後來稍爲冷靜下來，就立刻打電話叫救傷車。」

「那林老太現在究竟怎麼樣？」

「不知道。」

「究竟林老太會不會死呢？」

「不會的，不會的，林老太這麼好人，她不會如此早死的。」穎儀激動地說。

「我知道，我知道。」衡生拍拍穎儀的膊頭。「但我是怕她死了以後還沒有立遺囑……」

「你——」穎儀怒目瞪視着衡生：「你竟然說出這句話，你眞的不是人！」

「我不是這個意思！」衡生緊張地安慰着穎儀。

就在這個時候，負責治理林老太的醫生正由手術室走出來。

「醫生，病人怎麼樣？」穎儀問。

「妳是病人的家人嗎？」

穎儀搖搖頭，說：「不是。」

「那麼病人的家人呢？」

「林老太好像沒有比較親近的家人的。」

「啊，是這樣。」

「醫生，林老太現在情況如何？」衡生再緊張地追問。

「她的生命暫時總算沒有問題。」暫時這兩個字，在穎儀的耳朵裏，就像是一支銳利的箭插進來一樣，因爲這正意味着一種潛伏的危險。

「病人有很高的血壓，這一次她總算暫時可以渡過危險，但下一次卻未必有這樣的運氣了。」

「那麼病人要住院嗎？」

「要，我相信我們要替病人徹底檢查。」

「我們現在可以看病人嗎？」穎儀問。

「可以，不過病人現在還是半昏迷期間，所以你們最好暫時不要喚醒她，讓她慢慢恢復知覺。」

穎儀和衡生點了點頭，然後走入病房去。

祇是數小時的光景，在病榻的林老太，似乎是換了另外一個人似的，她消瘦的面容，乾涸的咀唇，令穎儀忍不住就哭起來。

「不要這樣。」衡生安慰着太太說。

「眞可憐！」

「對，林老太眞可憐。」

「我們要好好的照顧她。」

「對，要好好的照顧她。」衡生附和着說。

穎儀望一望衡生，然後嚴肅地說：「衡生，我們要照顧林老太，不是在乎錢的問題，因爲我覺得人生活在世上，是要做一些有意義的事，而侍候林老太是一項重要的使命，因爲我可不能見着林老太孤伶伶的沒人照顧，我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

衡生見到太太那副嚴肅的樣子，立刻就明白到太太說這句話是認眞的，但心裏卻又有點不贊成太太這個做法。

「好吧。」衡生答道。

穎儀自從林老太入醫院以後，就幾乎每天都到醫院侍候。

而衡生亦隔一兩天就去探望林老太一次。

這一天，衡生亦於放工後趕到醫院探望林老太。

「今天好一點嗎？」衡生問。

「還是這樣，我看……」

穎儀立刻制止着林老太。

林老太望一下穎儀說：「妳眞好，妳不是我的什麼人，卻這樣侍候我。」

「不要客氣嘛，人與人之間，不是要互相帮助嗎？何況人說香港是一個功利社會，人情如紙一般薄，我就不贊成這個說法，更何況林老太妳是需要人照顧的。」

「穎儀。」在林老太的眼眶裏，這時正閃出一顆晶瑩的淚珠。

「林老太，妳要早一點康復啊。」

穎儀捉着林老太的手說。

「衡生，我可不好意思了，整日霸佔了你的太太。」

「沒關係，讓她多學學吧。」

「林老太，我一定要讓妳長生不老地活下去。」穎儀說。

「傻孩子。」林老太笑着說。

「穎儀，麻煩你明天早上替我叫韋律師來，我有事要托他做。」

「是你昨天和我提及的那位韋律師嗎？」

「對。」林老太點了點頭。

衡生聽到林老太說要叫律師來，不禁緊張地聽着。

穎儀看見丈夫那個緊張的樣子，不期然地覺得不好意思，向衡生怒視了一眼。

衡生看到太太的反應，立刻就知道是什麼的一回事，並迅速收斂起他那副緊張的神情。

當衡生和穎儀在返家的途中，衡生還是忍不住問穎儀：「林老太說找律師，有沒有什麼暗示啊？」

「沒有。」

「你爲什麼不問問她？」

「有什麼好問的，反正這又不干我們的事。」

「那又不一定啊，可能她修改遺囑，給我們留下一大筆遺產呢。」

「衡生，我不是和你說過，奇蹟是不可能出現兩次的嗎！」

「話是這樣說，但是……」

「不要胡思亂想了，努力一點踏實地工作吧。」

＊　＊　＊

過了兩天，當衡生在公司上班的時候，電話響起來。

他拿起來聽，喂了兩聲以後，但對方卻沒有回答。

「喂，喂。」他再大聲的應了兩聲。

「衡生。」是穎儀的聲音。

「是穎儀，究竟是什麼事？」

「林老太……」穎儀泣不成聲。

「林老太怎麼了？」

「林老太她死了。」

「什麼？」

「是的，林老太剛剛死了。」

「我立刻來。」

衡生趕到醫院，剛好見到林老太的屍體被移走，他安慰着已經哭成淚人般的太太，心情卻相當矛盾，因爲林老太畢竟已經死了，他這一次有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呢？

＊　＊　＊

兩日後，衡生吃過午飯後返回公司上班時，接待處的小姐告訴衡生有一位律師正在會客室等他。

衡生立刻就緊張地走進會客室。

當他走進會客室時，原來穎儀也在裏面。

「穎儀，你也來了？」

「是韋律師通知我來的。」

「我今天來是講及有關遺產的事的。」韋律師說：「林老太留給你們兩層樓，請你們簽收。」

「但……」

「你們簽收吧，因爲那是死者生前的一番心意。」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資格接受，」衡生說：「因爲……」

「你不要介意，林老太早知了，但她對我說，令夫人服侍病人的態度，不是以金錢掛帥的人可以做得出來的。」

衡生慚愧得點了點頭，說：「這樣，我更不能接受，就麻煩律師你替我捐給慈善機關吧。」

（全文完）



俠情倫理恩怨錄／三川客・文／可飛・圖

仙笛奇緣（上）

漫遊桃林山色　突來女魔糾纏

和風吹柳綠，細雨點花紅，正是淮南的暮春佳節。

山野間到處怒綻着紅紫，到處飄蕩着迷人的花香，林中的黃鶯，天空的雲雀，大鼓舌簧，彷彿也在歌頌着春光的爛漫。

小盼與丫鬟東施，一早從莊裏偷偷的溜了出來，就是希望一覽在萬山環抱下的暮春佳境。

＊　＊　＊

清風徐來，沁人心脾。

間聞淙淙流水，飽覽林泉山色，的確是一件令人氣爽神清的事。

小盼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帶有清香氣息的新鮮空氣，然後從澗旁採了一枝淡黃色的蕙蘭，邊行邊嗅道：「當眞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

徐徐跟在小盼身後的丫鬟東施，忽然嫣然一笑道：「小姐……」

小盼嗔聲截斷她的話道：「你這個爛了嘴的，就是狗口裏長不出象牙，我現在是什麼打扮，你還叫我小姐作甚？」

東施伸了伸舌頭，無可奈何道：「那麼應該怎樣稱呼？」

小盼整整頭上的公子帽，理理身上的長襦，輕輕一甩長袖，神氣地道：「你當然應該稱呼我爲公子或少爺……」

她杏眼一瞪，接着道：「若是再聽見你叫我小姐，看我擰不擰掉你的嘴巴？」

東施作了個鬼臉，道：「我才不叫你做公子或少爺呢！」

小盼道：「爲什麼？」

東施道：「人家的公子少爺出門大多數只有帶着書僮小廝的，那有帶着個丫鬟到處遊山玩水的，豈不笑掉人家的大牙！」

小盼輕蹙柳眉道：「那麼要怎樣稱呼法？」

東施笑道：「當然以夫妻相稱最爲妥當嘛！相公你說是不是？」

小盼展開眉頭，道：「你這小蹄子，就是詭計多端，一句話就擢爲我的平輩，這鬼心眼兒是打從那裏生出來的？」

東施道：「什麼鬼心眼兒？我只是看見你手上的『夫妻蕙』才想出來吧了！」

小盼把蕙蘭擧起細心一看，始發覺花剪上是雙花並蒂的，一朵淡黃、一朵却些微淡綠，剔透無比。

她橫了東施一眼，淡淡道：「什麼夫妻不夫妻的？一個剪兒出兩朵花兒又有什麼出奇。」

東施道：「喲，這是自古的口碑，可不是我胡言瞎說，上下結花的稱爲姊妹蕙，並頭結花的就稱爲夫妻蕙……」

小盼似乎並沒有留心東施在說些什麼，她突然怔怔的望着遠處出神。

東施猶在嘰咕着，過了一會，見

小盼沒有回答，才發覺她神色有異。

老半天，小盼才回過神來，對東施道：「你有沒有聽到了什麼？」

東施側起了耳朵，又是老半天，才笑嘻嘻道：「是了，樹頂上那隻鶯兒唱得蠻好聽。」

小盼狠狠瞪了她一眼，嗔聲道：「我道你這丫頭只是爛了嘴，看來耳朵也不中用了！我說的是由那邊山崗傳來的笛子聲！」

東施側耳再聽，除了風吹草木和鳥兒呢喃外，却什麼也沒有聽見。

小盼却喃喃道：「笛淒春斷腸，若用此言比喻，最爲恰當了。」

她一面說着，脚步也隨着好奇心的驅使，不由自主的向山崗走過去。

東施當然也緊隨着她，却只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 * *

穿過一片桃林，跨過兩澗流水，不遠處已可見到一條蜿蜒的小徑，通上山崗。

東施此時也已隱約聽到由崗上傳來的笛聲，她雖然不精樂理，但是聽了如此傷感的笛聲，也不禁爲之淒然動容。

小盼擧目凝視，只見崗上煙光凝翠，却闃無人跡，笛聲顯然是發自崗後，經崗上劃空傳來。

能夠把笛聲傳音數里的人，武林中已不多見。

小盼沉吟了半晌，對東施道：「弄笛的人若非世外謫仙，就是武林中的奇人了……」

東施雖然不懂武功，但是能夠在荒野間巧遇奇人，也的確是一件使人振奮的事。

她也沉吟了半晌，突然抬頭嗄聲道：「若是魔頭呢？我們豈不巴巴的趕去送死？」

小盼笑道：「你這胆小鬼，害怕的就回家睡覺吧！」

她雖然笑着，但已笑得不大自然了，脚步也隨着心跳加快，她就是喜歡嘗試。

東施也並沒有回家睡覺，年輕人就是愛好找尋刺激。

* * *

越過山崗，迎面又是一排桃林。

笛聲從桃林內傳出，音韻悠揚，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彷彿桃花也聽得入神，禁不住落了幾點珠淚。

東施鼻孔濕濕的，似乎也險些要流淚了。

她四顧了一週，喃喃道：「看來此人非但不是謫仙，也不是魔頭，而是一個斷腸人！」

小盼忽然道：「你說什麼？」

東施道：「我說對方九成是個斷腸人。」

小盼喃喃道：「斷腸人……斷腸人……蜀東一笛斷腸人，遙聆一聲人斷魂……」

她大力一拍東施的肩頭，接着道：「是了！斷腸笛，是昔日武林中的大俠斷腸笛！」

東施撇了撇嘴，道：「大俠斷腸笛？我好像沒有聽老爺說過？」

小盼道：「可是這位老前輩已很久未有在江湖露面了！」

東施道：「什麼事也不要緊，最要緊的就是這位老前輩是不是好人？」

小盼道：「我少時曾聽爹爹說，昔日武林能眞正稱得上大俠的，除了我爹爹外，還有七人，而大俠中的大俠，却只有斷腸笛老前輩才能德高望重了。」

東施道：「老爺也是大俠？」

小盼道：「當然是……」

她不待東施開口，立即接着道：「廢話少說，我們快些入林拜見前輩高人去吧！」

* * *

笛聲果然發自林內，是桃林中的一塊小空地。

空空的草地上有一塊大青石，青石上兀坐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他手中横竪一枝蘆笛，微合雙目，笛聲竟然是他奏出來的。

少年雖然衣衫襤褸，却有種說不出的飄逸之感。

更奇的是，青石旁竟也圍着一羣村裝打扮的婦孺，聽得如癡如醉，宛如醉酒。

少年彷彿也沉醉在自己的世界裏，對外間的事物一無所睹。

小盼的臉蛋紅得就像樹枝上的桃花。

東施眼睛睜得大大的，久久才吃驚道：「這個小子就是大俠斷腸笛？」

小盼本已通紅的臉蛋，此刻更加紅到耳根子了。

青石上的少年突然轉過頭來，向這邊横了一眼，又再閉上眼睛。

他雖然開眼轉頭，但笛聲居然仍舊淒婉悠揚，絲毫沒有間斷。

小盼被他看了一眼，也不知不覺地垂下了頭，心兒幾乎要跳出口腔。

東施正想開口抬扛，忽然「嘩啦」一聲大響，左邊數株桃樹，突然倒了下來。

樹倒了下來，却多了四個濃眉大眼的勁裝大漢。

圍在少年旁邊的婦孺，猛然在夢中驚醒，登時慌得哄然而散，向右邊的桃林作鷄飛狗走。

小盼抬頭望右方，始發現不遠處有幾縷零零落落的炊煙嫋嫋上升，才知道附近還有村落。

再轉目投向青石上的少年，却見他猶自兀坐石上，仍然閉目弄笛，似乎還不知來了四名不速之客。

爲首的一名大漢首先大喝道：「我還道是斷腸笛現世，所以特別趕來見識見識，豈知居然是個黃毛小子！」

另一名大漢走近青石旁，怒道：「小子快給我滾吧！滾慢些小心我擠出你的蛋黃。」

少年什麼也像沒有聽到，笛聲猶自蘆笛中送出。

一個賤肉横生的大漢大踏步走到少年身後，擧起蒲扇般的手掌，向少年的後襟抓去，同時道：「這小子原來是個聾子。」

但是他的手還未抓到少年的衣衫，他的後襟却被人抓着，是被小盼抓着。

小盼悠然道：「聾子就可以欺負了麼？」

她說完了這句話，彪形大漢的身體已重重的摔在走近青石旁的另一名大漢身上，「蓬」一聲，兩人再齊齊的仆在地上，痛得口也張不開來。

另兩大漢嚇得急忙拔出腰間緬刀，指着小盼怒道：「你這小子竟敢太歲頭上動土？」

他們雖然豎眉瞪眼的喝着，却遲遲不敢動手。

小盼淡然一笑，道：「洪澤四虎也不外如此，本公子今天心情好，放你們一馬，還不快些滾吧！」

洪澤四虎被人家掀了底牌，更加色厲內荏。

大虎道：「你這小子是那條道上的？說出來聽聽，若有淵源，大爺倒也可以饒你年幼無知。」

東施未待小盼開口，便從桃林施施然走了出來，嘆了一聲道：「你們這些不長眼的東西，賀龍莊的少莊主也不認識，就出來行走江湖？快些給我回到你們的老巢去歇歇吧！」

四虎聽得大吃一驚，大虎急忙裝一副笑臉道：「這位小娘子，請恕小的們有眼無珠，原來公子是賀龍莊少莊主，失敬、失敬。」

接着連連抱拳作揖。

仆在地上的兩虎也急急連爬帶滾的拐回大虎身後，悻悻然退出桃林。

洪澤四虎若與賀龍莊作對，畢竟是以螢火之光與皓月爭輝。

* * *

桃林內又回復了一片寧靜，但少年的笛子却一直沒有停下來，剛才所發生的事，他就好像一點也不知道似的。

東施靠近小盼身邊，道：「你看他是不是眞的是個聾子？」

小盼默默的望着少年，竟然沒有聽見東施的話。

少年忽然放下笛子，瞪了東施一眼，然後黯然長嘆了一聲，拍拍衣衫，起身就走。

小盼忽然道：「你叫什麼名字？」

這句話當然是對少年說的，但少年非但沒有回答，甚至連看也不看她一眼。

小盼閃身截住了他的去路，大聲道：「本公子問你叫什麼名字，你聽到沒有？」

少年斜睨了小盼一眼，見她截住前路，唯有轉身向另一方向走。

小盼見對方仍然不睬不理，禁不住狠狠罵道：「眞想不到這臭小子竟是個啞巴！」

少年皺了皺眉頭，回過身來，悠然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他說完了這兩句話，東施立即指着他破口大罵：「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對我家小……相公如此無禮？」

少年望望小盼，對東施莞爾一笑，道：「他是你的小相公，你就應該……」

他突然怔住，因爲他忽然聽到了一個女子的歌聲，歌聲從遠處傳來，小盼也不禁怔了一怔。

細聽那歌詞曰：「桂子馨香裏，樓高得月先。無心臨萬象，有跡應中天。八極清風遠，三千化道徧。羣星環棋處，穩坐一枝蓮……」

歌聲婉轉悠揚，喉清韻雅，片刻已由遠而近。

少年面色大變，嗄聲道：「女魔頭來了，快快逃命吧！」

說着拉起小盼和東施兩人的手，不由分說，就向桃林外奔去。

但奔出數步，小盼就立即重重的甩開了他的手，冷笑道：「既然話不投機，你拉着我作甚？」

少年焦急道：「還說這些幹甚麼？這女魔頭殺人不眨眼，快些逃命吧！」

「逃得了麼？」

少年、小盼和東施三人相對駭然，因爲這句話是發自身後的。

三人一同轉身，只見一個明艷動人的少婦，長身玉立眼前。

她穿着一身綢衣白綾，嘴角還掛着嫵媚撩人的淺笑，眼睛瞇成一綫，盯着少年和小盼。

少年踏上一步，道：「小子花念雲，見過蓮花妃子前輩。」

這些話表面上雖然是對蓮花妃子說的，事實上却是暗裏教小盼們知道對方的身份。

小盼出生武林世家，當然知道蓮花妃子在武林中，的確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想了想，手心也不禁沁出冷汗。

蓮花妃子笑吟吟道：「你這個着三不着兩的小子，方才罵我的話猶在耳邊，現在却又來恭恭敬敬的，老娘就是不吃這套！」

花念雲硬着頭皮道：「我方才是說女王殺惡人不眨眼，這那裏是罵前輩的話？」

蓮花妃子悠悠道：「我殺人時的確不眨眼，但是殺頑皮的孩子時，也是不眨眼的！」

她在江湖上一向說得出做得到，花念雲三人不自覺的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小盼忍不住大聲道：「這裏並沒有頑皮的孩子，你老人家快快請吧！」

蓮花妃子纖手一指花念雲道：「這裏就有一個頑皮的孩子……」

她白了小盼一眼，接着道：「我若

再聽到你喊多一聲老人家，那麼這裏就不只一個頑皮的孩子了……」

她頓了頓，忽然把目光移向東施，再繼續道：「若是再有人向樹後縮，那麼這裏通通都是不聽話的孩子！」

東施本來的確是一直往樹後縮的，現在聽了蓮花妃子的話，却緊緊的抱住樹身。

她若不是緊緊的抱住樹幹，她恐怕早已嚇得坐在地上了。

小盼指着花念雲對蓮花妃子道：「前輩，他又沒有得罪你，前輩爲何說他是頑皮的孩子呢？」

蓮花妃子的指尖差不多指着花念雲的鼻子，笑道：「上次在巢湖我已警告過你不要再給我聽到你的笛聲，是不是？」

花念雲點頭。

蓮花妃子道：「我亦曾經對你說過，你若不聽我的話，就得死，是不是？」

花念雲又點了點頭。

蓮花妃子又道：「那麼你現在是不是已不聽我的話？」

花念雲只有點頭，因爲這些都是事實。

蓮花妃子悠然道：「不聽我的話就是頑皮，頑皮的孩子就要死，那麼你現在喜歡怎樣死法？」

花念雲道：「死？我死了可對你沒有好處啊！」

蓮花妃子道：「你死了我至低限度可以不用再聽你那勞什子的笛聲，樂得耳根子清靜。」

小盼靠近花念雲身旁，對蓮花妃子道：「你可否放過他一次？就當給賀龍莊一個面子。」

蓮花妃子輕輕睨着小盼，笑道：「哦！妳原來是賀龍莊上的人……」

她接着對花念雲道：「你這小子何時又與賀龍莊結上？」

花念雲支吾了一陣，竟不知說些甚麼。

小盼硬着頭皮大聲道：「我是賀龍莊的少莊主……」

她指着花念雲，繼續道：「他……，他是我的妹夫。」

蓮花妃子沉吟了一會，笑道：「好吧！這小子既然是賀天的佳婿，我也不爲已甚，就割下他一張咀巴，教他以後不能吹笛吧！」

小盼氣得身子一顫，正想出手，可是她的手已被花念雲握着。

花念雲笑嘻嘻道：「前輩若要我的命容易，要我的咀巴就難了，因爲士可殺，不可辱嘛！」

蓮花妃子哈哈大笑，笑得花枝招展，道：「好！我就要了你的小命。」

花念雲也笑道：「我給了你一條小命，你也該賠我一點東西才是。」

蓮花妃子道：「賠你甚麼？」

花念雲道：「我的小命雖然不大値錢，你要了我的命，我也要回你一個鼻兒或一顆眼珠子吧！」

蓮花妃子大笑一聲，道：「你有這樣的能耐嗎？」

她猝然素袖一拂，向花念雲的面門拂去。

花念雲驟然一驚，急忙猛向後退，可是蓮花妃子的身子畢竟高出他多多，袖影宛如行雲流水般，把他的前後走的路密密封住，待他出手相抗，突然袖影一散，已用「蛺蝶穿花手」緊扣着他的左腕。

花念雲左腕雖然被扣，但却毫不理會，右手的蘆笛一揚，閃電般向蓮花妃子的眼睛點去，既狠且準。

蓮花妃子此時若再加多一掌，的確可以輕而易舉的取掉花念雲的命，但是也難免要賠上一隻眼睛。

她還不想變成獨眼美人，只有撤開他的手腕，避開面前的蘆笛。

小盼見二人在談笑間動手，招式却狠辣得要命，也不禁暗暗心驚。

她閃身攔在花念雲身前，對蓮花妃子冷笑道：「他與你又非有十寃九仇，你爲何要咄咄逼人！」

蓮花妃子笑道：「看來你也活得不耐煩了……」

她還未說完，雙袖一揚，赫然有兩條細長的綾緞從袖內飛出，一條捲向小盼，另一條却捲向花念雲。

小盼還沒有看清楚是什麼一回事，綾帶已捲至眼前，她只得刹那間使出移形步法，險險避過。

花念雲手中蘆笛一劃，輕靈的拂開捲來的綾帶，立即向蓮花妃子衝去。

他的蘆笛雖然既剛且柔，但是化解極柔的綾帶，却已十分吃力，但他仍然奮不顧身的衝上前，爲的就是恐怕小盼有失。

小盼心頭一熱，也捏拳揚掌，奮不顧身向蓮花妃子搗去。

熱血的確也是一種無可衡度的力量。

可惜這種力量却只是剛烈的，而不是輕柔的，所以却不但應付不了蓮花妃子的綾帶，還處處遇到險招。

蓮花妃子嬌笑一聲，道：「還是乖乖的讓我處置吧！你們還未有資格與我拚命！」

她說話間綾帶仍然輕靈飄拂，綿綿不絕，宛如仙女散花般，把花念雲和賀小盼兩人迫得手忙脚亂。

賀小盼突然驚呼一聲，右脚已被蓮花妃子左手中的綾帶纏住。

花念雲見事態危急，猛運全身功力甩出蘆笛，向蓮花妃子的左腕打去。

蘆笛宛如一道電光，一閃而至蓮花妃子的腕前，蓮花妃子不禁一怔，立即倏沉左腕，避開了蘆笛。

蘆笛雖然避開了，但纏着小盼右脚的綾帶却「絲」的一聲，被蘆笛打斷。

蓮花妃子左手一鬆，放開了小半截綾帶，却從電光石火間屈指彈出一

道淡紅色的暗器，射向花念雲。

花念雲沒有閃避的餘地，蘆笛又不在手，只得用中食二指輕輕夾着飛來的暗器。

但在他接着暗器的同時，他的脖子一緊，却被蓮花妃子右手中的綾帶纏着。

暗器原來只是用來使人分神，綾帶才是眞正的殺着。

只要蓮花妃子的右手一緊，花念雲就會立即喪命。

賀小盼也已嚇得驚魂出竅，比纏着自己的脖子還要害怕。

蓮花妃子的綾帶圈着了花念雲的脖子後，竟然却動也不動，只是笑吟吟的望着他。

花念雲也笑了笑，但星眸中已露出了一絲哀傷的目光。

他並不怕死，只是覺得有一股說不出的遺憾！

蓮花妃子再笑了笑，右手輕輕一抖，竟然鬆開了纏在花念雲脖上的綾帶。

小盼用力揉揉眼睛，見花念雲還未死，始慢慢的回過神來。

花念雲長長吁了口氣，道：「你不殺我？」

蓮花妃子笑道：「這次饒你，下不爲例。」

她說完了這八個字，已轉身翩然而去。

花念雲、小盼和東施三人楞楞的目送着蓮花妃子消失在桃林中的背影，良久也說不出話來。

蓮花妃子從來不曾放過一個與她作對的人，今天爲什麼會放過花念雲？是跟她作對的人越來越少呢？還是人性本來如此！

* * *

花念雲細細撫弄着剛才蓮花妃子留下的暗器，事實上也並非什麼暗器，而是一個小小的蓮篷而已，但這個小蓮篷却有些古怪，因爲血紅色的蓮篷畢竟不多！

小盼拾回插在地上的蘆笛，遞給花念雲道：「你的傢伙。」

花念雲接過笛子，莞爾道：「你眞的是賀龍莊的少莊主？」

小盼道：「賀莊主是我爹，我的名字叫小盼。」

花念雲皺着眉頭道：「小盼？倒像個女孩子的名字，怪不得你老是娘娘腔的。」

小盼咬咬嘴唇，不由自主的垂下了頭。

花念雲仍然皺着眉頭道：「你不會眞的叫我做你的妹夫吧？」

小盼的頭垂得更低。

花念雲走到東施跟前，道：「你呢？」

東施道：「什麼？」

花念雲道：「你的小相公用了個怪名，你的名字不會像男孩子吧？」

東施紅起了臉，道：「我叫東施。」

花念雲道：「東施？妙極！」

東施道：「爲什麼？」

花念雲道：「自古云『東鄰醜女效西顰』，在你來說，這個名字的確用得不錯。」

小盼道：「這個名字是我替她改的，你批評什麼……」

她有意岔開話題，不待東施和花念雲開口，已接着道：「我曾聞說昔日武林有位前輩大俠，綽號斷腸笛，你聽說過沒有？」

花念雲目光中忽然掠過一絲異光，深深的凝視着手中的蘆笛，默默不語。

小盼有些驚異道：「你認識這位前輩？」

花念雲仍然沉默不語，彷佛好像變了另一個人似的。

小盼更加驚異道：「我說錯話麼？」

花念雲依然沒有回答她的話，他垂下了頭，默默的向林外離去。

小盼眼圈一紅，正想掉下眼淚，花念雲忽然回過頭來，淡然一笑道：「你沒有說錯話……」

他把蓮花妃子的小蓮篷向小盼拋了過去，接着道：「這個送給你。」

小盼木然接過蓮篷，衝口道：「花……大哥，你要去那裏？」

花念雲再淡然一笑道：「既從來處來，當然是從去處去！」

甜與酸兩種滋味本來是有很大分別的，但是現在小盼心裏，却分不出這兩種滋味！

* * *

小盼換了一身綢衣綾裙，外罩一襲紫藍色的無袖長襦，回復了她本來的面目。

只可恨花念雲沒有看見她這樣秀麗的打扮。

她坐在紫檀雕螭案前一個絨套繡墩上，她獨自回到房中，就一直不歇地把弄着那個小小的蓮篷。

這個紅色的蓮篷彷佛就是有極大的魔力，使她怎樣也不能離手。

她目光對着蓮篷，就覺得花念雲整個影子在蓮篷中跳躍着，他的眼神、他的臉孔、他神態的瀟洒，他洒脫的個性，無一不在蓮篷中跳躍着。

她嗅嗅它，香香的；她用舌尖嚐嚐它，甜甜的，又彷佛帶有些少苦澀。

望望窗外，只見斗轉參橫，夜涼似水，竟已是五更天了。

* * *

鳳台鎭雖然不及淮南府繁華，但由於地處淮河兩岸，水陸交通便利，更兼水秀山明，物產富庶，所以在淮南一帶，也可算是商賈遊子們的天堂。

鎭東臨波軒上，早已人聲鼎沸，熱鬧非常。

雅士文人吟詩品酒，商賈達官大

談生意，豪俠狂生論劍猜拳，却只有花念雲一人獨自坐在樓台欄前，望着遠處滔滔白浪和翱翔在空中的沙鷗發獃。

直至河上沙鷗飛離視線之後，他才慢慢的啜了口酒，喃喃吟起陸游……

「江湖浪迹一沙鷗……事大如天醉亦休。」

他放下了酒杯，意興一濃，不自覺的取出蘆笛，橫在唇下，吹出了一首纏綿動人的曲子。

笛聲如遊子沉吟，又似沙鷗悲鳴；如霏霧弄晴，又似月迷津渡，令人恍惚迷離，縹緲凄戚。

臨波軒上下三層數百客人，竟然間戛然靜得鴉雀無聲。

笛聲絲絲從軒上送出，迂廻縈繞，清雅婉轉，竟連軒外街上的行人也聽得佇足不前，側目而觀。

軒上有些深藏不露的有識之士，見笛聲竟是出自一個年未及冠的少年之手，也不禁暗暗心驚。

花念雲意與高昂，他內功雖未臻化境，但憑着一身上乘內功，以神元奏曲，心境融樂，却不想無意間竟在此作驚世駭俗之舉。

他正在奏弄得出神，人們也聽得出神的時候，忽然響起了一個嬌美的聲音。

本來除了花念雲的笛聲外，絲毫沒有一絲人語的聲音，現在竟然多了一個悅耳的女子聲音。

「霧失樓台兮暮春深……倚欄杆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孤子淚沾襟……」

聲音從內面轉出，赫然清清晰晰的傳入花念雲耳中。

花念雲一驚，立即收笛，站起身來，怔怔的望着發音處。

只見一個雍容高雅的陌生少婦，帶同兩名丫鬟，繞過數張桌子，含笑向自己的桌子走了過來。

於是急忙深深一揖，道：「小可花念雲，在此得遇知音者，幸何如之！」

少婦盈盈一笑，道：「聆管曲豈不知雅意，花公子少禮了。」

花念雲嘆了一聲，道：「古詩云『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這世間眞正知音之人，畢竟已不多。」

少婦道：「能奏出如此高絕的管曲之人，世間豈非更少。」

花念雲久久未回答，他目光中忽然閃起一絲傷感之色，是孤子的傷感。

他回過神來，道：「未請教芳駕何人？是否有何見教？」

少婦四顧一週，道：「此間非談話之所，不知能移玉外間說話否？」

酒樓上數百道楞楞的目光，的確是全向這邊望着，花念雲不得不應允離去。

* * *

河邊是一條幽靜的石板小徑，兩旁竹柳森然，濃蔭匝地，也不知通向何處。

少婦微微一笑，且行且道：「妾身乃是賀龍莊的主母……」

她還未說完，花念雲已驚奇道：「原來是賀夫人，失敬失敬！」

賀夫人也不套客氣話，繼續道：「盼兒是否昨天在鎭南十里的桃花崗下與公子相遇？」

花念雲道：「夫人是說小盼嗎？」

賀夫人道：「嗯。」

花念雲道：「是的，當時我在桃林內奏笛子，他可能是被我的笛子聲引來的。」

賀夫人道：「盼兒是個嬌生慣養的孩子，自小被她爹爹寵壞了，又尚年幼無知，所以難免會行事魯莽，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花念雲皺皺眉頭，只聽得賀夫人繼續道：「她雖然是狂莽些，但公子何必與她一般見識呢？」

花念雲莫名其妙地道：「我並沒有與他一般見識啊。」

賀夫人勉強笑了笑，道：「是了，花公子既不與她一般見識，就請饒了她吧！」

花念雲更如丈八金剛，苦笑道：「夫人此話怎說？」

賀夫人笑得更加勉強，道：「花公子，賀龍莊雖然稱不上富可敵國，但花公子若想要些什麼，不妨說出，賀龍莊無不應允。」

花念雲苦笑一下，道：「小可雖不是個君子，但也非貪財好利之徒，夫人此言差矣！」

賀夫人笑不出了，聲音却提高了些，道：「那麼你想要些什麼呢？」

花念雲也大聲道：「我幹甚麼要你的東西？」

賀夫人更加大聲道：「你什麼也不要，究竟想怎樣？」

花念雲氣得也不知說些什麼好，結結巴巴道：「我……究竟……哎！我也不知你在說些什麼？」

賀夫人怒道：「你毒害了我的女兒，還在裝什麼蒜？」

花念雲驚得張大了口，嗄聲道：「我毒害了你的女兒？我根本連你的女兒也未曾見過，是塌鼻子的還是有疤、痳的，我絲毫不知，我怎會毒害了你的女兒？」

賀夫人叱道：「呸！我女兒美得像天仙，你小子方才還說昨天在桃花崗下遇過她，還記得她的名字叫小盼，現在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

她本來是個雍容高雅的夫人，但現在却爲了自己的女兒，和人家吵得面紅耳熱，簡直變成了個潑婦。

花念雲再吃一驚，道：「原來小盼這小子是女扮男裝的，我現在才知。」

賀夫人狠狠瞪着他，道：「我不理什麼女裝男裝，你快將解藥拿來！」

花念雲道：「她可能是吃錯了什麼而中了毒，這完全不關我的事！」

賀夫人冷笑道：「她的確是吃錯了東西……」

她杏眼圓睜，接着大聲道：「但這東西正是你給她吃的。」

花念雲聽得怒從心上起，也大聲道：「我何時給她東西吃？你別胡說。」

賀夫人再嘿嘿一笑，道：「這件事情明明是丫鬟東施親眼見到的，你還想抵賴？」

花念雲心裏苦笑了一陣，然後道：「這丫鬟東施究竟看見了什麼？」

賀夫人道：「你們在桃林分手的時候，她親眼見到你拋了一樣吃得的東西給盼兒，今朝早晨，盼兒就立即變得暈暈迷迷的……」

她說得眼圈也紅了，頓了頓，繼續道：「若不是東施說出你笛子吹得特別，我相信我女兒死了，我也未必這麼快就找到你。」

花念雲嘆了一聲，仍然道：「我沒有給她東西吃，你找到我也沒有用……」

賀夫人厲聲道：「你不承認我就跟你拚命！」

花念雲喃喃道：「此人比蓮花妃子還要無理取鬧……」

他忽然聯想起一件事，心中一駭，驚呼道：「你說她吃了什麼東西？」

賀夫人怒道：「這要問你，我怎知道？」

花念雲道：「她……她是否吃了個蓮篷？」

賀夫人沉吟了一會，道：「可能是了，東施就是說像個蓮篷……」

她忽然冷笑接着道：「是你給她的，你還問我幹什麼？」

花念雲眼珠向上翻了一翻，喃喃道：「沒有了……沒有了……」

賀夫人驚道：「你說什麼？」

花念雲道：「那個小蓮篷原本是蓮花妃子的……」

賀夫人道：「什麼？是蓮花妃子的……」

她突然抓着花念雲的衣袖，大聲繼續道：「你以爲用這毒婦的名字，就可以騙到我麼？」

花念雲嘆了一聲，心平氣和道：「我爲什麼要騙你……」

他連忙將昨天的事原原本本的道了出來。

賀夫人焦急道：「既是這毒婦的東西，你怎可以給盼兒吃？」

花念雲也有些焦急道：「我只是隨手送給她玩玩罷了，我又怎知她會拿來吃？」

賀夫人慌不擇言道：「既然是你給她的，你就應該負責，我盼兒若有什麼三長兩短，你小子也休想再活下去了！」

花念雲冷冷的望着她，一句話也沒有說。

他本來也同情她的，現在她既然蠻不講理，自己又何必與她多言。

賀夫人怔了半晌，才微嘆了一聲，道：「算了！方才的話當我沒有說過吧……」

她頓了頓，接着道：「所謂關心則亂，你不會怪我吧？」

花念雲也微嘆了一聲，道：「我瞭解你心情的，些許小事，不必記掛了，我們現在應該一同想想辦法才是！」

賀夫人精神一振，和顏悅色道：「那麼花公子先到舍下去，人多辦事好商量！」

* * *

夕陽，在荷塘中洒下千百縷金花。

寬大的荷塘上橫貫着一道石板大橋，橋的另一端是一座氣勢磅礴的大門，門上匾額漆金，上書慶靈塘‧賀龍莊。

賀龍莊的氣勢，確實睥睨江湖，凌駕在各武林同道之上。

花念雲一踏入大門，就覺得有一種令人胸襟寬闊的感覺。

但一踏入大廳，却令他不大自然。

因爲誰被這個人瞪着，都會覺得自己就像個做錯事的孩子，甘願受罰。

就算沒有被他瞪着的，但一見到他這樣嚴峻的面孔，也一定會垂下頭來，現在廳上的十多個僕婦侍女，早已把頭垂得低低的。

花念雲雖然有些不大自然，却並沒有退縮，他反而也一瞬不瞬的瞪着對方。

這個人和花念雲對視了良久，忽然道：「你不怕我？」

花念雲道：「我爲麼要怕你？」

賀夫人盈盈一笑，拉着花念雲的手，向這人走去，邊走邊道：「他就是拙夫，他以爲除了他的獨生女兒外，全世界的年輕人都會怕他！」

花念雲心中好笑，武林中越強的人，性情就彷彿越古怪！

於是抱拳道：「在下花念雲，久仰賀莊主大名，今日識荊，何幸如之！」

賀莊主見他不亢不卑的神態，哈哈大笑道：「我以爲天下間的少年，除了盼兒外，就沒有人敢與我爭辯，你這小子果然不凡……」

他忽然面色一沉，接着道：「你既然年少英俊，爲何還要如此卑鄙……」

賀夫人未待她丈夫說完，立即拉他坐下，將這場誤會澄清。

賀莊主聞言大驚道：「蓮花妃子這個賤婢週身是毒，盼兒這回慘矣！」

賀夫人嘆道：「你自怨自艾又有何用？現在應該請花公子先看看盼兒，然後我們再從長計議吧！」

* * *

小盼睡在繡錦帷床上，面色慘白如紙。

但看在花念雲的眼裏，他眞不敢相信昨天在桃花崗下遇到的小子，竟是如此漂亮的女孩子。

東施站在帷床前，眼圈紅紅的，顯然也曾為她的小姐傷心過。

賀夫人俯下身來，輕輕拂着小盼的雲鬢，在她耳邊輕輕道：「盼兒，花公子來看你了！」

小盼呻吟一聲，微微舒開雙眼，用差不多令人聽不到的聲音道：「媽，什麼事呀？」

賀夫人再溫柔的道：「花公子來看你了！」

小盼睜大眼道：「什麼？」

她拚命撐起身子，臉靨上雖然猶帶憔悴，但目光中已閃爍着說不出的欣喜。

賀夫人含笑把她按回被窩裏，把位置讓給了花念雲。

花念雲靦靦覥覥的走近床前，縱使他往日舌粲蓮花，但在這樣的情景下，也不得不認栽了。

他傻笑了一陣，道：「你怎的會吃了那個蓮篷？」

他本來也知道應該說些安慰人家的話才對，但是他畢竟還是個孩子，心裏一急，竟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

小盼「哇」的一聲，把臉埋在枕頭下，哭了起來。

賀莊主皺皺眉頭，坐下小盼身邊，輕輕拍着她的肩頭，道：「傻孩子，不舒服麼？」

這分明是替花念雲說的圓場話，但花念雲的臉上也不免紅到耳根子。

他不好意思的望了賀莊主夫婦一眼，再對小盼道：「你不用担心，這個毒蓮篷是蓮花妃子的，她當然有解毒的辦法，我現在就立即替你去找蓮花妃子。」

小盼用枕頭擦去眼淚，仰起臉道：「蓮花妃子行踪不定，你到何處找她？」

花念雲笑了笑，道：「我當然有辦法。」

小盼微嘆道：「還是不要找她了！」

花念雲尚未開口，賀莊主夫婦已齊聲道：「為什麼？」

小盼喘了口氣，道：「上次蓮花妃子臨走前，曾說若再遇見花大哥，就一定再不饒他。」

花念雲莞爾道：「她的性子雖然古怪些，但我想她也不是個不講理的人吧！」

小盼道：「她在江湖上的惡行，罄竹難書……」

她再喘了一口氣，接着道：「你還說她是個講理的人？」

花念雲頷首道：「我知道……」

他微一沉吟，接着道：「但她既肯二次饒我，我再見到她，至少也不會有性命危險！」

小盼平靜了些，道：「但你也千萬要小心點啊！」

* * *

偏廳裏擺開了一桌豐富的酒席。

但是每個人的碗筷却動也不動！

賀莊主再三問道：「你真的有辦法找到蓮花妃子？」

花念雲再點了點頭，却悠然道：「但並非我找她，而是她找我。」

賀莊主當然莫名其妙。

花念雲却沒有立即回答，只是含笑望着賀夫人。

賀莊主嫣然一笑，道：「花公子妙笛千里傳音，蓮花妃子兩度聞聲而至，如今再聞笛聲，豈有不出來再會之理？」

花念雲兩頰微微一紅，只聽賀莊主道：「那麼你小子何時動身？」

花念雲沉吟道：「當然是越快越好，要是拖延了，恐怕蓮花妃子離開了淮南。」

* * *

石板橋旁的柳梢頭上，新月窺人，微風拂衣。

花念雲對賀夫人深深一揖，道：「夫人不必再相送了。」

賀夫人忽然道：「雲兒……慢着……」

花念雲怔了一怔，「雲兒」這樣親切的稱呼，似乎不大妥當？

幸好賀夫人已道：「你是聰明的孩子，應該知道我和莊主的意思！」

花念雲微嘆了一聲，道：「我……」

賀夫人截住了他的話，道：「你現在不必說什麼，有事回來再說吧……」

（未完・一）

錢莊風雲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蕭萬貫・文　可飛・圖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一步一驚心　火燒在眉睫

上文提要： 章承志赴東南亞調查，但所能看到的全是無懈可擊的文件……終於，一個看似微不足道，但絕對是令對手致命的缺口被他尋着——亨利，一個大廈的警衛，他的名字居然被充作公司股東的一份子……承志找到亨利，亨利願意指証，但轉眼被殺……另一廂，余森牟與魯春齡也在打南託的主意，魯春齡想出了一個——利用港、美兩地互兌支票的時間差而用空頭支票騙取南託數目龐大的金錢……

雖然魯春齡對小勾當一向都提不起興趣，但那是足以加重「番天印」份量的注碼，他可就得緊緊的攫住！驀地今早在酒店的那一幕又兜上他的心頭，在車上的魯春齡不禁打嘴角擠出一絲獰笑。

* * *

一個週末過去，另一個週末到來，周而復始的，南亞信託銀行又迎來了一個週末。這天早上，南亞信託銀行九龍旺角分行經理余少然在分行開始營業前的十分鐘，就準時的駕車回到公司；一路上交通暢順通行無阻，再加上今天是週末，已計劃好明天休假節目的余少然因此心情特別好，他把車子駛入銀行停車場，小心翼翼的把車停好，眼下他可捨不得把這部分期付款的嶄新「本田雅廊」碰傷一絲半點！不是麼，他自忍痛付了首期，寧可每月節衣縮食供了這部本田雅廊後，工作起來也特別順手，甚至在人前走動也神氣來，不管怎麼說，他余經理眼下也算是有車階級了吧！

余少然停好車後，便打側門直上分行的經理室。一會後，分行的職員也陸續到齊，很快銀行就把大門敞開了。

今天的工作不會多，這是余少然昨天就計劃好的，週五的銀行盤點核數準確無誤，分行月終業績報告也早擬就好呈上總行去，要他審批的貸款文件也不多，只有三幾份，而且全是二、三十萬的小數目，這對於資深經理的審批權限來說簡直是微不足道，因此余少然只花了三十分鐘便把所有的貸款文件審批好了。這時還只是上午十點多鐘。然後余少然就輕鬆的點燃了一枝煙，腦裡早就計算着今晚該陪老婆去走一趟商場，明日陪孩子遊海洋公園一個上午，下半天他就大可名正言順的找尋他自己作為男人的餘興節目去了。

就在余少然沉醉在他的私人天地裡時，分行貸款部主任老區却不合時宜的踱了進來，他的手裡揑着一份文件。

「什麼事？區主任，求貸書麼？下週一再說吧！銀行規矩週末不審理貸款事務！」

余少然有點不高興的說。區主任却沒動，反而跨上前一步，把那份文件小心的攤在余少然面前，然後神神秘秘的低聲說：「你瞧！余經理，這可是眼下最好做的『買賣美金支票』生意哩！許多銀行都搶着做這種生意！眼下美金吃香哩！」

余少然心頭一動，便趕緊往那文件上溜了一遍，這果然是一宗大額的買賣美金支票生意！光支票面值便達五十萬美金，按眼下的匯率，這可是三百多萬港元的生意了！雖然這只是拆兌的形式，但對方願付優厚的利息，並且美金的匯率眼下像蒸氣般騰騰的往上升，這兩者合計起來，買入這

支票的銀行盈利可就着實不菲！余少然心頭不禁一陣興奮，在目下銀行貸款生意難做的年頭，越能替銀行做成盈利豐厚的生意，就越能顯示誰的才華超卓！這念頭閃過，余少然忍不住就立刻拿起文件仔細的閱讀起來。

漸漸地，余少然臉上的興奮緩緩的褪去，代之是越來越凝重的沉思。他雖然算不上什麼金融業的科班出身，但却是銀行業典型的「紅褲仔」，銀行業務中的任何疑點要想溜過他的眼睛，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就憑了這點，韋洋龍才在去世前的半年，破格把他從貸款部副主任的職位提拔上分行經理這獨當一面的重位。

「這生意是豐捷財務魯總經理舉薦過來的，為什麼他豐捷自己不做這宗生意？」

「魯總經理在電話中說明，支票持有人宏富有限公司陳董事長是他私人朋友，所以他不方便由豐捷處理，況且大家同是南託屬下機構，賺錢都是南託的，誰做也是一樣，我看，魯總經理這話倒是誠心誠意的！」

區主任看來很想做成這單生意，因此針對余少然的疑惑解說着，還特地加上自己的見解。但余少然却沒點頭，依然是滿臉的沉思。

「這宏富有限公司是在斯里蘭卡註冊的，跟南託是第一次交易，這公司的底細我們摸不清，這生意就比較難做哪！你看呢？區主任。」

「依我看公司的實力倒不是大問題，因為這是即時買賣，我們拿港元買他的美金支票，事情就是這麼簡單！當然關鍵是這張美金支票是不是保兌的。」

「對啦！這就是這買賣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關鍵！這樣吧，這事別忙着下定奪，先審查清楚再說！必要時還要上報總行，這比較妥當一點。」

說實在的，余少然亦很希望做成這單生意，但他的敏感的本能却警告他千萬不可輕率行事，銀行是用錢幣做貨物的店舖，如何銷售可更要講究分寸，銷出的貨物收不到錢，那可就連本帶利一併蝕掉，「切記不要得一失萬！」這是余少然在金融業上泡浸多年堅奉的信條。

得失衡量的結果，余少然決定，把這事拖住再說，於是他把這份文件小心的擺進櫃桶裡去了。然後他出去營業廳轉了轉，順便把那幾宗小額貸款發落貸款部處理。他返回經理室，這時已經是上午十一時多，距週末銀行的放工時間大約剩下不到二小時了，余少然已準備下去銀行的保險庫，監察分行一週結餘款項的封存。

就這時，辦公桌上的電話却響了，余少然抄起電話，他微一怔，打電話來的竟是平日甚少來往的豐捷財務總經理魯春齡。魯春齡的話倒很乾脆，客氣兩句後便立即轉上正題兒。

「豐捷轉來的那美金支票買賣生意文件你看過了吧？余經理，你意思怎麼樣？」

「噢，你看呢？魯總經理！」

「總行方面不是指示各分行盡量以美元結存麼？這挺聰明，眼下外匯市場美元行情高漲，以美元結存是最安全可靠的辦法！而且宏富公司方面也願意付高息，條件對銀行來說是挺有吸引力的！」

「先謝啦！給分行介紹這宗好生意！不過我們對宏富有限公司不了解，而且他們還是在斯里蘭卡註冊的，所以對美金支票的兌現能力我們很難把握哪！」

「這點好辦！宏富的開戶銀行是美國的亨通銀行，客戶的兌現能力，亨通方面是有義務向同行提供的！這點應該可以核證清楚！我跟宏富的陳董事長雖然是多年朋友，但在錢銀上我就不好表態了！但有關他們信用方面，我倒願意作個擔保人！」

魯春齡在那邊毫不含糊的說。余少然的心情穩妥點了，因為他雖然與魯春齡沒什私人交往，但他處事的精明幹練在南託集團內却是出了名的，別的不論，單憑他剛才指出的兩個焦點就足可證明他的非凡的處事能力，既然有他對宏富公司的信用擔保，余少然的疑慮就自然的減少了小半，但只是小半，其餘的大半，未到核證清楚支票的兌現，甚至是整個交易完成後的連本帶利收回時，余少然的警戒心也絕不會放鬆！他沉吟片刻，才說：「這好！有魯總經理這話，分行方面就安心點啦……但不怕唐突問一句，既然明擺着這是一宗好生意，為什麼豐捷方面不自己接了呢？可別怪我多疑呵，魯總經理！」

「哪裡！哪裡！應該問清楚，這是余經理對銀行負責的表現，我佩服還來不及呢！這事我跟你們的區主任在總行碰面時也提起過，宏富陳董事長是我朋友，買賣的對象是他，我在豐捷就不好處理啦！我不希望人家在我背後說三道四，人言可畏哪！再說彼此同屬南託機構，豐捷做或是你們分行做都是為南託賺錢，還分什麼彼此！這事我跟韋總經理也說過，她表示由分行做比較妥當，所以我就馬上把它轉過來啦！」

「呵呵，這可要謝謝你啦，改天請你吃飯……不不，當然是我做東啦！」

問清了這幾點，余少然覺得不宜再糾纏下去了，說到底魯春齡也是南託常務副總經理，他的半個頂頭上司，況且他還是韋家的準女婿，惹怒他可也不是好玩的，他犯不着冒這個險，因此他圓滑的客氣一句，就打住了。然而他還是決定暫時拖住！因為眼下已是週末銀行業工作日的最後一個半小時，明天銀行的一切業務便暫時停止了，在這短短時間內最好把一切事情拋開，他也犯不着憑姓魯的一句話去冒「忙中有錯」這風險！他想了

想，便毅然的抄起桌上的電話，撥了一個電話號碼，很快，便响起一位女子清脆而急促的聲音。

「喂……我是！什麼事？余經理！」

「就是宏富公司那宗美金支票生意哩，韋總經理！我覺得這事分行不好處理，所以我想先聽你的指示！」

余少然謹慎的請示說。韋總經理──韋仙綺沉默了一小會，便突然對余少然下令說：

「這事！你馬上上我這兒來詳細談！好麼余經理！」

這口氣那還容余少然有猶豫的餘地？他連忙打櫃桶抽出那份文件塞在皮包裡，拿着就匆匆的從銀行側門直向停車場他那部「本田雅廊」跑去。

大約半小時後，余少然就挺鎮靜的出現在南託常務總經理室韋仙綺的面前了，他略微有點意外的是，董事局副董事長方玉嬋也在場，瞧樣子她好像也是專門等着他的來臨！嘿，想不到這宗不算小但也決不算很大的生意竟把董事局也驚動了！這是余少然踏進總經理室的第一個閃念，因而他的心突突的一跳，幸而他還能保持下屬面見上司應有的鎮靜。

「方董事長！韋總經理！那份文件我帶來了！」余少然說。

韋仙綺不以為然的撇嘴一笑，隨即打了個手勢，「好的，坐吧，余經理，方董事長不是外人，不必顧忌甚麼，先說說你對這宗生意的意見！」

余少然見韋仙綺這麼說，便趁機把自己的看法和疑慮表白出來。韋仙綺和方玉嬋靜靜的聽着，偶爾飛快的交換一個眼色。

「嗯，宏富公司的信用，美金支票兌現能力，你擔心這兩點會出問題？余經理。」韋仙綺點點頭說。

「宏富公司的陳董事長跟魯總經理是朋友，該公司的信用，魯先生表示可以擔保……」余少然解釋說。

韋仙綺却猛的把他的話打斷了！「算了！不必老在信用方面糾纏！既然魯先生肯出面擔保，信用方面就有保障！」

這時方玉嬋却忽然接口的說：「這宗生意是豐捷魯先生介紹給分行做的麼？」

「是這樣，他還打個電話給我詳細說明了一下。」

「噢？那你眼下主要擔心的是支票兌現方面的問題？」

「是哪！因為這是現金買賣支票，分行方面必須即時兌付扣除利息外的港幣，如果支票的兌現出現問題，銀行方面的損失就很嚴重！當然這是我個人的顧慮吧，方董事長。」

「謹慎有餘！闖勁不足！這怎做得起大生意！」

「仙綺！余經理也是為銀行的利益着想嘛！這樣吧，余經理，你先請回去，文件暫時留在這裡，總行方面的決定稍後通知你，好麼？余經理。」

余少然小心翼翼的解釋自己的疑慮，但韋仙綺却不屑一瞥的斥責，幸方玉嬋適時的把余少然感到尷尬的局面轉圜，余少然對韋仙綺的輕率武斷很反感，但礙着她的身份地位，他又不便亦不能表示甚麼，見方玉嬋難得這麼通情達理，便趁機站起身來向兩人告辭走了。他的原意反正也是先拖住再說，方玉嬋這決定正好與他的想法不謀而合，因此余少然離開南託總行時，他的心情就輕鬆多了。

余少然剛一離去，方玉嬋的臉色就虎的一變，她生氣的望着韋仙綺，咬着牙根說：「你──該死！媽老勸你要沉住氣，沉住氣！却是當媽的話是耳邊風！」

韋仙綺跳起來，走過去把辦公室的門從裡面扣死了，才撇撇嘴說：「不是說好了麼？媽！一個小經理多事甚麼！春齡這生意不是挺可靠麼？」她把那份文件往方玉嬋的面前一擲，自信的嚷了一句。

方玉嬋禁不住嘿嘿一聲冷笑：「光憑他一句擔保，光憑這一張美金支票就萬事大吉了麼！我問你，假如到時候這支票不能兌現──余經理這精明鬼擔心得挺有道理！那時你怎麼辦？而且這是第一宗，還有往後的接踵而來！你算算，這涉及的款項多少？這可是過億港元的巨額交易，一旦出事，別說是你那位寶貝春齡吃不了，連你和我也得兜着走！再說眼下我們麻煩也夠多啦！蘇爾那邊有電話來，你那位寶貝二哥果真上帝國大厦調查去了！」

「他發現了甚麼？媽！」韋仙綺心頭一陣發毛，急道。

「暫時很難說！聽說蘇伊麗應對還算得體！但也絕對不能大意！因為承志這小子好像對美輝公司的股本結構特別懷疑！我早擔心你們處事不慎，破綻到底就出在美輝公司身上了！」方玉嬋的臉色變得陰沉極了。

「豈有此理！他這是明擺着跟我們鬥啦！該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韋仙綺咬牙切齒的恨道。韋仙綺却沉重的歎了口氣，她的心思可就比她這位寶貝女兒慎密得多！這事一旦讓韋承志抓住痛脚，那就當眞哭也無淚！這事她自以為天衣無縫，偏偏就是她女兒和那胖子百密一疏露出破綻！而且就連魯春齡這鬼東西也好像隱約瞧出一點乾坤內幕！不然那晚他提出這美金支票買賣生意也不致於如此自負！還有韋承業這小子那天早上臨走不知跟韋承志說了些甚麼，韋承志居然敢公然打着南託的旗號去查賬，總不能說與韋承業毫沒干連！這一連串的意念，就像一柄柄尖刀戳着方玉嬋，她的保養得極好的臉皮也霎間變得蒼白！她這心思不幸就連這位寶貝女兒也不敢吐露，讓她知道了只會驚慌失措的敗壞大事……「嘿嘿，過河

卒子退無可退！眼下也只好再踏前一步了！」方玉嬋在心頭斷然的道。

方玉嬋拿手裡的羽毛扇柄敲着桌上那支票買賣文件，神色一轉和緩。「蘇爾那邊的事你別管了，一切我會應付！你把心思集中到你那位寶貝心上人這生意上去！要捏住焦點，一是支票的兌現，二是對方答應給的好處！還有，有時間多接近你那位寶貝大哥！你跟他不是還相處得來麼？」

「是啦，媽，但爲甚麼？他還敢逆了你的意思麼？」

「傻瓜！他到底是南託最大股東，手掌實權，春齡這生意不是說『利潤』豐厚麼？你告訴他，給姓章的多留一份好處！這就得看你的手段啦！」

方玉嬋意味深長的低聲說，這是她早就盤算着要往前踏上的一步。

＊　＊　＊

兩天後是星期一，銀行每周的第一個工作日，也是銀行最繁忙的一個工作日，同時，還是南亞信託銀行九龍旺角分行經理余少然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工作日。

這天早上開業不久，剛在分行保險庫監察庫存現金分發各部門完畢，返回經理室的余少然，屁股剛沾上辦公椅，貸款部區主任就顛着屁股匆匆的走進來。

「早晨余經理！總行方面已把那宗支票生意轉發回來了！章總經理捎話說，這事核證支票兌現能力後，就盡快辦理！下午兩點她等你的電話哩！」

區主任把那份先送到貸款部的文件呈上余少然的面前，他告辭一聲就欲離去，但忍不住又補了一句：「依我看余經理，這生意查證清楚就辦了吧！總行那邊似乎對這生意很重視，看來近月生意越來越難做啦！況且市面這個情形，銀行多儲備强勢貨幣也是上策。如果你同意，貸款部小半天就可以把這事辦妥啦！這對分行的月結進度大有促進哩！」

余少然思索片刻，他知道，這事已不能再拖了，否則，憑章總經理這千金小姐脾氣，臭罵一頓還是輕的！於是他點點頭說：「好吧，這事就馬上發到會計部向美國亨通銀行查詢！就算總行催辦也得查清楚再說。」

一會後，余少然就在會計部出現了，他決定由他親自進行查詢這關鍵性的工作，信用調查眼看是不可能進行了，因爲根本就沒時間給他迴旋，那查證支票的兌現能力，就是進行這宗買賣的唯一保障了！因此余少然暗暗警告自己：小心！千萬別放過任何一個足以留下漏洞的細節！

他逕直的走到會計部的資料室，在資料室的電傳打字機前站定了。打字員小姐正埋頭按着鍵盤，待她操作完了，余少然才輕聲招呼她說：「我用一下電傳機！」打字小姐抬頭才知是余經理，不好意思的笑笑，連忙讓開位置。

余少然在打字椅上四平八穩的坐下，先根據文件上的資料在白紙上寫下草稿，然後才毅然的調正傳呼訊號，在鍵盤上按發了如下查詢訊號：「美國亨通銀行紐約分行：美金支票號碼三七二一一，金額美金五十萬元，開票人宏富有限公司，查詢貴行該票是否有足夠現金兌現保證？請速告，謝謝！香港南亞信託銀行九龍旺角分行。」

拍發完畢，余少然撕下電傳打字機自動打出的英文底稿，他把底稿與他寫的草稿仔細的核對一遍，證實準確無誤時，他才鬆了口氣。眼下他可以靜靜的等候美國方面的答覆了，通常這種銀行同業國際查詢是很快就會獲得明確答覆的，而且一經答覆，出票人開戶的銀行便會即時把該票的金額在客戶的帳號上凍結，以保障查證銀行的利益，同時，也是保證已方銀行的信譽，信譽對於一間健全的銀行來說可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兒！因此眼下余少然在等候答覆的這大約的一小時內，他的心情雖然焦急，但神經却可以放鬆了，因爲是或否很快就會有明確的答案！

趁這段空餘的時間，余少然向會計部的一位老會計詢問了一會分行的存款和放貸的營業統計情形，結果是令他皺眉的。不錯分行的存款總額是增加了，但貸款總額却比上月又下跌了二十個巴仙，存款多按理是值得高興的，這起碼說明客戶對銀行的信心增强，但銀行並非古董舖，古董舖裡的物件是越擺得久便越值錢，但銀行裡面的「貨物」越擺得久就越貶值，光存款增多有屁用？放不出去不但白支利息，還得承受眼下港元幣值江河日下的沉重壓力！這就難怪總行方面指示要盡量以美元結存了！這一點使余少然感到，如果這美金支票是保兌的，那這宗美金支票買賣就不失爲一宗美妙生意！他因此而更焦急的等待美國亨通銀行方面的答覆了！

「余經理！美國亨通銀行有傳呼信號過來！」

這時，會計部資料室有職員匆匆跑來向余少然通傳說。余少然連忙跟着向資料室跑去，他在電傳打字機前站定，目光灼灼的直盯着電傳打字機上的打字杆，不一會，對方的答覆訊號在轉筒上面緩緩的自動打出來了！

「香港南亞信託銀行轉九龍旺角分行：貴行查詢項目答覆如下——查該公司帳號有足夠現金支付編號三七二一一支票所列金額，多謝合作！美國亨通銀行細約分行。」

余少然一把將電訊底稿撕下，便返回經理室，再仔細的把電訊底稿審核一次，便把它並放那份美金支票買賣文件內，然後他就把文件親自送到貸款部。區主任瞧着余少然的臉色便笑着站起來說：「余經理！決定了吧？」

「資料都在裡邊，這生意就由貸款部辦了吧！弄妥了就知會我一聲。」

余少然見區主住這般急着做這宗生意，便也笑笑，爽快的答應了。本來現金外滙買賣是由會計部直接處理拆帳的，但這份美金支票雖然是即時買賣的性質，但分行付出港元滙入宏富有限公司銀行戶口時，分行方面並不能即時收到美金，而須經出票人銀行與持票銀行拆兌後方能兌現，這時間就是支票買賣風險所在的時間差，因此在某一種意義上說，支票買賣亦是抵押貸款的一種形式，只不過抵押品就是保兌支票本身而已，而如果是非保兌的支票買賣，則就有如風險極大的受法例嚴格限制的信用貸款。所以余少然把這宗生意發到貸款部做，雖多少是因爲區主任的面子，但也是銀行業務的正常程序。

處理了這宗頭痛生意，余少然一陣輕鬆，他返回經理室後，便開始處理其他的小額貸款的申請事上去了。處理分行的一切業務都在如常的運作，余少然的經理室也是靜悄悄的，這是做分行經理的最美妙的時光，因爲假如經理室熱鬧起來，那對一間銀行來說，多半就不是好事情。

到下午二時，余少然剛吃了午飯回轉，他辦公桌上的電話便响了起來。余少然剛抄起電話，對方便急促的說：「余經理麼！支票的事怎麼樣？做妥了麼！」

「上午查證過亨通銀行，支票兌現能力沒有問題，所以我已發到貸款部着手處理了，章總經理。」

「好！你辦事還算乾脆！這事弄妥了給我一個電話！還有，既然對方的兌現能力方面沒有問題，那以後就放膽做！不必請示總行了！另外，這筆買賣暫時不必入帳！分行貸款部有個記錄就成了！知道麼！」

「這怎麼成哪？章總經理！分行要付出現金，不入帳怎向總行出數？」

「難怪行裡有人說你處事膽小！做大生意就要靈活變通！推遲三幾天入帳有甚麼關係？等收到美金全部弄妥才入帳不是更穩妥麼！就這樣吧，余經理！」

章仙綺在那裏不容反駁的斷然的下令說，余少然無奈，只好答應着，正要放下電話，但章仙綺却突地又加了一句：

「有關宏富公司美金支票買賣的事，總行方面由我負責！有甚麼問題直接呈報總經理室，不必再轉來轉去啦！」

章仙綺說罷，就擱下電話。余少然看着電話直呆了半晌，他本已放鬆的心兒又被倏的扯緊了！他想了想，連忙撥了個電話往貸款部。

「區主任麼，宏富支票的事辦得怎麼樣？」

「咯！你也對這生意着急了！放心吧，余經理，我在抓緊着辦，剛才已把宏富的款項電滙出去了，他們很快就會收妥！這生意就基本完妥啦！」

區主任得意的答覆說，余少然却不禁苦笑。眼下他的心是突突的跳了。這生意人人都如此起勁的去搶着做，偏偏就是他一個人提不起興趣似的！剛才他就打算着讓區主任暫緩滙出款項，豈料手脚勤快的區主任却比他又快了一步！嘿！眼下這局面不是已勢成騎虎了麼！不錯這美金支票是保兌的，但要收到現金才能最後作準！退一步說，就算這眞的是百分百的穩當生意，爲甚麼她又來個指令暫時不可以入帳？是一時武斷疏忽，還是另有他意？如果是有意，那問題就複雜了，通常暫不入帳的買賣的可能性只有三種，一是這宗買賣距離成功還很遠，二是這宗買賣是私人挪用銀行的資金，得益歸私人所有，因而害怕入帳給人發覺，三是這宗買賣根本是騙人勾當，因此更害怕銀行帳本上留下記錄！第一種可能性簡直是開玩笑，因爲買入支票的款項按交易條件已即時滙出了，而支票又經查證是保兌的，從銀行營業的規定來說，這筆買賣便已完成，必須馬上在銀行的帳本上記錄下來。第三種的可能性便殺了余少然的頭他也不敢想像，因爲這筆買賣銀行的三大巨頭幾乎都直接或間接的參與了，如果是騙人勾當，那就當眞是天崩地塌的驚天大事！在這點上，余少然不但不敢想像而且也不願去想像，他小小一個銀行分行經理，竟敢這般的胡思亂想，那當眞是嫌自己的飯碗太硬朗了……那剩下的就是第二種可能了，但這同樣是不可想像的！但却又不可能絕對排除！如果眞的如此，那自己豈非成了日後的替罪羔羊？還有，假如明知有這種那怕是百分之一的危機性而無動於衷，哪自己起碼就被行內的人諷刺爲蠢材而難以在這金融業上立足！

這念頭把余少然激怒了，他余某人可並非靠拍膊頭裙帶關係混到今日的地步！他可是穿着「紅褲仔」一個觔斗一個觔斗滾打出來！章老先生視他爲瑰寶，但他去世後，却有人把他當係昏頭昏腦的阿福！「哼，爲公爲私，我也得睜眼瞧着這——鬼生意！」余少然在心裡發狠的哼叫一聲，他暗暗打定主意，哪怕冒着被炒魷魚的風險，也非要把這宗支票買賣的內情私下記錄下來，這可是他日後萬一被逼作替罪羔羊的護身符！

此後的二天却在平靜中過去，那張價值五十萬美元的支票也已滙去美國亨通銀行紐約分行拆兌，順利的話，這宗生意在五天後便可以美滿的完成整個交易程序。但余少然却越來越感到不安，因爲他發覺，有關這宗支票買賣的事，貸款部區主任的態度開始有點反常，以前在錢銀交易的事上，不論大小他都會主動跑來向你說一聲，但眼下在這節骨眼上却敢於獨自

處理而一聲不吭！

到第三天的下午，余少然到底忍不住了，便趁着處理一宗本地小額貸款的事兒過去貸款部探聽動靜。他進去時，區主任正伏在他那寬大的辦公桌上往一份文件簽上他自己的名字。區主任抬頭見余少然站在他面前，便略微有點不安的笑笑，但却沒有掩飾他桌上的那份文件，余少然往文件上溜了一眼，他的心立刻就突突的一陣狂跳！這份文件的旁邊又再次出現了宏富有限公司開出的美金支票！而且金額比第一張大了近倍，達七十萬美元！

「咦！又來了麼？這美金支票生意！爲甚麼不馬上送去經理室？區主任！」

「啊呵，對不起，余經理，這是總行方面的指示！這類美金支票買賣以後由貸款部——我直接處理！所以我，就不敢驚動余經理你啦。」

余少然追問說，他的口氣略帶責備，區主任却鎭靜的客氣的解釋說，區主任平靜的口吻，却使余少然的腦袋轟轟然的一陣迴响！他委實意料不及，「總行方面」——大概不過是姓章的——竟然作出這違反常規的決定！這使他的疑慮又篤地加重了幾分，可惜這區主任却反而有一種被重用的得意！事情到了眼下這地步，余少然知道，單憑他小小一個分行經理的權力已經無能爲力了！一種被壓逼、欺騙、愚弄的痛苦，從這一刻起開始强烈的折磨着這位精明而又自負的南託分行經理。

就在余少然陷於痛苦絕望折磨的這天晚上，在香港豐隆銀行董事長余森牟的莊園內，魯春齡又和余森牟在書房聚晤了。余森牟那位「乾侄女」朱莉這時不知鑽到甚麼地方去，也許是余森牟嫌她礙着手脚，借故把她支開了，這幽靜庄園內的書房靜得猶如死寂。

終於，還是虎着臉孔的余森牟顧不得他刻意表現的翩翩風度了，他把身子朝面前的魯春齡一探，他的鼻子幾乎就跟魯春齡的碰着了！「開玩笑麼！事情剛開始就要二百萬好處！獅子口還沒她們張得大！你再去跟她討個價！春齡！」

「不，這是我主動向她們提出的數目！」

魯春齡微笑說，這把余森牟幾乎氣炸了！他呼的一伸手，指頭幾乎戳在魯春齡的臉上。

「你搞甚麼鬼！我已經拿出了五十萬美金作本，雖然收回大部份港幣，但已經丢了一成高息——五萬美金！而且那戶口你還佔了一半！現在還要再拿二百萬港幣給她們好處！嘿嘿，春齡，這倒像跟她們串通了倒釘一耙向余某人勒索！」

魯春齡依舊極鎭靜的微笑，甚至連眼毛也沒動上一動，他靜靜的待余森牟發作完了，喘着粗氣重新緩緩的坐直身子時，才哈哈一笑，輕聲說：

「慌張甚麼？余兄！我們不是開始賺大錢了麼！你算算，宏富連同昨天開出的七十萬美金支票給南託，扣除百分三十的高息，合計得款是一百一十八萬美金對等港幣，余兄你已歸本有餘！……」

「等一等！春齡！這第二張七十萬美金票美國亨通銀行怎肯兌現？宏富戶口根本就沒那麼多現金！」

「奧妙就在這裡！在南託跟亨通拆兌前，宏富再開出第三張一百萬美金支票賣給南託，扣息得款九十萬美金對等港幣，然後宏富再從戶口中開一張七十萬美金支票去美國亨通填補第二張賣給南託的美金支票金額，然後再拿第四張美金支票去填補第三張支票金額。總之，每一張都是以填補對上開出的支票金額還多出百分之四十，扣除利息後也達百分之三十。每一個循環都必須在七天的拆兌期內完成，把握這三地支票拆兌的時間差，這個『支票輪盤』就能夠極美妙的轉下去，每轉一次宏富在斯黑蘭卡的戶口就增多百分之三十。」

魯春齡從容鎭定的，就跟數說家常般的輕聲慢語的說着這「支票輪盤」的奧妙之處。

余森牟的雙眼却霍的亮了！就好像他眼前已現出一座光華閃灼的金山銀礦！

「嘿！春齡！按你這麼說，弄他個三、五億港幣該不是甚麼大難事吧！嘿嘿！」

「所以我說，先拿出二百萬也不過九牛一毛吧！這『支票輪盤』能不能順利運轉，得靠她們按掣添油哩，呵呵，再說……」

魯春齡打個呵呵，故意一頓，望了余森牟一眼。余森牟的臉上這時已開始被一股興奮的光彩塗抹着，他自然有他自己的密底算盤！嘿嘿，只要能弄到二、三億元現金，余某人在黃金、外滙市場上就能孫猴子般打滾！章洋龍呵章洋龍，你作夢也想不到，你的老婆、兒女、還有你這位得力助手，今天全成了余某人的生財工具！這閃念間，余森牟的嘴角禁不住跳出一抹刻毒的獰笑。

「你說，春齡！」

「她們這二百萬好處也不是全部入腰包，她們打算分出三分之一給一位不得不給的人兒！」

「啊呵，你是說章承業——這自命不凡的笨蛋！」

「對啦，你想想，如果把他也扯進這個輪盤遊戲，嘿嘿，還有甚麼人可以阻止它的運轉！」

魯春齡不緊不慢的說。余森牟不禁咧嘴一笑，道：「這好呵，一家子全泡到一塊挖章老頭的肉來了！」

「也不全對，還有一個章承志！他眼下可能是跑到大馬那邊揪方氏母女

的痛脚去了！」

「對嘛，這小子倒是一塊銀行料子！這輪盤萬一給他盯上可就有痳煩！」

「嘿，放心好了！方氏母女也不是善男信女，他鑽進她們佈下的迷宮早把他弄得昏頭轉向，還有餘力理會這根本不着形跡的輪盤遊戲麼！呵呵。」

＊　＊　＊

那「輪盤遊戲」在繼續順利的運轉着的時候，被內疚的强烈痛苦折磨得滿臉憔悴的章承志和許少慧一道返回香港來了。

一連三日三夜，章承志都躲在黃伯祥特意爲他騰出的三樓的一間睡房裏，除了兩餐飯的時間，他不得不露臉外，悶聲不响的匆匆吃完，便又重新跑上去再不見出來。黃伯祥追問了他幾次那邊的情形，他只是苦笑着搖搖頭一聲不吭。他試着向許少慧打探，許少慧也似乎在借故躲開他。這可把黃伯祥急得要死，他對眼下唯一能說話的許太歎氣說：「他們是怎麼啦？倒像在那邊吃了迷魂藥似的！」

許太苦笑搖頭，顯然她在女兒口中也問不出甚麼，她見黃伯祥急得坐立不安，便心裏一陣難過，不知爲甚麼，她近來變得很留意他的一擧一動，就好像懷春少女暗裏窺視着她心上的白馬王子。瞧着她希望見到的表情、動作，她的心就會欣喜的突突的一陣急跳，臉上居然還跳上令人害羞的潮紅，而對她原來去世的丈夫却越來越淡忘了。她常因自己這思緒的轉變感到惶惑，但又無可排遣。「或許是他待我母女倆太好的緣故吧？」她爲自己的反常的心態辯解。眼下她瞧着他這模樣，却又不知說甚麼才好。

到第四天吃晚飯的時候，黃伯祥見章承志又是那副埋頭匆匆把飯往嘴裏撥的神態，他除了焦急外也生氣了。

「你這算甚麼？承志！回來後一聲不响，吃了啞巴藥麼？也不肯回家去，還不準我說你的行踪！你亞姨和大哥都問過我你回來了沒有？你叫我怎麼跟她們說！」

「明天我就去見大哥！」

「你打算向他說甚麼？那邊的情形你先對我說說嘛！」

章承志突然嚷了一句，黃伯祥一聽，估料着他又去闖禍了，忙問道，但章承志却又悶聲不响了，這可把黃伯祥氣得幾乎要駡他兩句，但瞧着他鬍長髮亂的憔悴樣，心內又有點不忍，他想了想，終於以爲自己已估料着他的心事，便半勸半慰的對他說：

「算了！承志，在那邊無功而返也是好事，至少證明事情並沒你想像的那麼複雜！這樣就好，大家都是爲銀行出力，以後你莫再胡思亂想，好好做事，安份做人。明天你就回家去，出了門這許久，也該向你亞姨她們交待一聲！」凡事盡往好處想的黃伯祥苦口婆心的說着。

章承志却禁不住在心內歎氣，他悶悶的對黃伯祥說：「晚上我請你看一場電影，伯祥叔，是英文紀錄片，實地拍攝的！」

「噢？你搗甚麼鬼？承志……好，好，隨你的便，伯祥叔就再陪你胡鬧一次！」

今晚章承志可當眞有點古怪，就連電影院也特意選着在南託總行隔鄰的大總統影院，大總統影院平日多以放西片爲主，今晚一連三場放映的是英國人在非洲實地拍攝的紀錄片「食人族」。

影片放了一大半了，黃伯祥不懂英文，那中文字幕却又閃得太快瞧不清楚，聽得懂的章承志這小子却又根本不像看電影的整晚在閉目沉思！因此黃伯祥被銀幕上的畫面弄得昏頭轉向的，根本就不知道上面那些只披着樹葉獸皮的土人在鬼叫甚麼。

這時，章承志却突然挺直身子，悄聲招呼說：「留意啦，伯祥叔，精彩的就要出場了！看，那個英國攝影記者解釋說：這是黑非洲的一個大莽原！那羣野牛站在樹叢中不動，其實牠們這時已被三頭非洲猛獅包圍了……」他忽爾挺熱心的仔細向黃伯祥解說起來。

但這時的黃伯祥却又嫌章承志在他耳邊嘮叨了，他的眼力還算好，他瞧得一淸二楚，而且那驚心動魄的情景也已把他的心猛的攫住！

……原來黃色的獅子這時正蹲在枯黃的樹叢中，果然有三頭，成三角形的把那羣非洲長角野牛包圍住了。那羣野牛大概也意識到危險，緊緊的靠到一處；那三頭獅子也似乎知道聚集的牛羣不好惹，只虎視眈眈的注視着牛羣，偶爾移動數步，隨即又隱身在樹叢中，不敢輕擧妄動。獅子與牛羣就這樣對峙着。日落西山，暮色四合，天邊的晚霞也漸漸黯淡。突然，獅子一躍而起，衝向牛羣，聚集在叢林中間的牛羣立刻沉下頭來，怒張牛角，迎向撲來的獅子，獅子居然在牛羣的陣勢前退了下來！牛羣獅子又對峙着，獅子再衝，牛羣陣勢再合，獅子又退，一連數次，三頭獅子的進攻都無功而退……

「如果牠們能這樣羣策羣力，抵禦外侮，那該多好？牠們也斷不會葬身獅腹！可惜牠們却自亂陣脚！你看，伯祥叔！」這時，章承去又在黃伯祥的耳邊解說，但他的話中顯然別有所指，黃伯祥因此直皺眉頭。

……果然牛羣似乎見天色漸暗，害怕了，各自仰首張頭尋找退路，陣勢因而立刻大亂，這時獅子哪會放過機會？突然又一躍而起，凶狠的向牛羣衝去，牛羣轟的一聲，各自驚慌奔逃，三頭獅子在後窮追，一時間飛沙走石，塵土滿天，牛羣與獅子全失了

影踪。突然又靜了，一頭肚腹肥大有了身孕的母牛被獅子擋住了去路……

「慘了！這母牛難逃厄運了！」黃伯祥低聲的歎息，他的聲音充滿了同情。

章承志笑笑：「不，伯祥叔，如果只是一個獅子，母牛也不見得就被毀滅！可惜這惡勢力絕不是一股！」

章承志話音剛落，果然那母牛見獅子阻住牠去路，便昂首揚角，數度衝向獅子，獅子竟然節節後退……這時矮樹後面的另外兩頭獅子也悄然出現，母牛已身陷重圍，牠雖然依然勇猛作勢前衝，噴氣示怒，但三頭獅子却已毫不在意，有的坐下搖尾，有的悠然漫步，另外一頭甚至躺在地上打起滾來！一會後，一隻獅子立了起來，母牛與牠對衝了幾步，似乎已心怯，因此又停下了，一牛一獅在對峙，其餘旁邊的兩隻獅子却並不上前夾擊，依然閑坐一方。忽然間，獅子逼近母牛，一轉身，飛速繞至母牛後側，一躍而上牛臀，張口咬住牛的背部肌肉！母牛頓時一聲慘厲的哀鳴，牠拚命的轉身、抖身欲甩脫獅子，但那兒還甩得掉？另外一隻獅子迅即竄上，合力壓逼，母牛頹然倒地，獅子即一口咬住牛頸！母牛的哀鳴漸漸轉為鳴咽，再由嗚咽降為無聲，終於，牠奮力掙扎抬起的腿也軟癱不動了。這時，獅子鬆開牠們的猙獰的血嘴，昂首自得站在一旁，另一頭一直在外憩息的獅子，輕鬆的踱近母牛，嘖嘖有聲的拿鼻子嗅到那母牛血肉模糊的身子！……

然後自然是三頭獅子撕啃母牛的恐怖場面，但心情沉重的黃伯祥已把眼睛閉上，他委實不忍心去瞧那慘酷的「弱肉强食」的景象！

章承志和黃伯祥離開大總統影院，駕車返回黃家時，已是深夜十一時多了。

黃伯祥坐在車廂的後排，這時他根本就沒心情說話，方才那一幕一幕的血腥場面還在他眼前晃動，心性善良的他委實難以承受這情景的心理折磨，況且那殘酷的「弱肉强食」又牽引着他腦袋往那些他不敢想亦不願想的現實世界的種種中去，他感到他已有點衰老的心臟的不勝負荷，他只好緊緊的閉上雙眼，試圖借此把那些襲上眼前的圖景驅趕掉。

章承志從駕駛座倒後鏡中望了黃伯祥一眼，突然說出的一句，却就給黃伯祥這善良的人以致命的一擊！

「你知道麼，伯祥叔……亨利被害死了！他死得很慘，就好像剛才那隻母牛！」

「甚麼？你說甚麼？是哪個亨利？就是你懷疑的美輝公司那個董事亨利？他為甚麼給人害死？」

「哼！殺人滅口！一了百了！可是他家裡留下一個七十歲的瞎眼母親！」

「瞎猜吧？你的想像力老是太豐富了！」

「不，百分之百的事實！我發誓！因為我已經跟亨利見過面，還說服他交出證明那是蓄意欺騙的空殼公司的書面證供！可是他，他在赴約的前一刻給車子在路邊輾死了！我看過他的遺體，我肯定，起碼有八道車輪印輾過他的頭部、胸部！就是說，他被車子輾了四次！」

「別說了！看來你是逼我嘔吐了！是誰幹的？你說！」

「她們！我敢肯定！」

「為甚麼！」

「根據亨利口頭透露的資料，她們是那些空殼公司的幕後策劃人！她們獲悉亨利要爆內幕，就來個殺人滅口、金蟬脫殼！」

「太可怕了！」

黃伯祥被這突然而來的消息弄得呆了，他張口結舌瞪着反光鏡中的章承志發怔，許久，他的心緒才略略安定下來。

「你千萬別亂說哪！承志，這是甚麼事情？我問你，你有甚麼證據？」

「沒有！亨利一死，一切線索就全部中斷了！但證據就在我的腦袋裡！」

章承志苦笑搖頭，這時車子已駛近大街的盡頭，章承志猛地發狠的一扭軚盤，車子吱洩的尖叫着突地拐了個彎，不遠處已是黃伯祥的住宅了。黃伯祥驚疑交集的瞪着章承志，就像望着一頭不可理喻的天外怪物！

這時章承志已把車子停下來，他拉開車門，跳下來。但黃伯祥却一動也不動的在車座上發呆。

「下車吧，伯祥叔！」

「不，好！但你打算怎麼辦？沒憑沒據地說出去會闖大禍的哪！」

「明天我去見大哥！該說甚麼不該說甚麼，我已經心中有數了！伯祥叔。」

章承志平靜的說，在濃重的夜色下，他的眼睛閃灼着勇敢而鎮定的光芒，在這霎間，黃伯祥驚奇的發覺，這傻勁十足的小子已突然的成熟多了！不過，假如他所說的就算有幾分的眞實的話，那他面對的對手那就實在太可怕，對方搶佔先機的不留任何形跡，他孤零零的一個人——哪怕自己也陪上去——又成得了甚麼氣候！黃伯祥驚怒、怕、愧交織的默默在想。

* * *

在南亞信託銀行隔鄰的大總統影院放映那套弱肉强食的「食人族」的時候，在「王氏企業」潛身近一年的被南託銀行解僱的保安員王志平，亦正奉命代老板出面，來到九龍尖沙咀一間高級酒店的地下咖啡座，準備與一位「客商」斟洽一宗價值千萬美元的「大生意」，這是名符其實的「大生意」，不過買賣的並非貨物，而是「鈔票」，一宗最大型的「錢銀交易」！

王志平依照約好的暗號，逕直走

到地下咖啡座一個幽靜的角落，這兒坐了兩位衣冠楚楚的男子，其中一位戴了墨晶眼鏡的彪形大漢，大約是保鏢之類的人物，另一位身材略胖，紅光滿面，却活像一位在上流社會走動的紳士名流。

「你好！山高水低……」王志平以預先約定的暗語對那位紅光滿面的男子說。

「綠水長流……你就是王先生？」那男子答了一句。

「是。」

「MR.KONG！『鄺先生』。」

預定的暗語都答對了，王志平就在兩男子的對面坐下，他根本不必再問甚麼亦不能再問甚麼，這可是一切黑道交易的鐵規，誰違反了，危機立刻就會降臨，就算你出得這咖啡座，亦必定橫屍街頭。王志平隨即從手袋的暗格中，取出兩張美鈔，遞給MR.KONG。

MR.KONG接過去，先用手輕輕觸摸表面的油墨，表面十分爽滑，再用手捏着鈔角推彈出去，輕輕的「啪」的一聲清響，顯然是如假包換的印製鈔票的紙張，同時，油墨亦沒有粘手的感覺，更重要的是鈔票的圖案清晰明確，彷彿這是百分之百的在世上最吃香的美金鈔票！

「不錯！這是我接手的最精美的一種電版！」精於此道的MR.KONG亦不禁讚賞的點頭了，瞧他的樣子，如果不是因行規的限制，他必定會追問製造電版的高手收為己用！

王志平微笑着點點頭，却沒作聲。

「好吧！開個盤口！」

「大鈔七五折，細鈔七折，最低交收一百萬美元，超過五百萬，再加一成折扣！」

王志平一字一句的清楚伶俐的開出盤口。MR.KONG默默的思索了一會，猛一咬牙，豎起五隻手指，沉聲道：「這盤口還算過得去！就五百萬！大鈔細鈔各要一半！甚麼時間交貨？」

「起碼五天！不超過七天！」

「一言為定！這是我的聯絡電話，有貨馬上通知我！」

MR.KONG朝那墨晶眼鏡遞了個眼色，他便把一張小紙條交給王志平。然後三人再沒任何交談。一會後，MR.KONG便首先站起來，墨晶眼鏡亦尾隨其後，一前一後的若無其事走出這地下咖啡座。

這時王志平依然一動不動的坐在椅子裡，因為他知道，很快就會有「王氏企業」的人走過來！他猜得半點不錯，MR.KONG剛離去一小會，一位兀鷹鼻子的男子和那位「契侄女」小燕已悄悄的不知從甚麼地方突然鑽了出來，幽靈般的出現在王志平的面前。王志平不禁略一怔，他被人嚴密監視這是意料中的事，但他略感意外的竟然連兀鷹鼻子——王老板也竟然親自出馬！由此可見這宗買賣的重要性！幸而咖啡座的燈光本就調得昏暗，王志平又故意低下頭來喝着咖啡，所以他霎間的驚疑王老板刀般的眼睛也沒發覺，王老板坐下，待侍者送上飲料退開後，他的目光便霍的移到王志平的臉上！

「談妥了麼？」王老板沉聲道，刀般的目光在王志平臉上搜索。

王志平平靜的點點頭，甚至眼睛也沒離開他捧起喝着的咖啡。「他對紙質、印製、電版都非常滿意！所以我照老板你開出的盤口，他一口就答應了！七天內成交！這是他留下的聯絡電話。」王志平把那張小紙條在桌面上向王老板推過去。

王老板霍的翻起紙條，在他身邊的小燕耳旁低語了一句甚麼，小燕點點頭，連忙站起來走了開去。一會後，她就返回了，在王老板的耳畔說了一句。王老板一聽，臉上就跳出笑容，那刀般的目光也從王志平臉上移開了。

「好！你做得漂亮！剛才我吩咐小燕跟他聯絡上了，他的答覆跟你說的一樣！他還稱讚你，說難得有這樣精明幹練的人才！」

「啊，還不是王老板你引導有方麼！你給我的好處，小弟可是沒齒難忘哪！不死心塌地幹，那還對得起王老板你麼！」

王志平說着，色迷迷的瞟了小燕一眼嘻嘻而笑。王老板料着王志平的心曲，哈哈一笑，伸手一拍王志平的肩膊，爽快的說：

「憑你這句話，王某人就絕不會待薄你！這事就交給你，七天內出貨！好好幹，事成之後，這筆生意你佔百分之五個佣，這筆錢夠你三幾年風花雪月的啦！還有，到時這個靚女也是你的啦！那可就任得你風流快活囉，哈哈！」

王老板打着哈哈，捏了捏小燕光裸的手臂，小燕作狀的嬌嚷一聲，「喲！這不是把我當獎品了麼？我不依的，王老板！」王老板與王志平對視一眼，兩個男人哈哈一陣大笑。歇了一會，王志平忽爾很認眞的對王老板說：

「電版和油印我敢保證有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相似程度！但王老板，紙質也頂要緊！我看那些眞正的鈔票紙不夠了，勉强拿別的代替，我怕過不了關！」

王老板盯了王志平一眼，想了想，終於把他另一個絕不輕易洩漏的秘密道出來：「我把你當好兄弟，就不怕對你說！製鈔票的紙張世界各地政府都嚴密管制，有錢沒政府的證明也極難買到！不過，有錢就使得鬼推磨，連政府都使得動！那些非洲、南美的窮困政府首腦就樂意做這種買賣，由他們出面入貨，背後再賣給客人！哈哈，這你明白了吧！放心幹吧，王某

人一切都替你這位鈔票大師準備好了！」

「這我就放心啦！還有，王老板，我手頭那批信用咭怎辦？」王志平放下心頭大石似的鬆了口氣，隨即又輕輕問了一句。

王老板瞪了王志平一眼，嘿！這小子問這許多幹麼！他的疑心霍的又跳了出來！但一閃念間他就把它壓下去了，在眼下這節骨眼上，他可不能把這寶貝蛋惹翻！「暫時放下吧！等做完這批生意再說！」終於，他只是吩咐了一句就沒再流露甚麼。

「知道了，王老板！」王志平小心翼翼的答應着。

然後王老板就走了，但小燕却留下來，說是要陪王志平消遣一個晚上，這自然是男人所沒法拒絕的事，王志平是男人，所以他不能拒絕。不過，王志平却很有點自知之明，他知道，套在他身上的天羅地網，從這一刻開始就更嚴密的收緊了！

「你要去甚麼地方喲？你說吧，我都樂意奉陪！」

王志平略一沉思間，小燕那媚得令男人掉魂的軟語却就在他耳邊響了起來。王志平嘻嘻一笑，放浪形骸的在小燕邊前低嚷了一句甚麼，這居然把這小燕也弄得一陣臉紅，然後王志平輕輕吹了一聲口哨，叫道：「好極！現在就上酒店去！不是這一家，是皇后酒店！你可是我今晚的皇后娘娘！」

小燕噗嗤一笑，拿指頭一戳王志平的額角：「你這浪子！倒像十年未嗅女人味似的！」然後兩人便招呼侍者結帳，雙雙依偎着離開這地下咖啡座。

在皇后酒店的一間豪華套房，王志平浴罷出來了，小燕渾身上下就只披了一條大浴巾，王志平却披了一件睡袍。他走近對鏡坐在梳妝枱前的小燕，小燕輕盈的一扭腰，就要跳入王志平的懷抱，王志平笑道：「等一等，這個時候怎能缺了一杯美酒？我打個電話，叫他們馬上送進來！」

王志平走過去撥電話，小燕對着鏡子沒轉身，但那雙媚眼却盯着鏡子中的王志平，耳裡絕不放鬆他說的任何一個字眼，幸而這浪子要的果眞是上等的美酒。

一會後侍者就送酒上來了。這侍者似乎是跟王志平相熟的，打了聲招呼，這對喜歡帶女人上酒店的客人來說，認識幾個酒店的侍者是一件好事，凡事起碼有個優先照應，王志平這浪子自然也知道這其中的妙處，因此小燕對此也毫不懷疑。

「謝啦！小張，放下吧！」王志平微笑一下，就走過衣架那邊打從衣袋裡掏錢，他摺着一張「紅底」及三張「青蟹」向侍者，小張走過來，「這是酒錢加你的貼士！」他把鈔票放在侍者的托盤上面，有意無意的拿指頭點點那叠青色的十元紙幣，瞇了瞇眼，不動聲色的說。這時他是背着小燕那面鏡子站立的，因此小燕在鏡中只能見到他的背部，雖然他的說話她聽得清清楚楚。

「多謝王先生！有空多來光顧呀！」小張點點頭，就捧着托盤走出去了。

王志平倒了兩杯酒，把一杯遞給小燕，他自己嘻嘻一笑，就喝乾了。然後這套房內是另一番旖旎的風光！

* * *

第二天早上十時，逕直從黃伯祥家返銀行不久的章承志，就毅然的向常務董事會主席的辦公室走來，他已暗暗打定主意，爲了爸爸留下來的基業、與南託有關的所有人的利益，他必須開誠公佈的與大哥章承業談一次，就算不能說服他，也得引起他對已迫在眉睫的危機的警惕！

亨利慘死的那一幕對他的刺激實在太深了，直到眼下，他眼前還不時浮起那天他與許少慧一道上亨利家拜祭，亨利那瞎眼母親從空洞洞的眼眶內滴出血水的悽慘情景！那天他根本沒法多逗留一會，他也無法開口說一句安慰的話，隨手把一張他能夠支付得起的，能使這老太婆渡過剩餘日子的支票塞到她手上，就逃跑似的溜走了。此後他就茶飯不思，就連許少慧親手下廚的及第粥也無胃口下咽，想起亨利的屍體和他母親的血水眼眶他就覺得肚腹漲悶，非要嘔吐一番才感到舒服一點。在他的生理上感到最痛苦的時候，在心理上却因作了某種斷然的抉擇而覺得一陣輕鬆，他並未因爲自己的孤立無援而絕望，反而有一種豁了出去，決心奮戰下去的莫名其妙的興奮！

今天一整個早上他心裡都充斥着這種莫名其妙的興奮，但當他走進常務董事會主席辦公室，終於與他大哥章承業單獨相對時，他這股興奮的火焰却被他大哥的明顯的冷漠甚至是敵意澆熄了！

這時章承志已把他在泰國、馬來西亞等地所調查幾乎所有資料用書面加上他腦裡的記錄，向大哥說了，但他到底還是把亨利關於那些公司幕後策劃人的口頭指證拚命的從口邊咽了回去，因爲眼下他已眞正意識到南託面臨的嚴重的危機，面對這種危機絕不容他疏忽大意、意氣用事，況且這最要命的一點眼下他甚至還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光憑亨利一張嘴不但不能令人信服，就連他自己亦不敢斷定，更何况現下的死無對證？他拚命挖開的唯一可以鑽進去的缺口已被千斤大石堵死了！他眼下能夠做的，就是試圖說服他這位掌南託大權的大哥，最低限度也引起他的警惕。但章承志很快就發覺，他的這種努力簡直是可悲的白費唇舌！

「你挺熱心的，嘿！承志！」章承業這時冷漠的跳出一句。起初章承志所說的也引起他一陣驚疑，特別是有

關亨利的那一幕，如果他所說的是眞的，那事情果然有點嚴重，但漸漸地，他就不屑的冷笑，哼，天下事哪有這麼凑巧？偏偏在亨利交出資料的一刻前就被人撞死！亨利這王八蛋借了貴利沒法清還，才編出這番鬼話去騙這笨蛋的錢！天可憐見他錢未到手却被貴利集團施辣手殺死了，這在黑道中可是屢見不鮮的勾當，可笑這笨蛋却信以爲眞！斷然的下了這判斷，章承業就不禁噗嗤一笑：「這本來是好事，但你太敏感了！連亨利這種窮慌了的人你也相信！」

「不！不！大哥，結合其他疑點，我相信亨利說的是事實！」

「好，你說是事實，你拿出證據來瞧瞧！你說的那些疑點我都想過了，根本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亨利的事，美輝公司的貸款擔保人蘇爾先生已親自找我解釋清楚了，亨利確實是美輝公司的股東之一，但他入股的錢有一部份原來是向貴利集團借的，他借貴利的錢學人家做生意，這簡直是拿性命開玩笑！活該他倒霉！至於說四家公司請一位秘書，同在一間寫字樓，那也不能說明甚麼，頂多表示他們小裡小氣的爲節省開支！你剛才不是說那位秘書小姐蘇伊麗很厲害麼？這倒是個人才！不然，她一個人怎能應付四家公司的日常事務？好啦，承志，大概你走了這許多路程也累了，先去歇歇吧，銀行的事你不必忙着操心！」

章承業對他的弟弟說，末了還特地表示了一點好意，但他的神態是冷漠的，甚至已有點不耐煩！大哥這解釋却把章承志弄得目瞪口呆！他作夢也想不到，對方在痛施殺手後竟然還能編出搶佔先機並簡直是天衣無縫的解釋！而大哥竟然深信不疑！因此他的舉證反而成了天方夜譚而被人嘲笑！在這霎間，章承志簡直呆了，張口結舌的好一會也說不出話來！在這種情形下他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做甚麼？在這種絕頂厲害的「隱形手」面前，章承志甚至有一種幾乎被征服的絕望的悲哀！

然後章承志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從大哥的辦公室走出來，又把自己關在他的常務副總經理室裏。在一種迷茫的心態中他挨到下午二點鐘，直到保安部主任邱雨强突然走進來，才使他重新尋回他感到失落的自我存在。

邱雨强一進來便又把門關死了，然後很快走到章承志對面坐下，也沒打招呼，立刻就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十元港幣，向章承志遞過去，急促的說：「你回來正好！你先看看這個！承志！」

章承志怔了怔，接過鈔票，表面看並沒異樣，他把它反了過來，登時便瞧到在鈔票背面上的二行小字：「大買賣開始，七天內交易，地點待查，接貨人聯絡電話……」側旁還匆匆劃了兩隻很大的老虎牙。章承志心頭一陣急跳，他突然醒悟這意味着甚麼了，他拚命的晃晃腦袋，把充斥在裡面的亂七八糟的雜念驅除，他的身子也霍的向邱雨强這面凑過來了。

「是他！」

「是！他託人用信寄來的！這說明他的處境很困難！但他還是把這重要情報弄到了！」

「這上面說的？」

「意思是說：僞鈔集團的一宗大買賣開始進行，就在這七天內交易，可惜地點還未確定，這種黑道交易通常沒到最後一刻交收地點是不確定的！幸虧他非常聰明，把接貨人的聯絡電話抄來了！這可以幫助我們查出接貨人的一點資料！」

「爲甚麼？」

「電話公司的電腦記錄有每個電話號碼的地址和申請人的資料，雖然申請人的資料沒多大意義，但地點却是眞實的！有接貨人的聯絡地點我們就可以從中查到一點東西！我已找電話公司的朋友去查電腦資料，估計很快就有答案！這次有可能提供一個把僞鈔集團一網打盡的機會！」

邱雨强清楚伶俐的推敲着，他的臉上開始現出一股難得一點的興奮，這個機會他已等得太久了！况且他的好朋友眼下處身在那龍潭虎穴而隨時腦袋搬家，他想到這點心裡就有一種被油煎似的難受，他恨不得立刻就能讓他脫身！

章承志的神經也被這突然而來的訊息扯緊了，因而他心中原來的那股沉重也被霍的推開，這可是他焦慮着威脅着南託的其中一項潛伏的隱患！

在兩人略一停頓的時候，章承志辦公桌上的電話却响了。章承志抄起電話，原來是保安部轉過來找邱雨强的，便把電話遞給邱雨强，邱雨强接過電話，聽了幾句甚麼，便興奮的下令說：「好極了！這樣吧小陳！你馬上趕去帝國酒店，查查那電話的房間住了甚麼客人！」

「電話號碼的資料查到了！我已吩咐保安員小陳馬上去查一查！估計很快就會有答案！」

邱雨强擱下電話，向章承志解釋一句。章承志想了想，有點擔心說：「這麼大的事，光憑保安部我怕應付不來哪！」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余筠在君山作客，君山釣叟傳授了三招驚雷絕學，並介紹自己孫兒聶祖光和孫女靜宜認識，還贈送寶劍。離開君山，又得老叫化舒暢傳授破袖飛雷心法，藝業大進，一身兼數家之長。小叫化尹波瞞着舒暢約小癩子在城陵磯比武，請余筠觀戰，從旁殺出聶靜宜干預，得余筠解困。余筠因有白鴻山之約，趕到時，見法通和尚圍攻蘭夢如，立即加入戰圈……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上官雲龍・文　可飛・圖

恩仇未了情

負血仇追兇千里　中蟒毒因禍得福

蘭夢如微微一笑道：「這只白鵰正是家師所豢。」又道：「余少俠不是欲去瀟湘找劉寅報仇嗎，怎的還在這巴陵地面？」

余筠一愕道：「姑娘怎知此事？」

蘭夢如小嘴一嘟，佯嗔道：「眞討厭，甚麼事兒都要反問，不說就算了！」

余筠見蘭夢如嬌嗔時那副宜喜宜嗔的神態，愈增嫵媚韻緻，不禁心頭一陣鹿撞，忙陪笑道：「姑娘請千萬別誤會，在下是覺得姑娘似有先知之明，同時也由衷地感激姑娘的關切，所以……所以……」

余筠原不擅於詞令，這時由於心情激動，更無法把話說得委婉，但蘭夢如却別有感受，心想：總算我對你的一番心意沒白費！

說實在的，余筠對這位蘭姑娘，是打從心眼兒裏喜歡，自從在終南山初次見面，心版上已深深地嵌上了這位姑娘的倩影，不過因他年事尚輕，不瞭解男女間的情愛，只知道蘭姑娘清麗脫俗，平易近人，而樂與親近，殊不知道這正是男女間愛的蓓蕾，不過此時余筠尚不瞭解罷了。

蘭夢如的年齡雖和余筠不相上下，許是家庭環境之故，顯得比余筠早熟，情竇已開，自終南山相識，她即爲余筠的倜儻英姿所羈，情不自已！

尹波人小鬼大，已將眼前情形瞧出了七八分，當下闊嘴一咧，望着余筠擠擠眼笑道：「余兄弟，小要飯的還有要事，得先走一步，你就陪這位蘭姑娘多聊一會吧——哦！千萬別忘了岳陽老人的約會啊！」

又轉向蘭夢如抱拳道：「姑娘，很對不起，小要飯的先走了！」

也不待對方答話，大腦袋一晃，眨眼間已走得無影無蹤。

余筠沒料到小叫化說走就走，因爲他覺得心裏還有很多話要說，可是小叫化走得實在太快，使他連打招呼都來不及，不由一時楞在當場。

蘭夢如見余筠那副發呆的樣子，心裏覺得好笑，便俯身從地上拾起顆石子，抖手向余筠身旁的一株小樹擲去，只聽「卡察」一聲暴響，一段杯口粗枯枝，應聲而折。

余筠驟然嚇了一跳，滿臉迷惘地望着蘭夢如道：「姑娘，怎麼啦？」

蘭夢如忍俊不住地道：「沒甚麼呀！只是一只呆鳥，已被我用石子驚飛了。」

余筠不傻，自然聽得出來，不由尷尬一笑道：「姑娘很討厭小叫化吧？其實小叫化除面目可憎，好渾充大人外，心地倒是十分善良，在下和他初見面時，也和姑娘有同樣感覺，覺得他十分惹厭，但是……」

蘭夢如微笑着截口道：「不要但是了，你的朋友，我怎會討厭……」

說到這裏，突然覺出不妥，但說出口的話已經無法收回，登時羞得嬌

靨緋紅，緩緩低下頭去。

余筠心中感慨正多，目注湛湛藍天，對蘭夢如的話並未留意，這時慢慢噓口氣道：「在下命途多舛，塵孽牽纏，幸能交到小叫化這樣一個有血性的朋友，雖死亦無所憾了！」

蘭夢如略知余筠身世，自然也瞭解他的心情，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這個結並非幾句安慰的話可以解得開的，於是便試着將話題岔開，含笑問道：「你是不是去瀟湘找劉寅報仇嗎？恁地還在巴陵停留？」

蘭夢如料不到效果適得其反，反而勾起余筠心中的隱痛，星目中登時泛起一片淚光，便將停留巴陵的原因，約略地說了一遍。

蘭夢如歉然地道：「眞對不起，害你傷心，我不是有意的。」

余筠苦笑道：「這不能怪姑娘——啊！姑娘怎會和法通和尚他們在此處惡鬥？」

蘭夢如嬌羞不勝地道：「還不是爲了你！」

余筠一怔，不解地道：「爲了我？」

蘭夢如經余筠一反問，更加羞得抬不起頭來，嬌嗔道：「你好壞，我再不理你了。」

蘭夢如人本艷麗，所謂西子捧心，別具美感，她的無限嬌羞，更顯得無比的嬌媚，儘管余筠尚不解風情，但天賦異性相引，心裏不禁怦怦然，當即忘情地上前將蘭夢如的一雙纖纖玉手緊緊握住，激動地道：「蘭姑娘對在下，太好了，唉！在下眞不知如何才能報答姑娘這份隆恩厚情呢！」

蘭夢如的一雙玉手驟被余筠握住，芳心感到一陣震顫，因爲這在她孤寂的生命裏，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和異性接觸，而且這異性正是她心目中的白馬王子，所以登時像觸電一般，嚶嚀一聲，順勢倒入余筠懷裏。

余筠軟玉溫香抱滿懷，一時間感到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蘭夢如自初解人事，即因父母意見相左，時起勃谿，而被母親的方外好友靜修神尼帶往呂梁山獅子峯習藝，她就是常年在那雲封霧幛的獅峯絕頂，孤寂地渡過漫長的童年生活，雖然靜修神尼對她愛護備至，然終難彌補心靈上的創傷，每日對着寂寂空山，悠悠白雲，久而久之，漸漸養成一種固執、冷傲、落落寡歡的個性，原想待年事稍長，即薙去三千煩惱絲，以青燈古佛伴此終生，却不料冥冥中早有安排，終南山邂逅余筠，却由是發覺了生活的情趣。

她對余筠確是情有獨鍾，但在兩人互擁的當兒，突然一個意念飛入她的腦際；她父母的反目，是她畢生難忘的傷心事，因之使她對自己的未來，也有了特別敏銳的警惕。

余筠經過片刻的適應，對這儻來艷福，已能靜心消受，他緊緊地摟着蘭夢如的嬌軀，臉兒相偎，胸兒相貼，彷彿這塵世間已只有他們兩人的存在……

驀地，蘭夢如雙臂一抖，甩脫了余筠的擁抱，如花嬌靨，突然罩上九月秋霜，目如利刃般瞪着余筠。

余筠自然不瞭解蘭夢如此時的複雜心情，心裏感到萬分惶急，却又不知如何分說，一時楞在當場。

蘭夢如眼見余筠惶急之狀，芳心又覺不忍，展顏一笑道：「你這人眞是，大白天摟摟抱抱的，被人撞見，多難爲情！」

說到這裏，又覺不勝嬌羞，深情無限地白了余筠一眼，緩緩低下頭去。

余筠見蘭夢如並未生氣，這才將一顆怦怦亂跳的心安定下來，想到方才的一幕，也覺着很難爲情地訕訕說道：「在下因愛慕姑娘，情不自己，致一時失態，還請姑娘原諒！」

蘭夢如如飲瓊漿，芳心甜絲絲地，有說不出的熨貼，但表面上却故意嬌靨一沉，佯嗔道：「誰相信你的鬼話？」

余筠登時急得指天發誓道：「余筠若是口不應心，將來……」

蘭夢如不過是佯怒遮羞，怎會讓余筠眞箇發誓，登時兩支柳眉一豎，嬌喝道：「你敢再說下去，看我以後理你才怪，誰要你發誓來着！」

余筠苦笑道：「在下之心，憑天可表！」

說完，又幽幽地嘆了口氣。

蘭夢如淡淡一笑道：「好啦，我知道就是。你今天不是欲去岳陽樓，和甚麼岳陽老人同往湘陰嗎？」

余筠目注蘭夢如點了點頭。

蘭夢如道：「那我先去汨羅江畔等你！」

話完，撮口一聲清嘯。

須臾，一點白影自雲層中出現，宛如隕星般一落千尋，眨眼已離地不足三丈，正是巨鵰白兒。

蘭夢如纖手一揚道：「筠哥，前途再見。」

也未見她擰腰作勢，人已冉冉昇起，微風颺起她的潔白裙裾，人美，姿勢更美，直如瑤池仙子，乘風飛去。

「筠哥」，多親暱的稱呼，余筠尚在回味無窮，蘭夢如已跨上鵰背，低聲嬌呼道：「記住，到汨羅江畔找我。」

余筠狂揮雙手道：「在下記住了，如妹……」

他「如妹」兩字剛出口，巨鵰已引頸一聲長鳴，刺空飛去。

余筠楞楞地望着天空白雲出了一會兒神，才無限惆悵地嘆了口氣，伸手摸摸背上的短劍，便自匆匆向巴陵城中而去。

*　*　*

入冬的陽光，照在人的身上，使

人有種暖洋洋的感覺。

余筠因見天時尚早，並未急急趲行，一路上瀏覽陌頭景色，享受着陽光的溫暖。

饒是如此，他返回城中，也才不過辰末光景。

這時岳陽樓上僅只寥寥數位茶客，顯得異常冷清。

余筠剛一腳步上茶樓，即有一個伙計含笑着迎上前來，問道：「小客官可是姓余？」

余筠微感意外地「唔」了一聲，伙計隨即將一個紙捲兒雙手遞給他，道：「這是一位老人家託小的轉交給小客官的。」

余筠疑惑地接過紙捲兒，展開一看，只見潦潦草草的寫道：「有人欲對小哥兒不利，請愼自提防！老朽因臨時有事，不得不先行一步，但前途自會相見——岳陽老人留言。」

余筠這些時間已通達不少世故，見伙計仍然站在面前，便賞了一把制錢，問道：「那位老人家是甚麼時候走的？」

伙計道：「昨日傍晚時分。」

余筠和岳陽老人結伴，本就並不起勁，所以這時也未放在心上。

由巴陵到湘陰，不過兩百餘里路程，以余筠此時的腳力，自不難早發夕至，不過湖南這地方十分富庶，所以人烟稠密，雞犬相聞，他自不便施展輕功，驚世駭俗，雖然心切師仇，恨不得一步跨至汨羅江畔，但有甚麼辦法呢？也只好夾雜在一班普通行旅中，亦步亦趨了。

天剛入夜，余筠才抵達馬埠山麓。

馬埠山是天岳山斷脈，峯高刺雲，崗巒陰巘，橫亙於巴陵與湘陰之間，正好成了這兩縣的分界線。

余筠一路上雖未忘記岳陽老人留言示警，但他因心切師仇，也並未將此事放在心上。

越過馬埠山，便入了湘陰縣境，這是一條捷徑，不過因爲山道異常險峻，所以一班商旅寧願繞道而行。

余筠藝高膽大，且見月色甚明，便毫不猶疑地横越馬埠山，一路上盡量施展開輕功絕技，在懸崖峻嶺間忽起忽落，縱躍如飛，兩個更次不到，便安然地横越過了陰巘奇狀的馬埠山，向一片翳翳鬱鬱的黑松林奔去。

驀地，自黑松林中發出一聲朗笑，接着一條黑影疾射而出，攔在余筠面前。

余筠藉着明亮月色打量來人，那是個又矮又胖的禿頭老者，紅光滿面，兩眼精光四射，神態十分威猛。心想可能是岳陽老人留條示警的那話兒來了，便試探着抱拳道：「老丈黃夜攔住在下去路，不知意欲何爲？」

矮胖老人呵呵笑道：「老夫夢覺子，小兄弟是否姓余？」

余筠在未摸清對方的底細前，不願失禮，仍然抱拳含笑道：「在下正是余筠，老丈是否有所賜？」

夢覺子呵呵笑道：「小兄弟豪氣如虹，果是年輕一輩中的俊彥——不過老夫此來，並無惡意，只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余筠不待對方話完，突然面色一沉，冷聲截口道：「在下與老丈素昧平生，似無事可商。」

夢覺子倏仰面狂笑道：「好，好！這才眞是後生可畏呢！」

笑容忽斂，面凝寒霜地冷哼聲道：「老夫行走江湖數十年，從來還沒有人在老夫面前說話敢這樣放肆的。哼！老夫姑念你年幼無知，不予計較，希望你從速將參玄錄交還老夫……」

余筠冷冷一笑，又截口道：「交還？老丈不覺得用語有點欠妥？」

夢覺子怒道：「有何不妥？崑崙門下七老收回本門遺失之物，正是天經地義的事。」

余筠道：「崑崙派遺物，自應由崑崙門下收回。」

夢覺子聽對方口氣，已有了轉圜餘地，登時怒色稍霽，說話的聲音也大爲緩和，道：「小兄弟既然深明事理，老夫決不爲難你，就請將本門祖師畫像和參玄錄交還老夫吧！」

余筠反手拍了拍背上的包袱，冷聲道：「崑崙派的祖師畫像和參玄錄，都在在下這只包袱裏面。老丈說的不錯，凡屬崑崙門下弟子，都有權利收回崑崙派遺物，不過像你們七老，既被逐出崑崙門牆，自然又當別論了。」

七老雖然負氣離脫崑崙，但在武林中仍算得是頭角峥嶸的人物，平日頤使氣指已慣，那曾受過這種奚落，何況對方還是個初出道的雛兒，登時把夢覺子的肺部幾乎氣炸，舌綻春雷地一聲暴喝道：「好個不知死活的小畜牲，竟敢出言衝撞老夫，嘿嘿，這可怪不得老夫心狠手辣，以大欺小了。」

氣呼呼地身形一晃，揮掌猛向余筠劈去。

余筠未及出手，已感到一股灼膚熱流，如波翻浪湧般直逼過來，不由心中大駭，一仰身，向後暴退一丈五六，身形尚未站定，已聽到砰然一聲巨響，急驟間抬眼望去，只見自己方才立身之處，已被對方掌力震出個深坑，儘管他膽大包天，豪氣干雲，這時也驚得矯舌難下。

夢覺子得理不饒人，一着佔了上風，便如影附形，跟蹤而至，十指箕張如鈎，抓向余筠雙肩，喝道：「老夫倒要看你還能逃到那裏？」

求生是人的本能，余筠雖領略到眼前這個胖矮老人的高絕武功，心知決非人家敵手，但他豈肯就這樣瞑目待死。一咬鋼牙，左掌疾翻，斜截敵人右腕，右手駢指，以大力金剛指，猛向對方笑腰穴點去。

余筠這一招兩式，不僅迅速異常，而且破招還招，恰到好處，怎奈敵勢太强，夢覺子不但不避，反而一聲大喝，加速十指下落之勢。

余筠左掌右指，均結結實實擊中敵人，但着掌處堅如鐵柱，着指處却又輭如棉絮，不由駭極，一聲「啊呀」出口，倏見夢覺子突然撤招後躍，似受到極大驚恐，楞楞地望着松林發呆。

這突然發生的變故，也使余筠如墮五里霧中，不禁迷惘地望望夢覺子，再循着夢覺子的視線，疑惑地注視着那片黑黝黝的松林。

這當兒，松林內倏有人笑道：「嘿嘿！想不到名列七老之一的夢覺子，居然向對一個後生晚輩下毒手，如果傳了開去，怕不要笑掉一班武林朋友的大牙。」

聲音頗爲蒼老，而且語氣極盡嘲弄意味。

夢覺子等七老，在武林中也算得是拔尖兒的人物，怎受得了對方這般揶揄，一張紅臉登時由紅轉白，由白變青，鐵青着臉喝道：「藏頭露尾，也算不得甚麼英雄好漢，有種的就出來，老夫陪你走一千招！」

林內蒼老聲音嘿了一聲，不屑地冷笑道：「你連老夫的一根指頭都擋不住，也配向老夫挑戰！嘿嘿，識相的就趕快夾着尾巴滾……」

夢覺子被對方連罵帶損，只氣得鬚髮俱張，一聲暴喝，道：「甚麼見不得人的東西？你既縮着頭不敢出來，老夫就來掏你的龜窩子！」

子字出口，一個矮胖身軀已飛縱而起，只見他雙掌揮去，登時響起一片卡察之聲，幾根手臂粗的松樹，被淩厲的掌風從中撞斷，威勢煞是兇猛。

林內蒼老聲音哈哈笑道：「來而不往非禮也，你再嚐嚐老夫這根指頭的滋味！」

對方的話剛說完，夢覺子已是一聲慘呼，淩空摔了下來，尤幸他功力深厚，着地即起，但也摔得齜牙咧嘴，狼狽受創遁走，余筠兀是直着雙眼，望着松林出神。

「小哥兒，別發楞啦，敵人早已走遠了！」

聲音來自余筠身後，他不禁猛吃一驚，本能地一招倒打金鐘，雙掌猛往後甩，身體却借勢前竄，然後駭鹿反顧，旋過身來，當他看清說話之人，頓時一張俊面窘得通紅，原來距他丈許處，一個鬢髮如銀的老人正望着他微微而笑，這老人正是在岳陽樓和他約好結伴同赴瀟湘，後來又因有事先行，並給他留書示警的岳陽老人。

忙上前深施一禮，訕訕地道：「適才若非老人家援手，晚輩恐已……」

岳陽老人不待余筠話完，捋着頷下銀髯哈哈笑道：「夢覺子的『烈燄掌』和『蛤蟆氣功』，當眞有點鬼門道，不過他方才挨了一記老夫一記『太乙指』，已將他的氣功點破，沒有三年苦練，絕難復原。」

略頓，又道：「其實小哥兒身懷絕技，不知使用，舒老化子傳給你『破袖飛雷』，正是這類氣功的尅星，如能配合崑崙絕學『大力金剛指』，則以後對七老這班人物，就不必畏懼了。」

余筠唯唯受教。

岳陽老人老人凝視余筠片刻，最後輕輕吁了口氣道：「此去汨羅，已是官塘大道，瀟湘劉寅就居住在江畔隱逸村，老夫因爲尚有一些俗務待理，不能陪小哥兒一同前往，咱們就在隱逸村再見吧。」

余筠感動地道：「老人家有事，就請自便，承蒙援手之情，晚輩不敢言報，只有永遠銘記肺腑了！」

說罷，抱拳深深一揖。

就在他彎腰的當兒，突感微風撲面，直起腰幹一看，原來岳陽老人已在他躬下身去的瞬間，走得沒了影兒。

* * *

汨羅江，位於湘陰縣北七十里，源出於西寧神柏山，流經岳州平江縣，至縣境而分爲二水，一西南流，謂之舊水，一面經古羅城，謂之羅水，兩水同向北折，至屈潭而復合，所以名叫「汨羅」。

史記載，戰國時，楚大夫屈原懷沙自沉於此，故楚俗於每年五月五日，投角黍於汨羅江中，以祀這位憂時傷國、忠貞不二的三閭大夫。

隱逸村約有數十戶人家，面對着汨羅滾滾江流。

這時，夕陽已掛在村背那座矮山頭的松梢，農人經一天辛勞，開始三五成羣，荷鋤牽犢歸去，村中的每家屋頂上炊煙裊裊，正是晚餐的時候了。

村背後那座矮山作凹形，環抱着一棟磚砌大瓦房，格局雖然並不宏麗，但在這座村子裏，算得是美侖美奐了。

一個背負短劍和包袱的英挺少年，這時正面凝寒霜地站在大門外，向內喝叱道：「喂！裏面有人嗎？」

「找誰呀？」

聲音美得像震盪的銀鈴，又清又脆。

一個穿着青布緊身衣褲，長得明眸皓齒，肩上吊着兩根短辮子的小姑娘自裏面出來，滿面穉氣地望着門外少年，似在等着他的答覆。

少年望了小姑娘一眼，沉聲道：「找劉寅。」

小姑娘見少年面色和語氣兩皆不善，登時犯了小性子，秀目一瞪，嬌叱道：「這麼大的人了，連尊卑老幼都不懂，也出來丟人現眼！不在！」

少年正是千里尋仇的余筠，聞言驀地仰面發出一陣狂笑，想是他心中悲憤已極，所以這陣笑聲，簡直比哭還要刺耳。

小姑娘怒道：「笑甚麼，直是個瘋

子。」

余筠冷哼一聲，切齒道：「劉寅老賊陰險卑鄙，欺世盜名，他也配稱長輩！」

小姑娘聽余筠口出不遜之言，只將小嫩臉蛋兒氣得鐵青，嬌喝道：「狂徒找死！」猱身而進，迅如閃電般連向余筠攻了三招。

余筠怎會將對方放在眼裏，身形挪移間，便避過對方三招快攻，一聲大喝道：「丫頭！妳是劉寅老賊的甚麼人？快說！」

小姑娘冷哼一聲，掄起兩隻纖纖玉掌，疾如狂飆般，一連攻了余筠二十餘招。

余筠見對方悶聲不響，一味啞攻，不由大怒，登時施展開「捕風捉影」身法，出手搶攻。

兩人的身法，都疾如電閃，對拆數十招後，使余筠感到十分驚訝，因爲他每一招出手，小姑娘均能料敵如神，制先封死，逼得他非中途收勢變招不可。

余筠天生傲骨，連武林威望極隆的瀟湘劉寅，和雄視南方的法通和尚他尚且無懼，要捋捋虎鬚；豈肯服氣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登時激發他年輕人的好勝心性，驀地掌勢一變，竟施展崑崙絕學——「二十四手截手法」。

這二十四手截手法，是崑崙派歷代祖師嘔心瀝血、採集各門派指法與掌法之精英，去蕪存菁後，再溶合崑崙無上心法而成，雖僅二十四手，但一經使用開，便生生不息，隨着別人的招式而變化無窮。

又十餘招後，他不只已將失去的先機爭回，而且反把小姑娘逼得團團亂轉。

眼看小姑娘應付維艱，將要落敗之際，倏聽一聲大喝道：「倩妹速退，讓愚兄來會會這少俠。」

一條人影，飛掠而至，人未到，先發掌，一股强勁掌風，略阻余筠攻勢，小姑娘已一折柳腰，往斜刺裏一躍，嬌喝道：「靈哥！這小賊出言汚辱爺爺，別放他逃走！」

話完，兩根小辮子一甩，轉身向屋內奔去。

給小姑娘解圍的，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卓立當場，如臨風玉樹一般，含笑向余筠抱拳道：「在下劉子靈，適才開罪少俠的是舍妹倩倩，少俠能否見示姓名？」

余筠冷冷地道：「余筠。」

劉子靈道：「久仰！不知余少俠找家祖有何見教？」

余筠道：「余某和令祖仇深似海，煩你去將令祖請出來，只要他還我個公道，余某生死認命。」

劉子靈微微一笑道：「余少俠不畏威勢，不憚險阻，而隻身萬里尋仇，在下雖與少俠站在敵對立場，但對少俠這份干雲豪氣，也是萬分欽佩。不過少俠來的太不湊巧，家祖已於三日前出外訪友，迄未歸來，如少俠信得過在下，舍下盡多空房，不妨盤桓數日，家祖雖一生嫉惡如仇，却是恩怨分明，若果眞有失手誤傷情事，定會給少俠一個滿意的答覆，不知尊意如何？」

余筠雖是滿懷悲憤，但見對方滿臉誠摯，詞意懇切，知非虛假，況寃有頭、債有主，怎能波及無辜，當下苦笑道：「盛情心領，如令祖訪友歸來，就煩轉過，余某五日後再來向他討取公道。」

說完話，也不待對方答言，便轉身如飛而去。

劉子靈苦笑着搖搖頭，喃喃自語道：「這眞是從何說起！唉！」

這時，劉倩倩已換上一身墨綠緊身衣褲，腰懸鏢囊，手執長劍，氣虎虎地自屋內奔出來，嬌嗔道：「靈哥，你爲甚麼放那小賊逃走？」

劉子靈沉聲道：「倩妹怎的如此胡鬧，爺爺不是已交待過咱們，此人已中了敵人的嫁禍之計，他老人家欲在這數日裏設法化解這一場誤會，難道妳忘了不成？」

劉倩倩狠狠地道：「小妹沒有忘記，只是恨他口出不遜，想懲治懲治他，殺殺他的火氣！」

劉子靈笑道：「此人已得風塵三友和崑崙派掌門人的衣缽眞傳，近更得丐幫舒老前輩的器重，破例將該幫不傳之秘的『破袖飛雷』傾囊相授，你自信能懲治得了他嗎？」

劉倩倩小嘴兒一披，不屑地冷笑：「小妹看他無殊朽木頑石，即使遇上名匠，也雕琢不出有用之器來！」

劉子靈笑道：「妳不要不服氣，再過五天他來時，妳便知道人家並不簡單了。」

劉倩倩鼓着腮幫子，氣虎虎地道：「你就會長別人的志氣，哼！到時候讓你瞧瞧，妹子也不是好吃的菓子。」

* * *

余筠離開隱逸村後，因無一定去處，所以一路漫步，隨意所之。

這時已是暮色四合，初冬的北風在夜空中打着呼嘯，余筠的內功雖有相當的基礎，並不在意寒暑侵襲，但他此際凄凄涼涼地，隻身躑躅在這四顧荒凉的曠野裏，緬懷身世前途，也不禁自心底冒起一絲寒意。

「這漫長的五天，我往何處去打發呢？」

「對了，不如趁這機會，找處隱蔽所在，將參玄錄好好的研讀一番，也許能悟出更多的箇中奧秘。」

他在心裏自問自答，方自打定主意，驀聞隱隱傳來一聲鵰鳴。

這聲音他最熟悉不過了，心知是蘭夢如正在馭鵰尋他，於是引吭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直透夜空，片刻，已見到一點黑影由遠而近，眨眼間巨鵰已直瀉

而下，落在他的面前，心上人蘭夢如也自鵰背上一躍而下。

余筠正自感凄涼身世，這時見到蘭夢如，不啻見到親人般，心頭一酸，俊目中流下兩行熱淚。

蘭夢如不明就裏，驚問道：「怎麼哭啦？是去隱逸村吃了虧？嗯？」

余筠揮袖拭去面上淚痕，强作笑容道：「在下因一時感懷身世，不克由己，還請如妹不要見怪。」

蘭夢如驟聽對方改口稱呼「如妹」，雖然臉上一陣臊熱，但芳心中充滿了甜絲絲的喜悅，情不自己的輕移蓮步上面握住余筠的雙手，柔聲道：「筠哥，其實小妹的身世和你也差不多，咱們正是同病相憐呢。唉！現在說這些話，只有徒亂人意，以後你自然會知道的。」

說着，也自神情黯然，泫然欲滴。

兩人拉着手，默然相對良久，蘭夢如忽然問道：「你去找過劉寅了？」

余筠道：「去過了，劉寅老賊正出外訪友未歸，我已經和他的家人訂下五日之約。」

蘭夢如沉思少頃後道：「是不是他們故弄玄虛？若不然，那有這樣湊巧？」

余筠陡地目射精光，嘿嘿冷笑道：「不管他們弄甚麼狡獪，縱使是佈下天羅地網，余某也要憑三尺龍泉，和一腔熱血，前去闖上一闖。」

蘭夢如抽回纖手，攏了攏鬢邊被風拂亂的秀髮，正色道：「師仇固不兩立，但也不能全憑血氣之勇，最好能事先摸清他們的底細，到時也可有個防備。」

余筠道：「如妹言之有理，那在下今夜就去探探虛實。」

蘭夢如笑道：「騃子！你今日已去村中鬧過，如果他們眞的要算計你，也一定會防你這一着，依小妹愚見，不妨稍緩兩夜，待他們戒備鬆懈後再去，較爲妥當。」

余筠點點頭道：「如妹這份愼密心思，在下實是望塵莫及，以後還請多多指教！」

蘭夢如嬌笑道：「你別先捧我，其實事情的發展，還難逆料得到呢！」

略頓，又問道：「等待的這數日，你作如何安排？」

余筠便將決定深入研究參玄錄的計劃說了一遍。

蘭夢如讚不絕口道：「眞是好辦法，尤其臨事不忘研習武功，更爲難得。小妹嘗聽恩師言及，參玄錄爲崑崙派鎭山之寶之一，內中所載，全屬上乘武學，筠哥既擁有這本武林中人目爲瑰寶的奇書，不知能否讓小妹開開眼界？」

余筠笑道：「當然可以！只是此書太過玄奧，在下雖曾過目，但因頭腦太笨，殊難索解，如妹蘭心蕙質，在下還正想求教呢！」

蘭夢如嬌笑道：「別瞎恭維了，你既然決定了深入研習參玄錄，就不必多浪費時間了。唔，對了，小妹方才途經前面那片峯巒時，似見下面有片幽谷，頗爲隱秘……」

余筠截口笑道：「既有這等好所在，就事不宜遲，說走就走。」

說完，便向站在一旁剔翎的巨鵰走去。

蘭夢如笑道：「瞧你急的，就是有了地方，但幾天的時間，總不能餓着肚子練功吧，咱們也得稍作準備呀！」

余筠眨眨眼睛，迷惑不解地道：「還要準備甚麼？」

蘭夢如又好氣、又好笑地道：「你能餓上幾天，我可不行。再說，那片山谷幽深黑暗，也得準備點照明之物。」

余筠這才在恍然中鑽出個大悟來，「哦」聲笑道：「眞該打，竟連這些緊要問題都想不到！如妹，請你在此稍候，在下就去採辦一應必需之物。」

約莫經過個多時辰，余筠果然提了一大包需用之物回來，兩人跨上鵰背，蘭夢如輕叱一聲：「起！」巨鵰兩翼一張，刺空而上。

鵰行甚速，不到半炷線香光景，已飛臨一片峯巒的上空，巨鵰略一盤旋，突然收束雙翼，向一片暗沉沉的山谷投去。

谷底異常乾燥寬敞，兩人縱下鵰背，余筠便將提着的大包打開，從中取出了一段檀枝，用火摺子點燃，光線雖不太强，但他們功力深厚，就這點昏黃的火光，已足夠百丈之內辨纖微，抬目望去，見不遠處有片懸岩，突出山表，像屋簷一般，而且懸岩下面十分平整，足可容納百人。

兩人來到懸岩下面，余筠將胸前活結拉開，取下君山釣叟所贈結綠短劍，和崑崙派掌門人遺留給他的一隻舊藍布包袱。

他先恭恭敬敬地將短劍斜倚着山壁放好，然後向破舊的藍包袱伏地一揖，才小心翼翼地將包袱解開，從中取出一本業已褪色的黃絹書册。

蘭夢如和余筠併肩坐在地上，她對這本武林中人目爲瑰寶的崑崙秘笈，存着幾分好奇之心。

絹册封面、裏面繪着幾幅人像，似在做着行功練氣的功夫，雖然着墨不多，却極爲生動。

每一人像旁邊，都有幾行小字，加以扼要說明。

其餘各篇記載的是拳、腿、掌、指、兵刃和輕功，最後數頁却是用毒、療傷、以及丹汞煉製方法等等。

余筠和蘭夢如雖都天資特厚，聰穎過人，但對參玄錄上所載武學，却感到艱澀難懂，一時參悟不透。

這也難怪，就以在天都谷辭世的崑崙派掌門人東門愚來說，他能從千百弟子中被擢爲掌門人，自非庸才，然而，他經過數十年的苦苦鑽研，仍

無法完全參透秘笈神髓，其艱深玄奧，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余筠曾經東門愚悉心指點，已略具基礎，這時他又轉授給藺夢如，由是兩個人心無旁騖地完全沉迷在這本武學寶典之中。

兩人時而唸唸有詞，時而比手劃腳，直到谷頂漏下曙光色，才感到身體已是十分疲乏，一絲睡意襲上眼簾。

余筠一覺醒來，見藺夢如仍在好夢方酣，他不忍驚醒她，便獨自走出這片懸岩，放眼一望，登時驚得幾乎叫了起來。

原來在這座山谷另一塊突出的岩石上，盤着一條碗口般粗的錦鱗巨蟒，正高舉蟒頭，紅信吞吐，和正空中盤旋的巨鵰白兒，相持不下。

余筠見狀，以為是巨鵰畏懼那條錦鱗大蟒，心想：「我何不助牠一臂之力。」他想到便幹，轉去取了結綠寶劍，飛奔到錦鱗巨蟒盤踞下面，悄悄猱升到離巨蟒不足五丈處，隱身在一堆亂草後面，注視着巨蟒的動作。

巨鵰白兒早已發現余筠，這通靈神物已知余筠是在暗中助牠，登時一聲低鳴，猛向巨蟒俯衝攻擊。

巨蟒目光熒熒地注視着白鵰，見牠衝來，霍地張口對準白鵰噴出一股白氣。

白鵰似知巨蟒所噴白氣蘊有奇毒，不敢接近，「刷」地一聲，飛逃開去。

余筠藝高膽大，那知厲害，眼見白鵰逃得那般狼狽，不由大怒，拔出結綠短劍，一式黃鵠摩雲，縱起一丈五六，覷定巨蟒七寸處，抖手將劍擲去。

他手法奇準，結綠短劍更是無堅不摧的神兵利刃，一顆栲栳般大的蟒頭，登時自七寸處應手而斷，一股血箭，從巨蟒斷頸中激射而出。

這時，余筠懸空的身子，正向巨蟒盤踞的那片突出的岩石落去，恰好迎上那股血箭，灑了一身一臉，如非他輕功很好，幾乎被蟒尾掃下百丈懸崖。

巨蟒負痛，一陣翻騰，已經懸岩上之翻落谷底。

余筠誅蟒，方自欣喜，突然感到頭昏目眩，週身奇癢難當，剛暗叫一聲：「不好！」已是兩腿一軟，栽倒在懸岩上面，不省人事。

此時白鵰仍在余筠頭頂盤旋，牠本是千年神物，性已通靈，一見余筠栽倒，便知不妙，雙翼一束，疾向谷底瀉去。

不到片刻，牠已將藺夢如接上懸岩，同時鋼喙中還啣着一株紅莖紅葉的小草，莖頂端結着一顆龍眼般大小的碧綠異菓，清香四溢。

藺夢如眼見余筠週身血漬，昏倒在懸岩上，雖然心中又憐又痛，但她卻並不着急，因為她相信神鵰，既然啣來這株奇異小草，定非無因，於是她試探着從頭上拔下一根玉簪，輕輕撬開余筠牙關，將那顆碧綠菓子向余筠嘴邊送去。

她在做這些動作時，雙眼不時瞟向白鵰，及見白鵰偏着頭並無任何表示，才慢慢將碧菓中漿液擠入余筠口中。

白鵰見小主人已將菓液餵過余筠，登時引頸一聲歡鳴，鋼爪一舒，抓住余筠胸衣，藺夢如也同時縱身跨上鵰背，巨鵰展翼而起，向山谷另一端飛去。

這山谷面積本就不大，鵰行如矢，不到一句話的工夫，已飛臨一口小潭的上空。

水源出自谷壁的一個制錢般大的洞孔，色作乳白，直注潭中。

白鵰緩緩降低高度，到離潭不足一丈時，忽然鋼爪一鬆，只聽「噗通」一聲，已將余筠擲入潭中。

藺夢如也同時自鵰背飄身而下，俏立潭畔，注視着在潭水中載浮載沉的余筠，雖然她很相信神鵰通靈，但嬌靨上仍難免流露出一片緊張神色。

余筠經這寒冽山泉一泡，不多時人便清醒過來，雖覺着潭水奇寒，但因週身都感到異常舒暢，尤其是充塞在胸膈間的一股陽和之氣，經寒泉一浸，頓時行佈全身，一個身子輕飄飄的，似欲離潭飛去。

藺夢如見余筠清醒過來，才算放下心頭一塊重鉛，情不自禁地嬌聲問道：「筠哥，現在感覺如何？」

一種親切關注之情，溢於言表。

余筠十分感動道：「現在已完全好了！只是又勞如妹為在下擔心，心裏感到很是不安。」

藺夢如小嘴兒一噘，白了余筠一眼，嬌嗔道：「甚麼在下在下，不安不安的，瞧你那身血漬，還不快快洗乾淨，天氣這樣冷，在水裏泡久了會病的，我給你拿衣服去。」

說着，正欲轉身，余筠已笑指着她身後道：「不敢再勞動如妹嬌軀，白兒已將在……愚兄的衣服取來了。」

藺夢如轉頭一看，果見白鵰鋼喙叨着余筠衣服，靜靜地站在自己身後，她見白鵰如此善解人意，只高興得抱住鵰頸，盡情地親熱了一陣，才從白鵰嘴上取下衣服，放在潭邊一塊乾淨的石頭上，笑對余筠道：「你快點洗，我和白兒去轉轉就來。」

余筠笑着「唔」了一聲，藺夢如已跨上鵰背，向谷頂飛去。

這時已是巳牌時分，紅日滿山。

藺夢如馭鵰在羣峯間略一盤旋，忽一眼瞥見下面山環裏刀光劍影，有兩個人在拚命惡鬥。

她好奇心重，想一看究竟，便吩咐白鵰降落在山環附近的隱蔽處，然後悄悄掩上前去一看，原來是一個陰陽臉老者，和一個十五六歲的英挺少年，正在捨死忘生地惡鬥，由於兩人

功力悉敵，所以打得難解難分。

藺夢如心中一動，暗忖：「這陰陽臉老賊，不就是劉寅嗎？原來他偽稱出外訪友，果然是個陰謀，這眞是天網恢恢，無意中被自己發現，大概是這老賊惡貫滿盈，才這般湊巧，我何不就代筠哥將這老賊除去，以免他再去隱逸村涉險？」

她想到便做，驀地拔出靈犀寶劍，一聲嬌叱道：「好個狡獪的老賊，雲台峯和潛龍谷的兩筆血債，今天該你用血來償還了！」

喝聲中，一條纖細白影，帶起一片耀眼寒芒，向陰陽臉老者捲去。

這突然的變故，使得正在惡鬥的陰陽臉老者和英挺少年全是一怔，各自收招後躍，避開藺夢如疾捲而至的凌厲一招。

這瞬刻間，陰陽老者已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眼球一轉，便將計就計地一聲暴喝道：「丫頭別狂！妳先嚐嚐劉老子這『滿天飛蝗』的滋味。」

雙手連揮，數十點閃閃金光，夾着一片「嗡嗡」之聲，分自幾個方向，向藺夢如襲到。

藺夢如嘿嘿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彩？」

靈犀劍舞起一片繞身光幕，只聽「噹噹」連聲，數十點閃閃金光，頓時如泥牛入海，消失無蹤。

陰陽臉老者也趁着藺夢如被暗器所阻的瞬間，一轉身，施展開八步趕蟾絕頂輕功，向後山逃去。

藺夢如嬌喝道：「劉寅老賊，你還想逃走！」

一壓靈犀劍，正欲跟蹤追去，眼前黑暗一閃，那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已橫劍攔在她的面前，滿臉迷惑地望着藺夢如道：「姑娘！妳是在罵那個劉寅老賊？」

藺夢如突見英挺少年橫加攔阻，眼看筠哥不共戴天的仇人將安然逸去，不禁將一股無名怒火，完全發洩在眼前這個英挺少年身上，兩支柳眉一挑，寒着粉臉冷冷地道：「姑娘罵那盜名欺世的劉寅老賊，與你有何相干？哼！你既攔阻姑娘，姑娘就讓你先祭劍也是一樣！」

英挺少年本想向藺夢如解釋誤會，旋聽她出言不遜，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也不由激發年輕人的好勝心性，嘿嘿冷笑道：「不錯！人是我放走的，妳待怎樣？」

藺夢如突地柳眉聚煞，靈犀劍一抖，幻起漫天劍影，向英挺少年刺去，口中嬌喝道：「姑娘要你血濺五步！」

英挺少年冷哂道：「好狂的口氣，只怕你未必如願。」

青鋼長劍一招「金絲纏腕」，避過刺來劍鋒，斜削藺夢如握劍皓腕。

藺夢如挫腕收劍，正待攻出第二招，英挺少年已是劍招一緊，演出了威攝江湖的三十六手蕩魔劍法。

這三十六手蕩魔劍法，是瀟湘劉寅賴以成名的絕學，無論是劈、刺、攔、截、點、削，無不含着極深玄機，英挺少年一經施展開，登時劍光閃耀，若滿天碧螢飛舞，自劍鋒所盪起的氣流，也似怒濤澎湃，威勢煞是驚人。

藺夢如雖未見過瀟湘劉寅，但對這套蕩魔劍法，却耳熟能詳，因她在山上習藝時，嘗聽恩師暢論當今武林各派劍法，而對劉寅的三十六式蕩魔劍，尤其推崇備至，解說得也特別詳細，所以英挺少年一經使出，便被他認了出來，不由冷笑道：「敢情你這小賊是和劉寅是一丘之貉，姑娘幾乎被你瞞騙過去！」

劍招突地一變，也將師門絕學「亂披風」劍法施展出來。

亂披風和蕩魔劍法，都是震爍當今武林的奇奧之學，一經交手，只見一青一白兩團光影矯天飛舞，煞是好看！

欻許光景，兩人已對拆百餘招，仍是旗鼓相當，不由暗暗心折對方劍術之精奇，確是迴異凡響！

兩人在劍術之招式上雖然不相上下，但藺夢如終歸是個女孩子，體力受先天所限，內力不如那英挺少年雄渾，不過她所使用的靈犀寶劍，是柄斷金截玉、吹毛立斷的神兵利刃，英挺少年的青鋼長劍得處處避着和她的兵刃相碰，因此無形中佔了不少便宜，截長補短，正好是平分秋色，誰也沒有佔着絲毫上風。

兩人正打得難解難分之際，驀聽空中有人大叫道：「如妹，請暫歇手！」

一條人影，如飛將軍般自空而降，手中短劍劃出一道碧綠光華，向兩人兵刃一攪，將藺夢如和英挺少年逼得同時收招後躍。

來人正是余筠。

原來他在潭中將週身蟒血洗淨，換上乾淨衣服後，便自個兒坐在潭邊，凝視着這一潭色作乳白的潭水出神，過了一會，忽然若有所悟地喃喃自語道：「此水色作乳白，水性寒冽，不正是參玄錄中療傷篇所載之石乳靈泉嗎！難怪那樣劇烈的蟒毒，一經飲用洗滌，即劇毒盡解，霍然而癒……」

他自語至此，突被頭頂一的一聲急遽鵰鳴打斷，抬眼望去，靈鵰白兒正自谷口直瀉而下。他見藺夢如並未隨同靈鵰轉來，方自暗吃一驚，白鵰已輕輕落在他的面前，低鳴不已。

「是不是你的小主人又遇到了強敵？」他試探着問。

白鵰點點頭，又是一陣低鳴。

「好！你稍待片刻，我去取兵刃來。」

余筠回到死蟒墮落處，很快的便找到了他那柄結綠短劍，只見劍葉上碧光流轉，並未沾上絲毫蟒血，於是納劍入鞘，這才跨上白鵰，飛出深

谷。

他一招「鴻濛初分」，同時將蘭夢如和英挺少年逼退，才向蘭夢如頷首笑道：「請如妹稍待，小兄想先和這位兄台說幾句話。」

蘭夢如緊繃着嬌靨，沒有說話，余筠微微一笑，轉身向英挺少年抱拳道：「咱們雖然已是第二度見面，却還沒請教兄台的尊姓大名哩。」

英挺少年橫劍當腹，冷冷地道：「劉子靈，余少俠心目中不共戴天的仇人，向是家祖父，余少俠是否也有意賜教幾手高招？」

余筠搖搖頭道：「在下與令祖雖然仇深似海，但和兄台無甚過節，况咱們已訂下五日之約。」

蘭夢如截口道：「筠哥！你也太老實了，方才我還見着你那仇人，分明是他們在暗中攪鬼，嘿！和他們這種僞善狡詐之徒，有甚麼信諾可言，不如乾脆收拾一個算一個，打了小的，不怕老的不出來！」

劉子靈冷笑道：「姑娘不要太自視過高，該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妳如非佔着寶劍的便宜，恐難在劉某劍下走過百招。」

蘭夢如怒道：「你敢藐視姑奶奶，哼！你既畏懼姑奶奶的利劍，姑奶奶就以一雙玉掌接你百招！」

嗆啷一聲，納劍入鞘，便欲向劉子靈撲去。

余筠忙伸手一攔，沉聲道：「如妹！不管別人如何，咱們得遵守信約，况五日之期，轉眼即至，還請如妹暫時多多忍耐！」

蘭夢如不便拂逆余筠的意思，冷哼一聲，自管撅着小嘴兒生悶氣。

余筠轉向劉子靈道：「現在此間之事已了，令祖既未外出訪友，就煩代轉達，余某屆時一定前往拜莊，向他索取血債。」

劉子靈沉吟了一會，本想將這場誤會詳加解釋，但一想到白衣少女的傲氣凌人，便打消了這個念頭，向余筠抱拳一拱道：「屆時在下和家祖父定當掃徑以待！」

劉子靈走後，蘭夢如向余筠埋怨道：「你呀！人家居心叵測的在暗中算計你，你還和他們講甚麼武林信諾。嘿！依我的意思，不如乾脆現在就打上門去，給他們來個措手不及，讓他們佈置的陰謀詭計，白費心機。」

余筠含笑道：「小兄相信，這只是如妹氣頭上的話……」

說到這裏，忽被地上點點金光將他的目光吸引住，不禁心中一動，走過去拾起一看，原來是只金鑄的盈寸黃蜂兒，尾搖翅動，栩栩如生，和在雲台峯所拾的一般無二，當下暗道：「原來在雲台峯無意中拾得的金蜂兒，也是劉寅老賊的暗器，如此看來，這老賊確是陰險狡獪至極！」

蘭夢如見余筠手中托着的金蜂兒神情如活，十分可愛，便也從地上拾了幾隻，但大多數都已被她的靈犀劍絞碎，她托着金蜂兒向余筠笑道：「這老賊的暗器倒蠻別緻的……」

說到這裏，突然「哦」聲說：「小妹好像曾聽人說，雲嶺山主手下，也有一個拿這種金蜂兒當暗器的人，只是一時之間記不起他的名字來了。」

余筠並未注意蘭夢如說的話，凝視着掌中的金蜂兒出了一會子神，忽笑道：「如妹，咱們轉去吧，這短短幾天時間，實在太寶貴了，咱們可得充分利用，不能憑白地浪費掉。」

蘭夢如自然溫柔得像隻綿羊般依順。

三天的時間，雖然彈指即過，但余筠和蘭夢如却在這短暫的三天時間裏，從參玄錄上悟出一種早已絕傳的武學——「導陰接陽」，兩人欣喜之餘，勤練不下數百遍，雖然距大成尚遠，威力難於發揮，但對他兩人而言，也差堪告慰了。

這天晚上，星稀月暗，兩人將稍具心得的「導陰接陽」手法演練過幾遍，蘭夢如忽道：「筠哥，明天就是你的赴約之期，那老賊老奸巨猾，陰險無比，咱們何不今夜到隱逸村去探探虛實，到時也好有個準備。」

余筠略為沉吟，笑道：「也好！」

兩人結束停當，雙雙跨上鵰背。

鵰行如星飛電掣，不過盞茶光景，已落在隱逸村後山的一個隱蔽之處，蘭夢如低聲道：「老賊狡獪至極，咱們的行動千萬不能落入他們的眼中，否則，咱們此行就徒勞無功了。」

余筠點點頭，蘭夢如又道：「此刻時間尚早，咱們不妨先養足精神。」

余筠依言，緊挨着蘭夢如盤膝坐下，閉目調息。

巨鵰白兒乃千年以上神物，且經過一代俠尼數十年的調教，已深通人意，這時牠靜靜地昂立在余筠和蘭夢如的身後，無異在爲兩人護法。

時間在靜悄悄地溜走，兩人調息半刻，蘭夢如倏睜開秀目低聲道：「筠哥！現在時過午夜，咱們可以行動了。」

兩人又檢查了一遍所携帶的兵刄包袱，才展開身形，向隱逸村奔去。

不消片刻，兩人已隱身在村後山腰一株古松上。

村中暗沉沉的，看不到半星燈火，蘭夢如用肘輕輕撞了余筠一下，低聲道：「看情形，他們是有了準備。」

余筠忿然道：「管他的，既然來了，縱使是龍潭虎穴，劍樹刀山，也得闖他一下！如妹就請妳和小兄打個接應吧！」

蘭夢如急道：「且慢！」

余筠道：「如妹有甚麼吩咐？」

蘭夢如嬌嗔道：「你以爲我是怕事，是嗎？嘿！其實都是爲了你……」

余筠只覺心中一甜，情不自禁地將蘭夢如攬入懷中，激動地道：「這我知道！余某有生之年，決不會忘記如

妹的這番眞情摯意。」

溫泉片刻，蘭夢如才輕輕推開余筠，低聲道：「你既然和人家訂了五天之約，不到時間就來探莊，這和逾時不赴約一樣，都是背信的行爲；再說，萬一你被他們發覺，更無異打草驚蛇，兩者都對咱們不利……」

余筠接口道：「依如妹的意思呢？」

蘭夢如道：「你爲我接應，由我去刺探，這樣即使被他們發覺了，那我也可以藉口找小賊劉子靈算賬，雖也難免打草驚蛇，你却不必負毀約背信之名。」

余筠感動得熱淚盈眶，再欲不依時，蘭夢如又已輕輕飄下松樹，一伏身，疾如驚兔般向村中竄去。

余筠跟在蘭夢如身後，保持着半箭遠的距離。

蘭夢如潛入了隱逸村，余筠却隱身在村外一棵大樹上，遙遙爲之接應。

約莫過了一個多更次，余筠仍未見蘭夢如回來，雖然村子毫無警兆，他心裏已沉不住氣了，便打算也潛進村去看個究竟，詎料念頭剛起，倏見一條人影如飛而至，正是蘭夢如，而且背上還揹着一個昏迷不省的小姑娘。

余筠輕咳一聲，從樹上飄下，蘭夢如道：「咱們先趕緊離開此地，有甚麼話待會再說。」

兩人展開身形，沿着來路奔去，眼看快到二人原來調息之處，余筠驀地止住奔勢，低聲招呼道：「如妹，且停一停！」

蘭夢如愕然停身道：「筠哥，你……」

余筠忙用手勢阻止蘭夢如問話，傾耳聽了一會，悄聲道：「妳聽，那是甚麼聲音？」

蘭夢如果然凝神傾聽，却是毫無所聞，不禁疑惑地道：「沒有呀！你聽到了甚麼？」

余筠甚爲詫異，蘭夢如功力不弱，何以聽覺竟如此遲鈍？

殊不知他在飛劍誅蟒，中毒昏厥後，曾服用一枚碧綠菓實，照道書所載，那枚碧綠菓實，正是九天仙品，名叫火蓮，修道人服用一枚，可抵百年修爲，練武之人服用後，亦有洗毛伐髓、脫胎換骨之效，何况余筠慧根宿具，稟賦奇佳，且機緣湊巧，在服用火蓮後，再經石乳靈泉一浸，更助長了火蓮的功效，其實他此時的功力，已增長不止一倍，不過他尚不自知罷了。

余筠指指前面，低聲道：「那邊好像有人呻吟！」

蘭夢如道：「那不是咱們適才調息……」

話說到一半，突然惶急地道：「我那白兒……」

人已如離弦勁矢，向前奔去。

奔到地頭一看，果見白鵰委頓不堪地倒在地上，神情顯得十分痛苦。

蘭夢如見狀，心中一陣難過，忙將背上的小姑娘輕輕放在地上，走過去緊緊摟住白鵰的脖子，秀目中熱淚迸流地哽咽道：「只是一會兒功夫，你怎的變成這個樣子啊？」

余筠着實得過白鵰不少好處，可是臨到白鵰有難，自己却束手無策，不禁感到又是慚愧，又是難過，一時楞在當場。

也不知過了多久，倏聽蘭夢如悲聲道：「筠哥，你身畔可曾帶有靈藥？」

余筠苦笑着搖了搖頭，方欲答言，驀聽身後一個蒼老的聲音呵呵笑道：「小哥兒，你才來呀？可眞把老朽等慘了！」

這聲音余筠極爲熟悉，不由大喜過望，忙轉過身去，惶急地道：「老人家，你來得正好，這只鵰兒不知患了甚麼急病，你老身邊可帶有靈藥？」

離余筠丈許處，站着一個鬚髮俱白的偉岸老者，正是和他約定在汨羅江畔見面的岳陽老人。

這時蘭夢如也盈盈地站了起來，以一種奇怪的眼光望着對方。

岳陽老人一邊往前走，一邊嘻嘻笑道：「這只鵰兒是你們的呀？老朽差點吃了他的大虧哩。」

余筠急道：「是你對牠……」

岳陽老人笑着接道：「老朽因見這隻鵰兒十分靈異，心忖定非無主之物，所以……」

蘭夢如心切白兒安危，早已忍無可忍，上前指着岳陽老人嬌喝道：「所以你就對牠下毒手，是嗎？」

岳陽老人搖搖頭，轉向余筠問道：「這位姑娘是……」

余筠道：「姓蘭，蘭相如的蘭，是呂梁山靜修神尼門下弟子，這隻鵰兒便是她豢養的。」

岳陽老人面上掠過一絲驚異之色，哦聲道：「靜修神尼一代空門俠隱，老朽三十年前曾與她有過數面之緣，至今尤欽佩不已，原來姑娘是這位俠尼的高足，怪不得身手如此矯捷俐落。」

蘭夢如不明岳陽老人所言「身手如此矯捷俐落」何所指，但聽到和師門有所交往，便不好過分予人難堪，忙斂容襝衽爲禮道：「請恕晚輩唐突，老人家既和師門有舊，就請快解救這隻鵰兒吧！」

岳陽老人微微一笑道：「姑娘不必躭心，老朽只不過拍了牠的輭痲穴吧！」

說話間，漫不經意地瞟了躺在地上的小姑娘一眼，驀抬右臂，凌空向白鵰點出兩指。

余筠和蘭夢如都是名師之後，自然一看便知老人是用一種至高無上的隔空打穴功夫，白鵰應指而起，一聲怒鳴，便向岳陽老人攻擊。（未完・四）

上文提要：包天笑相信申寒魄已得金丹，訂計擒下飄二胡冲，以及米秀英張盈盈等四人，用以要脅申寒魄……申救人，反被機關所制，眼看着胡冲死，飄二傷而束手無策，因金丹實不在其手中，但有誰相信？飄二重傷下更痛恨申，申悲痛欲絕……米秀英更被包天笑選中侍寢……冷霞觀主神通廣大，竟然救出了申與飄二，更將一縷情絲繫了在申寒魄身上，申寒魄進退維谷……



豹俠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義行洗脫誤會　柔情牽動殺機

冷香道：「那時候，你就是同情我、憐憫我，我也沒有勇氣接受你的善待了！」

申寒魄有點嘲笑地推開她，道：「香姊，這完全是杞人憂天，世上那有在半年之內由紅顏變成白髮的人，香姊，妳別在這檔口開玩笑了。」

認眞地步步進逼，她道：「如果一兩個月內，就看出了逐漸蒼老的跡象，寒魄，你怎麼說？那諾言還算數嗎？」

他作了個絕對負責的手勢，道：「香姊，不必等看到妳滿頭華髮，只要在一兩個月妳頭上找到幾根白髮，而妳的肌膚已不如此刻之光澤細膩，就算我輸，你要我怎樣都成。」

她悲喜交集地又把臉貼在他的肩上，道：「寒魄，但願你口心如一，但願你口心如一……」

申寒魄道：「放心！香姊，我申寒魄不敢說一言九鼎，還不至於才幾個月前說的話都不算數！香姊，我希望立刻把米姑娘也救出來。」

黯然搖頭，她道：「已經遲了一步。」

他突然抓住她的雙肩，道：「香姊，米姑娘怎麼了？莫非已經因反抗或行刺而被殺了？」

她搖搖頭，道：「不是這樣，她昨夜已被挾持強迫爲包天笑侍寢了！寒魄，此事發生了，你還要馬上救她出來嗎？你要知道，就算此刻救出她，她也羞見故人。」

申寒魄道：「當然！但她已失身，那已是不幸，更不能因她失身就讓她永遠在一個野獸身邊呀！」

點點頭，冷香道：「好吧！我陪你去一趟，或者我自已去一趟就夠了！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把她救出來之後，並不等於已使她脫險了。」

微微一愕，申寒魄道：「香姊，我不懂……」

她攤攤手喟然道：「寒魄，你大概得承認，米姑娘對你很有點意思吧？」

他點點頭，道：「那是因爲六年前我在米家住過一段時間，教過她讀書寫字之故……」

冷香道：「好！救回來後，她在自卑，絕望及忿恨之下，一定會想不開的，你不以爲有此可能嗎？」

木然地點點頭，他道：「香姊，也不能因爲她會如此，便放棄救她，是不是？」

冷香放開手，道：「寒魄，我們走。」

* * *

任何女人侍寢完畢，包天笑都是要獨睡的。這是因爲那女人的神秘感已失，而他自己也要不受任何干擾地睡一覺。

他不相信什麼「一夜夫妻百日恩」之說，更不信男女之間的愛會逐漸培養出來，他堅信男女有了一次之後，熱情就開始消褪。

所以被玷污的米秀英已被帶到另一房間中，通常這房間的女人是尚未馴服，仍需監視的。

進入原始森林之後，申寒魄發現冷香的輕功和機智都超過他，而且對這森林也頗熟悉。

他低聲道：「香姊，原來妳是絕頂紅粉高人。」

她唏噓蕭索的道：「寒魄，這是沒有什麼用的……」

申寒魄和她伏在一株大樹之後，四下張望一陣，道：「香姊，我眞不懂，爲什麼妳這麼年輕，卻有中年以上的人的心情？」

冷香道：「因爲時不予我……很快的，我將失去我現在擁有的一切……。」

申寒魄對這話有點不耐，道：「香姊，到那一天，妳至少還要三十年。如果眞會在半年內出現，小弟保證補償妳一切的損失。」

她握握他的手，又頹然地別過頭去，道：「那於事有何補益？寒魄，你還記得『金鏤衣』那首詩嗎？」

心頭一陣痙攣，他吶吶道：「記得，香姊……」她已揮揮手向前竄去，一掠就上了一株十丈以上的巨樹。

由於是冬天的拂曉，這光景正是睡眠者貪戀熱被窩，守街巡邏者會偷懶打瞌睡的檔口，二人憑着超絕的輕功，分頭去救人及找毛、包二人算帳。

這是他們事先說好的，她救人，他去宰人。

他首先要宰的是包天笑，至於毛錦秋，這筆老帳可以在包天笑垮台時一起清算。

這大帳篷是牛皮的肉皮連接而成，內部還有一層絲絹，像室內的天花板一樣。

要在帳篷頂上弄個破洞向下窺伺，不但要輕功高還要特別小心。

找了好一會一直未找到包天笑的住處，卻終於驚動了經驗老到的柳十七。

柳十七自橢圓型的帳篷的另一邊冒了上來。

申寒魄乍見此人，分外眼紅，殺胡冲雖是包、毛兩人的主意，劊子手卻是此人，此人爲包天笑作的孽一定不少。

他飛撲過去，柳十七也撲了過來。

他們都對自己有信心。自到中原，柳十七未遇敵手，而到目前爲止，申寒魄除了對冷香折服之外，也沒遇過敵手。

兩人在帳篷上約一丈高處接了兩手，各自落下。

申寒魄心裡有數，要是在沒瀉肚一事之前，此人的功力就絕不在他之下。

但現在，他不能不承認，自己內力之充沛，幾乎取之不盡。

這怎能怪老康和一干覬覦舍利金丹的人？

世上除了這種奇遇能造成的捷徑之外，還有什麼能使一個人的功力在數日內陡增一倍甚至數倍？

柳十七在空中接了兩手，心頭一沉，「豹先生」能在中原造成一股狂飆，是有其本錢的。

兩人略一打量，幾乎又不約而同地撲上。

在空中搏擊，不但要輕功好，反應快，瞬息間便要決定以何招對敵；內勁更要雄渾，若內力奇猛，相互一碰，內力差的一方就可能落敗，甚至受創。

這次的情況正是如此，柳十七自忖所學詭奇；中原的高手，他試過不少，亦不過如此。此刻施出罕見的怪招，加上九成力道，心想不必再來第三次就可以生擒此人。

但一招接實，心膽俱裂，要在倉促中收勁撤身那能如願，奇强無儔的內勁把他的身子震得在半空中翻了兩個觔斗，在帳篷頂上又極難拿穩步樁，那一震之力未盡，身子已滾下而收勢不住。

幾乎在此同時，內外護衛至少有六七個竄了上來，四面八方，一齊亮出緬刀撲上。

在烏金鞭和彎匕的呼嘯捲掃之下，交擊聲在原始森林中迴盪不絕，其中兩人的緬刀竟被捲飛。

申寒魄自問，退回十五天前，自己絕對沒有這等沉猛無儔的內力。

當八個人中的六個再次撲上時，低沉的聲音來自更高的古樹頂上，道：「都給我閃開！」

六人急忙打住。

申寒魄仰頭望去，竟是包天笑，站在距帳篷頂上約三五丈高的枝椏上，大有睥睨一切之狀。

熱血在胸中沸騰，烈火在喉頭燃燒，他吼叫着，拔身上掠，站在包天笑對面約兩丈左右的枝椏上，道：「血賊，你已經是有來無去，你低估了中原武林，必將陷在中原武林而葬身於此。」

森厲而狂傲地低笑着，包天笑道：「你能橫掃中原武林，幾乎未遇敵手，那麼中原人物的斤兩也就不問可知了。申寒魄，是誰把你救走的？既然走了，又回來送死，這可眞是命運註定你要栽在這兒了！」

猛挫銀牙，申寒魄道：「包天笑你殺我至友，淫我故人之女，我不殺你，死都不會瞑目。」

輕蔑地笑笑揮着手，包天笑道：「申寒魄，本五百歲此番到中原來，目的不達絕不回大漠，舍利金丹必在你手，不拿出來，你只有停止呼吸！」

冷厲地吐了口唾沫，道：「世上縱眞有金丹，也絕不能落入你這血賊手中。包天笑，你先試試『豹』爺的鞭子……」

烏光在嘯聲中捲砸而至，但包天笑偌大的身子在蜿蜒不定的鞭影中穿出，站在另一邊的枝椏上。

「卡察」一聲，一根碗口粗的樹枝斷落在帳篷上，用了九成雄渾的內力，若剛才換了任何人，包括柳十七、米倉夫妻等人，都會如狂風中的敗葉，身不由已。就算能閃過，也必是拖泥帶水，馬步浮盪不穩。

可是包天笑這份沉穩麻俐，眞叫人不能不服。他站在那枝椏上，以睥睨一切的姿態，道：「『豹子』，你這份功力，爲本五百歲作副手正是塊好材料。大漠固然沒有中原繁華，但山高皇帝遠，爲所欲爲，浪蕩逍遙，那份自在是說不完的，怎麼樣？你是聰明人，而且胡冲和『飄二』就是個例子……」

不提胡冲和「飄二爺」還好，瞬間，烈火已自胸腔中燃起，內力運足，他幾乎自信這無儔的力道注在烏金鞭上，像搾油機一樣，能把對方置於不可抗拒的壓力之下，樹枝斷裂、樹皮樹屑飛濺，五丈方圓的空中全在烏金鞭的無窮威力之下。

現在，兩人都落在橢圓型的帳篷頂上，七十餘鞭的狂烈攻擊，並未使包天笑失去攻守的正常狀態，他幾乎還是那麼來去自如。

難怪此人大言不慚，敢自封爲大漠之王，若在二十天前，申寒魄自忖，恐非此人的敵手。

現在包天笑反而貼了上來，施出獨特的擒拿。豹子在內力充沛下施出的「漏盡三通」，威力何止昔日的一倍？但包天笑一一化解開來，反守爲攻，擄、扭、抓、推、扯、碰、摔、踢、絆等招數，發揮得淋漓盡緻，雖不能制住申寒魄，也絕不會受制於他。

兩人的心思一樣，都相信這是當今武林空前絕後的一搏。

仇歸仇，惺惺相惜之感也油然而生。

兩人在牛皮帳頂上蹦跳、挪移，帳頂奇滑且呈弧坡，又有彈力，非功夫精純，不要說動手過招，就算讓你跑一圈也未必能跑得順暢。

兩人肘來腕去，已拆了五六十招擒拿，柳十七、杜十三、宋十一等內護衛以及金一、黃二、常三熊四及門五等外護衛都在四千年巨樹上、枝椏上觀戰。

錯過這種百年難得一見的力搏，眞是天下至愚。

就在這時，只聞一聲「寒魄，走吧……」聲音不大，入耳字字清晰。

他知道冷香已經得手，立即快攻七八手，身子向左前方疾射，烏金鞭却以扇面形掃出。

連柳十七都不敢正面硬碰，而不知厲害的熊四和金一，就被巨蟒狂捲似的長鞭抽下樹去……

＊　＊　＊

米倉和米大娘在兒子的苦勸下，勉强住在一起。當然，這也是爲了舍利金丹的誘惑，爲了金丹，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午夜已過，米老頭和老婆子及米順三人還在喝酒及品茶，他們一直不服氣，這兩個老油子，竟被一個申寒魄耍了。

米順啃了一口雞腿，道：「爹，您以前老是說申寒魄爲人老誠忠厚，他不會誆你，這辰光你怎麼說？哼！這小子一肚子鬼畫符！」

米老婆子道：「順子，娘也看得出來，申寒魄這小子夠倔也夠狠，可是他念舊，不是六親不認的人。」

米順「哈」一聲，道：「娘，妳和老爹一樣，幾十年的老米飯也不知道吃到那裏去哩？噢！他念舊，他老成！快別鬧笑話哩！據說他猛瀉了一天一夜，兩個眼珠子都陷進去了，腰幹也挺不直哩。竟能獨自接下百里光父子、長老，以及約三十個堂主和香主，結果百里父子受了傷，還死了個長老和好幾個香主哪！」

米老頭吶吶道：「申寒魄呢？」

米順灌了一大口酒，道：「還不是一個鳥樣。」

米大娘正要喝茶，又放下了杯子，道：「順子，你想說什麼？是不是那小子哄了你爹，他自己早就得到了金丹？」

米順道：「娘，要不是這樣，還有什麼理由，世上眞有這種傻瓜，把師兄留下的秘圖送給人？」

米倉老臉上一陣白一陣青地道：「小龜羔子，你老是事後才聰明，自己又不爭氣，你妹子呢？」

米順更是不舒服，道：「誰知道？爹和娘都不知道，問我有甚麼用！唉……姑娘大哩！胳膊便往外彎，八九不離十兒，又和那『豹子』在一起。」

米大娘道：「那可不一定……」

這工夫後院突然傳來女聲道：「請問米大俠可是住在這兒？」

米大娘道：「什麼人？」

那女人道：「貧道乃冷霞觀主。」

米倉夫妻最近也聽說申寒魄和三十里外的一個小道觀有來往，却不知道這道姑夤夜來此幹甚麼？

米倉道：「觀主有何貴幹？」

冷香道：「令嫒米秀英陷入『大漠金鵬』之手，可能已被欺侮，貧道已將她救出，特地送來……」

這些話眞是字字炸音，入耳驚心，三人同時來到後院，只見十步外有一勁裝艷女，挾着一個昏迷的少女，此刻已把人放在地上。

米家兩老愛女心切，走近一看，女兒有些憔悴，似已被制住穴道，但却睜開眼，兩串晶瑩的淚珠順頰流往耳邊。

米大娘厲聲道：「冷霞觀主，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冷香微微擺手，道：「此事已經發

生，如果二位老人家都沉不住氣，試問這位米姑娘她還能活下去嗎？此時此刻，兩位千萬要穩住，表面上不要把這事渲染得太嚴重。」

稍頓，冷香又道：「事情是這樣的，張盈盈和米姑娘及申大俠都認識，『大漠金鵬』包天笑要威脅申大俠，就劫走了二女，還有申大俠的摯友『飄二爺』及胡冲，然後再派專人去請申寒魄，明告他，這四人已在包天笑的手中。因此，申大俠不能不去……」

米順大聲道：「去了又如何？快說！」

冷香漠然地看了他一眼，道：「包天笑在大漠中自封爲王，自稱五百歲，所以又叫『沙漠之王』，實際上不過是霸佔了大漠不毛之地的四個縣份。申大俠爲了救人，自然要去，但去了之後，因被對方暗算而被擒……」

米順一邊衝動地鼓掌，一邊大叫道：「好！太好了！這是報應！是不是已經被殘了或者被宰了？」

冷香道：「由於包天笑也以爲金丹已落入申大俠之手，百般威迫利誘，可惜申大俠根本不知金丹在何處，自然拿不出來，於是胡冲被斬去雙臂，失血過多而亡，『飄二爺』失去了左臂……」

米順瘋狂地拍手喊叫：「報應不爽！老天有眼……活該倒楣……」

冷香一字一字地道：「但令嫒米姑娘却被包天笑看上，强迫侍寢，已經失節，本觀主適逢其會，暗中發現，順便救出了令嫒和張盈盈……」

米大娘顫聲道：「謝謝觀主援手……」立即解了米秀英的穴道，她活動了一下，突然悲嘶着抱住米大娘。母女倆淚下如雨，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冷香對米倉低聲道：「米大俠，事已至此，希望賢伉儷小心呵護、開導，這創傷是最不易復原的，這要耐心和愛心。貧道要走了……」

米倉道：「觀主的大恩，米倉當俟機圖報。」

冷香淡然道：「不必！今後只要賢伉儷不再仇視申大俠，本觀主就感恩不盡了。」

冷香正要越牆而去，米倉突然叫住了她，奔上來低聲道：「觀主請留步，米某有一事不明，可否賜告？」

冷香似乎猜出十之六七，道：「米大俠有話儘管問吧！」

搓着手斟酌了一會，米倉吶吶道：「請問觀主，申寒魄近來武功大增，總該有個理由，通常在短期內武功驟增，都是服食靈丹仙藥，他是不是……」

微微搖頭，冷香道：「要相信一個人有時是很難的，你既然知道申寒魄不是那種人，就該相信到底。」

她看了米順一眼又道：「至於說他的武功劇增，也不盡然，主要是他過去不愛炫露，而近來所遇上的却都是絕頂高手，不施展就有性命之危，因此才全力以赴。當然，近來他是另有機緣巧合，却不是米大俠所想像的那樣……」

說完，越牆而去。

此刻米秀英突然掙開米大娘，翹開手上的風磨銅戒指就要往脖子上抹，被米順一把抓住右腕，道：「小妹，犯不着，血債血償，我們米家不欠別人的爛帳，也絕不讓別人欠咱們的。」

米倉深深地壓下一口氣，道：「孩子，別想不開……就算吃了虧，也不是妳的錯……武林中人不太講究那一套……只要不是自甘墮落，就不必太死心眼……」

＊　＊　＊

「飄二爺」和張盈盈都醒來了。這兩人醒來之後，幾乎都是一樣，一言不發。

張盈盈一言不發，正合冷香之意，兩個女人不可能合有一個男人而無爭。

冷香雖知張盈盈仍恨申寒魄，那畢竟只是一種成見。因爲毛錦秋已經承認了是她殺害張海川，而嫁禍申寒魄的。

至於「飄二爺」一言不發，她也能猜出他的心意，當然是仍然懷疑申寒魄已獲舍利金丹，不忠於朋友了。

其實張盈盈早已不是那麼絕情了，只是她不願表現出非他不可的猴急相，她和米秀英的作風就不一樣。

在那大帳篷中，乍聞包天笑要她吐兩口痰在申寒魄的臉上，以及眼見胡冲之慘死，「飄二爺」對申寒魄的不諒解，以及「飄二」被斷一臂等慘烈景象，她知道申寒魄的悲急心情，如果再吐兩口痰，他可能會吐血，但張盈盈內心一急，逆血上冲，她自己却吐了口血，只是她又吞了下去。

因此申寒魄當時隱隱看到她的嘴角隱見血絲，不吐痰而改打耳光，只是怕包天笑看到血而猜到她的心意罷了！

而現在張盈盈雖不出聲，申寒魄却大致也知道她的心意。

但申寒魄並不予揭穿，自眼神中最容易看出內心的秘密。

爲了讓兩人好好詳談，冷香要小道姑送上茶點，統統離去。

屋內死寂了很久，申寒魄才道：「老康，一切都怪我……都是我害了你……更害了胡冲……」

「……」「飄二爺」既喝茶也吃點心，就是不出聲。

「飄二爺」斷了一臂，雖上了藥，畢竟不是小傷，但他眞能忍，像是小災難似的。

攤攤手，踱了一會，申寒魄道：「眞想不到，竟會造成這麼大的誤會，連『沙漠之王』也來了！而米姑娘她……」喟然而止。

申寒魄坐下來，又道：「老康，更想不到大漠之中的漢人，居然有此身

手，要不是冷觀主協助，光是靠我一個人，恐怕救不出你們來。此人的功力高得驚人……」

頭一抬，目光森寒，「飄二爺」冷冷地道：「冷觀主的武功如不高於包天笑，恐怕我們一個也出不來的，對不？」

申寒魄道：「是的……」

冷漠地一笑，「飄二爺」道：「令師兄未死之前，冷觀主的武功也是這麼高嗎？爲什麼你們見面不久，你的武功也突然高不可攀了呢？」

陡然一楞，申寒魄囁嚅着無以爲答。

的確冷香以前的武功到底有多高？他自然不知道，却相信絕對沒有現在的一半高。

而自己目前的內力，可以說比以前約高出了一倍，自己都想不通，又怎能怪別人找不到答案呢？

申寒魄搜索枯腸，希望找到適當的理由來解釋，但那些理由以前都說過很多遍了。

而現在「飄二爺」却哼起了俚語小調，這當然是對申寒魄的一種輕視：「淨青的天……無雲罩……雪白的金蓮沒人撈……手按餑餑嫌太小……說是沒發好……哥哥呀！小妹十六還沒到……太大有人笑……」

申寒魄又站起來踱着，張盈盈扭身就出屋而去。

這種骯髒的小調，過去在「天風堂」中，偶爾也會聽到護院們私下哼哼，唱完作愚蠢的大笑。

這檔口自另一禪房中走出一個美艷的小道姑，向她招招手，道：「張姑娘，到我這兒來吧！我這兒比較方便些……」

張盈盈此刻眞是無處可去，再說她情有獨鍾，也不願走得太遠，米秀英就是個鮮明的例子，在這龍蛇混雜的華陰縣，她的目標太大了。

還有，她是個玲瓏剔透、玻璃心肝的人，已隱隱看出這小道觀不單純，觀主解救出這麼多的人，更不單純，她要留下，不動聲色地探索秘密。

這是個寢室，並不是那種眞正道觀中的單調、簡陋、清靜而又嚴肅的禪房，這裏有精雕的床，精美的寢具，上料的傢具及罕見的擺飾等等。

甚至於還有香噴噴的胭脂花粉氣味，張盈盈不由自主地吸了幾下。

這道姑叫小道姑送來茶點，叫她坐下，道：「張姑娘，妳一定很奇怪，道姑爲什麼會擦胭脂抹粉？睡這種寢具？」

張盈盈道：「是不是道姑就不可以擦呢？」

道姑道：「按理是不可以擦的，不過道家派別衆多，典籍眞僞莫辨，像火宅道人，尚可娶妻生子呢！」

稍停又接着道：「不過我們師姊妹是來此避禍的，正好此觀觀主仙逝，道姑星散，我們就棲身此觀，既居道觀自應像個道姑，這才改了道裝的……」

張盈盈道：「原來如此，既非道教門中之人，自然不必遵守道家規範儀節了！」

張盈盈又道：「奇怪，我怎麼老是覺得姊姊似曾相識，在那裏見過？」

道姑道：「我可是不記得了！也許在華陰縣城大街上見過。張姑娘有什麼打算？」

幽幽地嘆口氣，張盈盈道：「要不是家破人亡，而且華陰縣黑白兩道人物麕集，我早就走了！因爲我不願和仇人在一起。」

道姑道：「張姑娘是指申大俠？」

冷峻地揮揮手，她道：「姊姊請不要再在我的面前提起這個血賊，只可惜我的武功相差太遠，不然的話，我……」

道姑道：「張姑娘，申大俠是師姊的貴客，請勿在敝觀之內興報仇的念頭。」

深深吁口氣，張盈盈道：「觀主對小女子有救命之恩，我當然不會在此行兇報仇的，這位姊姊怎麼稱呼？」

道姑道：「我俗家的名字叫喬妏。」

她寫了出來，這個「妏」字還很少有人用呢！

喬妏又道：「師姊交待，要張姑娘跟我同室，也好有個照應。張姑娘不會嫌這屋子髒亂吧？」

張盈盈道：「那怎麼會？我以前的臥房，還不及這兒呢！」

喬妏道：「張姑娘，那就睡吧！已經快到四更了！」

張盈盈突然想到，這不就是那個沒有男人味，一副娘娘腔的段喬嗎？

喬妏，段喬，不過是把讀音顚倒過來，也換了個字吧了！

這師姊妹二人的武功都高得出奇，不是很奇怪嗎？

* * *

申寒魄又在瀉肚，而且又是瀉得很厲害，吃了他自備的藥及冷香給他的藥都不見效。

「飄二爺」不理不睬申寒魄，由於申寒魄晚上不停地下床出屋，「飄二爺」還以爲小申在動什麼二五眼的腦筋哩，暗暗跟去一看，竟是瀉肚子，所以他也看出來了。

再一次的狂瀉，申、康二人都覺得有點怪了。

這一天晚餐桌上只有申、康及冷香三人。

冷香道：「寒魄，這兩天你好像清瘦多了！我知道，胡冲和康大俠的不幸，以及米姑娘的失身，深受打擊和煎熬……」

申寒魄道：「香姊，不是……」

「飄二爺」冷冷地哼了一聲，却沒有下文。

冷香也知道，「飄二爺」不搭腔，申寒魄的情緒就不會好，精神上的創傷也不會復原，她道：「『飄二爺』有什麼要說的？」

「飄二爺」「滋」地一聲喝了一杯白干，冷冷地道：「他在妳的心目中，不是吃紅肉拉白屎的人，可是他一到妳這兒來就瀉肚，奶奶的！這不邪門嗎？」

冷香一驚，無限關懷地探着身子，道：「寒魄，怎麼，又瀉肚？」

申寒魄點點頭沒出聲。

冷香道：「什麼時候開始的？」

申寒魄不假思索、似乎很清楚地道：「剛被救回來那天晚上，也就是前天晚上。回來後不是又喝了茶嗎？眞怪！我又不是從來不沾茶的人，以前什麼茶我都品嚐過，爲什麼……」

「飄二爺」冷言冷語道：「所以呀！天生的窮肚子，不能喝幾兩銀子一兩的茗茶，俺喝了就鳥事也沒有，所以俺就不能不想，觀主是不是特別優待，在他的茶中加了材料……」

這本是一句猜測或無心的話，冷香却微微色變，但立即又嘆口氣笑笑道：「二爺眞會逗樂子，我倒眞希望瀉瀉肚呢！」

二人同時一愕，申寒魄道：「香姊，狂瀉那滋味可眞不是好受的。怎麼？妳想瀉肚子？」

放下飯碗，却挾了一塊魚肉放在申寒魄的碗中，道：「是啊！寒魄，這絕不是開玩笑，有些事有的人痛心疾首，有的人却又求之不得。這其中有個秘密，大概不久你就知道了……」說完又喟然長嘆！

「飄二爺」怪眼一瞪，道：「怎麼？聽妳的口氣，他奶奶的瀉肚還有好處，妳還求之不得呢？」

她點點頭，離席踱到窗口，見喬妏和張盈盈正在後園中玩毽子，要不是喬妏的輕功好，身法靈活，她是踢不過張盈盈。

遠遠望去，張盈盈身段婀娜，飄飄欲仙，師妹姿色不惡，甚至比她自己還好看，但和張盈盈比起來，總感覺缺乏那麼一點靈秀之氣。

冷香不免一時看得忘情，呆了一會，結果又深深地嘆了口氣。

申寒魄道：「香姊，妳近幾天來的確是變了！不知不覺就嘆氣，是不是有什麼心事？」

冷香苦笑着轉過身子道：「心事是有，却絕不能說，這就是人生中的矛盾。」

「飄二爺」道：「妳既然信任他，爲什麼又不能說？這俺就想不通哩！」

冷香搖搖頭踱着，美好的玉手也比量着，好像十分爲難地說出了這話，她又道：「我要是現在說出來，固能博得了別人的同情，可是只有極少數人才需要這種同情。當然，因而還會引起不必要的猜忌，有些事像悟道參禪一樣，不着一字，不說一語，全憑靈犀的溝通才行！」

灌下一杯酒，「飄二爺」粗聲道：「說話揑着一半，俺不喜歡。剛才說的是他瀉肚子的事兒，奶奶的！扯得太遠了吧！」

冷香本要出屋，又停了下來，語重心長地道：「如果他不瀉肚，就不可能接得下包天笑的招數，也可以說，假如我能瀉肚，我就不會整天嘆氣，有無限的隱憂。」

申寒魄道：「香姊，請告訴我們，妳有什麼隱憂？」

冷香良久不出聲，搖了半天頭，才勉爲其難地道：「如果一個人明知半年之內會由紅顏而變成白髮，換了二位又如何？」

「飄二爺」哈哈大笑，這是他斷臂之後第一次大笑，他之所以由不開口而搭上腔了，是因爲他看出一點端倪，申寒魄的確得到了好處，但他自己未必知道。

這話說出去未必有人信。可是「飄二爺」深信，這件事有點蹊蹺。

說完，冷香就飄然出屋，並未因「飄二爺」大笑而動怒，或者有其他的反應，總之，她非常消沉。

「飄二爺」道：「女人就是女人，道姑也是一個鳥樣，說話老是陰陽怪氣地。什麼半年後會變成白髮，簡直是胡說八道……」

揮揮手，申寒魄道：「老康，你不知道，這話數天前她也說過一次。我以爲她不是無事生非，更不是多愁善感那種人。」

哼了一聲，「飄二爺」冷冷地道：「奶奶的！她是不是過不慣衾冷枕寒的獨身生活，想還俗了？俺他奶奶的早就看出來，她花了心，對你特別有胃口，不過俺又要嘮叨，她可是你師兄俗家身份時候的情人呢！」

申寒魄打斷了他的話，道：「放心！我不是胡來的人，不過她過去說過，她和家師兄只是相識而已，那是由於她某次溺水，家師兄救過她，如此而已。」

攤攤手，「飄二爺」道：「那你以爲她說她寧可瀉肚又是甚麼門道？他奶奶的！這世界上還有人願意瀉肚的？要有，也除非是便秘的病人吧？」

申寒魄道：「也許不久你我就會知道原因了。」

「飄二爺」低聲道：「你不以爲她們師姊妹別具用心？比喻說，她的師妹喬妏，就是以前化名段喬那個娘娘腔而身手了得的年輕人。」

點點頭，申寒魄道：「我已經看出就是她，不過，我以爲她們師姊妹不是道家的人，師妹愛惹事，在外男裝招搖，也是少不更事者常有的事。」

「飄二爺」本想說句開門見山的話，但話到口邊又忍了回去。

* * *

原始森林一場大火，從四周往中央燒去，不到半夜，大帳篷被燒得鳥蛋精光，還燒焦了七八個屍體，也不知道是被燒前已死，抑是活活被燒死

的？

但相信不會有包天笑、毛錦秋和柳十七這些絕頂高手在內，是誰放的火呢？沒有人知道。

這已經是「飄二爺」斷臂，胡冲慘死的半個月之後了。

正好冷香姊妹和張盈盈外出採購食品，觀中只有申、康和兩個小道姑。

大約是酉時末，天還不太黑，突然發現了敵踪。

包天笑和毛錦秋迎着精舍的門一站，包天笑道：「姓申的，是你放的火？」

申寒魄以「蟻語蝶音」對「飄二爺」道：「老康，你自後窗出去先避一避，只有他們兩個，我拾奪得了……」

「飄二爺」不理，却大聲道：「包天笑，俺們沒放火，却聽說昨夜馬棚裏起了火，把馬卵子都燒光哩！嘖嘖！看你們的狼狽相，眞他奶奶的洩氣，你的嘍囉都到那裏去了？」

自後窗望出去，後園中最少也有十來個。緬刀已在手，而包、毛二人身後屋面上也出現了人影。

申寒魄又道：「老康，你的臂傷未癒，你一定要避一避，要報仇雪恨，除了今夜，有的是機會。」

「飄二爺」冷峻而堅決地道：「命兒八尺，難求一丈，奶奶的！要是合該死在這兒或栽在這兒，還有一條胳膊，如果還不夠，肩膀上還扛了個鳥頭，都捨給他哩！」抓起鋼扇，先出了精舍。

申寒魄知道，光是一個包天笑就夠折騰的了，何況還有內外護衛，個個都是一流好手，老康臂傷未好怎麼能拚？他急忙也跟了出來。

現在他已看到，兩個小道姑已被杜十三制住。

原來她們的底子都很差，冷香師姊妹教給她們，由於不是練武的胚子，也懶得學。作事倒是很勤快。

申寒魄往「飄二爺」前面一站，臉上像凝了一層霜，道：「包天笑，如果是申某放的火，一定會張網以待，活捉你們一對公母，然後零碎割你們爲好友報仇，可惜申某還沒有想到這一點。」

毛錦秋道：「不是他們，必是這小道觀的觀主。」

冷蔑地一笑，「飄二爺」道：「毛大貴妃，俺操妳格……呸呸！妳就是送上門俺都不要。告訴你們，要是冷霞觀主去放火，早就把你們燒成一道端上桌面的『龍虎鬥』名菜哩！」

雙臂微張，包天笑說道：「申老弟，帳篷燒了！也算不了什麼，七八條人命也斷送在火窟中，人死不能復生，也不必提了。」

包天笑接着道：「老弟，那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既不是你的祖先留傳下來的，也不是姓包的上一代傳下來的，你我身手相若，二一添作五，兩不吃虧，而且今後咱們還是好朋友、好兄弟，你要是去大漠，包某幫你打天下，保證不出一年，也能爲你打出一片天下，稱孤道寡，唯我獨尊。老弟，你是聰明而有決斷的人，成敗利鈍，一想就通……」

說來說去，帳篷付之一炬無所謂，七八條人命小事一段，不足掛齒，總而言之一句話，還是要舍利金丹。

「飄二爺」探頭望向申寒魄身前，一口唾沫吐向包天笑。

包天笑要不是及時閃過，八成會被吐在臉上。

「飄二爺」道：「你別他奶奶的皮厚哩！七八條人命小事一段，什麼才是重要的？嗯？你說！上一輩子你們家的娘們一定是賣大炕的。不但是褲子亂抖開咧！怕是連紅肚兜也亂丟掉！要不爲甚麼這輩子到處擺弄雌貨？老的、少的、淸的、渾的、水路、旱路大包大攬，你自己說說看，你這塊料子，除了能熬膠之外，還有什麼用？」

包天笑一點都不上火；自嘲地笑笑，道：「申老弟，你是一位識時務的人，只要你點點頭，你要求的任何條件，本五百歲都會答應你……」

說着眼珠子左右梭溜，暗示連毛妃新寵也可以交給他隨便折騰。

一個人的格調到了這種地步，眞是一文不值了。

申寒魄輕蔑地撇撇嘴，道：「包天笑，現在我才知道你是個無恥之尤。俗語說：『顯善之善小，隱惡之惡大。』也正是所謂『只畏僞君子，不怕眞小人。』」

搖了搖頭，申寒魄接着又道：「你唯利是圖，對部下毫無感情，甚至新寵的枕邊人，爲了私利，也會不加考慮，翻臉出賣。你不信人類道德規範，更不信『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那一套。包天笑，你捫心自問，你能算是人嗎？」

義正詞嚴，甚至揭穿了他心如蛇蝎，翻臉無情的嘴臉，皮再厚也有點掛不住哩，而站在他身後的毛錦秋，不是簡單貨色，那有聽不出她自己的處境之理，眼珠子滴溜溜地亂轉。

包天笑如果也要把她當作籌碼，她可眞是沒有立錐之地了。

「飄二爺」道：「爲了你這個老甲魚的雌貨不致打野食、吃零嘴，你他奶奶的倒會折騰，把一些雄赳赳的大男人，一個個地去了勢、斷了根，讓他們生不如死，自尊蕩然，自信全失，今生今世，什麼香烟、脈祚，絕子斷孫，及身而了！俺走你格老『旱路』！你可知道這有多殘酷？有多缺德嗎？」

此言已使四周的一些閹人淚光流轉。

到此，包天笑已知是徒費唇舌，弄巧反拙，振臂疾呼，道：「柳十七，傳令動手，虛應故事，臨陣脫逃，或故意留情者格殺勿論……」

儘管這些閹人心有恨意，也有同仇敵愾之心，只可惜他們已成廢人，都養成了得過且過的認命心理，在柳十七的命令之下，觀望一陣，向前逼近。

「飄二爺」首先攻了上去，但申寒魄怕他的傷口被震裂，急忙向包天笑抽出一鞭。

這時柳十七指揮的一干閹人，只是作包圍狀，站在二十餘步之外。

有的還在屋面上瞭望，他們忌憚冷香師姊妹也許還超過了申寒魄和「飄二爺」。

毛錦秋並未主動插手，她知道這個認爲很硬的靠山更靠不住，如果剛才申寒魄點了頭，她恐怕已被當作禮物出手了，所以她要找機會逃走。

「飄二爺」插不上手，包天笑已被申寒魄纏住，他就撲向毛錦秋。

「飄二爺」道：「俺說毛大正宮娘娘，俗語說：烈女怕纏，騷女怕閒。像妳這塊貨是不能閒着，來！俺陪妳玩……」

毛錦秋此刻並不怕「飄二爺」，就算不敵，也要百招以上，因爲剛失去一臂的人，即使好了，也還不能很快適應。

她希望柳十七指揮部下齊上，她就有脫身的機會了。

現在包、申二人一用緬刀，一用烏金蝎尾鞭，一個想得到金丹，到中原來稱霸，看看中原，實在不是大漠三四個縣可以比擬的。

另一個則是爲朋友復仇，爲那些可憐的閹人討還公道。

可是那緬刀綿密的晶網，牢牢地纏住了長鞭，彎匕更是攻不進去，像刀屑紛紛洒落，有如鵝毛似的雪片，無所不在。

弦月出沒雲層，像一個冷酷無情的旁觀者，僅以沒有血色的面孔，予搏殺者一線光亮。

鞭聲，緬刀的「霍霍」聲，加上「飄二爺」的巨扇開合有聲，毛錦秋的鍊刀「嘩嘩」聲以及夜風和敗葉譜出的凄涼恐怖的曲子，和那弦月略似，向那獰笑的死神諂媚……

一連十一聲鞭花在空中炸開，彎匕在鞭浪中繚繞着不規則的冷燄芒光，罡潮洶湧，激濺排盪，却無法撕裂那緬刀的光幕。

毛錦秋心眼一動，故意接近包天笑，以傳音入密道：「五百歲，雖說還有內外護衛還在待命，要是此觀觀主師姊妹回來了，那情況就不樂觀。況且，誰也不敢保證她們不是去搬救兵，邀約能手，像她那種人物所邀約的幫手，絕不會在『豹子』之下。」

毛錦秋環視現場一眼道：「五百歲，打鐵要趁熱，何不在她們沒有回來之前，下令齊上，一口氣先把『豹子』捉住？要不，夜長夢多，萬一那金丹落入別人手中，你不是白來中原一趟了？」

包天笑當然相信這種說法，却沒想到她馬上就要溜。

不過他也不便親自下令齊上，他也以傳音入密道：「毛妃，妳就代我下令，一體齊上，但不可殺死這頭『豹子』……」

毛錦秋猛掃兩鍊刀，把「飄二爺」逼退兩三步，揚聲道：「柳十七聽令，五百歲命你節制所有人手，合力生擒申寒魄和姓康的，但要留活口……」

柳十七猶豫了一陣，不得不揮揮手，內外護衛共二十人，由於燒死了一個，還有十九人。一齊逼了上來。

「飄二爺」道：「各位，你們跟包天笑也不是一天半天哩，他是甚麼德性？你們諒也看得出來，此人沒有人性，爲了他的女人，把你們弄殘……暫時需要你們，就讓你們吃油穿綢，手頭不缺銀子花用，一旦用不着你們了，你們的大好生命，就不如一隻狗。」

哼了一聲，「飄二爺」接着道：「各位，事情擺在面前，他剛才暗示，只要申寒魄交出金丹的半數，他連寵愛的毛錦秋都會交給我們處置，你們想想看，爲他賣命不是搬着磚頭砸自己的脚，自找痲煩嗎？」

這當然是句句實話，柳十七懂，其餘的護衛也懂，他們心底都埋有仇恨的種子，只是不到緊要關頭不能表示出來而已。

也可以說，假若沒有十成把握，他們是不會公然反叛包天笑。

現在包、申二人仍是平手之局，誰想撂倒誰，沒有三四百招都辦不到。

而康、毛之戰也差不多，也許康莊仍略勝半籌，但傷勢未癒，時時提防對方招呼他的創口，礙手礙脚，吃虧不少，要是那些部下此刻袖手旁觀，雙方要拚幾個時辰才有結果，如果他們倒戈相向，毫無疑問，包天笑這邊支持不了五十招，儘管他們的緬刀招式是包天笑傳授的。

毛錦秋一看不妙，儘管她此刻也恨包天笑，但柳十七不上的話，她是絕對跑不掉的。

念頭一動，就引導「飄二爺」向柳十七那邊移動。

雙方相距兩丈左右，毛錦秋以傳音入密對柳十七道：「柳十七，千萬別興異志，得罪了五百歲，絕沒有好下場，況且他畢竟教過你們武功。」

喘口氣再道：「還有一件事我必須告訴你們，只要得到金丹，一粒下肚，你們所絕望的部份，可以再生，至少你那一粒是少不了的……」

這是多麼大的誘惑？有那東西，在一個對女色看得淡薄的人來說，實在沒有甚麼重要，但在一般人，失去了之後，才知道那東西除了能享受人生基本的刺激以外，對男性的尊嚴，有至大至高的作用。

這也是把它稱之爲「勢」的道理。

所以閹割稱爲去「勢」。

這又和某人「有勢力」或「倚仗某人的勢力」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閹割(國內外雷同)，除了割去之外，有的還要壓碎睪丸。(那才是最徹底的)以造成對人體及精神的雙重摧毀。

自私眞是人類的不治之症，柳十七一想，五百歲得到金丹，賞他一粒應無問題，到時候非但功力陡增，那話兒像竹筍似的鑽出來，逐漸茁壯成長，豈不又是大丈夫一個了？

柳十七振臂高呼，道：「弟兄們，上……」

他是上去了，另外零零星星，十九人中只有三個上來，其餘的沒有動。

他們可不知道毛錦秋向柳十七所許的願，只知道這個主兒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過去在大漠中，讓他們跑也跑不了，現在回到中原，就沒有必要再跟他回去。而此刻不插手，讓他自生自滅，已經是很夠面子了。

這正是們謂「勞謙虛己，則附者衆；驕倨傲慢，則去者疾。」的道理。

柳十七撲上去而且也出了手，回頭望去，只有三個跟了來，那是外護衛的錢十九、吳十四和陳二十等三人。

可是這平手之局，雖僅加上這四個人，情況立即就不平衡了。

甚至於包、申之戰，只要再加上一個柳十七，百招之內就見勝負。

而現在，柳十七和錢十九雙雙加入包天笑對付申寒魄，吳十四和陳二十加入了毛錦秋，對付「飄二爺」。

「飄二爺」和申寒魄一樣，一看到柳十七就想起胡冲，眼前就呈現了雙臂砍下落地，胡冲在絕望、忿怒之下的嘶吼狀態。

他們是穿一條褲子的朋友，只要還有一口氣在，此仇要加上重利收回。

「飄二爺」咬咬牙，冒險亢進，來了一手兵家大忌的與敵偕亡打法，只攻不守招呼毛錦秋，道：「毛錦秋，俺和妳拚哩……」

毛錦秋當然不作這種傻事，收鍊刀急退，但大鋼扇已變了方位角度。

撲上來的陳二十，還未展開緬刀，「刈」地一聲，鋼扇開合之間，已掃出了陳二十的右膀，皮開肉綻，翻出了皚皚白骨，緬刀已無法揮動。

吳十四暴吼一聲狂攻十餘刀，毛錦秋早已覷定了方位，也就是吳十四、陳二十及錢十九剛才所佔的包圍方位漏洞，先鑽入屋中，自那空隙漏洞中竄了。

柳十七見毛錦秋一溜，心知上當。

而「飄二爺」又嚷嚷起來了：「包天笑，看到沒有？你的愛妃已經溜哩！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促狹地朝着包天笑哈哈一笑，又道：「是不是你他奶奶的銀樣蠟槍頭，在緊要關頭，像天橋把式，光說不練？那娘們你還不知道？不來眞刀眞槍，她可沒興趣。莫非你這老甲魚也閹了，少了一條『腿』？」

這麼一來，柳十七就幹得不起勁，要是眞有金丹，毛錦秋還會溜嗎？原來她慫恿包天笑要他們齊上，只是爲她自己製造逃走的機會。

包天笑狂攻十餘刀，把申寒魄逼退，厲聲道：「誰敢叛離本五百歲，絕不饒他……」

這話不說還好，如今未出手的十來個，彼此一打招呼，立刻掉頭狂奔離去。

「飄二爺」見狀大笑着，道：「包天笑，這下子你可涼了蛋哩，你前輩子沒燒高香，祖墳上也冒七彩黃烟，還想稱孤道寡，眞是他奶奶的窮漢身子富漢命噢！」

這檔口申寒魄很危急，他應付不了包、柳的夾擊，也可以說，武林中的高手能接下這二人五七十招的人幾乎沒有。

而此時申寒魄身邊還綴上一個錢十九。

他已中了包天笑兩刀，胸衣和腰上被挑破，皮也裂開了。

柳十七雖無心硬幹，却仍具威力，也在他的腿上劃了一刀。

而錢十九却是眞幹，緬刀狂顫，而此刻正值包天笑的辣招和柳十七的一式凌空下擊，申寒魄化解這兩式已感困難，沒想到錢十九竟是離柄飛刀。

他們的緬刀都可以離柄射出的，甚至可以有三柄刀身之多，因緬刀太軟，可以緊緊捲起，藏在刀柄之內。

這一刀是絕對閃不過要害，刀身砍在他的膀骨上，而且深入骨中，刀身在骨上顫動。

幾乎同時，包、柳的夾擊，雷霆萬鈞而臨，來不及思考，也來不及吸口氣，申寒魄仰身便倒。

而兩柄緬刀瀉下，如瀑布狂傾，勢如雷電。

幾乎刀已着身，申寒魄拔下膀骨上的緬刀往左滚出約兩三尺。

同時烏金鞭怒吼着掃出，先纏柳十七，再纏錢十九，趁人躍起時用力一抖，兩人身似陀螺猛轉，衣屑紛飛，他們腰腿上的皮肉屑已隨鞭子的抖開而向四下飛濺。

包天笑心頭一沉，如此耐折騰，有韌力的高手，還是第一次看到。

而「飄二爺」也砸了吳十四一扇，左頰上粘糊糊地，連牙床都翻了起來，他已剛剛看到申寒魄死裡逃生的一刹。

而不遠處，忽然傳來了一聲喝采，道：「好！」

包天笑的部下衆叛親離，而三對一佔盡了上風，居然還沒得手，一聽這叫好的人就知道必是冷觀主師姊妹已經回來了。

包天笑雖不怕她們，却還想去追捕叛離的人。

他刀一揮，巨大的身子也拔起三丈七八，一式「寒塘鶴渡」，一掠就是十來丈，消失在精舍屋脊之後。

柳十七、錢十九和吳十四也架起陳二十，狠狽而逃。

「飄二爺」大叫道：「把尾巴挾緊……尾巴掉哩……尾巴掉哩……」

申寒魄走向「飄二爺」道：「老康，你還好吧！」

「飄二爺」咧咧嘴道：「還行，只是創口也許震裂了，這點小災難俺還抗得了！倒是你……」

這工夫冷香和喬妉及張盈盈走近，冷香一看申寒魄身上五六處傷，尤其膀骨上那一刀，深入寸半，道：「快扶他進去，他們來了多久？」

她和「飄二爺」一邊一個扶着，張盈盈關切地瞥了幾眼，却不便走近。她知道自己和申寒魄目前的處境。

而扶申寒魄的喬妉。一邊扶着還「嘖嘖」連聲地道：「喲……這麼多的傷……眞能忍……快……快去準備藥箱……」她吩咐小道姑。

乍看是扶人，却像是她倚在申寒魄的胸前。

「飄二爺」和冷香當然都看在眼裡，尤其是冷香，好像突然之間才發現師妹已長大成人。

當然，走在較遠處的張盈盈，更是看得不順眼，而且更具戒心了。

但申寒魄却掙了開來，笑笑道：「謝謝各位的關懷。其實這點傷算不了甚麼，要是連走路都要人來扶，剛才不是早就被撂倒了？」

進屋後冷香親自爲他治療，喬妉作助手，張盈盈遠遠地看着絕不插手。

但躺在床上的申寒魄的目光，却不時與她的目光相接，兩人心意相通，都有足夠的瞭解和關懷。

冷香道：「看樣子我們走了不久他們就來了！」

「飄二爺」道：「妳們走了好一會他們才來，俺們以爲只有包天笑和毛錦秋兩個鳥人，那裡知道，還有將近二十個內外護衛，沒想到毛錦秋那爛貨趁機溜了！十來個內外護衛也他奶奶的脚底揩了油……」

申寒魄道：「大概是由於老康揭穿了包天笑這人沒有人性，拿部下不當人待的缺點，加之他們素日就看出包天笑自私自利，殘酷冷血，積怨已深，爲了搶奪舍利金丹，根本不顧那些已被閹割的可憐蟲，草菅人命。引起公憤，這才結夥叛離，這些人可能不容於包天笑，我們遇上了要協助他們。」

冷香笑笑搖頭道：「寒魄，想不到『豹先生』的心腸還挺慈悲哩！當初不知道爲甚麼會博得這個雅號的？」

「飄二爺」道：「那還不是他奶奶的動作奇快，來去如風，不過還有一個秘密，現在可已經不算甚麼秘密了！」

申寒魄道：「有甚麼不可以講的？」

「飄二爺」道：「小申以前很會裝熊，與人動手，往往是先弱後强，所以在敵人來說，也有『管中窺豹』的意思。只不過這次到華陰來功力陡增一倍有餘，連他自己都估不透咧！」

喬妉道：「還不是申大哥會藏拙？明明身懷絕技，却又虛懷若谷。」

連連揮手，申寒魄道：「喬小妹，妳這是捧我，我那兩套實在不登大雅，和你們二位比起來，眞是螢光熸火與皓月爭輝……」

冷香道：「好哩，好哩，想不到你這硬漢一條，馬屁工夫還相當有火候呢！『飄二爺』輪到你了！」

「飄二爺」道：「俺沒有甚麼傷，謝哩！」

申寒魄道：「老康，不必客氣，香姊療傷眞有一兩手，這辰光也要盡快把身子保養好，那些傢伙不會讓咱們清閒的。況且，要記住小胡的慘死……」

「飄二爺」躺下來別過頭去，道：「就算俺是記性不好，忘性不壞！他奶奶的也不會忘記掉這筆債的！」他的臂傷本已快要收口，剛才力搏用力過度又裂了開來。

老康硬把淚水忍了回去，因爲他最早和胡冲是一道的，以後被「豹子」收服，變成了莫逆。

只可惜森林中一場大火，燒得面目全非，根本找不到胡冲屍體的掩埋之處了。

冷香道：「寒魄，你的瀉肚如何了？」

莫名其妙地攤着手，申寒魄道：「眞奇怪！折騰了一下子，流了不少的血和汗，似乎瀉肚又好了許多，香姊妳說邪門吧？」

冷香却道：「二爺，你這胳膊處再次裂開，最好配製一劑『七里散』，師妹，偏勞妳到鎭上抓藥去。」

喬妉道：「師姊，是那幾味藥，妳就說吧！」

冷香笑笑道：「這劑藥有二十三味之多，妳的記性再好，也未必記得住吧？還是拿紙筆來記下吧！」

喬妉道：「師姊，我要是記住了又如何？」

冷香道：「有獎！而且一定是妳喜歡的。好，妳且聽着了……」

於是由盆硝八錢、廣皮五錢及蓬朮五錢開始，不疾不徐說了二十三味藥名，用陳酒吞服。

冷香一說完，喬妉就按照順序，一味不漏地背了下來，這麼好的記憶力，難怪是練武的奇才了。

冷香道：「好吧，快去快回，回來一定有獎。」

喬妉退出來時，扯了站在門口的張盈盈一下。張盈盈也退了出來，默

默跟她來到外院道：「喬姊，甚麼事？」

喬妧道：「陪我到城裡去一趟如何？」

張盈盈道：「好哇！反正也沒有事兒。」

兩人出了道觀，走了七八里路，喬妧道：「張姑娘，在妳一生中愛過一個男人嗎？」

張盈盈猶豫了一下，道：「曾經有過，但都已成過去了……」

喬妧道：「爲甚麼呢？」

想了一下，張盈盈道：「男女相處久了，就會發現對方的缺點，如果那缺點太大了，就不能忽視。」

喬妧道：「張姑娘，妳以爲甚麼樣的男人最受女人歡迎？就以妳來說吧！那一種男人才值得愛？」

張盈盈道：「第一要有正義感，更要有男人味，即使粗獷點也無妨。我不喜歡小白臉，斯斯文文那一類的……」

喬妧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道：「張姑娘，假如妳和申寒魄之間沒有仇恨，妳喜歡他嗎？」

微微一震，張盈盈道：「可是我們有仇。」一臉恨色。

陡然一笑喬妧道：「不是已經證明令尊是毛錦秋殺的嗎？」

張盈盈似乎早已想好應對之詞，道：「可是家叔及堂兄之死，直接間接都和那賊子有關係的……」

喬妧不再說話了，她是個非常工於心計，而且也是敢作敢當的少女。

到了縣城，來到一個大菜園子附近，她道：「這個大菜園子已廢耕，有三間小屋，過去有武林人物棲息過，很有可能仍被武林中人所佔用着。」

張盈盈道：「會是甚麼人？」

眼珠一轉，喬妧道：「不也可能是包天笑？」

張盈盈以爲不大可能，因爲至少包天笑還有三四個部下，再說此人講派場，擺譜慣了，不大可能住在這兒，但她沒有反駁。

望望原石砌成的圍牆，喬妧道：「張姑娘，咱們進去看看……」

旱地拔葱，三丈多高的牆沒墊足就進去了。

張盈盈的輕功有限，在牆上靠近頂端處墊了一下，才越牆而入。落在硬梆梆的乾土上，發出了很大的聲響。

喬妧打個手勢要她噤聲，張盈盈很慚愧，自己的年紀和人家相若，功夫可就差得不可以道里計哩！

但看過三間小木屋，根本無人居住。却可以看出，不久之前却有人住過。

張盈盈忽然發現牆上用黑炭寫了些蟹行文，還是一首打油詩哩！

「大雪紛紛下，
柴米都漲價，
燒了板凳腿，
桌子也害怕。」

左下方寫着胡冲應申爺之請，寫下即景七絕一首。

張盈盈差點大笑出聲，但是心頭一動，明明申寒魄等三人不久之前在這兒住過，而喬妧也知道他們在此住過，却不說實話，不知帶她來此用意何在？

喬妧在院中道：「張姑娘，妳出來看看，這口古井可有把子年代哩……」

大菜園廢耕已久，菜畦早已踩平，一個角落中有一口古井，張盈盈到了井邊向下望去，心頭一寒，這口井深約二十丈以上，看到閃光的水面，好像只有面盆那麼大。

看井幹甚麼？尤其是奉命來抓藥的……

此念才轉，背後「天宇穴」已被制住。

在這瞬間，才想起了「一人不入廟，二人不看井」的忌諱，這也就是說，人心難測，兩人看井時才能會被人推下去。

張盈盈道：「喬妧，在井邊上可別開玩笑啊……」

一陣脆生生的陰笑，在張盈盈的感受上，比井底的水還陰冷。

喬妧道：「張盈盈，妳以爲我吃了八頓飯撐的，和妳開玩笑嗎？」

張盈盈道：「喬妧，不是開玩笑，那妳是……」

冷森的，像嚼着冰屑，她道：「我沒法忍受妳，知道嗎？妳不能和我走同一條路。不容許妳如此！」

張盈盈閉着眼，不敢看那深深的井水，道：「喬姊，我不懂妳在說甚麼？喬姊，我是個苦命人，家破人亡，六親無靠……」

冷峻地一哂，喬妧道：「苦命人應該老實點，可是妳的心花得很，這次得救，妳就該離開本觀，妳却磨蹭着不走，表面上老是遠遠地不接近申寒魄，內心熱得像一團火……」

張盈盈暗暗一嘆，眞想不到，表面看來一個年輕而又任性的姑娘，居然觀察入微，眞是太可怕了。

她道：「喬妧，妳多心了！叔叔和堂兄之仇未報……」

沉聲打斷了她的話，喬妧道：「妳以爲自己很會裝是不是？妳還差得多哩！昨天夜裡，妳有沒有去他的卧室？妳有沒有問他的傷好了沒有？他有沒有握妳的手？」她說不下去了。

但由於內心氣忿，有點氣促。

張盈盈知道一味求她是沒有用的。

張盈盈喜歡申寒魄，幾乎始之申寒魄初到石榴舖那天，後因懷疑他是殺父仇人，才幾度設法報仇，但近來已各方印證，兇手是毛錦秋不是他，這份情愫是關不住的。

（未完·十六）

塞外風雲錄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人性本卑劣　天地同一哭

上文提要：范長鎮終招出碎片所藏之地，但侯知機已先一步偷去，豈料又死在江夏聲之手……羣雄被西夏兵圍困，僵持至黎明，忽然路成蹊、宋傳書等人出現，並殺了江夏聲。羣雄以爲可舒口氣，豈料宋傳書等人是存了殺人滅口、奪取眞經之心而來，大戰下，連上官百山也逃不過去！本已決定退隱的常恨春不顧段秋山的懇求，攜帶從山洞中拾得的天虹弩大步而出……

這刹那間，常恨春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倏地長身，一指戳在段秋山的脈穴上，低聲道：「秋山，今日愚兄絕對不能在此偷生！我必須上去，但却不願讓你跟我上去冒險，你且在此等我，若我死了，請你將我埋在此處！若我尚能活下來，再來找你，同去大理！」邊說邊又封了她的啞穴！

段秋山一對眼珠子轉來轉去，看得出她十分焦急和緊張，奈何穴道被制，不能阻止常恨春的行動！

常恨春把天虹弩矢繫在臂上，用袖蓋住，又回頭道：「你放心，我未運足勁，不久穴道自解，你再覓路下山去吧！」他又找到了一個「出口」，上面是塊大石，他用力將之推開幾尺，再慢慢鑽出去，爲防暴露段秋山的行藏，常恨春將石頭推回原處，封住縫隙，最後再跳到另一塊大石後面，恰在此刻，毛元章要「交」出無名經藏寶圖，他忍不住現身跳出來！

* * *

毛元章將銅鼎碎片拋下深淵，因爲心中已無牽掛，反而輕鬆起來，此時生死再不放在他心上，是以發出狂笑，就像勝利者是他般！

宋傳書暴喝一聲，抱劍向毛元章射去，毛元章毫無所覺，兀自大笑不止。幸好常恨春已趕至，長劍一抬，將宋傳書的劍格開！

兩劍相交，發出一道巨響，也濺起了一蓬火星子，毛元章和黃長河方瞿然一醒，停止了狂笑！

宋傳書被常恨春破壞了「好事」，把他恨得牙癢癢的，怒道：「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進來，好得很！今日宋某若不殺你，誓不爲人！」

常恨春冷冷地道：「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何必多說！」他長劍越攻越急，宋傳書有點吃不消，慢慢後退，誰知常恨春右脚突然踢出！

若論眞實本領，身爲華山派掌門師弟的宋傳書，自然不致於如此不濟，只是他受了點內傷，又另有圖謀，不想冒險發力，是故他之後退，並非眞的不敵！

常恨春那一腿雖然踢得快，但他後退也快，靴底只觸及其衣襟，常恨春的左手食指突然搭在右臂鋼弩的機括上，但聞「颯颯」一陣聲響，兩枝短矢自其袖管內射出！也許是宋傳書命不該絕，恰在此時，有個華山派弟子衝前救駕，他長劍剛遞出，兩枝驚虹矢已貫進其胸膛！

慘叫聲未了，常恨春身子一扭，食指再一按，第三枝短矢亦射了出去！這次因爲太過倉猝，加上宋傳書有了防範，是以驚虹矢只射中其左臂！

這些事寫來雖慢，但實則疾如星火，直至此時，梅久保等師兄弟才來得及上前，緊緊將常恨春圍住！常恨春劍刺腿踢，出招甚是凶狠，眨眼間已砍倒了一個，踢翻了兩個，可是對

方人多，一人倒下，便有人補充，始終不能突圍！

宋傳書包紮完畢，怒道：「今日一定要將這廝格殺，誰後退便非我華山派弟子！」

話音剛落，背後已傳來一道呼號：「老五——」

又聞毛元章道：「老大，小弟先走一步——呀！」

常恨春知道毛元章必已遭不測，卻不敢回頭觀望，又擔心黃長河的安危，右手長劍倒握，突出食指，在左臂上的鋼弩上一按，一枝驚虹矢射出，正中梅久保的胸膛；第二枝射出，閃電驚虹般，再射斃一名華山派弟子！其他人一見，膽戰心驚，不由自主往後退開。

常恨春立即向宋傳書迫去，宋傳書心頭大悸，右手一抄，抓住一名秦川好漢的腕脈，將他扭至身前，那漢子叫罵起來：「宋傳書你枉為華山派弟子，如此卑鄙陰險，不得好死！」

宋傳書卻淡淡地道：「司馬四爺，若小弟沒有記錯，他好像是姓林，跟了你好多年……」

司馬驃馳喝道：「宋傳書，你知道便好，快放開林兄弟！」

宋傳書道：「要放他也容易，請你先纏住常恨春！」司馬驃馳不禁猶疑起來，常恨春卻趁此機會倒飛，向黃長河射去，他不想連累黃長河也死在這裡！

圍攻黃長河的那三四個漢子見他飛來，都散了開去，常恨春站在黃長河身前，喝道：「誰敢上來，便殺誰！」

司馬驃馳道：「將你們身上的無名經拋過來，便留你們一命！」

常恨春冷冷地道：「今日之前，常某還會相信你；如今你說的話，常某都只當作放屁！」

司馬驃馳羞怒地道：「姓常的，別不識時務！給你活路你不走，難道你喜歡闖地獄？」

宋傳書道：「四爺何必跟他們耍嘴皮？正所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此人萬萬放不得！」一頓又呼道：「大家齊上，俺不信他袖管內還有驚虹矢，大家慢慢圍上去，將他活活困死！」

一個華山派弟子道：「師叔，這個可不能大意，說不定他身上還有……」

話音未落，宋傳書已斥道：「戴鴻，你幾時開始敢亂駁師長？愚叔幾時大意了？但今日能放過他倆麼？錯過今日，日後機會難逢，也不知要替本派帶來多少災難！」

黃長河卻趁這時候與常恨春交談：「常兄，你弩上還有多少枝箭矢？快趁這時候多裝幾枝，小弟先護着你，快，遲則不及！」

常恨春略一沉吟，毅然轉身到黃長河身後，捋起袖管，再取出驚虹矢安裝，黃長河雖然以身體擋着他，但眾眼難瞞，還是讓宋傳書看見，只聽他呼道：「大家看見沒有？他的箭矢已射光，快上！」梅保久等華山派弟子和未死的秦川好漢一湧而上！

常恨春匆匆忙忙安好了右臂上的驚虹矢，那些人已衝至，他恐黃長河有不測，連忙將他拉開，揮劍抵擋，可是他獨木難支，根本沒有機會去按機括，是以等於白安，黃長河鼓其餘勇，自側揮刀而上，道：「常兄快退，今日你必須活着離開此山！」

常恨春那裡肯聽？反道：「黃兄傷勢不輕，快到後面去！」

宋傳書左臂因他受傷，恨不得吃常恨春的肉，聞言冷冷地道：「兩位感情不錯，黃泉路上作伴，絕不寂寞！小心圍緊，一個也不能放！」

常恨春罵道：「你這卑鄙小人，異日必不得好死！」

宋傳書冷笑道：「以後的事，你必看不到！宋某卻一定有幸目睹你今日身首異處！」

常恨春氣得雙眼發紅，正想再罵他，冷不防讓黃長河的左臂一壓，身子不由自主向後退，耳際又聞黃長河叫道：「常兄，不可感情用事，快跑！」

常恨春心頭一動，右臂一垂，手指落在右臂上，三枝短矢急射而出，其一取宋傳書，其他兩枝射其兩側，宋傳書早有準備，立即翻身倒飛，旁邊那兩個卻來不及閃避，被射個正着！

慘叫聲中，進攻的人突然慢了一慢，常恨春連忙再安裝短矢，可惜只安了一枝，那些人又湧了上來，黃長河嘶聲叫道：「常恨春你這大笨蛋，再不跑，便是武林罪人，我死了之後做鬼也不放過你！」

常恨春呆了一呆，咬牙道：「黃兄你保重！」雙腳一頓，身子倒飛，司馬驃馳目光一及，自旁斜飛過去，叫道：「那裡跑！」

常恨春右臂一直，將鋼弩對着他，道：「你敢上來麼？」驚虹矢速度之快，一時無兩，司馬驃馳其實膽顫心驚，聞言立即住步橫劍胸前！

與此同時，但聞一聲慘呼，常恨春目光一瞥，睚眥欲裂，卻愛莫能助！原來黃長河被人用刀割開胸腹，猶轉身叫道：「快跑……」跑字尾音未落，人已撲倒地上！

司馬驃馳趁他分神，使劍飛身撲上，常恨春食指及時一按，「颯」地一聲，但見黃光一閃，快逾星丸，司馬驃馳右肩已釘着一根短矢！

常恨春一矢得手，轉身便跑；宋傳書叫道：「快追！」他自己雙腳卻釘在地上。「司馬四爺受傷不淺，趕快包紮一下！」他撕下自己的衣襟走過去。

司馬驃馳忍痛拔出驚虹矢，道：「不敢勞煩二俠，司馬某自己來吧！」他將長劍插在地上，接着宋傳書的衣襟，正想包紮，忽覺喉頭一涼，心頭一懍！抬頭一望，只見宋傳書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手上的長劍卻抵在自己的喉頭上！「宋二俠，你……」

宋傳書淡淡地道：「你早該料到有此下場，除非你是傻瓜，但你並不是傻瓜！」

司馬驃馳怒目以視。「司馬某與你有仇麼？」

「沒有！」宋傳書說得斬釘截鐵。「但為了無名經，多殺幾個也沒問題，華山派的東西，豈容別人染指？」

「你錯了，司馬某並無與你爭奪之意！不過如今……」

「如今才知道宋某心狠手辣，已經太遲！」宋傳書得意地道：「無名經由華山派獨得，不比讓大家共分好？若非為此，憑宋二俠這身份也會甘心受你們差遣？司馬老四，人人均說你智勇雙全，原來你也是個糊塗蟲！」

司馬驃馳悲涼地道：「那是我將你的人格高估了！」

「錯了，這是你慾迷心竅！你若真是正人君子，殺死上官百山尚有話說，為何連常恨春也不放過？証明你也想獨吞！」

司馬驃馳臉色一變，半晌方澀聲道：「司馬某雖想得到無名經，但絕無獨吞之意！還有，你對得起一干秦川好漢麼？」

宋傳書驀然轉首，見遠處幾個秦川好漢慢慢走近，忙喝道：「站住，誰再上來，便先殺了司馬驃馳！」

路成蹊道：「你若殺了老四，路某保証你活不過今日！」頭頂上雖然陽光燦爛，但他站在樹下，樹葉影子下，臉上看來斑斑駁駁，甚是陰森恐怖。

宋傳書心念電閃，突然振臂向前一送，司馬驃馳喉頭咯地一聲響，劍刃已透進兩寸餘！與此同時，司馬驃馳雙掌亦翻了上來，握住了劍刃，可惜扚不斷長劍，反把自己的手掌割破！

宋傳書用力一振，將劍抽回，司馬驃馳身子仰天而倒，沒發出一丁點聲音！說時遲，那時快，那三個秦川好漢已奔了上來！

宋傳書敢在此情勢下殺死司馬驃馳，自然已有所計算，是故長劍一離腔，身子便倒縱，再幾個起落，避過那三名漢子，向路成蹊射去！

路成蹊心智與他不相上下；見他雙肩聳動，便知不妙，忙不迭負傷而逃！可是他身受重傷，行動不便，幾個起落已讓宋傳書追上！

「留下命來！」宋傳書劍尖急刺，激得空氣嘶嘶作響！

路成蹊突然回首，鋼刀急促地揮動斬下，「噹」地一聲響，刀劍相撞，濺起一蓬火星子來！路成蹊但覺對方劍上傳來之力出乎意料地凶猛，右臂不由自主地揚了起來，變得中門大開！

宋傳書是何許人也，他長劍一沉隨即揚起，急切之間，只能刺其大腿。路成蹊慮不及此，大腿被刺個正着，血流如注，倉皇而退！

就在此刻，那三個秦川好漢亦已追至，宋傳書自然知道時光的重要，未待站穩，又再標前，長劍直取路成蹊之胸膛！

這一劍有去無回，疾如白駒過隙，路成蹊大腿受傷，再一退，突然一跤摔倒地上！好個宋傳書左腿急蹴，將他踢飛！

路成蹊身子落在地上仍然轉了幾個圈，尚未能控制，宋傳書長劍已至，在他胸膛上刺了個窟窿！這一着是他失算，但聞旁邊衣袂聲響，那三個漢子已至，將他包圍起來！宋傳書大喝一聲，道：「你們人多，宋某便害怕不成！」他手腕一抖，劍芒吞吐不定，五朵梅花落在其中一位的脖子上！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華山宋二俠聲譽在西陲，猶在其師兄之上，那漢子一見他劍芒吞吐不定，已心生寒意，劍未至，便忙不迭跳開。宋傳書長笑一聲：「好，識時務者是俊傑！」

那漢子臉上發熱，鼓起勇氣再上，喝道：「宋傳書，你這陰險卑鄙的小人，枉為華山派弟子，今日有你無我！」

「哼，難道路成蹊、佟鵠和司馬驃馳便是君子？尋常的東西引誘不了他們，但在無名經的吸引下，君子也要變小人！」宋傳書冷笑不已。「你們三個飯桶又如何？難道冒險來此只是為了湊熱鬧？也想分一杯羹罷了！」

那三個漢子都作聲不得，可是也橫下了心腸，拚死進攻，其中一個喚林森的道：「咱們今日想活着離開，便必須殺死他，三人一心其利斷金，若三心兩意，大家死無葬身之地矣！」

一個額上長着一個肉瘤的中年漢子道：「這還用你說麼？」由於置身生死關，是故這三個漢子互相採長補短，緊密配合，宋傳書不但殺不了他們，反而落在下風。

林森道：「大家加快，須在他們華山派弟子來到之前幹掉他，否則……」

話音未落，突然怪叫一聲：「宋傳書，你用淬毒暗青子……」子字剛叫畢，人已「咕咚」一聲，仰天摔倒！

額上長肉瘤的中年漢低頭一望，見林森肚子上釘着兩枝小飛鏢，滿臉泛着黑氣，又驚又怒。「宋傳書，你竟敢違背華山派不許用暗器的規矩……還淬了毒！」

宋傳書冷哼一聲：「你鬼嚎什麼，小心自己的肚子！」中年漢猝然一驚，不由自主地跳開，宋傳書身子微彎，倏地迴劍急削，「喀察」一聲，白光過處，另一個漢子的一隻大腿已被削中，慘叫聲中，倉皇跳開，宋傳書一個風車大轉身，手臂一遞，劍尖已送進其左胸！

剩下的那個中年漢心膽俱裂，轉身便跑！宋傳書叫道：「那裡跑！」急

追而上。「今日若讓你逃出老子的掌心，宋傳書便從此封劍歸隱！」

不料那中年漢突然轉身反向宋傳書撲過來，這一着大出宋傳書的意料，急切間，將劍送前，但聞「噗」的一聲響，長劍刺進中年漢的小腹，他右手刀高高舉起砍下。

宋傳書左臂忙不迭舉起，叉住其手腕，說時遲，那時快！中年漢的右手已緊緊抓住宋傳書胸前的皮肉，宋傳書只覺得一陣疼痛，長劍猛扎猛抽，中年漢的血水濺滿了他一身！

那中年漢已斷氣，右臂高舉，但左手五指仍緊抓不放，宋傳書見他雙眼幾乎突出眼眶，神情凌厲，不知爲何心膽均裂。過了半晌，一陣山風吹過，方瞿然一醒，用劍砍斷中年漢的左掌，但手掌仍附在他胸前！

宋傳書瘋狂地大叫大嚷起來，脚步歪斜，忽進忽退，張大嘴巴，用力地喘息着，他渾身是血，十足是頭受傷的野獸！

又是一陣山風吹過，送來了一陣步履聲，宋傳書瞿然一驚，轉頭四望，突然向山崖爬下去，他不能讓門下弟子看到他這副模樣，更不能讓他們知道，自己殺死這許多秦川好漢，何況還用了淬毒暗器！

＊　＊　＊

常恨春亡命而逃，腦海中一片空白，但覺滿腹悲憤，無處發洩，倏地一轉身，梅保久等人已追了上來，常恨春大喝一聲：「老子與你們這批野獸拚了！」

梅保久道：「誰教你強出頭？本來咱們只要無名經，如今連你的命也要了！你殺了華山派弟子，還殺了不少秦川好漢，難道還想活着下山？」一語未畢，他人已衝至！

這剎那，常恨春不知爲何，突然冷靜下來，右手長劍一收，在左臂上一按，「颯」地一聲響，驚虹矢閃電般射向梅保久的胸膛！

梅保久身子一抖，倏地停住，然後仰天倒下！常恨春倒縱一步，他雙腿受過傷，行動不快，但其他人不知他左臂鋼弩是否尚有天虹矢，是以不敢追得太近。

常恨春轉身亡命而逃，秦川好漢提不起勁，只有華山派弟子在後追趕。忽然有個秦川好漢道：「弟兄們，咱們還是趁早回去吧，否則怕要葬身於此！」

另一個道：「不錯，反正無名經絕不會落在咱們手中！白白送命，實在划不來！」

梅保久的師兄周頤堂回頭喝道：「你們想違背諾言誓語麼？誰都不許違背！」

「去你娘的，你有什麼資格管咱們！老子違背誓言，只有蒼天管，輪不到你！」

周頤堂突然返身跑過來，厲聲道：「周某管不了你，但我手中長劍却可以管你！」他不顧死活，衝進人叢中揮劍進攻，以一敵六，全不顧慮。

其他華山派弟子見狀都是一怔，只有老二趙光章一個摸到幾分：「大師兄向來行事穩重，今日如此，實在反常！唔，其中必有原因！」一頓又叫道：「大師兄不用擔心，待小弟來助你！」他又仗劍跑過去。師兄心意相通，追殺常恨春的人越來越少，最後三個人見情況不好，索性停了下來。

常恨春跑了一陣，回頭見沒有人追來，才敢停下來喘息，他跳到岩石後面藏了起來，半晌探頭向外望去，但見華山派弟子與秦川好漢鬥在一齊，而且越鬥越激烈，雙方似有深仇大恨般，心中甚是詫異。

雙方人馬，只顧廝殺，根本忘記了常恨春；常恨春趁此機會，把兩張鋼弩都安上了驚虹矢，然後慢慢向前推進。他匐匍而進，利用岩石掩飾行藏，貼着崖邊而行，相信無人發覺。

那些人鬥得刀光劍影，血肉模糊，慘叫聲不絕於耳，常恨春兜路而進，越過他們，來至一塊岩石後面，頭一低，無意中發現一條長長的縫隙，裡面黑黝黝的，環境極其惡劣，不過有個好處，那縫隙正好在石後。

常恨春用口咬住長劍，再運勁於臂，用力推開岩石，下面便是山腹，他跳了下去，再吃力地把石頭推回去，可惜如此一來，縫隙更大了。

常恨春跳進山洞，見路便走，低聲喚道：「秋山秋山……」聲音不時在山洞裡迴响，却無人應他，他在山洞裡走了頓飯工夫，兀自找不到段秋山，腦海中不由閃過一個念頭：這山腹到底有多大？

他穿來插去，走了好一陣，依然未能返到原來的位置，更加找不到段秋山，忍不住又高聲呼叫起來。

＊　＊　＊

段秋山雖然不能動彈，但神志清醒，自常恨春跳上地面，她一顆心便高高懸起，對常恨春又感激又惱恨。上面不斷傳來喊殺聲，每聽到一次，她心頭都狂跳起來，奈何不能動彈，唯有默默禱告蒼天，保佑愛郎平安。

忽然她心頭閃過一個念頭：「與其在此乾着急，何不試試衝穴？」當下運功衝穴，她關心常恨春多於一切，須與便進入忘我境界，上面的喊殺聲、慘呼聲、步履聲全鑽不進其耳朵。

也不知過了多久，忽覺身子已能動彈，大喜若狂，正想爬上去，耳際却聞宋傳書的瘋狂笑聲，不由吃了一驚；猶疑了一下，伸手去推上面的岩石，但覺四肢酸軟，居然推之不開，耳畔聽到一個聲音：「二師叔、二師叔……大師兄讓常恨春射殺了……二二師叔！喂，你們快來，二師叔不見了！」

段秋山心頭稍安，忖道：「聽此人語氣，常郎似乎尚未遭不測！我上去不上去……不不，常郎若有不測，我還能獨活麼？」

主意打定，再度舉臂推石，忽又有個念頭閃過：「何不由進來的那個洞口爬上去？避過宋傳書，方有機會與常郎在一起！」當下立即向來路跑去。

＊　＊　＊

宋傳書慢慢爬下去，繞過一塊突出的岩石，發覺下面恰有一處可供立足的凹位，心頭狂喜，便把背貼在山壁上，心頭焦急萬分，他費了幾年心血的計劃，今日能實現，而且毫無後患，怎不高興？

只要練成無名經上面記載的武林絕技，還擔心什麼華山派？將來還要另創一派，號令武林哩！

想到此，宋傳書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也在這刹那，他才想起一件事：他尚未取上官百山身上的銅鼎碎片！霎時間，全身出汗，手足冰冷！他心中悔恨之情，筆墨難以形喻！若銅鼎碎片落在別人手中，則全功盡廢之外，更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一想至此，宋傳書那裡還忍耐得住？立即不顧一切，準備攀爬上去，說時遲，那時快，當他轉身時，後面那塊石頭突然被人推了出來！

若論本領，宋傳書雖然在受傷後，仍不至於如此不濟，奈何其時他已三魂不見了七魄，且正值轉身，下盤空虛，這刹那當眞像紙紮人一般，毫無抵抗，連人帶石墜下深淵，乾淨俐落之至，只留下一道長長的慘叫聲！

推開石頭的正是段秋山！段秋山根本不知道宋傳書在外面，驟然聽到慘叫聲，被嚇了一大跳！半晌，頭頂上傳來一陣吵雜的人聲，有人道：「剛才那叫聲好像是宋二俠……這個……莫非對方還有什麼厲害的人物躲在這裡？」說至後來，連聲音也變了。

段秋山連忙縮回洞內，豎耳靜聽，又聞有人悲憤地道：「說不定就是常恨春，咱們下去找他算賬，一定要爲二師叔報仇！」

又有人道：「不像不像，常恨春不會用那種歹毒的暗器！一定另有其人，他先殺了路二俠和林森，再將宋二俠迫落山崖！」看來他們仍不知道淬毒飛鏢是宋傳書的！

華山派弟子道：「不管如何，咱們都得下去看看，否則回山如何向掌門交代？」段秋山聞言立即返身往內跑去，忽然撞着一個人，正想開腔驚呼，嘴巴被人捂住！

「是我，別張聲！」

段秋山見是常恨春，驚喜交集，投進其懷抱，緊緊地摟住他。「大哥，你不要再走！」

常恨春低聲道：「有人進洞了，咱們快走！」他拉着她的手，在山洞裡亂跑。山腹岔道甚多，他剛才已摸熟了一點，左穿右插，來到一個他認爲安全的地方，問道：「宋傳書呢？」

「小妹也不大清楚！」段秋山將剛才聽到的話，複述了一次。「小妹也覺得推出去的石頭，似乎撞到一個人，但願他便是宋傳書，則功德圓滿！」

常恨春心情沉重地點了頭，段秋山又問：「大哥，黃捕頭他們如何了？」

常恨春道：「都死了……這像是一場夢，一場噩夢！」常恨春點點頭，突然躍起，推開上面的一塊岩石，首先鑽了上去，四顧無人才招段秋山上去。

此處離打鬥現場不遠，來至一處，見有一片屍骸，既有華山派的弟子，也有秦川好漢，常恨春嘆息道：「無名經實是不祥之物，爲了它也不知死了多少人！如今沉落在崖底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段秋山對此帶的地形比較熟悉，跳上石頭瞻望一陣，覓路下山。一路上小心翼翼，恐遇到仇人，但幸而一路平安，至山南，向農家買了衣服，易服上路。

未幾已至大理國的善巨郡，此處風土人情又有一番風貌。段秋山歷盡千辛萬苦，得以重返故國，心情之佳，筆墨難以形喻，但常恨春則仍悶悶不樂。

段秋山問道：「大哥，你還記着黃捕頭他們？」常恨春沉吟了一陣才搖搖頭。段秋山急又問：「那到底是爲了什麼事？」

常恨春道：「秋山，我說了你不要生氣！」

「快說！小妹又怎會生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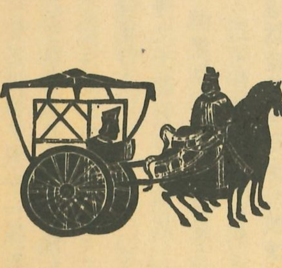
「愚兄想重返宋國！國家正値多事之秋，武林紛紜，我獨善其身，空負大好身手，做人還有什麼意義？」常恨春誠懇地道：「希望你能體諒愚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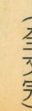
「你……你食言！」段秋山淚花亂轉，忽又道：「不管你去那裡，小妹都要跟着你！」

常恨春身子一震，道：「不行，太危險了！萬一有什麼事，如何對得住令尊令堂？愚兄是決定終老江湖，誓與惡勢力周旋到底，你跟在我身邊，教我心存顧忌！你的情義，愚兄心領了！」

段秋山突然一把將他拉住，道：「大哥，小妹先帶你回家，待咱們拜過堂之後，小妹便隨你飄泊江湖，至死不悔！你能爲正義……」話未說畢，腰上疵穴已被常恨春封住，後面那半截再也說不出來。常恨春咬咬牙，抱抱拳，轉身而去。段秋山高聲叫道：「大哥，我一定會找到你，誓與你終老江湖！」

（全文完）





上文提要：金不換不信邪，以賣身不賣色和小神通賭，結果輸掉，妙手神偸怕女兒遭小神通色辱，以買複製畫爲名，暫時將她領回……小神通心願未足，還藉賣畫誘南龍賭他女兒玉嬌，南龍不上當……準代表們到卧龍山莊角逐，小神通在麻將上以最後一名的資格入選，明天推牌九，小神通看看不妙，似乎使詐，桌上突然出現四張天牌……



新派諧趣江湖遨遊錄／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國豪雄

決賽名列前茅　訴苦語驚四座

小神通馬上罵了回來：「騙子，騙子，妳他媽的才是騙子，妳當莊，牌是妳洗的，妳責無旁貸。」

花香香沒跟他爭辯，立將另外的十六張牌也翻開來。

古怪！邪門！荒唐！滑天下之大稽，另外十六張牌也全部清一色是大天。

花香香此時的總積分領先羣雄，當然不能接受這個事實，目泛兇芒，面罩寒霜，一個一個的追問。

「是你在搞鬼？」

「放妳的狗臭屁！」

「那是你？」

「絕無此事！」

「是你？」

「哼！」

連問七人，大家都推得乾乾淨淨，不肯認帳。

早已驚動了龍九天，花香香毫不客氣的質問道：「九爺，是不是你提供的牌九原來就有問題？」

龍九天大搖其頭道：「爲了這一次的羣英大會，本莊自信準備週詳，各種賭具，皆有專人製作，也皆有專人保管，絕對不會出事情。」

花香香步步緊迫道：「可是，事情已經發生了，九爺作何解釋？」

小神通聲洪氣壯的道：「這種事，不管是誰，在衆目睽睽之下，無論是暗中掉換，或是以內家眞力變造，都不可能在極短時間之內，將三十二張牌全部變造掉換，只有一種可能。」

妙手神偸道：「是那一種可能？」

不輸少爺的答覆鏗鏘有力：「大家的集體創作！」

龍九天聞言眸中精光一閃，道：「好一個集體創作，也就是大家一起來作弊，這可能是唯一的解釋。」

這話自然有不少人憤憤不平，但找不出掉牌作弊的元兇來也是枉然。

歡喜頭陀道：「姑不論元兇是誰，或者是不是大家的集體創作，眼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今日之局如何了結？要不要淘汰四人？怎樣淘汰？」

龍九天不假思索的道：「依照大會慣例，今天勢必非要淘汰一半不可。」

領先的花香香道：「自然是以現在分數的多寡，決定取捨。」

落在後面的一位朋友抗議道：「這不公平，既然是大家一起來作弊，今天牌九的分數根本就不能算。」

昨日，金滿堂與歡喜頭陀，還有花香香三人並立冠軍，酒肉和尚聞言馬上大聲說道：「如以昨天的分數來計算，貧僧也不反對。」

另一位落後的朋友不同意：「這更不公平，沒有賭賽，絕不可以淘汰人。」

妙手神偸道：「那就再繼續玩下去嘛。」

小神通不以爲然，大聲爭辯：「老偸兒，這是甚麼話，前三十二局問題重重，誰敢保証後三十二局不會發生

重重問題？」

大家南轅北轍，爭論不休，各懷私心，意見紛歧，一時間場中秩序大亂。

最後，經過龍九天的一番斡旋，終於得到幾點結論。

前三十二局的分數照算不誤，以安撫領先的人。

後三十二局不再繼續，改賭骰子，給落後者一個力爭上游的機會。

玩六顆骰子。

依照慣例，僅挑選其中三顆最佳的點數計算之，餘皆不計，但如擲出六顆同點豹子，不在此限。

沒有一二三、二三四。

也沒有三四五、四五六。

給分的標準是：從一點到六點，每一點各給一分，即一點是一分，六點是六分。

從一點豹子到六點豹子，各再遞加一分，即一點豹子七分，六點豹子十二分。

如果擲出六顆骰子的豹子，各再遞加一分，即一點豹子十三分，六點豹子王十八分。

每人可擲三十二次，以補足牌九不足之數。

沒有莊家，各以自己擲出之點數計分。

有龍門，僅三寸見方。

擲骰處距龍門五尺，門後下後方三尺置一海碗，骰子必須投入碗中，方爲有效。

海碗地勢甚低，骰子又較一般爲大，點數一目了然。

一切全部公開進行，記分員、龍九天，乃至另外七人，皆環伺在側，即使聖僧再生，恐怕也無法作弊使詐。

已經開始了，大家輪番上陣，各擲一次。

在賭場，每個人皆有他自己的小動作或小毛病。

例如花香香，她喜歡將骰子放在雙峯乳溝裡溫一溫，沾點香氣，然後再從下面溜出來才開始擲，害得大家的目光一齊攏過來，甚至引起別人的抗議，驚動龍九天，親自檢查，看有無弊端。

妙手神偸金滿堂的毛病也不小，每在投擲之前，必然口中唸唸有詞：「天靈靈，地靈靈，骰子要來豹子王，輸得大家脫褲子。」

歡喜頭陀則是老套，常將那一首歪詩掛在嘴邊。

不用說，小神通每在重要的時刻，總是喜歡祭拜葫蘆。

此刻，他又拜了，而且發現有污漬，還小心翼翼的擦拭一番。

不知是拭去狗血，葫蘆再度顯靈？還是他運氣太好？或者說，是他在骰子方面造詣極深？總之，接連擲出數次豹子王，使他的名次穩步前進，最後，終於以第四名的姿態，與花香香，歡喜頭陀，金滿堂同時進入決賽。

今日的賭賽就此宣告落幕。

然而，那三十二張天牌，究竟是集體的創作？還是僅僅只是其中的某一人在搞鬼？卻依然縈繞在每一位候選人，以及所有參觀者的心頭。

＊　＊　＊

唐蜜、白小痴自然也不例外，如置身五里雲霧中。

返回十三號宅子，菜飯早已齊備，白小痴給主人倒了一杯酒，忍不住問道：「主人，關於那三十二張大天——」

小神通不等他說完，便截口道：「媽的，吃飯皇帝大，煩！」

好不容易等他酒足飯飽，放下筷子，唐蜜又舊話重提，不輸少爺却極端不耐煩的道：「洗澡，洗澡，本少爺現在要洗澡，妳煩不煩！」

唐蜜親自服侍他洗完澡，更好衣，還獻上一杯熱茶，原以爲常勝公子一定會將實情說出來，孰料，他却閉起雙目，陷入沉思中。

白小痴憋不住了，硬着頭皮說：「教主——」

以下的話尚未出口，小神通乍然將電炬似的雙目睜開，朗聲道：「小痴、蜜糖，你們猜猜看，這椿史無前例的事是誰幹的？」

白小痴道：「變造或掉換三十二張牌，事非等閒，是天才的傑作，依奴才看，非主人莫屬。」

唐蜜亦道：「奴婢同意小痴的看法。」

小神通發出一陣狂傲而又冷厲的笑聲，道：「奶奶的，你們倒很看重本公子，可惜只對了一半。」

白小痴一怔神，道：「主人是說，僅掉換了其中的十六張？」

「正是。」

「是如何掉包的？丁字褲那麼小，如何藏得下？」

「本少爺是昨夜潛入賭具庫房中，動了手脚。」

「目的何在？」

「廢話，自然是想造成大家作弊的假象，搞亂賭局，另起爐灶，進而挽回頹勢。」

「但不知另外那十六張牌又是何人的傑作？」

「本教主正在爲此苦惱。」

突聞賭國奇女花香香的聲音接口道：「小兄弟，無須苦惱，姐姐給你帶答案來啦。」

人未到，香風已至，蟬翼似的薄紗，比比基尼更具誘惑力。

用不到別人客套，花香香便逕自在小神通一旁坐下，指着唐蜜、白小痴道：「你這兩個奴才靠得住嗎？」

不輸少爺繃着臉，沉聲說道：「不放心就別說。」

花香香嬌聲道：「喲，幹嘛，吃了炸藥似的，那裡像是一個在女人堆裡

打滾的風流種子。」

「有屁快放，在下正在等妳的答案。」

「姐姐是指那另外十六張天牌的事。」

「是妳幹的？」

「不！是一位密友。」

「爲了幫妳？」

「是爲了助你挽回頹勢，進入決賽。」

「本教主不明白妳究竟在打甚麼鬼主意？」

「希望小兄弟能投桃報李。」

「四人之中，妳的分數最高，還需要別人幫忙？」

「快別這樣說，野和尚、老偷兒都不是省油的燈，人人有希望，個個沒把握。」

「妳和歡喜頭陀是老相好，何必捨近求遠？」

「我們的關係僅止於床第之間，野和尚志在繼承聖僧遺志，代表權同樣志在必得，談不攏。」

「賭國妖女，妳以爲本少爺來卧龍山莊是鬧着玩？」

「有甚麼條件你儘管提出來，姐姐會盡量讓你滿足，包括我的身體在內。」

白小痴實在聽不下去了，破口大罵：「騷！騷！眞他媽的騷透啦，妳也不打聽打聽，我家公子從來不玩二手貨，瞧瞧我們小糖蜜，說多美就有多美，說多甜就有多甜，也不過春風一度，便放進冷凍庫，妳以爲妳是誰？楊貴妃？趙飛燕？還是貂蟬？哼，哼哼！」

這些話，花香香好像根本沒聽見，盯着小神通問：「小兄弟，我想聽聽你自己怎麼說？」

小神通的眸中閃過一抹奇異的神采，道：「花香香，且先說說要本公子如何協助？」

賭國奇女花香香壓低了聲調，很神秘的說：「明天是大會的最後一天，賭骰子，誰能爭得代表權，盡在此一戰。」

「這是不爭的事實，何須芳駕多言。」

「你可知得分的關鍵在那裡？」

「願聞其詳。」

「在『猜點遊戲』。」

「『猜點遊戲』？」

「是的，猜點遊戲是最難，也是最容易獲取高分，決定最後勝負的一場關鍵大賽。」

「所以，妳想和本少爺合作，要我小神通猜出妳想要擲出來的點數，獲取高分，得到勝利？」

「小兄弟，你果然聰明，一點就通，姐姐我正是這個意思。」

「可是，」小神通的臉上不期然的飄來一絲冷笑：「妳有沒有想過，湖北省只有一個代表名額，妳花香香想得到，本公子也想得到？」

「做姐姐的願意付出相當的代價。」

「然而，一旦拱手讓人，就會與武帝賭王絕緣。」

「不會的，南七北六的羣英大會仍在繼續舉辦中，你可以再去別省趕場。」

「花香香，妳自己爲何不去？」

「我已蟬聯三屆的鄂省代表，跑去別省趕場，面子上不好看。」

「噢，媽的，妳不簡單嘛，蟬聯三屆，都是靠作弊來的吧？」

「不不不，完全是眞本事，硬功夫。」

「爲甚麼這一次想到要和他人勾搭？」

「因爲妙手神偷、歡喜頭陀都不好惹。」

「難道我小神通就不堪一擊？」

「小兄弟，你是後起之秀，沒有人敢看輕你，因此，我花香香才來找你合作。」

小神通臉色一正，道：「毫無疑問，妳一連當了三次的省代表，也一直是芙蓉仙子易如意的手下敗將，這一次會有希望？」

花香香嫣然一笑，宛若盛開的桃花，眉角含春的道：「只要小兄弟肯大力幫忙，於取得他省代表權後，再繼續通力合作，相信會大有可爲。」

「哈哈，花香香，妳似乎認爲本教主一定會跟妳狼狽爲奸？」

「合作最重互惠，小兄弟有甚麼條件，不妨直說。」

「本公子想找一個人。」

「誰？」

「風流俠士燕無雙。」

「燕無雙？找他何事？」

「這妳不必過問，只要妳能找到他，或者僅僅是說出他的確切行踪下落，我小神通保証助妳一臂之力。」

「這——」

「妳辦不到？還是有顧忌？」

「不是辦不到，也不是有顧忌，只是燕無雙這個人覺得耳生得很，做姐姐的必須找人打聽一下。」

「那就等妳打聽清楚之後再談。」

「何妨先談一下暗號手語，以免臨時抱佛脚，出差錯。」

「妳不怕洩漏天機就談吧。」

* * *

骰子大賽登場了。

這是一場重頭戲，也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大戰。

賭賽共分兩個層次來進行，一是自由投擲，一是猜點遊戲。

自由投擲的規則，以及得分的標準，與昨天進行者完全相同，只是擲骰的位置後移一尺，龍門縮小一寸，放在龍門下面後方的不是海碗，而是一個挖了十二個洞的盤子，骰子必須投入洞孔中方爲有效，距離也延後一尺。

換句話說，就是難度增加了，得

分更爲不易。

最難的還是猜點遊戲。

擲骰子的人，於骰子離手後，由另外三人隨便喊出一個點數來，如果恰巧擲出這個點數，那麼，這位選手便可獲得最高分三十分。

第二次擲出者十分。

第三次擲出者僅五分。

因爲第一次便能成功者，委實少之又少，所以得分特別高，除作投擲者事先已猜出對方所要喊出的點數，故曰：「猜點遊戲」。

花香香夜訪小神通，提出合作之議，就是想狠狽爲奸，第一擲便一伕成功，攫取高分。

這是一場熔武功與賭技於一爐的大決戰。

也是一場鬥智、鬥力、玩陰謀、使詐術、無所不用其極的遊戲。

參予角逐者僅妙手神偷金滿堂、賭國奇女子花香香、歡喜頭陀、以及不輸少爺四人而已。

觀戰的人却特別多，全場爆滿。

賭賽尚未開始，宋大頭、花香香夫婦正在和小神通作最後的談判。

小神通道：「怎麼樣，有沒有燕無雙的消息？」

花香香指着宋大頭道：「燕無雙這個人好似石沉大海，從地球上完全消失一樣，我們家死鬼昨天忙了一整夜，連半點消息也沒得到。」

不輸少爺冷聲道：「既然找不到人，合作之議，就此取消。」

話完，就要舉步離去，被花香香伸手拉住，道：「且慢，我們可以再談談別的。」

「談甚麼？」

「譬如黃金、白銀！」

「妳準備花錢來買？」

宋大頭神秘兮兮的道：「世界上只有金錢最實惠最可靠！」

小神通的話好刻薄：「世界上的男人數你的綠帽子最多，也數你的老婆最不可靠！」

花香香聞言氣冲斗牛，但她畢竟是個懂得輕重利害的女强人，隨即强自忍下來，小聲的說：「小兄弟，你只要喊對一把骰子，做姐姐的就送你白銀一萬兩。」

白小痴聞言大喜過望的道：「好啊！好棒啊！喊一聲就是白銀一萬兩，好賺，好好賺啊。」

唐蜜亦隨聲附和道：「主人，幹啦，幹啦，喊十聲就是十萬兩，天下沒有比這個更好賺的！」

小神通沉吟不語，宋大頭補充一句：「教主若是嫌少，我們夫婦還可以考慮再加。」

這幾個人圍成一個小圈子，交頭接耳，鬼鬼祟祟，很快就引起妙手神偷與歡喜陀的注意，歡喜頭陀大踏步的衝過來，破口就罵：「小神通、花香香，你們勾勾搭搭的在幹甚麼，老佛爺警告你們，誰要是敢串通作弊，玩騙人的把戲，我就操誰家的親娘祖奶奶。」

妙手神偷金不換也不甘寂寞，大聲叫罵：「臭小子、騷婆娘，等一下你們彼此之間最好不要喊，誰要是喊對了對方的點數，老子就跟你們沒完沒了！」

龍九天深恐事態擴大，忙及時宣佈開賽。

四人俱屬賭國武林的精英，武技精湛，賭術高超，豹子王(六顆六)的出現率極高，二十把骰子賭下來，積分互有超前，最後的結果差距亦極有限。

最緊張，最最扣人心弦，也是勝負的關鍵，猜點遊戲開始了。

鬥智、鬥力、鬥聰明、鬥智慧、鬥鬼頭鬼腦，鬥神機妙算。

全場鴉雀無聲，屏息以待。

一番龍爭虎鬥！

幾度狂風暴雨！

多次短兵相接！

數回劍拔弩張！

小神通沒有理會花香香的誘惑。

彼此之間的積分仍然沒有拉開。

現在，每人還剩下最後的一把。

大家都有得勝的機會。

大家都有落敗的可能。

人人有希望！

個個沒把握！

誰要是能夠獨得三十分，便可穩居魁首。

氣氛緊張得令人窒息，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花香香、金滿堂、歡喜頭陀的臉色皆極沉重，額頭已出現汗珠。

只有小神通依然顯得很輕鬆，忙中偷閑，跑到白小痴那邊去，還上了三炷香，默禱一番。

第一個擲骰子的是妙手神偷金滿堂，六顆骰子緊緊的扣在手中，口中唸道：「天靈靈，地靈靈，八方神明來庇佑，助我金滿堂一伕成功！」

吹了一口氣，咻！一聲，骰子如飛而去。

小神通搶先大聲喊道：「一二三、四五六。」

同一時間，骰子已穿過龍門，落入木盤洞孔中。

快！準！技術一流，乾淨俐落。

可惜他沒有猜到別人喊甚麼，點數不對，三十分眼看着飛了。

第二次被他擲出一二三四五六，得十分。

「佛祖神前一炷香，來來往往走四方，五分十分俺不要，單要三十得第一。」

這個花和尚的名堂眞多，連詞兒都改了，骰子出手之前，還破例唸了一聲：「阿彌陀佛！」

「一三四、三四五！」

仍是被小神通搶先喊出來。

這些都是冷門的無用點數，大家根本不會去練，酒肉和尚只有捉瞎的

份兒，氣得他大眼瞪小眼，罵不絕口，僅僅得到十分。

現在該輪到賭國奇女花香香了，很小心的碰了小神通一下，伸出來三個手指頭，意思是這一把喊對，她願付三萬兩銀子。

不料，還沒有來得及打出暗號，便被歡喜頭陀發現了，大吼大叫道：「幹甚麼，你們想作弊，是不是？哼，門兒也沒有，老佛爺先把你的狗嘴封住！」

拿起其大如斗的鐵缽來，眞的將不輸少爺的臉遮起來。

花香香恨得牙癢癢的，却拿他沒法度，只好將骰子抖手擲出。

「豹子！豹子！六顆六點豹子王！」

遮住了臉，沒有堵死小神通的嘴，結果還是被他喊出聲來。

差點沒把妙手神偷給氣死，聲色俱厲的道：「臭小子，不知死活的雜種，老子今天非活劈了你不可！」

盛怒之下，欲罷不能，當眞揮出一記老拳。

小神通好妙的身法，雙手握缽，就那麼輕輕一轉，砰！一聲，糟了，拳頭打中鐵缽，當場皮破血流，痛得妙手神偷哇哇大叫。

還得吃不輸少爺的排頭：「老猴，你是瞎子？白痴？還是二百五？等看清楚事實再發脾氣也不遲。」

骰子早已落地，四人八目，一清二楚，花香香自然不會擲出最熱門的豹子王。

第二次却輕而易擧，也得十分。

現在輪到小神通了，空氣已經凝結。

如果他得到三十分，鄂省的代表權就是他的。

若是得到十分，大家還必須認眞的算算帳。

萬一是五分，冠軍便與他絕緣。

骰子出手了，成一直線，去勢如風，發出一聲銳嘯，咻！一眨眼便過了龍門。

「豹子！豹子！六顆六點豹子王！」

不是妙手神偷喊的。

不是歡喜頭陀喊的。

也不是花香香喊的。

而是他們三個人共同喊出來的。

之所以會有志一同，當然有他們的理由，一則豹子王太熱門，是大家平時苦練的主要目標，除非是白痴，不可能擲這個點數來給人猜。二則小神通自己剛剛才喊過這個數，自己沒有理由去擲豹子王。

除非出現異數，發生奇蹟。

「呀！」

骰子落地，全場爆出一片驚叫。

異數出現了！

奇蹟發生了！

小神通就是抓住了他們這種心理，變不可能爲可能，果不其然，擲出一個六顆六點豹子王來。

贏了，贏了，小神通後來居上，贏得了湖北省的代表權，也贏得無數掌聲，及震耳欲聾的喝采。

掌聲未止，采聲未歇，徐立夫忽然向龍九天附耳低語道：「老爺子，諸葛先生來了。」

「在那兒？」

「就在觀衆席。」

「你怎麼不早說？」

「屬下也是剛剛才發現的。」

順着徐立夫手指之處望過去，龍九天立見樓上的觀衆席中，坐着一位儀表堂堂，風度氣質絕佳的男士，正是大名鼎鼎的諸葛先生諸葛風。

提起這位諸葛先生來，可是響叮噹，叮噹響的風雲人物，賭國武林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他風流倜儻，貌相出衆，是有名的美男子。

他武功高絕，技深若海，是當今的頂尖高手。

他的賭技也是第一流的，無人能望其項背。

他很有女人緣，凡是見到他的女人，沒有一個不願意陪他上床。

賭國武林中有這麼一個傳言，說諸葛先生四十大壽的時候，曾有一位密友，送了他一副對聯，寫道：

情場聖手，九天仙女下凡塵

賭國豪雄，八方郞中齊洗手

瞧瞧，諸葛先生的魅力有多大，爲了他，九天仙女會下凡投胎。爲了他，所有的郞中老千都會嚇得洗手不幹，不敢與他一爭短長。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是當今武林皇帝，賭國之王，萬聖宮主，芙蓉仙子易如意的丈夫。

龍九天睹狀，急忙高擧着雙拳，朗聲說道：「啊，原來是諸葛先生，不知大駕蒞臨，有失迎迓，失禮得很！」

方欲振袂而起，親往相迎，諸葛先生已如鵰鳥般飄然而下，抱拳還禮道：「那裡，龍兄快別客氣，老夫來得鹵莽，幸勿見怪才是。」

龍九天心裡有數，諸葛風今日此來，無疑是代表武帝賭王，前來監察鄂省羣英大會，當下正容說道：「鄂省代表，業已產生，不知諸葛先生認爲可有瑕疵？」

諸葛風望了小神通一眼，肅穆莊嚴的道：「沒有，這位小神通技術高超，智謀過人，乃我賭國武林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一位代表，實在可喜可賀！」

龍九天取出一面事先準備，約巴掌大小，上面鏤有五朵花紋的金牌，道：「那就請諸葛先生爲小神通佩帶當選金牌吧。」

諸葛先生謙遜道：「九爺快別這樣，老夫此來，純粹是觀摩學習，爲未來的大賽作準備，頒獎的事應該由龍兄自己來。」

須知頒獎是一種榮譽，二人謙讓了好半天，諸葛先生才勉爲其難的答

應下來。

「奏樂！」

「鳴炮！」

「頒金牌！」

「頒彩金！」

頒獎典禮極爲鄭重，所有十二位候選人全部到齊，在炮鳴樂奏，掌聲樂聲中，由諸葛先生親自爲小神通佩戴當選金牌，龍九天頒發彩金。

待一切靜止，典禮結束，諸葛先生正準備起身告辭，觀衆席上突然有一位仁兄大聲說道：「諸葛先生，名滿天下，賭技如神，冠絕一方，請露一手絕技，讓我們大家飽一飽眼福。」

四絕大俠白小痴也跟着瞎起鬨：「是嘛，文人以文會友，武人以武會友，賭人自然是以賭會友，既然來啦，總該表示一點意思。」

「對，請諸葛先生不要客氣。」

「對，請諸葛先生務必賞臉。」

「請擲一把天王豹子。」

「好，天王豹子最好！」

一時鼓噪之聲四起，諸葛先生在盛情難却之情形下，從懷裡取出十二顆骰子來，抖手擲向龍門。

嘩啦啦！如天女散花，更似撒豆成兵，十二顆骰子，一個蘿蔔一個洞，霎時便井然有序的進入洞孔中。

「呀，眞的是天王豹子！」

「是繼聖僧之後的第一人！」

沒錯，十二顆六，是天王豹子，至高無上。

掌聲再起，采聲如雷，諸葛先生就在如此熱烈的場面下，婉謝了龍九天的相送，收起骰子，朝大家揮揮手，告辭而去。

諸葛先生像是一陣怪風，來得神秘，去得匆忙。

其他的人却一個也不曾離開，仍守在賭賽大樓內。

因爲，賭國武林中新產生的一顆明亮的星——小神通還沒有走。

他有事。

白小痴也有事，拿着一疊銀票，在手上敲彈着，問龍九天：「九爺，這是多少？」

徐立夫答道：「共是十二萬兩。」

小神通臉色一沉，道：「當初繳彩金的人一共是十六個，怎麼現在只有十二萬兩？是有人拿回扣、佣金？還是存心揩油、欺負我們年輕不懂事？」

龍九天連忙解釋道：「事情是這樣的，那四位朋友，在大會正式開始之前，便已喪命身亡，按照慣例，這筆銀子理當退還給他們的家屬。」

這話言之成理，小神通馬上說道：「應該的，應該的，最好立即送去，也許人家正在等着這筆銀子來辦喪事。」

白小痴補充道：「喪事花不完，就留給孤兒寡婦用，可不能上下其手，打人家的歪主意。」

龍九天甚感不悅，但又不便發作，只好裝聾作啞，沒再答腔。

不輸少爺的眸光從妙手神偷、歡喜頭陀、花香香等十一人的臉上緩緩掃過，一字一句的道：「在黃鶴樓，咱們大家決定的事，各位還沒有忘記吧？」

酒肉和尚道：「老佛爺的腦子不記事，你最好說清楚點。」

常勝公子道：「勝利者可要求失敗者爲他辦一件事。」

妙手神偷冷冷的說：「但不知你小神通欲辦何事？」

小神通胸有成竹的道：「找一個人。」

賭國奇女花香香道：「該不會又是風流俠士燕無雙吧？」

「正是此人。」

「你能否提供一些有關燕無雙的資料？」

「妳是指那方面？」

「譬如你與姓燕的是敵是友？」

「是敵！」

「有仇？」

「仇深似海。」

「你打算把他怎麼樣？」

「殺！」

「小兄弟，你年紀輕輕的，怎會跟此人結仇？」

「是我媽跟他有仇。」

「你媽和燕無雙是什麼關係？」

「夫妻！」

此話一出，震驚全場，耳聞之人莫不驚得目瞪口呆。

白小痴搶在大家的前面說道：「哇呀呀，我的媽，這麼說起來，主人，燕無雙是你爹呀？」

不輸少爺一臉堅毅，出聲有力：「這是事實，本公子不想承認，但却不能不承認！」

「主人要大義滅親，手刃親爹？」

「本少爺是代母殺夫！」

「代母殺夫？」

「是代母殺夫！」

這眞是人間慘事，千古奇聞，金不換趨前說道：「你娘呢？還在台灣嗎？」

小神通不勝悽戚的，吐出來兩個字：「死啦！」

「怎麼死的？」

「被燕無雙害死的。」

「能否說一下事情發生的經過？」

「這要從在下尚在先母腹內時說起。」

請大家坐下，小神通就站在大家的中間，無限哀傷的道：「據先母說，當年我們去台灣，還是燕無雙親自送去的，原因是有仇人揚言要殺害我們全家，不得已才避禍海外。」

龍玉嬌道：「事實眞是這樣嗎？」

「這是一個謎，只有天知道。」

「姓燕的一直跟你們母子厮守在一起？」

「在我尚未呱呱墜地之前，便隻身重返中原。」

「做什麼？」

「說是要尋仇家作一徹底了斷。」

「結果怎樣?」

「他一去不回。」

白小痴疑雲滿面的道:「既是一去不回,如何殺害你娘?」

「是他派人幹的。」

「哦!」

「數年前,我已長大,他派來的第一個人,是要先母在一張離婚証書上簽字。」

「簽了沒有?」

「被她老人家當場撕毀。」

「後來呢?」

「沒多久,他派來第二個人,帶來一張休書。」

「是燕無雙的親筆?」

「據家母說,確是燕無雙的親筆。」

「媽的,姓燕的眞不是東西,孩子都這麼大了,還要休妻。」

「先母大怒,拒絕接受,並將來人毆傷,逐出家門。」

「噢,老人家也是武林中人?」

「更是賭國高手,本公子的一身絕學,大部份得自母親眞傳。」

龍九天神色一緊,道:「請敎令堂如何稱呼?」

小神通遲疑了好一會工夫始道:「司馬紅玉。」

這個名字,大家都不陌生,馬上引起了熱烈迴響,妙手神偷,歡喜頭陀等人齊聲道:「司馬豪的女兒?」

不輸少爺頷首道:「沒錯,司馬豪應該是本公子的外祖父。」

東司馬,西歐陽,南龍北虎,乃是賭國武林的四大世家,龍九天追問道:「可曾去過司馬世家?」

不輸少爺的反應出乎意外的冷淡,搖搖頭,連話都沒說。

歡喜頭陀道:「邪門,你小子武藝超卓,賭技如神,無疑已超越司馬紅玉之上,想必是另有奇遇吧?」

小神通道:「不錯,家母爲了栽培我,曾遍訪名師,最重要的一點是,她老人家在臨終之前,將數十年的功力,以內家導引大法,全部傳給在下。」

金不換對小神通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眸中已隱現淚光,眨一下大眼睛,道:「你還沒有說,司馬前輩是怎麼死的?」

一提到母親的死,常勝公子就悲痛欲絕,做了一個深呼吸,咬着牙齒說:「遭了燕無雙的毒手!」

「是姓燕的親自下的手?」

「是他派人幹的。」

「什麼人?」

「當時我並不在場。」

「你娘沒有交代?」

「先母是遭人暗算的。」

「沒有照面?」

「警覺時來人已越屋而去。」

「那如何斷定是燕無雙派人幹的?」

「來人曾留下一句話,死後做鬼可找燕無雙去算帳。」

妙手神偷金不換尋思良久,皺着眉頭道:「風流俠士燕無雙這個人,早年雖曾有個耳聞,但却只聞其名,未見其人,近十幾年來,更是銷聲匿跡,聽都聽不到了,找這樣的一個人,何異大海撈針,不知姓燕的可有什麼與衆不同的特徵?或是異乎尋常的習性?」

小神通想了想,道:「據先母說,這個人衣冠楚楚,儀表出衆,又能言善道,是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歡喜頭陀道:「可能就壞在這裏,這種男人多數花得很,自以爲是潘安宋玉,到處留情,喜新厭舊,不玩二手貨,拒絕生蛋的『鷄』。」

最後這兩句話,等於是在罵小神通,不輸少爺雙眉一揚,就要發火,白小痴及時說道:「主人,快說姓燕的可有什麼異乎尋常的習性?」

小神通道:「他好色,喜歡往風月場中跑,泡在脂粉堆裏。也嗜賭、豪賭,越大越好,輸贏千萬,面不改容。」

常勝公子同樣也好色、嗜賭,不正是他自己的縮影、寫照嗎?

白小痴暗想:「媽的,難怪他喜歡狂嫖濫賭,原來是得自家傳。」

心裏雖然這樣想,可是,打死他也不敢說出來。

妙手神偷金滿堂道:「可有兇刀兇器?或者是其他足以証明歹徒身份的東西?」

小神通的臉色驟然一變,道:「老偷兒不說,我差點忘了,有!有!」

立從葫蘆的底座下面,取出一個金色的,狀似燕子,有尾翼,也有腹刺,長二寸三分,可當作暗器或信物使用的東西來。

「金燕子!」

「金燕子!」

有不少人對它並不陌生,一齊驚呼出口。

龍玉嬌扯了一下父親的衣襟,道:「爹,我們家也有一枚這樣的金燕子。」

南龍聞言吃了一驚,想阻止已來不及。

被小神通聽到了,劍眉一揚,語頗不善的道:「九爺,這話可是眞的?」

女兒話已出口,想收也收不回,龍九天不得不點頭承認。

不輸少爺道:「可否借在下一觀?」

龍九天猶豫一下,臉上表情全無的道:「好吧!請隨龍某來。」

* * *

龍九天、龍玉嬌、小神通、白小痴、唐蜜,一行五人,來到臥龍山莊內,龍九天寬敞富麗的書房裏。

一路上,大家都沒有說話,進入書房後依舊默不作聲。

氣氛顯得很沉悶。

沉悶中別有一番令人窒息的氣息!

龍九天小心翼翼的打開櫥櫃,在夾層內取出一隻黑色的匣子來,匣子裏面果然有一枚金燕子。

不論色澤、大小、形狀,完全一模一樣。

將兩隻金燕子放在一起,根本分不出那一隻是那一隻來。

小神通的口氣,有點像是審問案子,道:「九爺,本敎主想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龍九天歎息一聲,道:「其實只是一件紀念品。」

「是誰送的?」

「不知道。」

「九爺開什麼玩笑,既是別人送的紀念品,怎會不知送禮的人是誰?」

「自然不是在普通情況之下送的,而是龍某遭人偷襲暗算,被金燕子打中致命要害之處,足足休養了一年多,才從死神的手裏撿回來一條命。」

「啊,原來如此,既是遭人謀害,又何必故示神秘?」

「這是糗事,沒有什麼值得宣揚的,更是爲了便於追查元兇。」

二人將金燕子小心收起,大家分賓主坐定,小神通啜了一口龍玉嬌剛剛命人端進來的茶,道:「對這枚金燕子,九爺知道多少?」

「根據老夫的研判,這是某一個人,或是一個秘密組織的兇器與信物,出現江湖的時間尚不足二十年,出現的次數也不是很多,但由於每一次的出現,幾乎必然會有人喪命亡魂,所以知道的人數不在少,莫不聞名喪胆,視金燕子爲死神的化身。」

「它的主人到底是誰?或是那一個秘密組織?」

「老夫傷癒之後,曾明查暗訪,苦苦追查了一年有餘,迄今仍毫無進展。」

「依九爺看,會不會就是姓燕的?」

「燕小俠係指令尊燕無雙?」

一句燕小俠,惹惱了小神通,怒氣冲天的道:「九爺,請注意你的用詞,本公子不姓燕,不承認是燕無雙的兒子,我說過,要代母殺夫,手刃此獠!」

兒子要殺老子,這是多麼不幸的天倫慘事,在場之人再一次爲之震駭動容。

龍玉嬌小聲的說:「好不幸啊!」

白小痴小聲的道:「好可憐啊!」

龍九天望着窗外,字斟句酌的道:「風流俠士燕無雙,信物暗器是金燕子,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

「九爺跟燕無雙可有仇恨過節?」

「說實話,老夫根本不認識他。」

「那他爲何要對龍莊主下毒手?」

「龍某懷疑,是一個秘密組織的可能居大,燕無雙也許是成員之一,或者純粹是花錢雇用,請這個組織的人,派殺手殺害令堂的。」

「可是,九爺遇刺,又作何解釋?」

「這正是一直困擾龍某的一個難題,老夫自問與任何人皆無深仇大恨。」

「賭國武林中人,視名利如命,九爺可曾想到,爲了爭奪武帝賭王,什麼樣子的陰謀詭計都可能施展出來?」

「小友之言不差,爲此而喪命者,已不知凡幾,屢見不鮮。」

「都是金燕子的傑作?」

「有的是,有的不是。」

「怪哉,難不成另有一個集團?或是存心故佈疑陣?」

「都有可能。」

「東司馬,西歐陽,南龍北虎僧道俗,還有武帝賭王易如意,這幾個賭國武林中的頭頭,九爺曾否認眞考慮過?」

龍九天的眼珠子轉來轉去,也不知他心裏在想些什麼,道:「這幾個人,差不多都是成了精的老狐狸,心機精絕,城府極深,就算他們是幕後的主使者,也看不出任何破綻來,除非抓到眞憑實據,逮住他們的小辮子。」

事情撲朔迷離,小神通做夢也沒有想到,母親的死,居然跟整個賭國武林都扯上關係,不由的心情大爲沉重起來。

金燕子的主人究竟是誰?是風流俠士燕無雙?(未完・八)

上文提要：陸翰飛因神智昏迷，衆豪俠正在束手無策，而晚上又突然被人擄走，使龍門幫幫主大吃一驚，派出幫衆四處追踪搜索，查明陸翰飛乘來的小船，被一個老嫗和白衣書生包走，原來這兩人就是五毒敎主溫如玉和獨眼乞婆，她們擄至五嶺山脈的老巢，溫如玉用「寶蛇丹」將陸翰飛救醒，他並未受傷，精神逐漸康復……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可飛・圖

斧環傳奇

敎主出面阻撓　番僧現身干涉

陸翰飛一提氣，陡覺全身虛飄飄的，一口眞氣再也無法提聚，一連幾次都是如此，而且一經提氣，眼前金星亂飛，幾乎昏倒！

溫如玉蹲在地上，剪水雙瞳，盯着他眨也不眨，覩狀也大感意外，關切的道：「陸少俠，你怎麼了？」

陸翰飛睜開雙目，廢然歎息道：「在下蒙姑娘相救，只是在下一身武功，已經完了。」

吃驚道：「你說甚麼？你一身武功完了？」

溫如玉陸翰飛黯然道：「在下眞氣渙散，再也無法提聚，一身武功，已悉化烏有……」

溫如玉也覺得事態嚴重，忙道：「你快閉上眼睛，我助你運功試試！」

她說話中，皓腕一伸，纖纖玉掌已按到陸翰飛「靈台穴」上，一縷暖氣立時從體外傳入！

陸翰飛不敢怠慢，立即調氣運功，漸漸感到自己體內也有了轉機，一縷眞氣已能隨着溫如玉傳注氣流緩緩進行。

要知溫如玉雖是一敎之主，但她內功並不如何深厚，這運功度氣，最是耗損體力，不到半盞熱茶光景，她已香汗淋漓，不住的嬌喘，但她還是强行運氣，只是傳入陸翰飛體內的力量，已顯得十分薄弱！

陸翰飛方才藉着她度入的眞氣引發，自己體內也稍微感到有一縷眞氣隨着運行，但此時對方氣力轉弱，自己體內一縷氣機也依然停了下來，心知自己眞氣渙散，復原無望，當下立即睜開眼睛道：「姑娘快請住手吧，在下眞氣已散，復原無望。」

溫如玉收回按住他後心的玉掌，口中不住喘息，擦去滿頭汗水，呆呆的望着陸翰飛，焦灼的道：「這可如何辦呢？」

陸翰飛何嘗不急，但目覩她爲了替自己度穴運氣，此時一張粉臉變得蒼白，心頭一陣感動，淡淡一笑，拱手道：「姑娘一番盛情，在下永不敢忘，只是在下武功已失，多留無益，在下就此別過。」

說着緩緩站起身來，要朝外走去，其實他根本不知道身在地下密室，也沒瞧淸門在那裡？

溫如玉心頭一震，雙手朝他肩頭輕輕按住，低聲說道：「陸少俠，你此時走不得！」

陸翰飛功力全失，已和平常人一樣，溫如玉雖只輕輕一按，他也承受不住，身不由己的朝地上坐下，痛苦的道：「姑娘還是讓在下走的好。」

溫如玉急道：「你這人怎麼攪的，這時候不能出去，就是要走，也要等我想想法子咯！」

陸翰飛目光朝四下一陣打量，發現這間斗室，四壁支着木板，除了一道粗劣的石級，根本沒有門戶，這情形他自然瞧得出來，自己分明被人關

在石室之中！

不由劍眉微剔，狐疑的道：「這到底是甚麼地方，姑娘能否見告？」

溫如玉一時之間也和他說不清楚，只是眨眨眼睛，輕笑道：「你放心，溫如玉不會害你的……」

話聲未落，只聽上面傳來一陣蓬蓬的敲門之聲，有人大聲問道：「裡面有人嗎？」

溫如玉急忙站起身子，輕聲道：「有人來了，你暫時忍耐一會吧！」

這時只聽獨眼乞婆的聲音，從上面傳來：「深更半夜的，誰在敲門？大概又是甚麼錯過宿頭的人，紅兒，妳去開門瞧瞧！」

接着紅兒裝出從睡夢中剛剛醒來模樣，口中「嗯」了一聲，梯梯他他的拖着鞋子，走出客堂，隔門問道：「你們是找誰？」

溫如玉暗暗好笑，姥姥和紅兒倒裝得挺像，她迅速湊近小孔，朝客堂上瞧去！

兩扇木門，呀然開啓，紅兒顫動了一下身子，道：「好冷！」

門外跟着跨進兩人，一個儒生打扮的清癯老者，正是龍門幫總護法千手儒俠史南溪，另一個身穿青色勁裝的青年，是北嶽門下的杜志遠，溫如玉心頭暗暗一驚，龍門幫的人果然尋來！

這一瞬間只見千手儒俠史南溪瞧着紅兒，含笑道：「小姑娘，我們是找人來的，請問方才可有三匹馬，從這裡經過，馬上有一位年紀很大的老太太，和一位穿白衣的相公，他們還帶着一個大包裹……」

紅兒不待他說完，搖搖頭道：「我不知道，我們這裡沒……」

獨眼乞婆敢情已經躺在床上，翻了個身，木板傳出「格格」聲響，顫聲問道：「紅兒，他們是找誰？」

紅兒道：「姥姥，他們說要找一個白衣相公。」

外面聲音說得很响，陸翰飛敢情也聽到是千手儒俠的聲音，不由站起身來。

溫如玉機警回過頭來，低聲道：「姥姥就在上面，你千萬不可出聲。」

上面獨眼乞婆的聲音又道：「紅兒，妳告訴他們，咱們這裡，就是婆孫兩個，沒有甚麼白衣相公。」

這一會工夫，千手儒俠兩道烱烱眼神，早已向四下掃視了一轉，茅屋中陳設簡單，只有一間客堂，和一間左廂房，廂房一張土坑上，躺着一個白髮老婆子，別無他人，右邊是厨房，也只有一座土灶，大可一目了然。

他淸癯臉上微微露出一絲訝異之色，但因紅兒年齡較稚，看去只是個普通姑娘，這就回頭道：「杜老弟，咱們走吧！」

兩人相偕走出，紅兒閂上木門。

陸翰飛因不知自己是被五毒敎劫來的，他正是竭力尋思，漸漸記起自己在石鼓山後峯，曾以「火燄刀」和夏侯律的「透骨陰指」，硬對了一招。

那一招上，好像自己發出的掌風把夏侯律的指風硬行切開，接着聽到他厲嘯而去，好像負傷不輕，自己也感到一陣寒冷，跌倒地上，那麼自己當時一定傷得很重，敢情五毒敎主溫如玉將自己救來此處。

對了，她一定因自己傷勢極重，怕人驚擾，才把自己移到這間密室之中，替自己療傷……

溫如玉見他站在自己身後，似在想着心事，只當他因千手儒俠史南溪和杜志遠兩人追踪而來，已引起他的懷疑。

但她此時，心中也正在盤算着如何才能夠救他？

姥姥要自己向他下「百日蠱」要等百日之後，才會發作，下與不下，目前瞧不出來的，暫時當然還好敷衍過去。

目前龍門幫總護法千手儒俠已經親自追來，從這一點可見他們出動的高手，當不在少數，五毒敎可說已處在覆敗的邊緣上，自己撇開兒女之私，也得設法阻止才好。

當然，最好的辦法，是目前偷偷的把陸翰飛放了，然後向姥姥說明厲害，只是他武功已失，一時又無法恢復，讓他一個人上路，難保不被企圖搶奪白衣劍侶藏寶的人，再度劫持了去。

因爲江湖上已傳出賽孫臏在未死之前，已留下一封藏寶地圖，由船老大交給陸翰飛手上……

兩人各自想着心事，茅屋外面的山路上，却又响起一陣雜沓步聲，漸漸接近。溫如玉和陸翰飛因身在地下室，是以聽來十分淸晰。

只聽一個洪亮聲音，大笑道：「道兄說得不錯，這所茅屋，確實有點古怪！」

這人話聲才落，「蓬」然一聲，兩扇木門，敢情已被來人一掌推開！

左廂獨眼乞婆和紅兒，生似從睡夢中驚醒，發出顫抖的聲音，問道：「是……誰？」

步履聲音，業已走進客堂，溫如玉抬眼往小孔中一張，不禁暗暗皺眉！

原來堂上站着兩道一俗，那是華山派掌門人東門子艮，仙人掌左浩，和黔幫幫主獨角龍王沙無忌三人！

獨角龍王聲若洪鐘，回頭朝左廂喝道：「屋中是甚麼人？」

獨眼乞婆顫聲道：「紅兒，妳去瞧瞧，唉，三更半夜的又是甚麼人打門！」

紅兒睡眼惺忪，拖着鞋，畏畏怯怯走到房門口，回頭道：「姥姥，我害怕！」

獨眼乞婆道：「孩子，別怕，大爺們敢情是錯過宿頭的，唉，姥姥要是不生病，也不用妳去開了。」

獨眼龍瞧到紅兒只是一個山村小姑娘，廂房裡還躺着一個生病的老婦，也不由一怔，連忙放聲音道：「不錯，小姑娘，咱們是迷路的，妳別害怕。」

「哈哈，東門道兄和沙幫主，倒來得好快！」

獨角龍王聞聲一驚，急忙轉眼瞧去，只見門外並肩站着的，正是白衣崆峒楊開源師兄弟三人！

東門子良稽首道：「楊兄三位，也來得不慢！」

白衣崆峒緩步跨進，雙目似閉似開，木無表情的道：「三位夤夜趕來五嶺山，不知爲了何事？」

東門子良乾笑道：「楊兄來得，難道咱們就來不得？」

白衣崆峒楊開源雙目中閃出一絲奇厲精光，緩步行近，瞧着東門子良道：「那麼三位是跟踪兄弟來的了？」

東門子良大笑道：「焉知不是楊兄三位，跟踪兄弟而來？」

白衣崆峒皮笑肉不笑道：「道兄消息倒靈通得很！」

東門子良微哂道：「這也算不得甚麼，今天一早，江湖上早已傳出賽孫臏在未死之前，已留下藏寶之圖，落到南嶽門人手中。」

白衣崆峒又道：「那麼道兄想必已經知道劫持南嶽門下的是誰了？」

東門子良微微一怔，道：「這個……兄弟倒也不大清楚，楊兄可是已有眉目？」

兩人全是城府極深之人，誰也不肯吐露半點口風。

獨角龍王沙無忌心地較直，縱聲笑道：「以兄弟推測，那南嶽門人船上兩個舟子，全係身中劇毒而死，可能是五毒教所爲。」

「五毒教？」

白衣崆峒楊開源雙目乍然一睜。

但在這一瞬之間，瞥見那村姑聽到沙無忌說出「五毒教」三字，似乎驚得一驚，身軀微向後退。

他是心機極深之人，見微知著，心中不禁一動，暗暗自己一路查看馬蹄脚跡，尋到此處，而且發現一路上，馬都跑得極快，是以蹄跡模糊不清。

但從茅屋前面再向山徑上去的馬蹄，却異常清晰，顯見馬走得極慢，近似故意留下的脚印。

此時見沙無忌提到五毒教，紅兒臉露驚恐之色，心中料定劫持陸翰飛的，可能就是五毒教。

而且主腦人物就隱藏附近不遠，這村姑可能就是五毒教的眼線，念頭轉動，臉上却絲毫不露，沉吟道：「兄弟聽說五毒教久已不在江湖出現，沙兄此說，必有高見。」

他本來托大得瞧不起獨角龍王沙無忌其人，這回居然客氣起來。

獨角龍王沙無忌自知失言，但話已出口，一時無法收回，只得乾笑了兩聲，道：「兄弟也只是聽人傳說，五毒教就匿居在廣西境內……」

東門子良接口道：「江湖上善於用毒的極多，那也不一定是五毒教的人幹的。」

白衣崆峒何等人物，沙無忌身爲黔幫幫主，五毒教匿居廣西，他自然十分清楚，此時東門子良這麼一說，顯見他們一行，業已查出端倪，才故意拿話岔開。

他心念轉動，一面點頭道：「東門道兄說得不錯，江湖上用毒之人不在少數，但那個舟子，身中劇毒，雖不一定是五毒教所爲，也不失是可疑線索，沙兄雄據雲南，五毒教的情形，自然比咱們清楚得多，不知可否略道一二？」

那躺在左廂炕上的獨眼乞婆，聽得心頭暗暗吃驚，這時有氣無力的道：「紅兒，這幾位大爺，在說些甚麼，夜深了，妳一早要上山砍柴，咱們可不能老等着不睡覺，請他們原諒，到外邊去說吧！」

紅兒應了一聲，還沒說話，東門子良因不願獨角龍王說出五毒教情形，趁機笑道：「不錯，多躭無益，龍門幫的人已分作兩撥，先咱們而去，楊兄願意和兄弟合作，咱們一同上路如何？」

白衣崆峒心中另有打算，聞言咧嘴一笑，抱拳道：「眼下厲山雙煞和少林寺，已和龍門幫聯上了手，只要白衣劍侶金玉雙奇藏寶之事傳出風聲，這一二日之內，趕來的高人，可能還不止他們這幾撥，咱們自然也有聯手合作的必要，道兄此言，正合兄弟之意。」

說着相偕走出茅屋。

東門子良大喜道：「有楊兄合作，那是最好不過。」

白衣崆峒乾笑道：「那裡那裡，兄弟已有三十年不在中原走動，江湖情形，諸多隔閡，這湘南一帶，沙兄該是最熟悉不過了。」

獨角龍王沙無忌經白衣崆峒一捧，面上頓感光彩，呵呵大笑道：「楊老哥東門道長都是一派之主，兄弟江湖草莽之人，不過這一帶地勢，兄弟還不算陌生。」

說話之間，已走出一段路程，獨眼龍王瞧着山徑上的蹄印，道：「由此向南，即是祿福山，他們極可能朝祿福山去的。」

白衣崆峒心頭暗暗冷笑，忽然住足，朝東門子良道：「咱們既然通力合作，兄弟之意，龍門幫既分兩撥追踪，咱們也有此必要，道兄三位，不妨從此路趕去，兄弟率同敝師弟另抄小路搜索，黎明前，可在祿福山會齊，道兄意下如何？」

東門子良也是極工心計之人，聽白衣崆峒如此說法，忙道：「楊兄卓見，兄弟久所欽慕，咱們理當分頭搜索才對，事不宜遲，沙兄，咱們快走吧！」

話聲一落，兩撥人立即分頭自去。

東門子良偕同獨角龍王沙無忌，師弟仙人掌左浩，奔出一箭之遙，回頭一瞧，白衣崆峒楊開源果然也率同兩個師弟，朝另一條小徑上如飛馳去，瞬息工夫，便已隱失在黑暗之中。

東門子良低喝一聲：「沙兄，左師弟，快跟我來！」

說完話，不待兩人回答，忽然一挺身，飛起三丈多高，夜色中，直向五丈開外的一棵大樹上射去，一起一落，衣不飄風，人已掠入濃密樹枝之中。

獨角龍王沙無忌暗暗讚歎東門子良果然不愧一派掌門，單是這份輕功，就足以震駭武林……

心中想着，脚下也並不怠慢，施展八步趕蟬輕功，緊接着凌空掠起，和仙人掌左浩，同時躍上大樹。

只聽東門子良的聲音從頭上傳來，低聲說：「沙兄，左師弟，快隱住身形。」

仙人掌左浩目光向四下略一掃射，疑惑的道：「師兄可是發現了甚麼嗎？」

東門子良道：「楊開源爲人狡詐，極工心計，他自告奮勇另抄小徑，可能已有發現，不然就是要咱們打頭陣，他好坐收漁人之利。咱們在這裡等上一會，他如果回頭趕來，咱們正好跟在他身後，相機行事，萬一他並不回頭朝這裡追來，咱們就跟着抄小路趕去。」

獨角龍王沙無忌聽得暗暗警惕，心想：這老雜毛果然心思縝密，自己武功機智，都不如他遠甚，看來和他合作，也得步步留神才好。心中想着，一面壓低聲音道：「道兄知己知彼，顧慮週到，兄弟望塵莫及！」

東門子良道：「沙兄好說，這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楊開源不重信諾，咱們不得不防他一着。」

正說之間，果然發現白衣崆峒等三人行去的那條路上，正有三團人影，疾馳而來！

夜色朦朧，雖然瞧不眞切，但楊開源號稱白衣崆峒，一身白衣，在夜色中極爲顯著，那不是他們去而復返，還有誰來？

仙人掌左浩怒道：「這廝當眞狡獪，要不是師兄識破他奸計，咱們豈不上了他的大當？」

獨角龍王搖搖頭道：「道兄果然料事如神，江湖上無論黑白兩道，總以信諾爲先，想不到堂堂崆峒掌門，竟是這般奸詐小人。」

東門子良凝目道：「他正往此地而來，咱們不可出聲！」

話聲未落，突見白衣崆峒三條人影，閃了幾閃，忽然隱去不見！

仙人掌左浩抬頭道：「師兄……」

東門子良冷笑一聲，低聲道：「快別作聲，楊開源爲人機警，此舉是怕咱們回頭跟踪，只要不見咱們動靜，他自會出來。」

大家對耗着過了一會，白衣崆峒不見東門子良等人回頭，果然又從暗處飄然走出，但他並沒朝這條路上走來，却返身朝通往那所茅屋的山徑上奔去。

東門子良心頭感到十分狐疑，一時那敢怠慢，立即飄落地面，打了個手式，悄悄隨後跟去。

白衣崆峒楊開源敢情沒想到東門子良一行，會跟在自己身後，是以雖然走得極快，但一路上不再掩飾行藏，白衣飄忽，大模大樣的走在前面。

東門子良不知他重返茅屋，用意何在？邊走邊瞧，只是遠遠跟踪，那知人影突然奇快無比向左側林中，一閃而逝！

東門子良怔得一怔，還當他發現了自己，不然，說不定前面另有情況，也趕緊身形一偏，往右側林中掠入。

藉着樹身掩蔽身形，探頭瞧去，原來前面不遠，正有一條高大黑影，在山徑上徐徐移動，每一舉步，脚下就發出「劈劈啪啪」的聲響！

仔細一瞧，那黑影經過之處，竟是山石爆裂作响，心頭不禁大驚，此人這是甚麼功夫？會有如此厲害？

這時白衣崆峒楊開源又在前面林邊出現，他似乎極其小心，起落無聲，貼着樹林而行！

東門子良也立即提氣凝神，悄悄跟了過去！

白衣崆峒不敢過份逼近！

東門子良也不敢過份逼近！

白衣崆峒和前面高大黑影保持了五丈距離。

但這七八丈距離，憑東門子良的目力，已可看清前面那高大黑影，原來是一個身披大紅袈裟的老和尙。

紅衣老僧脚步沉重，走得極慢，每擧一步，山石爆裂，「劈啪」作响，堪堪走近茅屋，兩扇木門，忽然無風自開！

茅屋中一片漆黑，燈火已熄，敢情祖孫兩人，全已入睡。

紅衣老僧連頭也不回，擧步朝門裡跨去，口中沉聲說道：「兩位大掌門人既然跟隨老衲而來，何不也一起入內坐坐，這般遮遮掩掩的，豈不有失兩人身份？」

話聲不响，却有若悶雷，直震耳鼓！

白衣崆峒楊開源和東門子良總究是一派掌門身份，被人家揭破行藏，再也躲不住身，儘管心頭凜駭，也只好從林中走將出來。

白衣崆峒回頭一瞧，看到東門子良，細目中射出一絲精光，冷漠一笑，道：「東門道兄也回來了？」

東門子良故作驚奇，拱拱手道：

「原來是楊兄，哈哈，兄弟因這位大師，武功入化，想是那一處叢林中得道高僧，不揣冒昧，意存一瞻寶相。」

白衣崆峒闊嘴一咧，皮笑肉不笑的道：「兄弟也正是此意，道兄請！」

說話之時，右手微微一抬，意似讓東門子艮先行。

東門子艮暗暗冷嘿道：「你分明瞧出這老和尚十分棘手，才讓我先行，我豈會上你的當？」一面連忙抬手道：「楊兄先請！」

白衣崆峒在互相謙讓之時，趁機嘴皮微動，用「傳音入密」說道：「以兄弟看來，此人武功詭異，定非正道中人，咱們不可大意！」

東門子艮也以「傳音入密」回道：「楊兄說得極是，此人大是蹊蹺，可能也爲追踪南嶽門人而來。」

白衣崆峒道：「必要時咱們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各出全力，務必把他除去。」

東門子艮道：「兄弟悉憑楊兄作主。」

兩人在這一瞬之間，互用「傳音入密」交談，口齒微微啓動，別人只當他們互相謙讓，自然一句也聽不到。

紅衣老僧却在此時已經打亮火種，點起油燈，回頭陰笑道：「兩位掌門人商量好了沒有，外面霜露正重，何不到屋中再說？」

白衣崆峒聽得心頭猛震，咧嘴大笑道：「東門道兄何須客氣？」說着和東門子艮並肩跨進茅屋。

這時獨角龍主沙無忌，仙人掌左浩和崆峒二蕭，也相繼走進茅屋。

紅衣老僧瞥過衆人，朝沙無忌合十道：「阿彌陀佛，原來沙幫主也在這裡，嘿嘿，眞是有緣！」

白衣崆峒這時就着燈光，才看清這紅衣老僧年在五旬以上，生得蒜鼻獅口，雙目低陷，濃眉如帚，短鬚如刺，鬚眉都呈棕色，心中方自一楞！

獨角龍王沙無忌已抱拳說道：「大師法號如何稱呼，請恕沙某眼拙。」

紅衣老僧陰陰一笑，道：「沙幫主雄霸一方，兩位掌門人均是一派之尊，老僧久仰之至，那會不識？」

他說話之時，大模大樣的朝中間一張板櫈上坐下，雙目微闔，緩緩的道：「至於老僧，嘿嘿，只是化外之人，諸位也許聽人說過，也許沒聽人說過……」

仙人掌左浩眼看紅衣老僧已是大不刺刺的坐下，自己大師兄却還站在那裡，臉上不禁隱現怒容，伸手取過一條板櫈。

東門子艮和白衣崆峒、獨角龍王打了個招呼，三人同在一條長櫈上坐下，仙人掌左浩，也和崆峒二蕭在另一條長櫈上相繼落座。

紅衣老僧聲音陰沉，繼續說道：「老僧嘉檀！」

他這四個字說得極低，但聽得在座諸人心頭猛地一震，嘉檀尊者，乃是西藏魔教長老，大家誰都有個耳聞！

東門子艮呵呵笑道：「大師原來是西藏高僧，貧道失敬之至！」

白衣崆峒接口道：「兄弟已有三十年不在江湖走動，但大師的法號，兄弟却早有耳聞，今晚能在這裡遇上，眞是幸會。」

嘉檀尊者微微抬頭，合十道：「兩位好說，其實當年泰山大會，老僧曾在人叢中，見過兩位，是以認識。」

白衣崆峒和東門子艮聽到他提到三十年前泰山大會，不禁臉上一熱，只因當年泰山大會才一開始，崆峒、華山兩派，全都遭淘汰。

嘉檀尊者似乎並沒發覺兩人臉色有異，依然續道：「前日在石鼓山，老僧也看到諸位，不過老僧只是瞧瞧熱鬧而已，是以並未現身和諸位相見。」

白衣崆峒道：「那麼今晚大師也是瞧熱鬧來的了？」

東門子艮聽得暗暗點頭，楊開源果然厲害，這句說話來自然，却有單刀直入之妙！

果然，嘉檀尊者給白衣崆峒順着他的話頭一套，不得不說出來意，只見他雙目乍睜，搖頭道：「今晚老衲是有爲而來！」

東門子艮忙道：「不知大師能否見告？」

嘉檀尊者微微一笑道：「老衲此來，和諸位大致相同，但似同又異。」

白衣崆峒臉上一無表情，口中却大笑一聲道：「那麼大師也是爲南嶽門人來的了？」

嘉檀尊者陰聲道：「老衲和諸位不同之處，並不爲了白衣劍侶夫婦的藏寶。」

獨角龍王沙無忌插口道：「大師爲了甚麼？」

他們在屋中這一陣大聲說話，敢情已把左廂婆孫兩人從睡夢中驚醒，只聽那老婆子吃力的喊道：「紅兒，紅兒！妳沒關上門？怎的外面有這許多人說話？妳快去瞧瞧，唉，三更半夜了，究竟他們是幹甚麼的？」

紅兒應道：「姥姥，我方才明明門上門，他們是怎麼開的？哦，燈也點起來了！」

兩人說話聲中，那叫做紅兒的村姑，用手背揉揉眼睛，跨下臥榻，只是朝客堂上遠遠的瞧着，似乎不敢說出來，口中喊道：「喂，你們是怎麼進來的咯，姥姥生着病，驚擾不得，前面山脚下，就有村莊，你們要借宿，還是到村莊上去吧！」

嘉檀尊者招手道：「小姑娘，妳來！」

紅兒身不由主的朝嘉檀尊者身前走去，但脚下似乎疲乏無力，兩隻眼睛望着嘉檀尊者，流露出並非心甘情願的模樣！

嘉檀尊者面露微笑，雙目微闔，只剩下一條細縫，但細縫中瑩然有光

，低沉的道：「妳說妳姥姥生病嗎？她眞的生了病是不是？」

他話聲極是柔悅動聽，竟有一股使人欲醉的音律！

白衣崆峒見他問得奇怪，心中方自一怔！

只見紅兒搖搖頭道：「姥姥沒有生病。」

嘉檀尊者笑了笑道：「這就是了，妳姥姥既然沒有生病，那一定是僞裝的了？」

紅兒點點頭，嘉檀尊者又道：「她僞裝生病，可是討厭我們？」

紅兒又點點頭。

東門子艮也聽得一怔，他見多識廣，心中恍然大悟，久聞西藏魔教擅長一種攝人心靈的「迷魂大法」，敢情他想在這村姑身上，套問口氣，心中想着，不由朝白衣崆峒望去，白衣崆峒微微搖了搖頭。

只聽嘉檀尊者又道：「她怕我們追問三匹馬朝那兒去的，其實妳也知道，對嗎？」

紅兒點點頭道：「三匹馬早就交給教裡的大哥們牽去了……」

左廂睡着的老婆子厲聲叫道：「紅兒，不准胡說！」

紅兒臉上神色，怔得一怔！

嘉檀尊者和聲道：「不要緊，她不會爲難妳的，妳也是白衣教門下嗎？」

「白衣教」這三個字，聽得白衣崆峒和東門子艮全都一楞，江湖上幾時又鑽出一個白衣教來？

但就在這一楞之間，嘉檀尊者右手忽然向空一招，哈哈笑道：「原來還是五毒教的人，老僧差點還走了眼！」

白衣崆峒急快擧目瞧去，只見嘉檀尊者手上拈着三支細如牛毛的淬毒飛針，回頭陰笑道：「老菩薩何用向一個小娃兒驟下殺手，老僧此來，其實並無惡意。」

廂房門口，站着一個滿頭白髮的獨目老嫗，她臉露獰惡，左手套着鹿皮手套，手掌中敢情緊握着一把歹毒暗器，右手執着一柄藍光閃鑠的淬毒緬刀，厲笑道：「你們苦苦相逼，莫怪老婆子出手毒辣，須知你們全在我『七步斷魂毒砂』射程之內。」

白衣崆峒、東門子艮、和獨角龍王沙無忌、仙人掌左浩、崆峒二蕭，全都大吃一驚，霍地轉過身去，擧掌待敵，萬一對方打出毒砂，只好冒險發掌。

嘉檀尊者却依然絲毫不動，端坐如故，徐徐的道：「老菩薩，自信一把毒砂，就傷得了在座之人嗎？」

白髮老嫗當然是獨眼乞婆區姥姥，她獨目閃鑠，獰笑道：「你可要試試？」

嘉檀尊者陰聲道：「老衲說過此來並無惡意。」

獨眼乞婆道：「你先把紅兒放下。」

嘉檀尊者微微一笑，朝紅兒柔聲道：「小姑娘，妳可回房去了！」

紅兒悚然一驚，如夢初醒，口中叫了聲：「姥姥……」

返身往廂房奔去，獨眼乞婆當門而立，一聲不作，飛起一脚，紅兒喊聲未落，又是一聲慘叫，迎面倒去！

嘉檀尊者雙手合十，口中低聲唸道：「阿彌多婆耶，多他奇多耶，多利伐他，阿彌利多婆咪，阿彌利多錫旦婆咪，阿彌利多皮迦伐多，阿彌利多皮迦伐誦，伽彌你，伽伽耨，吉多嘉利薩摩訶。」

他閉目誦咒，喃喃唸着梵音，敢情是在替紅兒超度極樂。

獨眼乞婆微一分神，徒覺左手「巨骨穴」上，微微一麻，一條左臂，登時若廢！

嘉檀尊者右手一招，陰笑一聲，道：「老菩薩請出來吧！」

獨眼乞婆發覺左臂被嘉檀尊者隔空點住穴道，心頭大驚，正待後退，已是不及，但覺隨着嘉檀尊者一招之勢，突然有一股奇大無比的吸力，一下把自己朝前吸去。

同時右腕一緊，手上緬刀，也被嘉檀尊者隨手取過，放到桌上，一面陰聲道：「女菩薩想來是五毒教的區姥姥吧？老僧只想知道被你們擄來的南嶽門人，現在何處？」

他這一下動作奇快，在座一干高手，誰也沒瞧清楚嘉檀尊者是如何出手的？在大家看來，好像是獨眼乞婆自己送上去的！

這當眞把白衣崆峒楊開源和東門子艮瞧得大驚失色，兩人互相對望了一眼，都爲他魔術似的武功感到不安。

不，驚駭的還不止在座的幾人。

尤其躲在地下密室中的蛇蝎教主溫如玉，她自從嘉檀尊者等人進入茅屋，上面的情形，她自然全都看得十分清晰。

她因陸翰飛武功已失，一時無法復原，姥姥要自己暗下「百日蠱」，好在「百日蠱」要過了百日，毒情才會發作，在沒有發作以前，看不出絲毫異樣，自己還可以慢慢再行設法。

但如今姥姥落到嘉檀尊者手上，情勢就急轉直下，一時當眞把平日極富機智的溫如玉駭得手足無措。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喝道：「還不把她放下？」

溫如玉急忙湊眼瞧去，原來不知何時，門口已多出一個文士裝束身穿月白長衫，面罩白紗的人。

因爲他面上蒙着白紗，是以瞧不出容貌，也無法估計他的年齡，剛才那一聲低喝，敢情就是從他口中說出？低沉之中，顯得有些冷漠！

白衣文士身後，分站着四個身穿綠色長衫的人，他們身材一般高矮，同樣佩着一口兩尺來長的短劍，面上均蒙一層綠紗，垂手而立，一聲不作。

嘉檀尊者話聲方落，忽然聽到喝聲，似乎也愣得一愣，因爲憑他的耳目，門口突如其來的出現了五人，居然會絲毫沒有察覺，來人身手之高，自可想見。

但當他一愣之後，忽然呵呵笑道：「老僧還當是誰，原來五毒教的蛇蝎教主親自趕來了，嘿嘿，老僧早已說過，此來並無惡意。」

他口中說着，右手依然扣住獨眼乞婆，並沒放開。

溫如玉見他把白衣文士當作了自己，心中不由暗暗好笑！

白衣崆峒楊開源、東門子艮等一干人，却只是站着不動，也沒人開口出聲。

白衣文士冷冷一哼道：「誰是五毒教蛇蝎教主？」說到這裡，忽然冷峻的道：「嘉檀，我叫你放下她，你放不放？」

他口氣居然這般託大，連魔教長老嘉檀尊者，都好像不放在他眼裡。

嘉檀尊者右手一鬆，獨眼乞婆一個身子「咕咚」跌倒地下，他緩緩轉過身子，雙手合十，陰笑道：「檀樾既非五毒教溫教主，請恕老僧眼拙，四十年來，在老僧面前，直呼嘉檀之名的，施主還是第一個人，施主若非自恃身份，便是自恃武功，兩者想必有其一，老僧洗耳恭聽。」

白衣文士依然低沉的道：「兩者都有。」

白衣崆峒楊開源先前看到白衣文士，早已認出正是昨晚放走夏侯律，和陸地神龍程元規對了一掌的白衣人！

但後來因嘉檀尊者說他是五毒教主，心中正感懷疑，此時經他這麼一說，証實自己所料不錯，因此想起昨日石鼓山前，暗中偷襲自己的可能也是此人。

暗想：嘉檀尊者號稱魔教第一高手，今晚倒有一場好戲可瞧了。

嘉檀尊者果然被他一語激怒，雙目乍然一睜，精光大熾，瞧白衣文士微哂道：「老僧在中原一躭二十年，江湖上各大門派掌門，和武林稍有名望的人，雖未全識其人，也都有個耳聞，檀樾這身裝束，老僧還從未聽人說過，檀樾自恃身份，老僧孤陋寡聞，但今日在座還有華山、崆峒兩位掌門，和雄霸一方的黔幫幫主在此，他們自然比老僧見多識廣，不知三位是否認識這位檀樾？」

白衣崆峒暗暗哼了一聲，心想：你這不是故意彎着圈子，拉上我們，楊開源豈是會被你利用？一面抱拳道：「大師垂詢，只是兄弟已有三十年不在江湖走動，十年滄海，人事全非，除了昔年有限幾位舊友，江湖上的情形，兄弟實在生疏得很！」

東門子艮也抱拳道：「這位兄台，兄弟還是第一次會面……」

白衣文士冷哼道：「你問這些人，如何知道我的身份？」

嘉檀尊者陰陰的道：「其實老僧早已猜到檀樾的身份了。」

白衣文士道：「你知道就好。」

嘉檀尊者大笑道：「老僧雖然猜出檀樾來歷，可惜白衣教主在武林中還是名不見經傳的人！」

他兩次提到「白衣教」，聽得白衣崆峒、東門子艮心下大奇，江湖上當眞從沒聽過還有一個白衣教。

白衣文士漠然的道：「你是否想試試？」

此人一開口，就狂傲無比，這話別說衝着大名鼎鼎的魔教長老嘉檀尊者而言，即使江湖上二三流的人物，也無法嚥得下去！

嘉檀尊者合十道：「老僧正想見識見識。」

白衣文士衣袖微微一抬，朝身邊一個綠衣人吩咐道：「你出去接他幾招。」

綠衣人應聲走出，往中間一站，蒙面綠紗裡面，隱隱射出兩道精光，盯着嘉檀尊者，一聲不發！

嘉檀尊者見他只叫手下的人和自己動手，心頭大是憤怒，雙手合十，一股陰勁直朝白衣文士身前撞去！

綠衣人大喝一聲，舉手一掌，平胸推出，掌力剛猛異常，激起一片銳利風聲！

嘉檀尊者逼出的暗勁，正好被綠衣人擋住，陡覺一陣剛猛力道，硬把自己陰柔之勁接下，不禁心頭一震！

暗想：對方只是白衣教主的一名隨從，居然接下自己五成力道，今晚如若敗在他們手下，魔教盛名，豈不是掃地？

當下一吸丹田眞氣，把逼出去的力道收了回來；他的功力已到收發由心之境，一發一收，只不過刹那的工夫。

綠衣人接了嘉檀尊者一股暗勁，突覺心神一震，綠色長衫無風晃動，也立即凝神運氣，蓄勁待敵。

這一招上，他雖然把對方陰柔潛力化解開去，但心神搖撼，接得勉強，但嘉檀尊者却依然若無其事。

白衣文士背負雙手，冷冷一哂，道：「名震西域的魔教長老，原來只是仗着偷襲爲勝。」

嘉檀尊者臉上一熱，陰笑道：「老僧只是想試試檀樾功力，不過使了五成力道，如果老僧存心偷襲，只怕這位早已承受不住了！」

白衣文士道：「那也未必見得，十招之內，只怕你無法傷得了他。」

嘉檀尊者道：「即如檀樾所說，那麼十招之外呢？」

白衣文士仰頭向天，漫不經意的道：「只要再加上一人，二十招之內，就不會落敗了。」

嘉檀尊者大笑道：「武功一道，並非一加一就是二，照檀樾這般說法，他們四位齊上，豈非就可支持出四十

招外了？」

白衣文士哂道：「四人齊上，已可接住你五十招，綽有餘裕。」

嘉檀尊者道：「那麼就要他們一起上吧！」

白衣文士不耐道：「我無暇和你多說，你只要能在十招之內，勝得我綠衣侍衛，咱們撤手就走。」

嘉檀尊者方才已試出綠衣人武功雖然不弱，但如果只有對方一人出手，自問還用不到十招，即可勝他，這就點頭道：「老僧悉憑檀樾吩咐，就以十招爲限，老僧不能取勝，便算落敗。」

白衣文士不再說話，只是點了點頭。

嘉檀尊者緩緩走出兩步，距綠衣人三尺左右，停了下來，陰陰的道：「施主請出手吧！」

綠衣人方才和他拚過一掌，知道對方修爲深厚，憑自己的功力，最多也只能接得五六招左右，如想打滿十招，不分勝負，實是大難，那麼這先發的一招，就非常重要了，因爲如能搶得先機，即可沾光不少，當下抬頭道：「那麼你小心了！」

話聲才落，脚踏奇門，左手揚處，一掌竟從側翼拍出，他這一掌潛力如山，立時激得滿室風捲飄翻，砉然有聲！

嘉檀尊者知他純以陽剛之力見長，不願和他硬接，身子一側，左掌斜斜一帶，發出一股陰柔勁力，把對方掌力，帶開一旁；當胸右手，突然屈指輕彈，數股陰勁，橫襲而去！

綠衣人不假思索，左脚斜退半步，左掌迅收，護住中下盤；右掌一招「手揮五絃」，掌力發出，「呼」的一聲，把襲上身來的數股陰柔之勁，全部抵住！

嘉檀尊者陰嘿一聲，屈指輕彈的右手，五個指頭忽然伸得筆直，向前微微作勢！

綠衣人發出一招「手揮五絃」，堪堪把對方數股陰柔勁力接住，但在這一瞬之間，陡覺這幾股陰柔力道，微微一緥，突然轉變爲陽剛勁道，對方五道奇重如山的指力，已壓上身來！

要知一個人所修內功，路數各有不同；有的人以陽剛之力見長，發掌出招，講究碎石裂碑，以威猛取勝。有的人却走陰柔一路，攻拒之間，以無聲無息的暗勁傷人。這兩種功夫，各有所長，極端相反，一個人不可能兩者兼練。

綠衣人因嘉檀尊者彈出指風，突然化柔爲剛，心頭不禁大凜，猛地吐氣開聲，右掌貫注全力，運勁前推，但已是遲了一步，只覺心氣浮動，被逼得連退了兩步。

嘉檀尊者那肯錯過機會，紅衣飄動，大踏步跨出一步，左掌閃電拍到！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長興鐵舖老闆龔江是有名的打鐵匠，收了方瑟為學徒，專門打造各種兵器，一天來了漠北雙凶賀子龍、子虎訂造六十支奪魂神釘，還指定要方瑟送去。龔江只答應造三十支，而且是假的，臨送去前，叮囑方瑟注意應對。並說出自己的計劃——等他回來，便將鋪子賣去，自己遠去他方，介紹方瑟先投身到江南大俠那裡學藝去……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可飛・圖

紫電青霜

蘋姑娘戲弄　黑小子當災

方瑟珍愛地撫摸着劍鞘，躬身道：「師父，多謝你老人家了。」

龔江道：「這枝劍我反正留了無用，送給你以後，如果你他日有所成就，老夫就很滿意了……」

他含笑望着方瑟道：「這柄軟劍名喚『青鍊』，在劍柄與劍鞘尾處都有銅扣，你可以把整枝劍環在腰際，只要在外面罩着衣服，便不會被人發現，要知一件寶物，人人都會想得到，最容易引起貪念，當你的武功不足護持此劍時，萬萬不可露於人前，以免遭致殺身之禍。」

他的話聲愈來愈嚴厲，方瑟凜然受教，道：「瑟兒多謝你老人家教誨，一定切記心中。」

龔江把那枝從包袱取出的奪魂神釘放回布裡包好，交給方瑟，道：「瑟兒，這枝神釘也交給你了，你可以細心觀察它的構造，想出使用之法，或者破解之法，他日對你總是有所幫助。」

方瑟沒有依言接過奪魂神釘，搖頭道：「師父，這種歹毒的暗器，瑟兒不想使用……」

「瑟兒，你的想法錯了。」龔江肅然道：「這種暗器固然歹毒，然而用之懲治惡人則為正途，用之殺害好人則為邪途，端視持有人之心術如何，老人相信你的本性善良，絕不會用這種暗器殺害無辜，所以放心交給你，希望你能替武林除惡，為江湖造福。」

方瑟惶然接過那個布包，道：「師父，你老人家太看重瑟兒了……」

「不錯，老夫是很看重你！」龔江道：「但願你不會使老夫失望，時時策勵自己。好了，老夫也要歇息，你可以回房了，天亮後還有事要做。」

方瑟站了起來，正要向龔江行禮退出，只聽龔江又道：「瑟兒，你把軟劍和神釘藏好再出去，若是阿德他們問起，你就說老夫喚你來吩咐明天送釘之事，千萬不能告訴他們青鍊軟劍之事。」

方瑟不敢多言，唯唯諾諾的把軟劍和神釘藏好身上，方始躬身離開。

他走在那條狹窄的通道上，心中不住地暗暗思忖着龔江所說的話，他決定自己在到了江南大俠那兒之後，一定要好好的練武，並且在有生之年尋求更高的絕藝，才能不使師父失望……

想着想着，他來到自己的房前，當他舉步跨進房門的剎那，他已看到有一個人坐在自己的床上。

脚下微微一頓，他問道：「德明哥，你有什麼事找我嗎？」

陳德明見到方瑟進來，笑了笑，問道：「瑟弟，師父找你去說些什麼？」

方瑟立即記起了龔江所囑告之事，搖了搖頭，道：「沒什麼，他老人家只是說出要把這間鋪子賣出去，除此之外就沒什麼了。」

陳德明疑惑地望着方瑟，道：「他老人家開得好好的鐵舖，為什麼要賣掉？難道就是因為下午來的那兩個江湖客？」

方瑟道：「詳細的情形我也不知道，不過師父明天會向我們交待清楚的……」

陳德明冷冷道：「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吧，瑟弟，師父最寵愛你了，難道沒有把詳情告訴你？你又何必瞞我呢？」

方瑟見到陳德明變了臉色，他也把臉一沉，道：「德明哥，師父要我們早點歇息，天亮之後，還要工作，你請吧！」

陳德明愕了一下，終於沉着臉，氣沖沖的走了。

方瑟跟在他的身後走到門口把房門關上，只聽過通道傳來陳德光的聲音道：「他說什麼？」

陳德明憤憤道：「那小子必懷詭詐，不肯把師父的決定說出來，硬是推說不知道……」

「他媽的！」陳德光怒道：「我去揍他一頓。」

「你別說打架了，你我都不會是他的對手，」陳德明壓低了聲音道：「師父喜歡他，一定把賣了房子的錢全都給了他，我們什麼都分不到……」

陳德光低聲道：「這怎麼辦？」

陳德明道：「我們到房裡去再商量一下……」

方瑟聽到這裡，便聽到一陣輕微的脚步聲漸漸遠去，直到消失。

他曉得這兩個寶貝師兄已經回到天井旁邊的房裡去商量了。

默然的站立在門前好一會，方瑟嘆口氣，把門閂上，暗暗忖道：「他們的心胸多麼狹窄，還以為我是貪着師父賣房子的錢，不曉得我有志於天下，想要做一番震動武林的大事，這種人也沒什麼好跟他談的，反正師父賣了房子會把錢分給他們。」

他走到床上，盤膝而坐，本來想要練一會坐功，那知心中思潮翻湧，久久不能入定，一直聽到遠處傳來敲過二更的聲音之後，方始定下心來。

等到他從定中醒來，他已聽到前面的風箱抽風之聲，他曉得工作又已經開始了，連忙躍下了床，啓開房門走到天井，匆匆的洗了臉，便挑滿了兩桶井水，走回鋪中。

這兩年以來，所有的水都是由他每天清晨挑滿的，一方面是為了打鐵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龔江為了訓練他的腰力，特別命他這麼做的。

當方瑟挑着那兩隻滿盛井水的鐵桶，輕快的走回鋪面時，只見龔江站在風箱之前，正在用力抽拉着，爐裏的火焰旺盛地晃動着，映在他的臉上，使得他額上的皺紋和臉頰有些垂落的肌肉顯得更加清楚了。

方瑟心頭突然掠過一種難以言喻的感情，他默然一會，道：「師父，讓我來拉風箱！」

龔江好似在沉思，他的眼睛一直凝望着爐裡晃動的火燄，竟然沒有發現方瑟進入室中。

猛一聽到方瑟的話，他微微一愣，抬起頭來，哦了聲道：「瑟兒，你起來了？」

方瑟道：「師父，讓我來幫你拉風箱……」

「不用了，」龔江道：「火已經夠旺了，你把石槽裡的水倒滿就行了。」

方瑟應了一聲，俯身把桶裡的井水倒進石槽。當他倒完了水，陳德明和陳德光兩人，也趕到了。

他們師徒四人就在這天色未明之時，又開始了打造奪魂神釘的工作，中間除了食用由隔壁飯店送來的稀飯包子之外，其他的時間可說是停下來擦一下汗都沒有，這麼一直工作，只費了兩個多時辰，就已把剩下的十二支奪魂神釘打造完畢。

龔江把奪魂神釘一一裝回木盒之內，然後交待方瑟道：「瑟兒，你馬上把這三十支奪魂神釘送去柳雲山莊，若是賀氏雙凶要留你在那兒，你可告訴他店裡人手不夠，若是要在短期之內，把其餘的卅支做好，就不能少了你，他們一向是驕橫慣了，老夫認為他絕對不會怕你跑了，一定會放你回來的，記住，千萬不可以跟他們頂撞，免得惹出其他麻煩。」

「是，瑟兒曉得了，」方瑟道：「待我去換件衣裳再去，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頂好不過了，」龔江道：「最好你的臉上再抹點煤炭，裝一裝傻樣子，那就更錯不了。」

方瑟怔了一怔，立刻便已領悟出龔江話中的用意，伸手在地上抹了兩下，然後把煤灰抹得滿臉滿脖子都是，又故意的弄亂了頭上的髮髻，讓頭髮蓬亂起來。

頓時，他變得跟個在大街上要飯的叫化子一樣，身上臉上全是黑汚一片。

他望了望站在旁邊發楞的陳德明和陳德光兩人，躬身對龔江行了一禮，道：「師父，徒兒去了。」

龔江微笑道：「瑟兒，你要小心，快去快回。」

方瑟應了一聲，捧起木盒，走出了長與鐵舖。

這時早市剛完，距離正午還有一個多時辰，街上的行人並不很多，他們見到方瑟這副樣子，全都皺眉掩鼻，紛紛走開，有些認出方瑟的，全都以詫異的目光望着他，顯然都不了解方瑟為何要打扮成這副模樣上街。

方瑟望着自己那被陽光拖長的影子，心中忍不住好笑，他的視線一直凝注在前面不遠，唯恐左右顧盼時，會引起熟人的好奇，而不住追問。

他的脚下愈走愈快，好在也沒有人敢擋他的路，是以沒多一會兒工夫，便已出了西城，來到一條大路上。

這條大路全是以黃土舖上細沙築成的，行走起來，脚下沙沙輕響，不沾一點灰塵，非常舒適。

方瑟曉得這條大路直通柳雲山莊而去，乃是秦大官人獨資築成的，路旁新植的楊柳，每一株都有人那麼高，婀娜的柳枝正隨風飛舞，雖說此時柳葉已在逐漸凋落，方瑟却還記得當春天來臨時，綠柳舞風，柔枝萬縷的美麗情景。

他若非聽到師父說起柳雲山莊的秦大官人，便是天下九大凶人中的鬼斧神鞭秦鵬飛，他眞不會相信樂善好施的秦大官人竟是武林的惡徒。

是以他覺得人世之間許多事情眞是令人難以了解，有的人面慈心惡，有的人面惡心善，有的人胸襟開闊，以天下爲己任，有的人則是銖錙皆計，只要佔上一分便宜便高興……

他正在忖想這些有關人性的問題，無法獲得解答之際，已不知不覺來到柳雲山莊之前。

柳雲山莊是背着青山所建，四面全是稻田，莊院的四週植有高逾數丈的痲竹，那根根痲竹，全都粗逾人臂，在風中搖曳，頂端不時發出「軋軋」的聲響。

方瑟站在柳雲山莊之前，目光從兩旁木柵移過，自半掩的鐵門望將進去，只見裡面房舍櫛比鱗次，排列整齊，一直蜿蜒到山邊爲止，看來至少有數百間之多。他的目光從正中那間巨屋的寬廣的廣場收回，落在兩旁的木柵上，只見那一根根緊連的柵柱，每一根都比海碗要粗，高有丈許，頂端稍尖，還繞有鐵刺。

他暗忖道：「這秦大官人可見不是個好人，否則他又爲何要把這兒佈置成如此森嚴？」

這個意念剛自腦際閃過，他已見一個身穿灰色短衫，灰色長褲上捆着黑布索的中年大漢自鐵門後走了出來。

那個灰衣大漢望睨了方瑟一眼，道：「叫化子，你到這兒來做什麼？離吃飯的時候還早呢，沒有剩飯給你，你等會再來吧！」

方瑟道：「我並不是來要飯的，是來送東西給人。」

「你不是來要飯？送東西給人？」那個灰衣大漢詫異地道：「我看你在門口站了好一會兒，你也沒進來……」

方瑟道：「看到這裡這麼多的房舍，小的怎麼敢隨便闖進去？」

「小子算你運氣好，不然你這條命可就留在這兒了！」那個灰衣大漢把手一伸，道：「你有什麼東西要送人，拿出來吧！」

方瑟道：「這盒奪魂神釘是漠北雙雄在敝店裡訂製的，請交給他們！」

那知將木盒一遞出來，那個灰衣大漢的臉色已是一變，趕緊縮回了手，道：「你怎麼不早說是賀爺要的奪魂神釘？快跟我來。」

方瑟嘴裡嘟囔着道：「你自己又沒問我，要我怎麼說？」

他說完了這句話，已聽到那大漢說道：「你不要站在那裡嚕嗦好吧？快隨我來。」

方瑟故意說道：「我在見到賀大爺之後，要不要跟他說你不許我進來，要我走開？」

那個灰衣大漢嚇了一跳，道：「小兄弟，你千萬可不能這麼說，我並沒得罪你是不是？你又何必使我難堪呢？」

方瑟道：「既然你怕我說話，還是你送進去給他吧！」

「這怎麼可以？」那個灰衣大漢道：「賀大爺來的時候跟我們老爺交待過的，非要你親自交給他老人家不可，小兄弟，求求你別再找痲煩，好嗎？」

方瑟笑了笑也不再多言，隨那灰衣大漢走進莊裡去，他一踏進門裡，只見木柵之後兩邊都築有石牆，牆上嵌着一枝枝鐵叉，叉上繫有細鐵絲，一直繞向竹林而去，那些鐵絲上每隔兩尺左右便懸着一個圓形的鐵罐，不曉得是做什麼用的。

那個灰衣大漢領着方瑟繞過廣場，向着右邊的房子行去，他們穿過一個練武場，進入一條長長的迴廊。

方瑟走進迴廊之時，猶自不住回頭往練武場望去，在他的心中，他是頗爲羨慕那些練武的漢子，能有如此美好的環境學藝。

他們過了迴廊，來到一個花園裡，那個灰衣漢子吩咐方瑟站在石板路等着，他逕自走進那圓圓的月亮洞門裡去。

沒有多久，他又從裡面行了出來，道：「小兄弟，我已把你的事情傳報進去，兩位賀爺正在練功，還有半個時辰才能完，你就在這兒等着吧！記住，可不能亂跑。」

方瑟點頭答應，那個灰衣漢子又從原路行了出去。

方瑟站在園裡，默然等待中，覺得有些無聊，暗道：「師父趕得那麼急，連覺都沒睡好，結果總算是把三十支神釘打好，誰知却送得太早了，還要在這兒等上半個時辰……」

他的思緒轉動，很快又想到這三十支神釘並非眞的，漸漸心中有點緊張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他突然聽得不遠之外，傳來一陣如鈴的笑聲，他循聲抬頭望去，但見花園右側的一座閣樓上，正有兩個少女倚着敞開的窗檻上，朝下面望來。

那兩個少女全都長得美麗非凡，一個身穿鵝黃色夾襖，頭梳雙鬟，看來只有十五六歲大，另一個穿一襲淡青色的羅裳，外面加披一件紫色披風，劉海垂額，瑤鼻朱唇，嘴角長着一顆綠豆大的黑痣，年紀較那黃衣少女要大上兩歲，模樣也比她要標緻幾分，更有一種成熟的風韻。

她的手裡抓着一個紅紅的蘋果，臉頰也是紅馥馥的，襯着淡青羅衫，眞是美逾天仙。

方瑟在猛一抬起頭來時候，立即便看到這兩個少女臉上笑靨，緊接着他的目光便被那青衫少女所吸引，一時之間也忘了羞怯，忘了害怕，目光緊緊盯着她不放。

那個青衣少女臉上的笑意一凝，盈盈的眼波漾動，也不曉是譏笑方瑟的傻樣還是爲他那臉頰烏黑，滿身的骯髒樣子感到好笑。

「噗嗤」一聲，那個青衣少女已忍不住笑了出來，道：「蘋姑娘，妳看他邋遢樣子，眞是好笑！」

那個青衣少女柔聲道：「小荷，不要譏笑人家，人窮一點有什麼好笑？」

「蘋姑娘，」小荷道：「妳看他那張臉，就像剛跟閻王挖好煤，從地獄裡跑出來的黑面鬼一樣……」

那個青衣姑娘聽他形容得好笑，也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她這一笑眞是花枝招展，秀靨生春，方瑟目瞪口呆之餘，已覺察到她們是在笑自己，於是不好意思的低下頭來，想要轉過身去。

「喂！」一聲輕呼傳進他的耳裡，方瑟愕了一愕，抬起頭來，只聽那青衣少女道：「你接住。」

方瑟還沒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已見到青衣少女從閣樓之上揮了一下玉手，把手裡的那隻又紅又大的蘋果拋了下來。

方瑟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而然的伸出手來，接住了那隻蘋果。

他不曉得那個青衣少女爲什麼要把這個蘋果丟給自己，當他看到紅紅的蘋果上被咬去的一塊小小的痕印時，他的心裡突然起了一陣莫名的激動。

抬起頭來，當他再度向那敞開的窗戶望去時，他發現那兩個少女已經自那窗口隱沒。他緩緩的把手裡的蘋果湊在鼻端，聞到一股醉人的清香，他的記憶倏然又在這紅色的蘋果上映現出來了，那一段記憶非常清楚，他第一次吃這麼又紅又大的蘋果時，是在五歲的那年，他還記得當時媽媽把蘋果交在他的手裡時，曾對他說過這種蘋果是產於煙台。他的嘴裡喃喃道：「像這種又紅又大的蘋果是產於煙台的……」

這句話還沒從他嘴裡完全唸出來，他已聽得耳邊響起一聲尖嘯，接着身上似被電光擊中，又痲又辣，他的身上一痛，已被一條烏黑泛金的軟鞭纏住了腰，抛出數尺，撞倒在牆脚的石墩上。

方瑟重重的摔落在牆角，若非是他練了兩年功夫，這下就可以受到內傷而爬不起來。

不過平日龔江傳授給他的幾套拳法都是外家拳法，所注重的不單是打人，並且也要能挨得起揍才行。

龔江對於方瑟極爲看重，授藝之際，不僅傳以內功，而且還把他在無意中得到的少林派洗身淬骨的一種藥方，提供給方瑟練拳時洗身之用。

因此方瑟練了兩年的拳法，打人的招術雖僅是那麼幾手，挨打的本領却是高人一等，就連漠北雙凶那等武林凶人在與他動手之下，也不由得爲之大吃一驚，而生出收徒之念。

方瑟的身軀被那自身後倏然捲來的軟鞭纏住，重重的抛起半空，摔落在靠近牆角的地上時，他手裡握着的那個蘋果並沒有被他拋去，反而把左手持着的木盒抓握不住，而脫手丟在數尺之外。

方瑟愕了一愕，很快便挺身自地上躍起，他的目光一閃，只見在兩丈之外站着一個身穿着淡藍綢衫，頭戴藍色武士頭巾的年輕人。

他的目光一落在那年輕人身上，心中立即浮起一絲厭惡的感覺。

其實那個年輕人面貌長得倒也端正，只不過眉毛濃黑似刀，頗重煞氣，兩眼也過於小了點，以致顯得稍爲狡詐罷了，若不挑剔他這兩個缺點，他該算是頗爲俊俏的年輕人了。

方瑟曉得自己所厭惡的既不是對方臉上浮起的憤怒之色，也不是因爲自己剛挨了一鞭所致，而是一種發自心底的直覺。

一個人往往會沒有理由的去喜歡他人，也會說不出理由的去憎惡另一個人，這是無法可以加以解釋的，只可以說是沒有緣份。

——當然這是一種不太具體的說法，只是在無法解釋的情形下所作的解釋吧了。

那個年輕人起先見到方瑟竟能從地上爬起來，臉上顯得頗爲驚訝，很快地他便又看到方瑟眼中所流露出來的那份厭惡的神情。

他的臉上所浮現的驚容，立即便轉變强烈的憤怒，大聲道：「黑小子，你……」

他往前衝了兩步，已看到方瑟的手裡緊握着那個已咬了一口的蘋果，心中憤怒之情更加劇烈了，語聲未了，手腕急振，那根拖在地上的軟鞭立即有似一條長蛇騰飛而起，向着方瑟射去。

方瑟見對方揮鞭擊來，急忙閃身挪開，可是他的身形剛動，鞭影飛閃，挾着尖嘯之聲，已向他的面門急速的抽擊而至。

方瑟是嚐過這條軟鞭的滋味，雖說筋骨强韌，身上着鞭之處却也衣衫破裂，肌膚疼痛。

他曉得自己若是被這一鞭抽中，臉上的肌肉馬上會綻裂而開，變得不成人形，是以他一見鞭影飛舞，勁風刺面，左臂忙往上一舉，護住面門，身軀急挪，向右方斜飛而去。

「啪」的一聲，方瑟的左臂已被鞭梢擊中，頓時左臂一痲，碎布飛裂，

着鞭之處滲出鮮血。

他發出一聲輕哼，身形依舊斜斜竄了出去。

那年輕人冷哼一聲道：「你能跑到那裡去？」

話聲之中，軟細的鞭尾在空中迴響起一聲尖嘯，有如靈蛇繞空飛竄，鞭尾挾着勁風已向方瑟手裡緊握着的那蘋果擊來。

方瑟的身軀一站穩，耳邊已響起長鞭急嘯之聲，右手握着的蘋果已被擊碎，他的手掌彷如抓着一根燒紅的鐵棒，燙得忙不迭地把手一摔，握在他手裡的兩片蘋果，立刻被他摔落在地上，爛成一團。

方瑟的目光一凝，落在原先鮮紅可愛，如今却已變成一團爛渣的蘋果上，他臉上的肌肉不由得起了一陣抽搐……

他所難過的倒不是沒有吃到那個蘋果，而是珍惜那送蘋果給自己的少女所給予他的一份溫馨感受。

這不僅僅使他覺得自己受到侮辱，在他的心底，認爲也連帶着那綠衫少女都受到了侮辱。

這個意念一浮現腦際，他只覺心中充塞着一股無可發洩的盛怒，使得他把來時龔江所說的那番話，全都拋於腦後了。

他深吸口氣，讓眞力佈滿全身，左掌護住胸前，右手微垂腰際，緩緩的向着那年輕漢子行去。

那年輕人一連幾鞭都得心應手，抽得方瑟身上好幾處傷痕，他的嘴角開始浮現起殘酷而得意的笑容。

這絲笑容剛剛自微咧的嘴角漾開，他便見到方瑟擺出那怪異的架式，向着自己緩步行來。

頓時，他臉上的笑容一斂，眉梢之間凝起冷煞之色，沉聲道：「小子，你敢情不要命……」

方瑟道：「小子，你欺人太甚了，我今天非要教訓你一頓不可！」

那年輕人冷嗤一聲道：「你要教訓我？嘿，你可曉得這是什麼地方？小爺是什麼人？」

方瑟的目光注視着對方，尤其是注意着對方右手握着的長鞭。

他聞聲應道：「我管你是誰？就算你是龍王太子，我今天也要揍你一頓。」

「嘿嘿！」那年輕人冷笑着道：「好個狂妄的小子，竟敢到柳雲山莊來撒野，你也不看看我何凌風是什麼人……」

他這句話還未說完，方瑟已急躍而起，衝到他的身前，右拳斜撞而出，向着何凌風的下頷擊去。

何凌風根本就沒把滿臉烏黑的方瑟看在眼裡，他只是籌思着該如何耍弄方瑟一番，使之受到重創，然後再抓他起來，押交師父處理。

是以他手裡雖然握着長鞭，却一直都沒有出手，他沒料到方瑟膽子那麼大，竟敢出手先攻擊自己。

心中微凜，方瑟那一拳已挾着一股勁風，擊向他的下頷。

何凌風上身往後一仰，左掌往外一撥，底下飛起一脚，朝着方瑟的小腹踢去。

他這下用起腿來的原因，是由於方瑟一個急衝，進入他的長鞭的防禦範圍之內，使他手裡握着的長鞭已經失去攻擊的作用，逼不得已才抬腿踢出。

在他以爲自己距離方瑟如此之近，倏然飛腿踢出，對方絕難逃避得了，就算方瑟能夠事先警覺而躲避開去，他也可以使用手裡的長鞭了。

那知方瑟出手之時，左手護住胸前，就是防他這一腿的，何凌風底下飛起一脚，方瑟左手已閃電般的往下一沉，拍在對方的脚上。

「啪」地一響，他的左掌拍在對方腿上的迎面骨，抵消了何凌風踢來的那股力道。

隨着兩股勁道的相互衝擊，方瑟手腕一翻，已擒住何凌風的脚跟。

就在這個同時，他那擊出的右拳也已被何凌風左手抓住，他只覺手腕上一緊，有如上了一道鐵箍。

方瑟知道自己的脈門若是一被對方扣住，將會發不出絲毫力道，那麼落敗的也將是自己了。

他低嘿一聲，右手猛一急旋，左手抓緊對方的脚跟，把何凌風的身軀舉了起來，托過頭頂，重重的往身後急摔而出。

他這一下力道用得非常巧妙，招式也很怪異，根本就不屬於正常的拳術，而是摔跤常用的手法。

何凌風又怎會料到方瑟突然會來這麼一手，他那隻緊握方瑟的左手，還未來得及放鬆，碩壯的身軀已從方瑟的頭頂盪過，悠悠忽忽的跌將出去。他忍不住一聲驚叫，想要提氣轉身，却已是晚了，肩背首先着地，摔落在八尺之外，一直滑撞到牆角方始躺在那兒。

方瑟把何凌風摔出之後，心中稍爲快意，他的脚下一旋，正待轉過身來，防備着何凌風還有餘力攻擊自己，却已聽得一陣脚步聲急響而起。他的目光一閃，只見十幾個勁裝大漢從甬道裡蜂湧而來。

方瑟曉得自己在面對這十多個勁裝大漢的攻擊，若不選擇一下有利的地形，必將被圍住而遭到殺身之危險。

是以他的神色一凜，身形一側，緩緩的向着靠閣樓的那堵牆移去，這樣，他就可以避免來自背後的攻擊，全神應付那些勁裝大漢了。

那些勁裝大漢有的手裡持有鋼刀、長棍、有的空着手，每一個人頭上都流着汗，身上沾有灰塵，顯然都是從練武場聞訊趕來的。

他們奔來之時，正好看到方瑟把手握長鞭的何凌風高高舉起，摔落地上，頓時全都爲之一驚，同聲發出嘩叫之聲。

他們脚下一頓，全都看了方瑟滿身都是污黑一片，就跟煤坑裡的工人沒有兩樣。

若是在往常，沒有一個人會在乎方瑟，早就挺身而上了，此時，當他們親眼看到方瑟竟然把莊主的二弟子空手打得跌倒地上，爬不起來，全都心生凜意。

尤其是方瑟那副樣子，使得他們更加莫測高深，不曉得眼前這個「黑人」到底是何方神聖？那處高人？

以致他們眼見方瑟緩緩向着圍牆移去，却沒有一個人敢圍上前去。

就在這個時候，何凌風已緩過氣來，他摔了摔頭，目光一掃，已看到這種情形。他大喝道：「你們這些蠢材，站在那裡做什麼？還不把他圍起來？」

那十多個大漢聽到呼喝聲，不敢不應，一齊手舉兵刃，緩緩分散開來，向着方瑟包抄過去。

方瑟手無寸鐵，眼見那些大漢圍了上來，心中頗爲緊張，他的目光轉動，想要找一枝可以握在手裡的東西，却只見方才自手裡摔落的那個盛放奪魂神釘的木盒，就在脚前不遠。

他的脚下向着木盒移去，很快地拾了起來，然後啓開盒蓋，自裡面取出一枚奪魂神釘，大喝道：「你們那個敢上來的，我要他嚐嚐奪魂神釘的滋味。」

那些大漢都是柳雲山莊的武士，許多都是在江湖上混過一段時候的，怎會不曉得漠北雙凶仗以成名武林的奪魂神釘？他們也不知眞假，一見方瑟手裡持着那枝怪異的暗器，都嚇得紛紛後退。

何凌風剛自地上爬起，正在活動筋骨，預備給方瑟一個重大的打擊，以消去心頭之恨。

他被方瑟從頭上摔落地下，把衣服也擦破了，背上擦破一大塊，跌得滿身酸痛，連手裡握着的長鞭也脫手掉落，這下正想提起地上的長鞭，猛然之間已聽得方瑟的一聲大喝。

他的心中一跳，凝神望去，但見方瑟手裡果然捏着一枝錐形的暗器，不由大駭，忖道：「這個黑臉小子一副邋遢的樣子，難道會是兩位賀師叔的徒兒不成？絕不可能的……」

他的思緒急轉，已看到那些大漢畏縮着退了回來，眼看這個場面將會無法收拾，他這張臉也將沒有地方可以放下來了。

暗暗咬了咬牙，他揚聲道：「你們這些蠢材，竟然被他一句話給嚇倒了，你們難道不曉得奪魂神釘是賀師叔的成名暗器，又怎會在這小子身上，他分明是胡說！」

他的話聲一頓，俯身拾起地上的長鞭，順着仰身之勢，揮鞭急掃，咻地一響，鞭梢舒捲，帶着一股勁風，向着方瑟掃去。

何凌風狡詐異常，他在揮鞭之時，已藏身在兩個大漢的身後，就算這一鞭擊不中方瑟，而引起對方發出奪魂神釘，也不會傷害到他本身，所以才敢這麼做。

方瑟拿出奪魂神釘出來，根本就是嚇唬他們的，他連捏住這種特殊暗器的方法都不對，更何況發射了。

他沒料到何凌風的膽子如此之大，竟然在奪魂神釘之威脅之下，依然敢揮鞭擊出。

鞭聲一響，他還不知要如何是好，右手一疵，那枝奪魂神釘已被細細的鞭尾掃中，掉落地上。

那些大漢一見到方瑟連手裡捏着的奪魂神釘都被掃落，全都爲之一振，向前圍了上去。

方瑟看到這種情形，曉得自己是弄巧反拙，這下反而被他們看穿了，眼見一場惡鬥是絕對無法避免得了。

他深吸口氣，定了下神，把手裡的木盒往脚邊一擺，雙手護胸，便待挺身迎敵。

猛地，一聲沉肅的大喝傳來：「住手！」

方瑟只見那些湧將上來的大漢一聽喝聲，齊都臉色大變，如同潮水般的退下去。

他忍不住移轉目光，循着聲音傳來的方向望去，但見石階之上的房門口站立着三個長衫客，其中兩人臉色冷肅，身着青衫的正是漠北雙凶。

另外的一個紫色面膛，相貌威嚴的中年胖子，身上則是穿着一襲紫金色的錦袍，方瑟雖沒見過，却從他那威嚴的神態可以揣測到他一定是柳雲山莊的莊主，嘉興城裡無人不知的秦大官人。

若非是聽龔江說過，方瑟眞不會相信這個臉圓圓，肥胖身材的錦衣人會是武林中有名的凶人，鬼斧神鞭秦鵬飛。

因爲秦鵬飛無論裝束、身材、面貌，都不像是一個在江湖上過着刀頭舐血的日子的武林人物。

而是像在大城市裡做買賣的大商賈，或者歸隱納福的員外郎。

他的全身上下，若是有一絲地方沾上武林人物味兒的話，那麼只可以說他的眼神較之常人要犀利，神色之間，另有一股異於平常人的威嚴存在。

秦鵬飛的目光掃過方瑟的身上，略爲皺了皺眉，然後移落在那些發愣的大漢身上，沉聲道：「你們還不滾回練武場去？站在這兒作什麼？」

那些大漢如遇大赦，在微微驚悚之中，躬身退出這個花園，走進甬道，刹時走得乾乾淨淨。

秦鵬飛叱道：「畜生，你還敢多說話，還不給你兩位賀師叔道歉？」

何凌風不敢分辯，抱拳道：「兩位

師叔，小侄……」

賀子龍揮了揮手，道：「賢侄不用客氣了，這小子脾氣倔强，連我們兩個都沒有看在眼裡，是該要教訓他一頓。」

何凌風訕訕道：「小侄不曉得他是兩位師叔的傳人，以致得罪了他，尚請……」

賀子龍呵呵一笑道：「這小子還沒拜過師父，到現在爲止只能算是我們的寄名弟子，賢侄，你煞煞他的傲氣也好。」

這時，方瑟已從地上拾起那枚被何凌風長鞭掃落的奪魂神釘，放回木盒之中。

他捧着木盒走了過來，道：「賀大爺，這是你們要的奪魂神釘……」

賀子虎接過木盒，沒有打開來細看，叱道：「混小子，你的膽子好大，到處都敢闖禍，也不看看這是什麼地方？若不是我們兩個，你的骨頭都會被拆下來了。」

秦鵬飛呵呵笑道：「賀兄，你這是那兒的話，得罪了你們的高徒，能在武林中混麼？那些蠢才瞎了眼，老夫非得好好懲罰他們不可。」

賀子龍道：「秦兄，你這麼說，豈不是太見外了，彷彿我們到這兒來是欺負你秦兄似的……」

「豈敢，豈敢，賀兄言重了，」秦鵬飛見到賀子龍神色不對，連忙把話題岔開，說道：「這孩子就是賀兄你方才所說的長興鐵舖裡龔跛子用的學徒？」

「不錯，就是他，」賀子龍道：「秦兄你看如何？」

秦鵬飛道：「賀兄的眼光還會有錯嗎？單看老夫的劣徒，就可以曉得了……」

賀子龍呵呵笑道：「老夫說過，這小子就是膽大，也不曉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我到這兒來可不是聽你們教訓的，」方瑟打斷了他的話，道：「如果沒有事，我要回去了。」

賀子虎叱道：「你這是對誰說話？」

方瑟臉色微變，嘴唇蠕動了一下，也不再多說，轉身便走。

賀子龍沉聲道：「回來！」

方瑟脚下微頓，轉過身來，道：「賀大爺，你還有什麼吩咐？」

賀子龍道：「你已曉得老夫要收你爲徒，還敢以這種態度對老夫說話？」

方瑟道：「賀大爺，你自己說過，我到現在爲止還沒正式拜你爲師，我只是長興鐵舖的學徒……」

賀子龍的臉上浮起怒色，道：「你就算對客人也不能如此無禮，難道這便是龔跛子教你的？」

方瑟抱拳道：「在下確實失禮，尚請兩位賀爺原諒。」

賀子龍怎知道方瑟是顧念着龔江的安危，唯恐漠北雙凶在一怒之下，把氣忿出在龔江的頭上，而影響到龔江的逃亡計劃，這才委屈自己，向漠北雙凶道歉起來……

他的臉色稍霽，道：「年紀輕的人固然不能不具有一份傲氣，可是像你這樣，動不動就惹禍，實在也太過份了點……」

方瑟道：「這可不是我要找麻煩，我送東西來，站在這兒等你們，他却從身後給我一鞭，我逼不得已才動手的……」

賀子龍道：「哦！有這等事？」

他側首望着秦鵬飛，道：「秦兄，我們來的時候，曾經請你交待下去，若有人送奪魂神釘來，請放他進來，難道……」

秦鵬飛淡然一笑，道：「賀兄的吩咐，小弟怎敢不遵？若不是小弟吩咐下去，這位小兄弟怎能夠進入此處，至於他與小徒所引起的誤會……」

他的臉色一沉，問道：「凌風，你說，這是怎麼回事？」

何凌風道：「徒兒在練武場裏看到秦福帶他進來，因爲他這副邋遢的樣子，使得徒兒頗爲疑惑，所以進來察看一下他到底是幹什麼，誰知一走進來，正好看到他……」

他說到這兒，猶疑了一下，不敢繼續說下去。秦鵬飛目光一凝，叱道：「你吞吞吐吐的幹什麼？說下去。」

何凌風囁嚅道：「徒兒見他……」

他的目光一轉，向着閣樓望去，嘴角向那邊呶了一下。

賀氏兄弟見到了他的神情，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可是秦鵬飛却能明白何凌風所表達的意思。

他的臉色頓時一變，眼中射出煞厲的神情，凝望了方瑟一下，問道：「是眞的嗎？」

何凌風躬身道：「徒兒不敢隱瞞，蘋果還留在地上，可作證明，弟子沒有說謊……」

秦鵬飛還未說話，賀子龍已沉聲道：「秦兄，你們在打什麼啞謎？若是不方便的話，我們可以離開這兒……」

秦鵬飛搖頭道：「賀兄不必誤會，這只是一件小事，小弟想要查明他……」

賀子龍問道：「什麼事情，我能不能知道？」

「也沒什麼，」秦鵬飛道：「我們都不是外人，這件事也要讓兩位賀兄知道，免得發生誤會。」

他知道賀氏兄弟猜疑之心很大，若不把事情弄清楚，反而會使他們生出誤會，而影響到這一次的合作，是以心中盤算了一下，還是準備說出來。

賀子虎道：「秦兄，有什麼事，你儘管說出來好了，這麼吞吞吐吐的，令人看了難過……」

賀子龍冷冷道：「我看秦兄你是納福慣了，不再有昔日的豪氣了，想當年……」

秦鵬飛苦笑道：「賀兄，你又何必諷刺小弟呢？」

賀子龍肅容道：「秦兄，這一次大事，有關我們今後在江湖上的生死存亡，你若是少了那份豪氣，我勸你還是退出吧！免得到時候……」

「這是那兒的話？」秦鵬飛道：「小弟可沒說要退出這次的盛擧，那禿驢這些年來把我們也害慘了，我們十個人再不同心協力，聯合起來，以後的日子就更難過了，我豈能退出？」

賀子龍冷冷道：「秦兄這麼說很好，不然你就算萌生退意，紅燈老祖也不會讓你退出去的。」

秦鵬飛臉上的肌肉抽動了一下，道：「賀兄，這件事我們不必談了，令徒是要跟隨在你們的身邊，還是要叫他回鐵匠舖去？」

賀子龍道：「當然他是跟在我們身邊……」

「不！」方瑟道：「師父還等着我回去呢！」

賀子虎叱道：「呸！誰是你的師父？」他陰陰一笑，道：「你若是要回鐵舖裏去，我陪你一起回去好了，我倒要問問龔跛子，看他有沒有胆子再敢收留你……」

方瑟看到他那凶狠的樣子，暗暗打了個寒噤，想到師父所說的話，以及要計劃賣掉鐵舖，將自己送去江南大俠藍天雄那兒學藝之事，自己在這個時候，決不可以把賀子虎帶回去。

他正在忖思之際，聽得賀子龍道：「老二，你不要把他嚇着了，我曉得他是在跟我們鬧着玩的，方瑟，是不是？」

方瑟心中暗暗苦笑，只得默然無語了。

秦鵬飛道：「既然令徒要跟在身邊，賀兄，我們還是進去談談吧！」

賀子龍道：「當然要到裏面去，不然站在這兒喝風不成？來，方瑟，老夫……」

他伸出手去，想要拉着方瑟，才想到方瑟一身一臉都是汚黑，臂上還留有鞭痕，破碎的袖子被凝固的血液粘結在肌肉上。

他皺了一下眉，道：「秦兄，請你派個人帶他去洗澡，換件乾淨衣衫，擦點金創藥吧！」

秦鵬飛點了點頭，對何凌風道：「凌風，你也該換件衣衫擦點藥，還是你帶方世兄去吧！」

何凌風望了方瑟一眼，神色之間現出不甚願意之色。

秦鵬飛面色一沉，道：「你聽到了沒有？」

何凌風躬身道：「徒兒聽到了。」

秦鵬飛道：「方世兄是你賀師叔的愛徒，加上年紀也比你小得多，你可要好好的照應他，不許再有芥蒂在心，知道嗎？」

何凌風應道：「徒兒知道了。」

秦鵬飛揮了揮手，道：「你們去吧！」

何凌風不敢多言，側身道：「方世兄，請隨我來。」

方瑟望了賀氏兄弟一眼，暗忖道：「師父曾經說過，要我盡量的和順，不能激怒他們，以免被他們發現我們的計劃，如今他既要我隨他們一起，我也不能回去了，還是先呆在這兒，然後再找機會溜了……」

心念急轉，他默然隨着何凌風走去。

秦鵬飛看到他們走進甬道，轉過臉來，道：「兩位賀兄，請進屋去。」

「等等，」賀子龍道：「秦兄，他們不在這兒，有話我們可以明說了，剛才令徒把話說了一半，不再繼續講下去，是什麼意思？秦兄可要交待清楚。」

秦鵬飛道：「這件事自然要告訴二位，請進屋去再說。」

他們三人一齊走進屋裏的內廳，坐定之後，秦鵬飛道：「這件事說起來不是令徒的錯，也不是小徒不對，而該歸罪於我那小妾。」

賀氏兄弟齊都面現詫異之色，等着聽秦鵬飛把下文述說出來。

秦鵬飛話聲稍頓，道：「小徒凌風方才以目代意，表示是他看到了小妾從西面閣樓上抛下一隻蘋果給令徒，他才會懷疑令徒有所圖謀，而貿然出手……」

他這話還沒說完，漠北雙凶已忍不住哈哈大笑。

秦鵬飛眉宇之間泛起怒色，沉聲道：「兩位賀兄，這有什麼好笑的？」

賀子龍搖了搖手，道：「秦兄，你不要誤會，我們絕無惡意，只是想到這件事太滑稽了，忍不住笑出來而已。」

賀子虎笑道：「弄了半天，我們還以爲是什麼回事？原來是一場笑話，秦兄，你這下眞弄錯了。」

秦鵬飛道：「我錯了？錯在何處？」

賀子虎笑道：「秦兄，你曉得方瑟今年多大？他頂多不過十六歲罷了，又怎會勾搭你的如夫人？笑話，笑話，這眞是笑話。」

秦鵬飛頗爲難堪，沉聲道：「兩位且聽老夫一言，不要笑了！」

賀氏雙凶見到秦鵬飛臉色不對，曉得不能再笑下去了，否則將會鬧翻了臉。

雖說他們兩人並不害怕秦鵬飛，但是眼前爲了一個共同的目的，需要天下九大凶人聯合一致，如果說跟秦鵬飛鬧翻了，雙方都沒有好處。

他們停住了笑聲，默然望着秦鵬飛，只見他輕咳一聲，道：「實在不瞞兩位，我那小妾進莊來還不到兩個月，年紀很輕，今年也只不過才十七歲，所以……」

賀子龍搖了搖頭，道：「秦兄，不是小弟說你，你這麼做，雖然享盡人

間艷福，可是對你的武功也有很大的影響，有道色是刮骨鋼刀，你可要小心點……」

秦鵬飛尷尬地道：「賀兄的好意，小弟知道，其實小弟也自知珍惜，不會把精力全都放在女色之上，只是藉此自娛而已，嘿嘿……」

賀子龍道：「秦兄這麼說，小弟就可以放心了。」他的話聲稍頓，道：「關於你那個小妾從閣樓上拋下蘋果之事，據小弟的推測，她只是無意中的舉動而已，頂多不過是好玩而已，絕不會有其他的意思，秦兄可以放心。」

賀子虎道：「老大這話說的很對，以小弟的猜想，秦兄現在還想收妾，可見她長得一定是漂亮得不得了，否則秦兄也不會要她的。」

他笑了笑，道：「你想想，方瑟滿身滿面一片烏黑，就跟個泥人似的，有誰會看得中他？就連我也不會送蘋果給他吃呀！你那個花不溜丢的小婆娘又怎會把他放在眼裡？」

秦鵬飛聽他說得有趣，也忍不住笑了起來，道：「賀兄，這些年不見，你們可眞變了不少，連說起話來都跟以往不一樣了。」

賀子虎道：「這還不是跟秦兄你一樣，想當年你是不沾點酒，不近女色，如今酒也能喝幾盅，老婆也有好幾個，買田置地的在這兒當起大員外了，比起以前餐風飲露，到處爲家的日子，相差何止千里？」

秦鵬飛呵呵大笑道：「這又算得了甚麼？小弟我倒寧願像兩位賀兄，像閒雲野鶴似的，飄遊天下，自在逍遙……」

「好了，好了，」賀子龍道：「秦兄，你別再拿話來消遣我們兄弟了，事情已經談完，我們也該喝兩盅了吧？」

秦鵬飛聽他們這樣說，心中的疑竇盡去，情緒很好，應聲道：「不錯，昨晚我們爲了談論大事，沒能開懷暢飲，如今也該痛快的喝一杯了，別說我這個老九不盡地主之誼，使你們連酒都沒有喝一口，讓他們聽了笑我……」

他拍了拍手，高聲道：「來人哪！」

他這座內廳平時是用來跟妻妾一起飲酒取樂的所在，室內佈置得非常雅緻，不單有屏風、盆景、檀木桌椅，並且壁上還懸有一些名人字畫，在富麗之中，充滿了高雅的氣氛。

若是不知道秦鵬飛出身來歷的人，一進入這間廳房，還會以爲秦鵬飛也是一個雅人，其實他在四壁懸掛名人字畫，不單是爲了附庸風雅，最主要的還是一種掩飾作用……

一方面掩飾他的出身草莽，沒有知識，另一方面也是掩飾壁後的另外一個天地。

敢情秦鵬飛最喜愛與幾個妻妾在此取樂，每當酒酣耳熱，淫興大起時，便等不及回到房裡，所以他才在隔壁闢有專房，模仿漢時武帝建造豹房的格式佈置，取名爲萬花房。

通往萬花房的秘道，也就是在這間內廳牆壁所懸的一張古畫後，說來好笑，這張掩飾秘道的古畫乃是「達摩面壁圖」。

由於這間內廳是通往萬花房的唯一孔道，平常時候，那些僕役根本不准進來，就連秦鵬飛在城裡交結的一些士紳員外，也都沒有延入內廳的榮幸招待。

這次還是因爲賀氏雙凶有緊要事情相商，加之他們是十幾年的好朋友，才延請他們來此，故此廳內連個侍候的僕人都沒有，全都站在廳外等候使喚。

秦鵬飛喚聲方畢，從屏風後通往前面大廳的走道進來一個僕人，躬身道：「老爺，小的在此。」

秦鵬飛吩咐道：「交待下去，要廚房把準備好的酒菜送來，記住，要郭大師傅親自下廚，把他拿手的好菜全都端上來，兩位賀爺是貴客……」

賀子龍嘿嘿笑道：「秦兄，不要太客氣了。」

秦鵬飛揮了揮手要那個僕人下去，笑道：「賀兄，多年不見，小弟……」

他說到這兒，只見何凌風領着一個面白如玉、俊逸非凡的翩翩少年走了進來，不由得爲之一愕，話聲一停，道：「這是……」

賀氏雙凶看到那隨着何凌風進來的美少年是方瑟時，也不由得暗吃一驚。

敢情方瑟洗去了臉上的污垢，換了一襲淡青色的長衫，束好了髮髻，那還會是剛才那個挖煤小子？甚而昨天在長興鐵舖裡見到方瑟時所留下的印象都完全改變了……

賀子龍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可長得眞俊，爲何老要打扮成那副髒兮兮的樣子？像這樣洗得乾乾淨淨的有多好！」

秦鵬飛愕了一會，才失聲道：「敢情你就是方瑟？」

賀子虎得意地笑道：「怎麼？我們的徒弟就該一輩子的邋邋遢遢？當然他是方瑟囉。」

秦鵬飛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突然大聲道：「凌風，你到後面去吩咐王媽把夏蘋那賤人帶來見我。」

何凌風對於秦鵬飛突然發怒，一點都不驚奇，應聲道：「是，師父。」說着便轉身離去。

方瑟就站在何凌風的身邊，在他一轉身的剎那已看到他的臉上浮起一絲陰狠的笑容。

方瑟本是個極爲聰明的人，他從跟隨何凌風身後去沐浴，換衣服開始，便一直心中警惕，唯恐遭到對方的暗算。

（未完・二）